

Res-for

Mr. Patek - '33

耶穌人的哲學

(一名登山寶訓新解)

趙紫宸著

000145

章定

中華基督教文社出版

耶蘇的人哲學

(一 名 登 山 寶 訓 新 解)

趙 紫 宸 著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0 9899B

此書

我敬獻於

吾友

余日章博士

耶穌的人生哲學序

基督教哲學脫稿之後，我心中鬱結頗如與朋友離別之感觸，鎮日不釋然。

這日傍晚，我獨坐在露臺上，觀看東吳大學校場上的風景。滿地黃葉，一院疎林，人在落葉上行走，索索有蠶食聲。穿林的人，三三五五，衣裳裙帶與欲垂的紅葉黃葉半青葉一樣地顫動。天上有薄薄的雲，作灰白色；雲過處，有淡湖色的天，又有溫和澹泊的日光斜射下來，使樹林與人俱發出清澈而鮮明的顏色，好像一副工筆畫一樣。幾座洋樓靜悄悄地日光中露着，祇有半凋的楊柳葉緩緩地飄過去與牠們相周旋。洋樓相間的空地上，衰草頹花，也顯出這時候的靜。一羣肥鷄在其間分離啄食，歷歷可數。不多時林堂的大鐘噹噹地敲了五下，幽暗又轉瞬把可愛光景收拾去了。當時我心中似有一縷慘淡的幽情，纏綿悱惻，不能自己。我自問說：『前功雖劣，却已告一段落；我豈便可休息了麼？』我心眼中又

有一部書，一部我生命的小史，要翻湧出來了呢。』什麼書我當時不知道。可是我是很愛尋樂的人，然而我數日後決定作一冊耶穌的人生哲學，天天作文，愉快中總有一縷悲慘的幽情。我以為身子不健全，所以如此。一日我寫了一封家書，請先慈速速僱舟到蘇州來，與我一同度年，然而我依舊工作，依舊愉快中帶着悽愴。

我從露臺上支杖入室，坐下，心中覺得無論如何，我現在心愛上帝，好像看見過他是真的一樣。我是真的，有人尙且要說無我，因為無法可以捉住我。我真，天地中能有我，天地豈不便有上帝麼？一切證據，不是證據；一切非難，無以非難；我是人格，又是宇宙的分，宇宙中整個的勢力若非人格，若非有人格性，則何能於我而為人格呢？我的推想在我信仰中像大船的鐵錨一般，拋在波濤中，我自已有安心立命的快慰了。黑闇定有渙散消滅的時候，光明定有昇起普照的日子。當時一面想，一面坐下，展開馬太福音書來將登山寶訓仔細地讀了一遍，掩

上卷，說道：『主啊，我似乎見了。』一本書在這裏了。』我將感想錄下來編成目次，都以『主義』二字爲題，共得二十七章。後來并合收縮改爲十八章。第二日我將這個意思告訴我的老師文乃史博士，把大意講明白，他便竭力鼓勵我，願意讓我荒廢些校中的事務，而抽出工夫來作這一本書。這書的第一章脫稿後，我即向蘇州歐美大學同學會讀過一遍，頗承到會諸君的鼓勵，因此我就更大膽地繼續進行了。第二章第三章都由我用英語翻給吳語學校英美新到的宣教師們聽，他們的鼓勵，雖沒有多大的價值，他們的評論，却有幾點能夠幫助我的。此書將脫稿，余日章博士適來蘇州；我便將其中重要之處，一一讀給他聽，也承他指點贊成。當我開始作此書時，發明耶穌的人格主義，即有一函寄於余博士，願將此書敬獻於他，因爲他的事業，他所提倡的『人格救國』都是我所心服的。中國基督教還在萌芽時期，人格清潔高尚的領袖不多，當這時代我們有余博士這樣的人，我們應該怎樣的敬愛他，求上帝佑護引導他，使他的事業可以開展，對於中

國有偉大的貢獻。此番他答應我將此書敬獻他，真是我心目中最喜樂最光榮的事。我雖不配，雖沒有深邃的思想，華麗的文彩，足以表彰我愛敬他的心，然而他能領我的微情，我就得了他懇摯的鼓勵了。

此書著作的第三個原因是我愛耶穌愛中國的心。耶穌是我的救主，他走的路，是我願意努力走上的路，也是我願意我的同胞與耶穌與我，攜手同行，努力走上的路。我在耶穌足前學得的人生意義，自己覺得是真的，是寶貴的，願意我的同胞也能經驗到這個人生意義。中國的思想到了最混沌的地步，中國的人格到了渙散放失的地步。這是最危險的。但是我相信我們中國人本性不比任何一種族的人爲低劣；現在雖因貧困愚魯，犯了許多罪惡；祇要我們中間有虔誠良善的人，放膽信仰上帝，放膽說話，做同胞的嚮導，使人知道真理自在人心，我們終有一日可以破除現在使人犯罪的窮困與愚魯。我們要自存自進，必先要自信。中國人須要的的確確地相信中國人。科學是可以承襲的，假借的；政治

社會，則必須從民心發出，雖有可以抄襲之點，其全部却非創造不可。我切實地相信中國人含蘊着偉大的創造力，要繼繩祖武，在社會的組織，政治的結構，法律的規定，人生的意義上作一番自出心裁的創造。現在是抄襲剽竊的時代，國人受外國的利用，受自己的欺騙，釀成了許多的禍害。中國的大患在外國帝國主義明火執杖的侵略，亦在反帝國主義陰險暗算的侵略；在國人自己的受迷惑而不自獨立，亦在我們自己人格不結實不堅固而發生的罪惡。中國人處於今日，急宜仔細思攷，獨標自信。我以爲人若能信仰上帝，學習耶穌，走他所開闢的道路，中國就有希望了。這是我的信仰。

此書以耶穌的人生哲學爲題目，似乎過於誇大。全書是登山寶訓的解釋，以我所經驗，所學於我主耶穌基督的，寫在每段經文之下。我所深願的是將耶穌的心意烘托出來，所以這本書又名登山寶訓新解。其實耶穌的教訓，比我所說的話要簡明，要清楚，要有力量。我是什麼人敢於揣擬我主耶穌的心志，而說

耶穌的教訓是這個意思，是那個意思？不過所得於耶穌的人各有異，有深淺之別，有偏全之別，有或重或輕，或取或舍之別。我所得於耶穌的如何，我就依據所得，一一發揮出來。據我所見，馬太福音所載的登山寶訓，足以稱爲耶穌的人生哲學，思想有二千年之久而意義則亘古常新。我自知學力微薄，所知所見，不勉強傾之病。我所以放膽發表我心欲言的議論，並不是因爲我有獨到的見解，簇新的發明，乃是因爲我有宗教的經驗，願意和盤托出與我的同胞分而共之。教會的組織無論怎樣變，宗教的儀節無論怎樣改，人生的意義總是向前的，總得以耶穌高大的人格，火熱的愛心，救世的精神爲前進的大勢力。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兩邊有兩個強盜，一個強盜臨時深悔，一個強盜至死不變，這好像表明人類的態度。然而人恨強盜，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深恨了耶穌，那裏知道耶穌是拯救我們，復拯救強盜的救主。我們被強盜宰殺的人，若要澈底地自己拯救，必須要依照耶穌，建立以善意志爲中心的人格。屠殺我們的強盜，若要自己拯救，也必

要放下屠刀，深深懺悔，賠償了同類的損失，建設了良善的人格，然後乃得謂之基督徒，基督教國。耶穌是人，是人類的至寶，人類的模範；並不是猶太所可佔有，也並不是英美德意諸信奉基督之國所可佔有。誰有他的精神，誰就有耶穌。倘使我們有深刻的覺悟，我們必定要知道人的道路，舍耶穌莫屬。耶穌的人格是世界史上一大轉機，自從人有耶穌以來，人類的趨向，若不隨着他手指所指的地方，便更無路可走的了。不信麼？儘走歧路，儘走他路，自有千百年後的證據！

耶穌不是哲學家，我尙沒有成功哲學家。所謂人生哲學，僅不過哲學化統系化過程中一種思想上的努力而已。耶穌教訓中清楚地表明人生的意義，我看見了覺得自己有責任，應當將這話說給同胞聽。我說此話，本意是要人與我試走耶穌所開闢的信仰之路，博愛之路，並不是要與人作學理上的辯論。我覺得辯論雖難，還不算十分難，祇要有工夫，有研究，有主張，有圓滿的見解。最難的是行。這書各章中有許多重複的話，有的是有意寫上的，有的無意寫上的；有的

是基督教哲學一書裏已經發表的，因為本書是基督教哲學的一部分，有的是本書裏獨見而偶然重複的。重複的話不外乎兩種意義，一是煩屑，一是注重。孰爲煩屑，孰爲注重，讀者儘可自去判別。本書的組織法與基督教哲學不同，因為本書是帶一些經解的性質的，說話不能過於越出範圍。所有題目，皆標有『主義』二字。中國談主義的人，已經極多了，我何必湊趣呢？我所謂『主義』是一種真理，不但是談論的資料，更加是力行的嚮導，人信仰這些，可以因此生，亦可以此爲此死。總而言之，耶穌所關的人生之路，不是一條平坦康莊的大道，乃是一條崎嶇艱難的直路。人類的進化，每勝一重障，即進一步；每過一個難關，即上一層。人愈前行，則愈有進步，阻礙愈多，意識愈清明，發展愈迅速。不做一事，任其自然，則最容易；然而容易是容易的了，草木之變，寒暑之改，就便也容易殺人了！

此書著作的歷程中，我常覺一日做十二小時的工，使我過於疲乏。書中措詞當有顯露疲乏之處。然而事工既起，心不能停，手亦不能停，猶之前面有路，已

見其終點，必須努力奔赴，而達於歸結。我寫第十七章時，得了父親的信說母親舊病復發，氣喘特甚，若稍好些，當僱舟到蘇州來調養幾時。那日晚上余日章博士來，談了一小時。八句鐘我正與幾個同學討論宗教問題，家裏來了一個電報，我就方寸碌亂，急急地辭別同學們，將電報翻譯，一看是「母氣將絕，全家速來」八個字。第二日全家僱船，由輪船拖帶到菱湖，再由菱湖急漿到新市，我親愛的母親已經到上帝那裏去了。先慈病僅五日，安然辭世，毫無痛苦，祇說「我是來不及等待他了。他是素來軟弱的，你們要好好地服事他，預備些好飲食等待他。」我悲痛之餘，深覺我所得於慈母的訓誨與愛戀，實使我不能不努力爲人。到此我纔覺得一月中悲愴的情緒，或者是有意義的。我的悲哀詩中有兩節說：

一月前母親到我夢中來，

我手捫心胸哀哀地哭泣，

母親說：「兒啊，我那裏會死，

你祇須努力，你不須悲切。」

一月中我的精神不安頓，

快樂中常帶一縷慘淡色；

那知道慈母憂我的別離心，

冥冥之中久與我來相觸接。

我不肯迷信，這個精神交感的意思，就在詩裏說說罷了。可是我細想先慈病急時的信仰與祈禱，以及平素教訓我的言行，深覺得本書中有許多的觀念，是由先慈或隱或現的言行中傳授給我的。第十八章中認真做人一段話，是先慈的遺訓。先慈一世勤勞，雖足不出戶，而手不停工；人或厭其過於操勞，但先慈常有與其懶死，毋寧勞死的態度。我從這一點上覺得她的操勞，就是我所主張的努力。先慈復有潔癖，磚縫板隙，必須洗刷而後行走在上面。臨終之日，尙倩人扶起，溲溺後，復吸水烟，將烟灰用小巾刷淨，然後就臥，便不復能言了。這樣的清

潔，亦足以表明她心裏的清潔，心潔的人見上帝，從今後我的上帝更加近於我了。她有憎惡她清潔的人，因她愛潔，偏不爲潔，以致她臥病之前尙勉強扶持，自己作勞。這些人不是仇敵麼？我要愛他們，爲先慈厚待他們。先慈富於獨立性，無論如何貧困，她終不甘心遭他人的冷嘲熱諷，所以她事事犧牲，希望她兒子成立，爲她爭氣。她永不失望；她的臉是向前的；她的希望都在永遠光華的將來。她愛上帝，愛耶穌，信救主，信永生。本書的著作是我寫經驗，我的經驗一部分是慈母造成的。充諸心者溢諸口，我在本書結束的時候，不期然而述我的觀念所由起，提起我的慈母，讀者豈不能原諒我麼？

我誠懇地感謝我的忘年交范子美先生。他爲本書用了許多工夫，修改，潤澤，審調，付印。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趙紫宸序於蘇州東吳大學間壁的蓬萊猶得住齋。

耶穌的人生哲學

序

一
二

耶穌的人生哲學（一名登山寶訓新解） 目次

- 第一章 耶穌的人生哲學之三大綱
- 第二章 耶穌的人生哲學之第一義——人格主義
- 第三章 自啓主義
- 第四章 創新主義
- 第五章 同胞主義
- 第六章 節義主義
- 第七章 信實主義
- 第八章 超抵抗主義
- 第九章 國家主義與超國家主義
- 第十章 潛修主義（上篇）

第十一章 潛修主義 (下篇)

第十二章 樂世主義

第十三章 無貳心主義

第十四章 浪漫主義

第十五章 忠恕主義

第十六章 努力主義

第十七章 實驗主義

第十八章 建設主義

耶穌的人生哲學（一名登山寶訓新解）

趙紫宸著

第一章 耶穌的人生哲學之三大綱

耶穌不是哲學家，並沒有著述什麼有統系的哲學書。但我們細讀福音書，覺得耶穌的思想教訓，猶之深澈見底的溪水，碧波澄清。他有他的人生哲學，且有適合今日人生的人生哲學。假使人尋繹登山寶訓的意義，深思玩索，便不難覺得這馬太福音書五、六、七、三章書，明明地將耶穌的人生觀和盤托出。登山寶訓的言辭，雖無哲學科學的語氣，而其精神，則無一不可謂現代的精神。各時代有闡探耶穌言行的人，各時代的闡探，莫不各以耶穌有適應當代思想道德的能力。各時代中有思想清澈，精神勇敢，忠信任事的人，虔事耶穌，以爲耶穌實在是他們的救主。因此我們顧後瞻前，以爲耶穌的人生哲學非惟滿含現代的精神，或竟抱持萬代的道德精神。

耶穌的人生哲學，從登山寶訓所表顯的，有三大綱。第一是此人生哲學的基礎；第二是此人生哲學的目標；第三是此人生哲學的路徑。基礎是上帝，目標是天國，路徑是耶穌。我們若能了解這三點，那末其餘部分，就各有意義，無論深奧淺易，都得清楚的解釋了。

登山寶訓所講的，完全是人對於人生應有的思想、態度、與行為。而人所以須有如此的觀念，如此的態度，如此的行為，實因人與上帝有正確的關係。耶穌垂訓，從不證實上帝的有無，從不解釋他思想中如何認識上帝的必有，如何斷決上帝是人類的父親。他承以色列先知的緒業，確信上帝是公義正直的人格，與宇宙有深切的關係，與人有更深切的關係。在他看，上帝的存在，是經驗信仰的肯定，毫無疑惑，用不着紆曲縈繞，間接複雜的證據，更用不着在與人接物的時候，處處用清楚的言語去指實。在我們看，耶穌的人生哲學，有其根本的假定，就是人格，神，上帝。這是哲學家言、科學家言、虔信宗教、敬愛上帝的人，決不以上帝為

假定；因爲不知實際的有無，而必欲有此以解釋問題的，有之卽爲假定；所謂假定，知識所必須作的事而已。信上帝的人，因其信仰，直知上帝，以信仰代知識，更無所謂假定。無所謂假定，逕以上帝爲人生所必需，所當信，所已見，便是信仰，便是宗教。耶穌是虔誠懇摯的宗教家；在他覺識中，覺得上帝無不在，無不愛。從這個觀念發軔，耶穌的教訓，乃字字有根基，句句有淵源了。

登山寶訓中所用的字，計算起來，有「上帝」，「父」，「天父」，「吾父」，「在天的父」，共見二十四次。其間「上帝」僅見六次，而「父」或「天父」等名詞，却有十八次之多。書祇三章，所言又祇限於人生哲學，而關於神名的名詞，却有二十四次之多；卽在比例上看來，也能使我們知道耶穌的人生哲學，與他的上帝觀有重要的關係。再從「上帝」與「父」二名提起次數的比例上看，卽可知道「上帝」與「父」是一與三之比，其重在上帝的父德無疑。由此推論，耶穌的人生哲學，實以上帝是父一端真理爲基礎。耶穌以上帝爲父，雖不是獨創的觀念，却有精究窮索的

價值。何西亞、以賽亞、耶利米等曾指實上帝爲以色列民族的父，耶利米曾宣說上帝與個人心靈的關係，便賽拉幾以上帝爲他的父親，耶穌則承先知的緒業，不但是集大成，而且做了創新而綜合的工作，使上帝爲父的觀念，成爲信衆各個人信仰上有勢力的對象，更成爲人生思想行爲妥適的根基。由信仰而想像，由經驗而創新，由知識而綜合，先知的上帝觀，可謂至耶穌而闡揚昌大，猶之萬流朝宗，合注於海，浩瀚翻湧，其勢力更不可測，其壯麗更不可言喻了。耶穌是富於信仰心，想像力，宗教創作精神的。但是一種新綜合的創見，自必有其思想與經驗的背景。以色列歷史，從宗教方面觀，是以色列民族上帝觀念在先知的經驗與奮鬥中，漸得清澈廣博的實現的歷史。每經一度的戰爭，疫癘，或政治社會的革命，則以色列民族對於上帝，卽經一度信仰思想的變遷；以色列民族得一度信仰思想上的變遷，則其上帝的德性，乃更形清晰而嶄特。以色列民族奮鬥史，簡直是以色列民族的宗教演進史，而此宗教演進史，乃是耶穌的上帝觀理想上的背景。

理想背景，未必能夠使耶穌達到上帝爲父，與個人與人羣有密切關係的綜合。當耶穌之時，猶太人崇奉尊威無匹，超越羣生，邈遠離塵的上帝；故上帝有如君王，不如慈父。猶太人中雖有虔敬忠懇的信徒如西門、亞拿、撒加利亞、以利沙伯、約翰以及耶穌的父母、約瑟、馬利亞等；但他們的上帝觀，殊無異於法利賽人、普通猶太人民所持的上帝觀；祇因他們保持着精神的宗教，尙不致使他們的精神生活全部消滅於固定的宗教儀節之中罷了。因此，耶穌自己的經驗背景，當然不在他同時人的上帝觀。據福音書所載，耶穌以上帝爲父的觀念，自幼已得。十二歲時，他在聖殿裏，見父母尋找他，非常痛苦勞頓，就對他們說道：『你們如何來尋我？豈不知道我當在我父家中麼？』（註一）以上帝爲父，以聖殿爲家，沒有經驗背景麼？約瑟爲父，與耶穌有同工同甘苦的關係；木工的工場爲家，在於耶穌的工作，有父作此工，我亦作此工作的提示。聖經中載約瑟爲人，虔敬篤厚，想他對付兒子，必有慈愛的心腸，誠懇的態度，良好的模範。耶穌與他薰習，得益必

然很多。斧鋸橫陳，木花滿地，工作之餘，父子或共讀先知書，門對青山，心對上帝，幼年富於情感，富於想像，富於宗教信仰的耶穌，豈沒有受甚深的感觸麼？耶穌心中或者問過：『我們在上帝跟前，豈不是像我現在倚在我父約瑟懷間一樣麼？上帝豈不也是又威厲，又溫柔，又正直，又慈愛的父親麼？』約瑟早世，耶穌精神上必受一番極大的刺激，或者因此戀父之心愈切。斧斤鋸鑿，一如往昔，人亡物在，寧不傷心？父工子繼，父作子述，戚戚之思，或者亦使耶穌覺悟到生身之父不復在，精神的父，上帝，則無須臾的分離。此種設想，雖無史證，然而玩索耶穌的深情摯愛，至性至意，他的上帝觀有此種經驗為背景，殊不可謂非意中事。

從上帝是父的觀念，上帝的德性，不難一一演繹而推得。上帝與人同性，所以人若有道德的光輝，上帝亦必因此而得尊榮。（註二）人的善德足以彰顯上帝的善德，人而表彰上帝的善德，上帝便因此得尊榮。人無善德，雖朝呼上帝，夕號天父，非但不能榮耀上帝，且復自己不為上帝所認識。上帝是聖善的，祇承認有

聖善行爲的人，德同則相知，德異則相外，因爲善德是人神共有的性情之要素。因此耶穌說：『那日子許多要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豈不奉你的名預言麼？」我們豈不奉你的名逐鬼麼？豈不奉你的名，我們立許多功蹟麼？」那末我要對他們明白說：「我從未認識你們。作惡的人啊，離開我去罷！」』（註三）爲惡的人，雖說預言，雖逐邪鬼，雖建功立業，絕對不能因此而能榮耀上帝。聖善的上帝，祇有善人能認識，也祇有善人能表彰。聖善的上帝，專務實在，不求虛誇；世上一切虛榮漂利，在上帝面前，雖空花泡影而不如，烏足以彰上帝的尊榮？世人之中，若有人見做盜賊的兒子，身穿錦繡，口饜高粱，將其吐哺之餘，供給其親，而中心大喜，以爲兒子有榮顯家門，孝敬父母的嘉行，此人豈不是喪心病狂麼？爲什麼世人想上帝也會喪心病狂呢？

上帝聖善，所以祇認識善人，亦祇有善人能認識，所以祇表彰善人，亦祇有善人能表彰。但是上帝也是愛；愛人的上帝，要將一切好物給予世人。模模糊糊

的人民，不能使上帝因此而模模糊糊；籠統含渾的人民，不能使上帝因此而模稜騎牆；因爲上帝是事事認真的。上帝愛人，不是要自己遷就人，乃是要人改移性情而歸向上帝。不然，則上帝依舊愛人，祇爲單方面的慈愛罷了。所以耶穌說：『你們雖惡，尙知將好物給子女；何況你們在天的父，豈不要更將好物，賜給求他的人麼？』（註四）又說：『我告訴你們，愛你們的仇敵，爲逼害你們的人祈禱，以致你們可以證明自己是在天的父真真的兒子，因爲他使太陽一樣地照在善人與惡的人田裏，使雨水普及爲善爲惡的人們。』（註五）這樣，上帝但因人的善惡而表彰或不表彰他的榮耀，却不因人的善惡而改變其無邊無量的愛心。人爲善，因爲上帝是聖善的人愛人，甚至於愛仇敵，因爲上帝是慈愛的。人所以必如是爲人，因爲上帝如是爲上帝。因此，耶穌的上帝觀，是耶穌的人生哲學的根基。

在登山寶訓的人生哲學裏，耶穌的上帝觀，處處流露出來。上帝要人對於

他矢完全的忠誠。『一奴不屬二主，因爲他或憎此而愛彼，或重彼而輕此。你們也不能服事上帝與金錢。』（註六）人有雙眼，視線必並行，不然，則一物必呈二形；人有一心，忠誠必會集，不然，則志向必致渙弛。上帝是人最聖潔，最高遠，最純粹，最完全的人格標準；人向此標準而直趨，斷不可以前瞻而後顧，左側而右傾。

耶穌說：『你們應當完全像天父。』（註七）大學裏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上帝既爲人生最高的人格標準，自當立在人的前面，爲人生第一件應當努力達到的要事。所以耶穌說：『你們應當以他的（上帝的）國及在他面前的正義，爲你們最大的需求。』（註八）所以耶穌的禱告說：『我們在天之父，你名尊哉。你國臨格哉！你的旨意得成在地，如在天哉！』上帝的尊威，並不是建設在強權上的，乃是建設在理性上的；人愛上帝是自達，人離上帝是自殺，因爲上帝與人同性，順性卽是順理，逆性卽是逆理，順之逆之，皆在人的自決。上帝是人的至寶；人的寶藏在那裏，他的心亦在那裏。（註九）上帝既是人最高的

標準，人一切行爲，自當以上帝的旨意爲權衡。人果信持此標準與否，可以視其遵行上帝的旨意與否以爲斷，而人的遵行上帝旨意與否，可以視其結善果與否以爲斷。耶穌所以說：『凡稱我主啊主啊的人，不必皆進天國，祇有遵行在天的父的旨意的人纔進去。』（註十）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因果有律，不可顛亂。人遵行上帝旨意，自當凡事以上帝爲準則，竭力正心誠意，使自己與上帝共事；不然，則天花亂墜，一事無成，猶之建屋在沙土上，爲洪濤驟雨所衝淹而已。

上帝爲標準，人遵上帝行，其實據耶穌看來，並不是難事。人生祇有兩種態度，一是恐懼畏縮的態度，一是勇往直前的態度。恐懼畏縮，結果必爲憂愁怨憎，悲鬱悽愴的人生觀；勇往直前，結果必爲快樂歡喜，舒展暢達的人生觀。人欲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一計算世情的艱險，再計算自己的懦弱，危石累卵，終不免未曾出發已萌退志的恐慌。所以有人說基督教要求於人的太難，所以有基督徒空名的人多，行耶穌的計畫的人甚少。耶穌也說：『受召的人多，被選的人少。』

又說：「無論何人要與我同行，他必須不顧自己，負着他的十字架跟從我。因爲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將反失掉生命；爲我而失掉生命的，將找着生命。人若得獲全世界而離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將什麼去買回他的生命呢？」（註十一）

又說：「當從窄門入。」（註十二）「爲了他們自己的正義而受逼害的人有福，因爲天國是屬於他們的。」這樣，從耶穌自己的言語上看來，服從上帝的旨意，以爲一切言行的權衡，豈不是一件至艱至難的事麼？爲什麼說不是難事呢？

耶穌有試探，有人子無枕首之地的嘆息，有客西馬尼園中流汗如滴血的祈禱，有壓身的十字架要負，有各各他的犧牲，——從他一身的閱歷看來，則遵行上帝旨意，又豈是常人所能行的易事麼？爲什麼說不難呢？這個問題的答覆，依舊須在人生態度裏去找。畏縮的人生，懼艱難而艱難益多；勇往的人生，破艱難而艱難益少。恐懼戰慄，艱難制勝而人失敗；勇猛奮進，艱難破除而人成功。人若不付代價而欲坐享現成，專以快樂爲事，其結果無所逃於自殺，因爲先爲其易，決不

能因就易而艱難便消滅了。先爲其易，後必有難；就易愈久，積難愈多，直到無可收拾而後已；無可收拾，而更遷延，必致人格渙散，精神放弛，直到失掉無上的生命而後已。古人說：『悲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畏懼艱難，樂享現成，放縱肉體的獸欲，使情欲的潰決，變爲人生惟一的目的，銷鑠精神的生活，使人格的發展，受無窮的障礙。非洲土人，有拋撇鑽石而取蚌壳的愚魯，文明人都誹笑他們；然而文明人舍去人格而取放弛渙散，毫無價值的生活，亦何異於非洲的土人？艱難是人格必經之路，天演進化史，已有切實的指示。人能勇往直前，以人擇代天擇，以理競代物競，那末，人的前途纔有光明。人能快樂無畏，以慈愛代殘殺，以互助代爭鬪，那末，前途的艱難，纔有逐漸減削的希望。受驅策而不敢不前的，是動物，立標準而自願向前的是有人格的人。進化的最高點是人格；比人格更高更美的成績，尙未實現，我人尙不知其爲何物。爲人類計，舍以上帝爲標準，向之直趨而進行，則更無路可走，除非退而爲禽獸而已。

然而耶穌的人生哲學，不但以標準給人，並且以奔赴此標準的實力給人。

而此實力，亦在他的上帝觀裏清楚地表明。登山寶訓中說：『你們周人之急，不

要使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爲何事，以致你們的施舍，得以隱密，而你們的父，鑑察隱密，必施報酬於你們。』『不要爲生命憂慮，計算飲食，不要爲身體憂慮，計算衣飾。

……若上帝如此美麗地裝飾野草……他豈不要更加衣被你們小信的人嗎？』

（註十三）『你們求，必得其所求。尋，必找着其所尋。叩門，則門必爲你開闢。』（註

十四）主禱文的結語說：『不要使我們受制於試鍊；但要救拔我們離惡者。』（註

十五）這些教訓，都證明耶穌以克勝艱難的方法傳給人。第一，上帝鑑察幽微，

近在密邇，人有作爲，必蒙恩寵。人既有上帝時同在，雖在山窮水盡，孤苦伶仃

的時候，依舊可以瞻仰上帝，豈不可以因此膽壯而心堅麼？第二，上帝知道人的

需要，飲食衣服，日用所需。人若相信上帝，快樂努力，斷無凍餒的危險；人若與同

類相結集，使天國實現於人間，那末，非惟凍餒的痛苦可以消除，卽由需要滿意之

後而發生的需要，亦便得有滿意的可能。耶穌所以說：「你們必須以他的國和

在他面前的正義爲你們最大的需求，那末其餘一切，你們必要得獲了。」人依

上帝旨意行，順序而進，當無求而不得。上帝斷不以物賜給懶怠人，上帝的旨意

是求者得，尋者獲，叩者使門開，斷無不勞而獲，毀壞人格，周濟乞丐式的賞賚！西

國俗語說：「天助自助的人。」耶穌所指出的實力，是上帝的力，卽是人的力。

人固有不能，不能，所以要求上帝，使人受制於試鍊，而救人離惡者。人固有過失，

有錯誤，甚至於有罪惡；但若與上帝同工，以寬恕待同類，上帝亦必寬恕，饒赦他。註

十六）俗語說：「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人能見難不畏難，心向上帝，鼓勇氣，告奮

進，那末，制勝艱難，恐未必與想像的痛苦同樣痛苦，而所謂艱難之路，或者竟是至

簡易，至便利之路。人但不從長計圖，但不嘗試耳；嘗試之後，豈不要說人生之路，

舍此莫由麼？人但垂手縮足，想像困難而不爲耳；若努力爲之，豈不要說人生快

樂，盡在爲人格爲同羣而奮鬥的奮鬥中麼？

耶穌人生哲學的第二大綱是天國。天國是人神合作的精神團體，是自小進而至於大，自狹進而至於廣的上帝之國。在此國中，上帝爲父，人類爲弟兄，創造人格爲事業。天國無疆土，以世界爲疆土；無國民，以人類爲國民。天國無組織，無政府，不受制於任何國家，任何教會。教會不是天國；教會清潔而良善，可以爲天國國民實現精神生活，開拓宗教事業的工具；不然，則天國與教會更無關係之可言。威權的施行不是天國；天國國民是自由的。天國國民要進教會則進，進則必於教會有裨益；要離教會則離，離則必因教會腐敗專橫不能容。天國國民的進教出教，毫無損益於人格；那末，其資格祇受道德的審判，而不受教籍的決斷。天國國民必須結集組織而發表其自由自然的宗教生活，而其結集組織，自定的儀節，自定的章程，自定的事務，卽是教會，更無須乎固定的信經，使徒衣鉢的真傳，以及一成不易的神學。天國祇有三事，其他則吾無聞焉：（一）上帝是父親，（二）耶穌是救主，（三）人類是弟兄；而三者一貫，發而爲愛的生活，如此而已，如此。

而已！(註十七)

在於耶穌，天國是有進步的，是遞演遞進的精神生活。八福的程序中，第一

第八二福中，都有『天國屬於他們的』一語。八福開端便說：『感覺到精神上的

不滿意的人有福，因為天國是屬於他們的。』其結束一語說：『凡為他們的正

義而擔當逼害的人有福，因為天國是屬於他們的。』(註十八) 人欲得滿意的精

神，第一當知現有生活的不滿意；精神上不滿意的感悟，乃是發展精神生活的初

步，亦是天國的起點。迷蒙昏聩的人，不知精神生活為何物，在於他們，實無所謂

天國。但是天國既有起點，自必順序而進，直到精神完全的自由，雖為義受難，依

然不屈不撓，不淫不移。到天國成立的時候，精神生活便能登峯造極。人生的

發展，必由滿路荆榛的途徑，然而人愈前趨，則障礙愈大，障礙愈大，則戰勝的力量

亦愈足。一旦戰勝，則人可到涅而不緇，磨而不磷的程度。這樣，天國進展的步

驟，即是人格進展的步驟；人格日進無已，天國的演進，亦不能有終止的時期了。

耶穌說：『天國像芥子，人取而撒種在田裏。芥子固然是種籽中的最小的，但是長成的時候，比衆植爲大，足以成樹，野鳥可以巢宿於其上。』『天國如酵，婦人取酵來放在斗粉之中，全團就發酵了。』『上帝之治，好像人撒種在地裏，日入而息，日出而作，不知種在那裏萌芽而舒苗。地自有生意，始發芽，繼挺苗，繼而麥穗就纍纍然了。』（註十九）

天國既爲精神生活所需要的人神合建之國，又是順序進行的生活，其中的分子，當然有不齊的程度。程度高的人，決不藐視程度低的人；程度低的人，決不妒忌程度高的人。在天國範圍之內，凡爲尋求更高潔更豐美的人格的人，不論其程度爲何如，皆有爲分子的資格。天國無疆界，無區別，無男女，無種族，無人爲的使人與人人格交感阻隔的界限，因此善人自在國境之內，惡人自在國境之外，愛上帝愛同類者，自有精神上的友誼，自殺殺人，殘人自殘者，自無攪亂天國生活的權能。因此，天國儘可抱持寬大主義，使凡自願爲天國分子者，卽自立爲天

國分子，不容他人的介紹，更不容他人的黜革。這樣看來，耶穌的天國觀，便容易明白了。耶穌說：『無論何人，輕視誠命中最小的一條，且教他人亦如此行，他在天國裏的地位是最低的；但是無論何人，遵守誠命，且教人亦如此行，他必在天國裏佔高位。』天國裏分子位置的高低，皆由各分子依自己的人格而自定。（註廿）

這種主義，近時的人，尙且不明白，何況耶穌同時的人呢？雅各、約翰的母親求

耶穌說：『求你出諭，使我二子在你爲王的時候，一居於左，一居於右。』耶穌回

答說：『你所求的，你不明白。我將飲的一盃，你們能飲麼？……我所飲的，你們也

要飲，但是居我左右，則非我所能定；（左右之位）乃是我父安排給予應給的人們的。』（註廿一）在天國中，各人不但自定位置，即或不該居在天國範圍之內的人，天

國中且有餘地留給他。耶穌曾用麥和稗草的譬喻，將這一端話講清楚。他說：

『（天國的主人）說：否，因爲拔除稗草，你或要將麥子都連根拔了。讓他們一同長起來，直到收割的時候。』（註廿二）約翰所見不廣，要禁止未作耶穌門徒的人，

奉耶穌的名驅鬼；耶穌對他說：『不要告訴他切弗如此做，因為沒有人用我的名作有爲之事而後便能輕誹我的。』凡是不反我們的，卽是爲我們的。』（註廿三）

天國是演進的神人合作生活，是廣大包容的人神合作生活。論其微，則天國在人心；論其顯，則天國在天下。天國臨格與否，端在於人努力發展道德的人格與否；端在於人努力建設天國與否，端在於人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與否。天國無法律，以愛爲法律；天國無事業，以愛爲事業；故天國充分地開拓與否，又須看天國國民果然能愛上帝，愛同胞，愛同類，愛萬物與否以爲斷。天國是已成的事實，在人心，在人羣中，在人愛人的事業中。天國是未來的，我人所希望的理想社會，須要人晝夜求之，盡力求之。天國是永在前面的，所以耶穌教我們祈禱說：『你國來到，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在天上一樣。』（註廿四）建設天國是人生第一件大事，所以耶穌說：『你們必須以天國……爲你們最大的需求。』人的成全與天國的實現，乃是互相銜接的工作，是一事的兩方面。人須建立人格，人格

即是個人的天國，人須建立社會的善意志，社會的善意志，即是人類的天國。個人與社會互為轉移，努力而前，天國自能日日新，日日湧現。若天國是人與社會最高的生活，那末，天國當然有無上的價值，天國若有無上的價值，人就應當犧牲，使其臨到。人能為天國的實現而犧牲自己，即為善人，為上帝的子女。人而不遵行上帝旨意，天國因此受阻礙，其人即為惡人，在天國裏無分了。耶穌說：『為他們的正義而担当逼害的人有福，因為天國是屬他們的。』又說：『天國猶如人掘見了窖藏的錢財，重新埋好了。他快樂之極，歸而變賣他一切所有，去買這塊地。』天國又像人尋找珍珠，找見了一顆價昂的珍珠，歸而賣所有，去買這顆珠。』（註廿五）人生一切，雖有價值，却比不上天國；既知有天國，當舍其價值低者，而得其價值高者。價值低者不能容納更高的價值，而價值至高者，內容亦至廣，一切較低的價值，都可蘊藏包含在裏面。其實舍大就小，是真犧牲；舍小就大，則非但得其大，亦且保其小，無所謂犧牲。明知舍大就小，不啻自殺，而仍行其私的

人，乃耶穌所深惡痛疾。耶穌說：『凡稱我主啊，主啊的人，未必全進天國，惟遵行在天的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天國）。』不遵上帝的旨意，不行正義，不爲善事，猶建屋在沙土上，水衝濤淹，傾覆在旦夕，尙何暇於入天國？

耶穌人生哲學的第三大綱就是他自己。耶穌是人生的道路。凡仔細研究登山寶訓的人，必要覺察耶穌革新的精神。耶穌將自己的觀念與主張，與舊時的禮教兩相比較，深覺他的見解，是簇新的貢獻，所以他說：『我來不是廢棄，乃是成全』先知或法律；『從前人說如彼，但是我告訴你們須如此。』在馬太福音書五六兩章中，『但我告訴你們』一語，凡見十四次。在登山寶訓全篇中，『爲我的緣故』一語，凡見一次；『我來』一語，凡見二次，『稱我主啊，主啊！』一語，凡見二次；『我要對他們明白說』一語，凡見一次；『我的教訓』一語，凡見二次；『但我告訴你們』一語，凡見十四次。綜此數語看來，耶穌深覺他所開闢的道路，起於上帝是父的信仰與經驗，達於天國現實的將來，實在是人生最正當，最妥善，最有

變化，最能發展的道路，實在是演進；冒險，偉大的人生唯一的，自由的道路。耶穌是人類的當頭雁，在青冥之中，烟霧之內，沒有路徑的雲天，爲同羣決定方向，開闢道路。人類跟隨他二千年，雖經幾度風雨，幾番矐繳，却依然前行着。我們中國人是未曾入隊的鴻雁，如今能夠入隊否，尙未可知；然而無論如何，我們中國人不能與他相背而飛。耶穌的人格就是路，跟隨他的人，同樣地發展人格，就是與他攜手同行。當耶穌的時世，人生並非沒有路，可是支徑橫斜，方向不定，前程堵塞，出路斷絕，雖有舊徑依稀可認，却不能不芟夷路上的荊榛，剪除兩邊的蔓草；斷而缺的地方要補好，狹而窄的地方要開廣，低而陷的地方要填平，高而塞的地方要開通，止而無路的地方要重新開闢，重新決定其方向。

耶穌有革新的精神，也有歷史的精神。革命事業有兩部分，一是毀壞阻礙進步的舊思想，舊制度，一是建設開拓生命的新觀念，新制度。建設又分兩部的事業，一是立定方向，一是立定形式；立定方向，使生命得以順序而進展擴充，立定

形式，使新價值估定之際，認識之後，得有維持的保障。人生須有進步，亦須有秩序；無秩序，生命便無進展發揮的可能，無進步，生命便有固滯退縮的可虞。因此，建設的工作更比毀壞的工作爲艱難；我人若專以毀壞爲事，則猶乳臭孩童的拆毀玩具一樣，烏足以言革命？然而革命的事功，在於毀壞舊物，實爲易事，在於建立新業，雖須經過許多危險阻礙，亦必仍與舊歷史發生相當的關係，然後乃能發生效果。革命也者，不過天演進程的一個方法，並不能直以革命代替天演漸進的步驟。做革命事業的人，往往覺得將歷史一刀兩段，斬斷了而後闢新紀元，比較將舊歷史的靈魂蕩滌洗刷，而使其進演爲新生命爲容易。他們無論如何，不能將自己與人羣，從舊歷史的田野裏，連根拔起；至多則剪伐一番，使枯枝老榦，脫離本根，而逢春再發的新枝，依舊是從老根上挺出來的。即使移接移栽，亦不能不與舊歷史發生至密切的關係。由此看來，革命的精神，當與歷史的精神，相與融和，冶於一鑪。耶穌說：『不要想我來廢棄法律或先知；我來不是廢棄，乃是成

全。』『成全』是實行之謂，實行是進展之謂。猶太史或希伯來史，明白地顯出兩種宗教的傾向，一是祭司的儀式主義，一是先知的道德生活主義。祭司所重的是儀式，雖有歷史的重要關係，常足以變活潑的生活爲機械的生活。機械的生活，又常足以使人虛偽矯詐，停頓守舊而不前，形式重於人，人便隨在受制於形式而不得發展。先知所重的是精神生活，以爲人生與國家唯一的重要事，就是遵行善良公義的上帝旨意，由此而個人得以立德行，國家得以有鞏固，外不畏強敵，內不虞交闕的安甯。在於先知，像亞摩斯，以賽亞，何西亞，耶利米，米迦等，燔祭，月祭，獻燈油，獻牛羊這種事，實在是可有可無的事。假使人格墮落，品行消弛，那末擾攘紛紜，在聖殿裏謳歌舞蹈，獻奉牛羊，不惟無益，且爲正直的上帝所痛惡。（註廿六）先知的主張，簡括地說是上帝，是怎樣的上帝，人便當做怎樣的人，國便當做怎樣的國，要殫智竭力，遵行上帝的旨意，使人與國因此而得儘量的發展。這兩種歷史傾向，耶穌是力辟第一種的，是力主第二種的；在他抗拒第一種傾向的事

工上，他顯出革命的精神，在他開拓第二種傾向的事工上，他表示歷史的精神。

可是棄舊習與拓舊史並行，開新路與立新約並行，是一件至難至重的事業。猶太人以聖殿爲保守國粹的庫藏，瞻仰崇敬，使聖殿一變而爲迷信的對象，甚至於人指殿起誓，祇認識聖殿而不認識上帝。（註廿七）耶穌不能不反對此種自殺的行爲。耶穌的教訓，以人爲貴。一個原理爲中心；他自己經驗中指實人有人格無量的發展。一旦與單重聖殿，不重上帝，更不重人格的祭司相遇，便慨然說：『你們毀此殿，我三日內能重建起來。』他的意思是人自己便是聖殿，重建聖殿的話，真是爲被壓迫的人們揚眉吐氣！然而因此猶太人便藉端控告他，便借這話譏誚他，猶太人民便擾攘攘地做了保存國粹的愛國英雄，使耶穌在他們面前做了毀滅國粹的賣國洋奴，牽出來放在他們所憎惡的羅馬官吏，外國官吏，外國的帝國主義領袖手裏，將他釘死了。（註廿八）真的賣國奴，做了愛國的英雄，真的愛國的英雄，做了賣國奴，世上顛倒的事，再沒有比此事更顛倒的了。然而

耶穌要做開闢人生自由之路的工夫，就不能不飲此一盃。猶太人所貴的是法律，耶穌在登山寶訓中對他們說清楚外鑠高壓的法律，應當一變而為內發自定的法律；狹窄偏頗的法律，應當一變而為廣博普遍的法律；機械死滯的法律，應當一變而為活潑流蕩的法律；古舊民族的法律，應當一變而為人類同準的愛的法律。登山寶訓中最新穎，最強毅，最勇猛的一句話，就是『但是我告訴你們。』這句話，接連共說十四次，豈沒有甚深的意義麼？猶太人所貴的是安息日，耶穌所重是人，是人生。他在安息日上行善事，安息日決不能阻礙人得生命，行善事。安息日絕斷的不能使人停止發展人格，停止一切發展人格的工作。所以耶穌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不是人為安息日而受造的，且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翁。』（註廿九）猶太人所貴的是上帝有特權，耶穌所自覺的是人到了程度，與上帝同心同事，也儘可行上帝的特權。上帝饒恕人，人亦可以饒恕人；上帝饒恕人，有饒恕的效率為憑證，人饒恕人，亦當然要有饒恕人的效率為憑證。所以

耶穌說：『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能。』（註三十）

猶太人中間的祭司與法利賽人，

輕視民衆，專要保守自己的特別權利，虛驕行爲。

耶穌則不然，用繩爲鞭，驅逐聖

殿裏販賣牛羊馴鴿和兌換銀錢的人們。

這樣一來，祭司的進益與體面，就不免

兩敗俱傷了。

耶穌又狠狠地痛責法利賽人，把他們的隱惡內詐，一一宣布出來。

這樣一來，法利賽人的體統尊嚴，書紳的經文，當衆的祈禱，更一錢不值，何須說了。（註卅一）猶太人所深惡的是稅吏罪人，所深忌的是妓女與長癩的人。耶穌

則與他們爲朋友，不但是因爲他們也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亦且是上帝的子女。

耶穌愛他們，他們愛耶穌。

耶穌的『德謨克拉西』耶穌的平等主義，是祭司法

利賽人所深恨切齒的異端。（註卅二）

耶穌開路，明明知道處處是荆棘，處處是蛇

穴與虎嶋，若要走上去，非走到十字架上去不可。要爲同胞同類謀生活，非接受

同胞同類所加上來的死亡不可。

因此信耶穌的人，應當知道唯一的生路，是從

死亡裏，無路的地方，開闢出來的，是一條出死入生，從壓迫到自由，從犧牲奮鬥到

快樂生命的道路。耶穌深知此路的崎嶇，亦深知此路的莊嚴美麗；所以他說：「爲他們的正義而擔當逼害的有福了，因爲天國是屬於他們的。人爲了我的緣故，輕詆你們，逼害你們，捏造你們種種惡而誣衊你們，你們有福了。」這「爲了我的緣故」一語，是經驗深處湧出來的傷心語，是覺悟到處發出來的肯定語，凡研究耶穌傳的人，斷不可將牠輕易放過。

我是路，我是人生唯一的道路，是耶穌深切的覺悟。這一條路雖然人人可走；然而上帝的人格，成在人意識行爲之內，天國的基礎，奠於人意志人格之中，而人的人格，逐漸上達，逐漸開拓，便是人生應走的唯一道路——這一端在經驗中現實，乃是耶穌獨到的覺悟。耶穌覺得這條路是他的路；因爲是他的路，所以是人的路，誰走在上面，努力進取，便是與他攜手同行。保羅以耶穌爲衆子中的長子，頗有意思。耶穌開路，並且前行，作人們的嚮導，使隨從的人，因此而得豐美的生命，因此而脫離背後的低等動物的低生活，達到面前的高等人格的高生活。

人就常稱他爲救主。他沒有神秘奇怪的矛盾思想，可以藉作壓迫生活的勢力；更沒有隱奧藏錮的玄妙宗教，可以借來左右人心的趨向。他但指明道路，指明行程，指明行路所需的精神與訓練此精神的方法；祇在這些事上頭，他可以做人的救主，人也可以承認他是救主。耶穌諄切懇告，說明舍此路外，更無別路，舍努力走上此路的方法外，更無別種希奇古怪，稍可懈怠懶惰而收效果的方法。非稱他爲主的人可以進天國，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可以進天國；非說預言，逐邪魔，顯奇能的人可以進天國，是實行他的教訓的人可以進天國。無論誰人，要用懶怠的方法，做這樣，做那樣，去代替進天國的努力進取的行爲，耶穌就要對他說：『我從來未曾認識你。作惡的人啊，離開我！』耶穌所用的『我』字，有何等嚴厲鄭重的意義啊！在登山寶訓結論中，他鄭重地說明道：『凡聽我的教訓，而實行的，是像聰明人，建屋在磐石上。雨淋，水漲，風吹，衝撞屋子，屋子不倒塌，因爲是建在磐石上的。凡係聽了我的教訓，不去遵行的，是像愚魯人，建屋在沙堤上。雨

打，江河漲，風吹，衝撞屋子，屋子倒塌，並且是完全倒塌了。」誰能出不由戶；約翰紀耶穌的話說：「我是門，」誠哉是言也！誰能舍正路而不由；約翰又載耶穌的話說：「我是路，」誠哉是言也！

自跋

序子裏未盡的話，我要在此地說一說。

第二章 耶穌的人生哲學之第一義——人格主義

經訓……感受精神上不滿意的人有福，因為天國是屬於他們的！悲傷的人有福，因為他們要得安慰！存心謙卑的人有福，因為他們要佔有土地！求義如飢渴的人有福，因為他們要得滿意！寬恕的人有福，因為他們要受寬恕的待遇！清心的人有福，因為他們要見上帝！創造和平的人有福，因為他們要稱爲上帝之子！爲他們的正義而受逼害的人有福，因為天國是屬於他們的！人輕誹你們，逼害你們，爲了我的緣故，捏造你們種種惡而誣衊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忻快樂，因爲在天上你們有豐富的酬報，因爲他們也如此逼害，在你們以前來的

先知！
馬太福音書五章二至十二節

宇宙是上帝的殿廷，世界是人類的家鄉。上帝時刻在宇宙中彰顯他的化工；他的旨意是要人因着奮勇作工，日日創新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世界。耶穌沒

有告訴人，上帝怎樣有的，怎樣成爲上帝的。自從人能作反覆的思考的時候，人

已覺察到宇宙中定有上帝。到現在人的知識，足以從自己的經驗，依相似律推

想，努力地肯定上帝是無始終，無古今，永遠前進，貫注宇宙而爲宇宙的全體，超越

宇宙而爲宇宙的主宰，在在湧起，息息創新的人格神。上帝的神德，上帝的人格，

是在上帝全力向前的行程中，自己肯定的，猶之我的人格，是在向前的行程中

自己肯定的一樣。上帝因他普愛的性自作限制，使我們得有人格，並且在使我

們得有人格的時候，他自己的，因此而愈益彰著；以致他可以爲人類的父親，

人類可以爲他的子女，而人神得以共同工作，創造永無止息的天國。上帝得人

而益彰，人得上帝而益進。上帝要人榮耀他，人要上帝輔助他，就是爲此。上帝

沒有人不能實現他的人格，因他沒有阻礙；但在他永動的愛潮裏，波濤洶湧，努力

自制而有人類，人類現實而上帝現實了！從人的方面推想，可以說上帝在創新

自己的時候，創造人類，在創造人類的時候，創造自己；不過他是原動力，原動力的

所以爲原動力，是不能知道的，人但能指實原動力的必在罷了。上帝創造的人類，雖全部包蘊在上帝慈愛的懷裏，人類的各分子，既是含帶父德的個體，自然各有自由，各有人格的可能。因爲個人各有前進開展的自動力，上帝就因此受阻礙，須努力與人發生關係，須努力與人同工作，更須努力愛人使其因愛而不越軌胡行，以致於自殺。上帝與人發生密切的關係，并且上帝的神性，前而爲人格，後而爲萬物，實際的本體，便是含包萬有，超絕萬有的一元了。宇宙羣生日夜的尋找一切統一的所以然，也日夜的尋找一切各存的所以然；到了時期，這個所以然，在動蕩前進的天父上帝裏湧現了。

本章的宗旨並不要講哲學，更不要講神學。哲學神學無論如此講，如彼講，萬不能改變人類心中的經驗，人類應走的路徑。人類要肯定上帝及上帝的旨意，遵着所肯定的而努力前行。前程浩瀚，渺無際涯，當此現在，有無窮的阻礙，即有無窮的不滿意。上帝因此而日日作創新的化工，吾人因此亦必作日日創新

的事業。不滿意是創造天國的第一步。

上帝創造宇宙與人類，是創造自己；吾人創造天國，最高潔，最豐滿的人神合作生活，也是創造自己。吾人不知道億萬年後，人的人格要到什麼程度。約翰說：『親愛的朋友們，我們現在已是上帝的子女；只是還未顯明我們將來要到何種程度。我們知道倘使他顯現，我們將要和他相似，因為我們要見他的真相。』

（註一）這樣看來，人的現在，實有無限的可能，上帝向前行，人也永久要與上帝一同向前行。不過創造天國，既是人類創造人格，人類創造人格，是人類創造社會，創造文化。沒有人格，則萬事全不得有；沒有善良強毅的人格，則社會不得調劑，國家不得獨立，文化不得開展，人生不得飛揚騰達，自立於天地之間。中國的弱，不弱於列國的強大，而弱於中國人人格的萎靡；世界的亂，不亂於人類無可能，而亂於人類自安於禽獸的境界，而不肯直進於善意志之域。因此世上的問題，籠統言之，概括言之，乃是創造更高人格的問題。而創造人格，在於有覺悟者引導。

着，見識卑狹，能力淺薄者，順序努力而前行。這件事工程浩大，必衆擎而後舉，衆志而後成；合則爲社會事業，分則爲個人生活。登山寶訓的開端卽是八福，八福分兩部分，前四福爲個人自修的精神生活，後四福爲人羣合作的社會生活，本章當一一分論之。

『感受精神生活的不滿意的人有福，因爲天國是屬於他們的。』不滿意是天國的起原。不滿意是發生問題的原因，解決問題的動機，加增問題的所以然。天演進化的歷程中，宇宙的原動力，何時及如何漸達於自覺的不滿意，我人非猜想虛擬，乃不可得而知。但以人的識鑑，透射到自然的中心，或可想見其如江河的起於涓滴，成於亂峯絕巘之間，聚而爲池，匯而爲谿，奔而爲急湍，躍而爲瀑布，洶湧翻騰，入乎巨壑而爲江河，浩浩蕩蕩，一瀉千里，朝宗於海而爲不可限量的波濤！小不滿意，騰躍而前而滿意，滿意之後，洶湧迴漩而爲大不滿意；大不滿意，鼓蕩而前而又滿意，滿意之後，則又前而爲更大的不滿意，以至於不可量。生命

的要求，竟不明白『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意義。生命的本性有甯辱而不知足，甯殆而不知止的指示；因爲辱乃有破除辱的必要，殆乃有制勝殆的奮鬪。祇看自然如何到生物，生物如何成人類，人類如何立人格，就可知了。生物界中，凡爲自足的機體，一到自足，卽受淘汰，凡爲自止的物類，一到自止，便近劣敗。生物是必須適境的，所以境變而不能自變其機體的結構，或功用的物類，雖不自足，亦不得不足，不自止亦不得不止，並不自取敗亡，祇因不能應變而敗亡罷了。至於人則不然，寒則有衣，衣是環境供給的，飢則有食，食是環境供給的，蠶織耕耘，以至用械，用器，用汽，用電，莫不是使環境將所有適應人的需求，而不因環境的變易，而自變其機體去跟隨着。慎到說：『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註二）人能用械，以械造械，以械變境，境變而人不必變其身體去就境，祇要用其心智就是了。在於物，生活不滿意，便隨天擇而競勝，適者存，不適者亡。不適而亡的物，雖有不滿意，而塊然不自覺，而茫然

稍或自覺，而無可如何。適而存者，走危險的路途，千萬年來，纔得簡單的言語以自發，猝然作嘆息的聲音；然而能嘆息的靈物，經過了悠久的努力，僅能發表歷來無邊無量的不滿意而已！單胞生物不滿意，乃努力而進爲蟲豸，蟲豸不滿意，乃努力而進爲魚鼈鳥獸，爲獼猴爲猩猩；或專其形而橫出一枝，或廣其生而繼續前枝，以致生命之樹，有同本異枝的變化。無論其變化爲何如，在變化中的物類，各有不滿意的生活，各因不滿意而有猶然努力前趨的傾勢，當可觀察而得知。由生而有情，由情而發意，由意而得知，得漸展漸充的意識。人的遠祖第一日，第一次，異想天開，握拳而對天然說：『從古到今，是我適應你的；但是從今以至永無窮盡，我便要你適應我。』在當時，在當時的一刹那頃，人類的生命之路，不但有了方向，亦且有了意義了。從那時起，人便發明言語，發明取火的方法，射獵，牧畜，網魚，種植，建屋，制衣裳，立宮室，作禮樂，定名分，直到如今，不知經過幾千幾萬的難關，以致人的生活達到了比較穩固，比較滿意的程度。人類正在進取的時候，有人

出來，專門去觀察人生的痛苦，以爲生亦是苦，老亦是苦，病亦是苦，死亦是苦，衆苦相尋，不如不生，清心寡欲，不如無爲，簡直要將千萬億兆時期的動力前進的結果——人的意識和人格——一口氣吞蝕了！人類的賊，孰大於是？爲人類計，今日就當有大決定，切實懇摯的宣告自己說：『一切是人格，因爲一切是人格造的；

上帝造宇宙人類而造自己，人類造天國文化而造自己。人格之外，更無他物。

人格是由不滿意而得的滿意，是由滿意而發生的更不滿意，是滿意與不滿意互相更迭，互相輔翼的生活進展。人的臉是紅的，不是青的；人的意志是活動的，不是死的；人的行程是向前的，不是持中的退後的；人的前途是發展理性的，不是消滅理性的；人在自己努力肯定的意義裏，不在破除意義的根本矛盾，是亦非，非亦是，一口氣說要，又一口氣說不要的糊塗賬裏！有人格則生，無人格則死，人格之外，更無他物，人格是有生，不是無生！誰說無生，誰便殺人；殺人既多，國必滅亡！殺人的，盡是好賊；奸賊自殺，至爲可憐！人啊，你要因你的不滿意而生，不要因

你的不滿意而死；你快不要再做可憐蟲！

精神生活的不滿意，是人對於自己的人格表示不滿意；這種不滿意，是極其懇切的，所以入福的第二端說：『悲慟的人有福，因為他們要得安慰。』 人有不滿，即有患難；人有患難，即有悲哀，悲哀之極，慟哭隨之。 慟哭是不滿意所發生的顯象。 不但是人能慟哭，即高級動物，雖然沒有言語表明不滿意的感覺，也能作無辭的慟哭。 人慟哭，則雜以笑語聲，而此笑語聲，在人下的物類，似絕未聞見。 人慟哭了幾世幾年，一旦運用知慮，決勝天然，一則自己發生問題，再則自己發見解答，所有的要求，居然得了滿意，於是昂首伸眉，舒胸挺背，粲然大笑。 從此之後，人不但是慟哭的動物了，乃竟是會慟哭，會歡笑，以慟哭為因，歡笑為果的人格了！

耶穌觀察到慟哭的因是不滿意，慟哭的果是滿意，慟哭在前，歡笑在後，便說道：『悲慟的人有福，因為他們要得安慰。』 保羅深知惡的問題，極有意義，懇切地說：『萬物渴望着，等待上帝衆子的顯現。 萬物退後，並不是在（萬物本身）有

失當之處，乃是他（上帝）的旨意使其如此，希望萬物本身得從敗壞的束縛裏解放出來，得到上帝的子女榮耀的自由。我們知道萬物在痛苦中浩然長嘆，直到如今。不但如此，我們自己雖在靈裏預嘗將來的況味，却仍浩嘆，等待着上帝宣布我們爲上帝之子。』（註三）這樣萬物悲哀，我們也悲哀，萬物慟哭，我們也慟哭。

所差別的是萬物沒有預嘗將來的況味，我們却因人格上得過多少滿意，知道悲慟之後，便是安慰，而嘗過將來的況味的了。人在努力前行之際，回顧所來的路徑，蒼芒渺遠，若隱若現地在翠微中，得見憂樂相間相拓之跡，於是設想將來的榮耀快樂，雖須經過艱難而後得，當有較廣較大於已得的榮耀與快樂。人生世上，不患慟哭，而患不慟哭；慟哭則有救，不慟哭則絕望。慟哭則歡笑在後，可以等待；不慟哭，則麻木不仁，心旣已死，將來的歡笑，卽無希望發見了。痛，生命的警戒；不痛，警戒止，生命或者也已停止。知痛苦，人必盡力設法免除其痛苦；不知痛苦，心如被炮烙而麻木，迷失其本真，更不能以病爲病，就醫而得全愈。（註四）身體有

疾苦，人便曉得疾首蹙額，設法就醫；精神上，人格上有疾病，人便不易覺悟到此種疾病的痛苦，與破除此種痛苦的必要。譬如每日奮勉任事的人，辛勤勞碌，滿心平安；一旦有一兩日的閒暇，毫不作事，身如出岫的雲，心如離家之客，無所歸宿，必要覺得虛擲光陰的痛苦。那些天天坐茶肆，上酒館，毫無宗旨的人，有時雖知勞勞以生，不作一些有價值的事務，草草以死，不少一個無價值的蕩子，却已習慣自然，不能感受人格渙散的痛苦了。由此看來，耶穌所說的悲慟，絕對的，不是絕望的悲慟，實在是人格進展的經驗上，應有的感悟。悠悠蕩蕩，渺渺茫茫，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即有所事事，而亦溺於懈怠癡妄的人，雖無悲慟而有歡笑，其歡笑的禍害患難，乃有甚於慟哭的痛苦千萬億兆倍！

人既覺悟到不滿意，既因不滿意而悲慟，當然降心謙虛，謀求人格的進展。謙卑的心，不是自暴自棄，自輕自賤的心。自暴的人，盲瞽則有之，不足以言謙卑，因為他不知自己的可能；自棄的人，荒謬懈怠則有之，不足以言謙卑，因為他不知

人格的可貴，自輕自賤的人，喪心病狂，消散放弛則有之，不足以言謙卑，因為他不知人雖懦弱，却可以為上帝的子女。謙卑的心是堅強意志的表示，是誠實要求的結晶。自知不滿意，在痛苦的經驗中，決志去破除不滿意，低首下心，殷勤懇切，世上沒有勢力可以阻撓他的進取精神，這就是謙卑，這就是強固的意志。自知不滿意，不求躲避這個不滿意，不求自恕自解，而毅然決然肯定自己的缺點，更肯定江河下百川的努力，這就是謙卑，這就是誠實的要求。這樣，人非有大覺悟，決不會存心謙卑，人非有大決志，決不能存心謙卑，人非有大作為，決不有存心謙卑的至誠。不見高山，那知平地，不思遠道，那知凡近。沒有見過入雲的奇峯，插翠的危崖，便說所處的卑下卑下，是空想，是妄談。沒有聖賢可為的志願，便說自己無能為，無能為，即是妄人，即是無價值的人。所以學問愈高則愈愚，因為學問高的人，所知的愈多，便能感悟到所不知的亦愈多。人格愈高則愈卑，因為道德高的人，所能的愈多，便會領悟到所不能的亦愈多。人的真謙虛，乃是從有無相較，

長短相度，高卑相比的知識中發生出來的，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妄想！這種真謙虛是有能爲的謙虛，不是使人頹喪失志的假客氣。這種謙虛，可以使人建造人格，使人由建造人格而得獲一切人所應有的價值。所以耶穌說：『存心謙卑的人有福，因爲他們要佔有土地！』耶穌以爲這種存心，這種態度，是進展人格，實現天國的第三步。人生超前而行，一切矛盾，可以合一，所以與卽是取的初步，失卽是得的起點，謙卑卽是自我擴大的開端。與之不已，然後取之無窮盡，失之不已，然後得之無窮盡，謙卑不已，然後自我擴大可至無窮盡。傲慢的人，人格且垂斃，至不足貴不足道，而人往往尤而效之，豈不是以無爲有，自暴自棄麼？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就是此意。試問世上有甚麼事可以驕人的？嘉禾文虎章，可以驕人麼？取而挂在猴子身上，不依舊是嘉禾文虎章麼？門第閱閱可以傲人麼？誰曾擇父母而出世呢？自己有什麼功勞呢？文章，道德，功業，足以誇耀於同羣麼？一誇耀還有巋然矗立的價值麼？孔子要人富而無驕，富於財不必驕，

且不可驕，富於才，富於功德，亦何足驕呢？驕則止，止則死，所以有爲者無論躋高位，建偉業，都有不能自足，不敢自滿的見識；無他，不願死也！人有知識，即說有知識；人有作爲，即說有作爲；不必不承認，不承認是誑騙，不是謙卑；但不去自開鑼，自喝道就是了。謙卑不是欺誑，乃是填不滿的向上心；所以愈謙卑，心胸便愈廣闊，進步便愈無限量。耶穌說：『凡係自己擡高的人，必將降卑，自己降卑的人，必將擡高。』（註五）有爲者，必謙卑；謙卑者，必有爲！無爲無用而謙卑者，是自輕的人，妄人也！

人格進展的第四步是力求正義，因爲不滿的感悟，悲慟的痛苦，謙卑的態度，若非繼之以力求正義，人格依舊是不滿意，或且較前爲墮落。耶穌說：『爲正義而如饑如渴的人有福，因爲他們要得滿意。』從人感悟精神生活的不滿意到滿意，路子很清楚，就是人格的建立，起於自覺，達於力行。飢渴是最切身的痛苦，非立刻解除不可。人若愛慕正義，像腹飢的人，急切地求食，口渴的人，殷勤地求

飲，人的人格定能日進不已，在進程中步步得到滿意。飢是痛苦，渴亦是痛苦，解除飢渴，即是解除痛苦。然而人所以必須用有痛苦的原故，是因為痛苦足以使力求需要的供給；舍此以外，痛苦更無意義。假使人無痛苦，腹空身弱而不號飢，口燥體疲而不知渴，人那裏知道式食式飲，保全他的生命呢？假使飲食過甚而無痛苦，消化不便捷，積毒在腸胃血液之中，人又那裏知道飲食有節，保存他的生命呢？飢是痛苦，食便是快樂，渴是痛苦，飲便是快樂，飢而食，渴而飲，一舉而痛苦解除，快樂得獲。痛苦與快樂，猶之光與闇，有光則闇不知何處去，無光則闇竟從隨處來，闇即是無光，光即是無闇。然而避痛苦，尋快樂，絕對的不是做人的目的。飢而食，痛苦除了，快樂得了，而其意義，其達到的正鵠，是人身得滋養，得進展；痛苦與快樂，身體發展的工具而已。木工持斧鑿而成器具，其所求不是斧鑿，乃是器具；假使木工因斧鑿而運用斧鑿，他的成就，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木工持斧鑿而成器具，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其器不是爲器，乃是爲事；假使木工日以利

器爲事，卽令他斧磨滅而鑿刮斷，亦沒有成蹟的可說。所以人要使身體發展，魄力強壯，必須要痛苦解，快樂增，使心志聰明靈活，奮鬥的精神，有開展的力量。人的所志，當在力量的開展，不當在除痛苦尋快樂。假使人專以除痛苦尋快樂爲事，他豈不要痛苦未至不及備，快樂未竭不肯止麼？縱情恣欲，以致殺生，爲什麼呢？樂極苦至，興盡悲來，到了樂不能復得，苦不能復除的時候，人就死了。況且人生當有飢渴勞頓的時候；值艱難，歷危險，雖有痛苦不肯除，雖有快樂不肯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而人格歸然，超乎苦樂而達至善之域。這樣做，痛苦快樂，纔有意義，否則，舍爲人的所以然，退而爲禽獸，專以避苦就樂爲事，而不知生命有鶴的，豈不是自歸於盡麼？耶穌用飢渴二字，比精神生活要求的急切，並沒有說飢的意義是除飢，渴的意義是解渴。他不但沒有如此說，而且他指實如渴如飢，是爲正義。換一句說，在物質方面講，飢渴二事，是有所爲而發生的，是爲機體的進展與康健而存在的。在精神方面講，如渴如飢，是精神生活的要求，此種要求，都

有所爲，而所爲者是正義。正義無他，人格的健全而已。精神的要求與身體的要求異。精神的不求，沒有急不可緩的驅策力，身體的要求，沒有高不可攀的人格標準。治身體上疾病的醫生，因此可以高擡身價，一舉手動輒數十金，一投足動輒百餘金，而名噪一時，就者如歸市。一旦名醫死而歷史上能留痕跡的，除了幾個兼於精神生活上有貢獻的人，幾乎隻無見聞了。不過耶穌的意思是精神生活，當有急切緊迫的要求，猶之身體上的飢渴一樣。身體的要求，成於天然，雖是初生的嬰兒，也曉得啼渴而號飢。精神生活的要求，不是這樣，乃是有人格，有自由，有希望，有信仰的人自啓的要求。人格漸高，則此種要求漸急切，人格愈高，則此種要求愈急切。在於人格日進的人，此種要求的發生是大痛苦，此種要求的滿意是大快樂；而大痛苦爲因，大快樂爲果，二者之間，便是力求的歷程。快樂與人格，雖屬同時增進，二者的意義，在於人生，當有清楚的區別。快樂是人格得進展的情形，人格是快樂所彰著的實在。一度的痛苦與一度的快樂，常相更迭，

但是人格却不必隨痛苦而低落，隨快樂而上昇，因為有快樂足以彰顯人格的進展，有痛苦或更足以彰顯人格的進展。蘇格拉底飲毒藥，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自古以來，千萬的聖賢英傑，志士仁人，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不怕痛苦，不就快樂，視死如歸，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這些人是世界上最笨的，所以能夠凌絕頂，小衆山，超越苦樂的範圍而達到人的真境界。在苦樂與人格同進展，不分離的時候，迷蒙的人或者會以苦樂為人生趨避的鵠的。一旦苦樂當前，人格超越而直上，人纔能知道人所以生的意義是在於人格的發達，而不在于避苦就樂的必需，因為人可以避苦，可以不就樂，却決不可以不發展人格。這並不是說痛苦可以不注意，快樂可以不經心；在藝術的範圍裏，苦樂也能各得精神上的意義。

耶穌終身事業，大部分是拯拔人出痛苦，得快樂。施洗的約翰遣派他的門徒問耶穌說：『你是否當來的那人，還是我們另望他人？』耶穌回答說：『將你們所見聞的回去告訴約翰。』盲瞽的人，重見天光，跛人能走，長癩的人得醫治，聾人

得聽聞，死人復活，福音宣傳給貧民聽。」這些事都是消除痛苦，增展快樂的勞績。然而耶穌做這些事，從沒有忘却精神生活的宗旨，所以常對他的同胞說：『你的罪饒恕了；』你的信仰救了你了。』(註六)

見善像飢人攫食，見義像渴人就飲，然後乃得滿意，實在是一件努力的事。所求的事在遠方，山雖高，必要攀籐捫葛，盤磴涉壑，步步喘息而直上，直到仰攬星井而後止；水雖深，必要乘風破浪，挂雲帆，濟滄海，顛頓簸蕩而直前，直到渡過重洋而後已。人到制勝一切，制勝自己，使自己發揚光大的莊嚴境界，然後纔知人格的偉大。到了那時，日月之光，不能及其明，山河之麗，不足喻其美；而夏蟲井蛙，莫不非笑他，然而夏蟲井蛙的聰明，有幾何哉？同胞之中，反動激烈，纔見舊禮教的不適於生，便即打破一切偶像，以自己皮裏的野獸爲偶像。吾人的大患，端在於此！打破偶像是應當的，不打破，無以得自由；打破偶像之後，又建偶像是應當的，因爲如此做，便是將一個清醒苛刻的主人殺却了，換了一個爛醉如泥的主人。

主人雖異。人做奴隸是一樣的，人哪，你真願意做奴隸！你若不要做奴隸，你就應當努力做人；你若要努力做人，你就應當爲正義而努力。舍此人格之路外，更無他路。做人是沒有終南捷徑的！從前主人清醒苛刻，雖屬威厲可怕，做奴隸的人，却還有做人的樣子；如今主人爛醉如泥了，雖屬寬弛放縱，做奴隸的人，反比從前更加壞，雖禽獸而不如了。黃金時代，不在背後，是在前面；然而退化的人，離黃金時代愈遠。人啊，你被時代的濁浪淹沒了，你反說在大海的懷裏洗澡，你的聰明是溺死在浴盆裏的聰明，真是難及到的啊！

本章前已說明八福的前四福是個人自修的精神生活，後四福是人羣合作的社會生活。人不能離羣而獨存，他所有的是羣給他的，也當把來發展增進而給還同羣。耶穌說：「寬恕的人有福，因爲他們要得寬恕的待遇。」（註七）人與人中間最堅固的連環是同情心。人造了階級限制同情心，使其不越出階級之外；一到階級之外，富貴的人而有善意志，對於貧窮的同胞，便生憐憫心，貧賤的人

而有善意志，對於富貴的同胞，便生羨慕心。在於耶穌憐憫與羨慕，祇可限於人格的關係，而不當發於階級的區別。人自立不當受他人的憐憫，自尊不當羨慕他人的富貴。凡是從階級生的情感，都是限制人格發展的，不是增進人格發展的。寬恕待人的，受他人寬恕的待遇，是大平等；有同情，而後有寬恕，同情的寬恕，不受限制，而後有公平，公平建立，而後有人間的大平等。我以為難，便曉得他人當之也以為難；我以為痛苦，為快樂，便曉得他人當之亦必以為痛苦，為快樂。我甯責己嚴，責人寬，人亦責我寬，自責嚴，於是人我之間，就有寬恕的關係，就有擴大的同情心。無論是誰，假使立志要做人，就當立志以他人為人，就不當以衣服，階級，以人為的分別，而或尊重人，或輕視人。人與人遇，是人與人遇，不是人與貴人遇，與賤役遇。人有善惡賢愚智不肖的分別，然而善惡賢愚智小肖，都是相對的性分，不是絕對的性分。

世界斷無絕對的超人！若以拳如鉢，臂如鐵的人為超人，那末知通天地學

窮人物而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就當被超人踏在脚下治死了。若以有同情，有仁慈的人爲超人，他便不甘自居爲超人，乃要一切同胞都與他同行而直前，於是世界上就沒有超人了。我以爲是超人，他人以爲是常殺的罪人；他人以爲是超人，我以爲是當逐的惡人，當以道德力感化的墮落人。人到了知識高遠，體魄強壯的程度，而輕蔑貧困懦弱癡愚冥頑的同胞，將腳踏在他們的咽喉上，聽他們的號慟而不動心，反自以爲超人應當看弱者死，致弱者死；這等人不但是永久不會做超人，而且心田壞，熱情涸，自己已經墮落到九淵之下去了！耶穌並不要做超人，乃是要人自超，所以說：『人子來不是要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且爲多人的贖價。』

『耶穌不願以同胞的死亡做自己爲超人的代價，却願將道高德厚的自己，送到十字架上去做同胞自超的代價。人類懦弱荒怠懈怠，沉淪於罪惡，沉淪於疾病，耶穌決志要竭力施救，因此照他的力量醫病逐鬼，使弱者轉強，病者全愈，有罪者得赦，萎靡不振，凡庸無志者得有作爲。爲耶穌門徒的人，應當注重優生

學，改良人種，用慈愛的方法，使人羣癡頑冥等分子，受人的待遇，而不遺其種於後世。癡頑的人應受相當的教育，應有相當的工作，人羣要保護他們，使他們有無害於羣的快樂，無加害於羣的機會。人羣有制裁，不許童稚婚娶選舉，干政倡業，因為在選擇羣擇的社會裏，知識不及格的人，無預羣事的權利。癡頑愚冥的人，年事雖大，而知識僅七八齡至十二三齡的童稚程度，自當不享成人的權利。社會保護他們，如保赤子，他們的痛苦，雖或發生，當可減少，而他們的快樂，雖略削減，尚有餘多。聖賢英傑所以為聖賢英傑者，因為他們為人羣謀幸福，為人羣克己犧牲。聖賢英傑尚如此，不能自主的癡頑愚冥的人，豈不應受限制麼？他們受限制，是人種改造必要的事務，決不是超人殺同胞的罪惡。至於知識高遠，道德博厚的人們，假使病發於身，不合婚嫁而遺留子孫，那末他們應當自制，依順社會的法律。社會的法律，是社會自衛的保障，是民衆所自定，不是超人所規定。人羣祇有自制，乃能自治；祇有自治，乃能自進；祇有自進，乃能自全。有守法的

人羣，然後有人羣改造的希望；不然，若要假手於超人，社會的道德就墮落，個人的人格就頹傷了！超人也就不超而沉淪在罪惡中了！所以人與人遇，必須平等，必須有同情。人能自超，幫助他人亦自超，人不超他人，幫助他人亦不超他人，然後人人可以爲超人，吃人的禮教既不必有，殺人的哲學亦不必有了。超人殺人，乃以自殺，常人愛人，羣以自全。世界上沒有加於他人的事而自身不多少受這些事的善影響或惡影響的。因此我人就能明白社會的關係，都是相互的關係；也就能明白寬恕遇人，人亦以寬恕報之的道理。

其次耶穌說：『清心的人有福，因爲他們要見上帝。』人與人的關係，是客觀的，客觀的關係善，其故必因主觀的關係善。人在與他人發生關係之先與發生關係之際，動機必須正當；因爲動機正當，一切關係就正當了。主觀的關係如何，客觀的關係雖表面的狀態不同，其意義則必與主觀的關係相同。譬如見他人的妻女而起淫心，見他人的財寶而起貪心，見他人的榮耀而起嫉妒心，見他人

的惡己而生殘殺心，惡心的殺機雖不在行爲上顯露出來，罪惡則却已開端，心就不清潔了，主觀的關係就不正當了，動機就壞了。由狹義說『清心』二字，可以限於不起淫心一義，由廣義說『清心』二字，可以直作主觀關係得到中正的解釋。凡事當有則清，不當有則濁，清濁之分，在於人所肯定的當與不當罷了。人所以不能不肯定當與不當，是因爲理性經驗有所指示。譬如墨汁蘸在筆端上，是正當的，不能說這是不清潔；灑在衣服上，是不當的，衣服便不清潔了。糞穢壅田，是正當的，未嘗不潔；把來供在書案上，是不正當的，便不清潔了。這些事尚無大害。假使以誅暴的刀刃，加在無罪的人身上，這豈不危險麼？假使奪他人的妻女，姦他人的婦媪，攫他人的財寶，謀他人的生命，這豈不更屬危險麼？生於其心，害於其事，心不清潔，不但自己的人格不能進展，便是人羣，也要蒙其禍害。所以寬恕待人的客觀關係決然不足，必要加上好的動機，然後主觀的關係正，推而以爲客觀的關係，那末人羣中的事，就沒有不正的可處了。

然而清心的人，爲什麼得見上帝呢？心清的人一則自制，再則自啓，努力而

前，人格愈高。人在自己的人格裏覺得心清足以自見，人格與上帝的人格相交

感，相交流，於是乎自見之際，卽見上帝。凡是不能清楚地明白自己人格的偉大

的，他們也決然不能見上帝。人與人的性格有交流交觸的同性，人與上帝的人

格，也依樣有交流交觸的同性。不但如此，人在上帝中，上帝在人中，上帝是人格

顯明的前行勢力，人是上帝前行勢力得展的人格。心不清潔，上帝便受此心的

阻礙，因此不清潔的人，萬無仰見上帝之理。人與物接，則物與人必有通性，否則

無以發生關係；人與人遇，則人與人必有通性，否則無以發生關係；人與上帝交感，

則上帝與人亦必有通性，否則亦無以發生關係。然而上帝肯定當與不當；當則

可以發生關係，不當則不能發生關係。上帝必以清潔而自見，人亦必須清潔而

見上帝。瞽目不見光，不是無光，乃是無見光的工具；聾耳不聞聲，不是無聲，乃是

無聞聲的官覺。瞽目聾耳，不能自明其目，自聰其耳；不過人格上有翳蔽的人，若

能努力，可以自除，自除則自見，則自見上帝。譬目聾耳的不見不聞，其故由於聾與聾；不潔的人不見上帝，其故由於心不潔。心清的人排除一切不當的牽制，努力直前，舒展人格，所以能見上帝。心清的人是心清，不是不清，是積極力行，不是消極無爲。既是積極力行，就與同胞同類發生正當的關係，就愛人助人，增進人的幸福，使人因着他而得人格的進展。清潔的心是人的善意志。人因清心而使同胞心清，而見自己，見同胞，由此而見上帝。

這樣寬恕的人必清心，清心的人必建造人與人中間正當的關係，人與人中間的正當關係建立了，和平也就建立了。所以耶穌說：『建立和平的人有福，因為他們要稱爲上帝之子。』人有兩種急切的要求，一是保衛其已得，一是攫取其未有。人有子女妻室，必竭力保衛，若有人要攘取他們，他必舍生奮鬪而制勝。施行攘取的盜賊。由此而人的利他心生，擴而充之，可以利同羣，利人類。人有飢寒情欲的驅策，必竭力攫取飲食與凡能滿足情欲的事物；由此而利己心勝，若

擴充之，不與利他心相輔而行，則必爲同羣同類的禍害。人間的衝突紛爭，殘殺罪惡，都由此起；一羣人爲盜賊，一羣人爲奴虜，人中間就有惡意志的衝突。有此衝突，再加上殺人的哲學，吃人的禮教，人羣就永久或爲虎狼，或爲雉兔，不能有超昇的日子了。當階級戰鬪之衝，有先知先覺的人出來，用善意志去制勝惡意志，用仁慈寬恕清潔的行爲去挽回人類自戕的禍害；於是乃有善意志與惡意志的衝突，加在惡意志互爲衝突的人生上面。如今人有資本勢力的衝突，治者與被治者的衝突，一族與他族的衝突，一人與他人的衝突；奸詐橫生，罪惡彌天。殘殺不能止殘殺，自私不能勝自私，爭戰不能超爭戰，衝突不能免衝突，欺詐不能除欺詐，罪惡不能驅罪惡。於是必須有人爲先知爲先覺，出而倡和平，建造和平。他們要宣傳誠，纔能去詐，德纔得去罪，愛纔能去一切殘殺與戰爭。他們先要建造自由的家庭，以愛相結，永保家庭的和平；繼要建造正當的教育，力主非罪不伐，非惡不殺的和平；繼要建造奠在人格上的法律與政治，工商與文明，使國境之內有

和平，國家與國家之間有和平。衝突是一件重要的事，有爲的人有時特爲要造出衝突來，藉以彰顯自己的能力。人有美，我必比他更有美；人有學，我必比他更有學；人有力，我必比他更有力；人之所有，我必超之。這是人的爭勝心，人的志氣，人磨練意志的唯一方法。然而此種衝突，我有言而人有評，人有事而我有斷，不必入於禍害而後乃能有益。所以創造和平，並不是消滅意志，打破好勝心；乃是解除惡意志的衝突，使善意志因着爭勝而人格益得進展。其實創造和平亦並非怪事，不過解除人間不公平，不正當的關係，使人間正當的，公平的關係發生罷了。不過使人間有寬恕的客觀關係，清潔的主觀關係罷了。人能努力解除惡，努力實現善，使人間有善意志，有和平，他便像上帝，因爲上帝是愛，要以愛輔助人保全自己，實現自己，擴展自己。人像上帝，猶子像父，就是上帝之子。

人間有和平，然後有秩序，有秩序然後有進步。然而創造和平，不是易事。因爲沒有正義，決無和平；暫停互殺，決非和平。若要發揚正義，人必先在自己裏

面有正義，若要將自己的正義推及同類，同類又決然莫明其妙，要奮力反對他。因此先知必須先死。八福的末節說：『爲他們的正義而受逼害的人有福，因爲天國是屬於他們的。人輕詆你們，逼害你們，爲我的緣故，捏造你們種種惡而誣衊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忻快樂，因爲在天上你們有豐富的酬報，因爲他們也如此逼害在你們以前來的先知。』八福之中，祇有這結束一段有幾句解釋，幾句註脚。倘使有人能爲人類的罪過，作一個統計表，說明世界上多少人依賴着犯罪度日，多少人依賴着害人而得快樂的，我們一定要駭然驚走，以爲這個世界簡直不是人所堪住的地方，更以爲人居住在這個世界上，惡勢滔天，決然不能夠做善人的。靠雅片，嗎啡，高根，淫業，殺人，綁票等等暗無天日的罪惡而度日的人，遍地都是。存心害人，笑裏藏刀，棉裏藏針的人，遍地都是。口中談文明，心裏熾淫欲，容貌如人，行爲如獸的人，又遍地都是。在這個惡風潮中間，耶穌自己做中流砥柱，也要跟隨他的人做中流砥柱，直立在驚濤駭浪之中，向前觀瞻，有大

希望，這豈不是見義勇爲的精神麼？人類向前爲善，方能得生命；否則四面俱是死亡，人就絕望了。爲惡者得暫時的快樂，人格先身體而死，到了日期身體也死了；他的惡子孫，也爲罪惡吞蝕了？爲善者日日在死中，爲同類創造善意志，爲自己尋求同志，漸見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尚有無數，自己的身體雖或死在人格發展之時，人格却永久不能死，善繼其志者，亦永久不能死！做先知有三大難事，第一是被人罵，第二是身體受痛苦，第三是死。受人罵祇當不聽見，受人打擊，凍餒，禁錮，祇當不覺得，受人殺死，祇當他們送我到無量的生命裏去；這樣的人，努力行善，便已經在天國裏了。從古以來的先知，莫不經過這一條路。世界上有這種先知，便有希望，沒有這種先知，便沒有希望。他們在天上有豐富的酬報，因爲他們的天上是他們自己的人格；他們的天上是他們自己的將來。又因爲他們的酬報是同胞因着他們而建立的人格；他們豐富的酬報是社會國家世界因着他們而得獲的希望與將來。世界的罪惡滔天，人生艱難，除了耶穌的十字架，更無

解決問題的方法，更無走入生命的道路。世界必須要耶穌爲救主，必須要跟隨耶穌的聖徒先知爲救主。

耶穌的人生哲學，在八福中可謂表示路徑。人須自覺不滿意，然後乃能深感精神的痛苦；人必自覺痛苦，然後乃能立高標，卑自己，而努力促進人格的發展。人格發展，在於求正義，在於愛同羣，內有主觀的正當思念，外有客觀的正當關係；然後以善意志破除惡意志的衝突而創立和平。凡此諸事，莫不艱危，有爲的人，犧牲自己而建造天國，天國於是乎從冷酷，幽黑，絕望，罪惡滿盈的地獄中湧現出來了。

第二章 自啓主義

經訓……你們是世上的鹽！但鹽失却了鹽的所以然，怎樣再做鹽呢？必要因無用而被撇棄，被踐踏於脚下。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人不點燈放在覆斗之中，乃要放在燈臺上，照亮一室的人。你們的光必要在人中間燃照着，使他們見你們所行的善而讚揚你們在天的父。

馬太福音書五章
十三至十六節

『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也，及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這兩句話說明人的人格，或善或惡，都不可掩；小人要掩飾，反而露出肺肝來；君子不掩飾，反而如日月之食，過後而受人們的瞻仰。人的善惡是最不可掩的。試問誰有隱惡，能夠終身掩蔽着，使人受欺蒙到底呢？試問誰有隱善，自己雖不狂妄誇示，而終究不洩漏其光輝呢？人是玻璃做的，厚薄雖有區別，裏面裝的寶貝或

糞穢，多少總要顯出來。拿破崙騙了誰呢？蘇秦張儀騙一時，能騙萬世麼？騙數人，能騙億兆人麼？袁世凱的品行，司馬昭的心術，路人皆知，騙了誰呢？然而欺妄的人，陰謀百出，詭譎萬端，混亂世上的黑白，破壞人間的是非，使人因此受無窮的罪，無量的累。人類中間有陰謀譎詐的人，以假混真，以非爲是，實在是人類的大不幸。幸而是非有彰明之日，惡人有遺臭之時，天下人民可以衝破迷魂陣，而到光天化日之下。那些爲惡而自掩自飾，欺蒙同類的人們，攫珍寶，擁姬妾，放縱一世，不過做了禽獸的罪人，還夠不上做同類的罪人！路加福音書載耶穌的話，對於他的自啓主義最有發明。耶穌說：『沒有人燃燈，放在覆盆底下，藏在臥榻底下；他總要放在燈臺上，使進來的人見燈光。因爲沒有隱藏的事不顯露出來，沒有祕密的事不被揭示到光明之中。你們應當慎其所聽。』(註一)又說：『謹防法利賽人的酵，就是偽善。沒有掩藏的事至終不被揭穿的，沒有祕密的事至終不爲人發覺的。你們在暗中所說的話都要在光明中被人聽見；你們附耳低

語，掩戶密談，都要在屋頂上被人傳揚出來」（註二）甲做的事，乙安得盡知，乙做的事，丙安得盡知；然而西方俗語說：『你的品行說得如此響，使我不能聽得你的話，』人的行爲人格，却是不可隱的。愚者固然要受許多欺蒙，智者未必不見人的善惡。孟子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誰沒有眼看他人的餒不餒呢？孟子又說：『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誰沒有耳聽他人的言語而審判是非呢？孟子又說：『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即使世上許多人是盲瞽聾暗的，難道人的眸子在不聾不瞽的人跟前，也盲了聾了，不發表瞭焉眊焉的狀態麼？所以人的善惡，掩飾之亦顯，不掩飾之亦顯。

人善人惡，既不可掩，那末就可以把心胸裏的虎豹豺狼，蛇蝎蠱毒都驅將出來，嚇人殺人而亦自殺麼？世上的禮儀節文，是翳蔽污穢的保障，把野獸圈在牢

籠裏，教人都可以到動物園裏去參觀，而不被巨蟒猛虎所吞噬。禮儀節文，不足以掩蔽惡，却足以禁錮惡，對於人羣的發展很有貢獻。然而今日人皆要講赤裸裸的人生，把一切的牢籠打破了，讓虎豹獅象踱出來，與人共食而共臥。黑暗裏有凶險的聲音發出來，說道：『從今後禮教不能吃人了，從今後，人要喫人了！』最可痛的事是惡人的惡不復掩，善人的善却被惡人的惡掩蔽了！善人嘴裏的善言，沒有大禹來聽着拜倒，反被惡人偷竊了去，放在通電，宣言，傳單，旗幟裏去救國去了！人面前是一條犧牲之路。人的惡可以容牠露出來，不能容牠衝破牢籠逃出來。人的善，不但是要顯出來，亦且要得自由，得權勢，光明昭著的開展出來。祇有善人能夠解放人，惡人萬萬不能解放人。救惡人的是善人，殺善人的是惡人。抗拒光的是黑暗，消滅暗的光明，燭火的光輝啊，你難道也被密布的黑暗，死亡的影子掩蔽了麼？爲什麼人的路上如此的黑漆一團啊？黑漆一團的幽暗，反在那裏懇切地要求光明快來照耀呢！土匪遍神州，軍閥滿中華，人心腐潰，

正義淪亡；錦繡的河山啊，你也被罪惡蒙蔽了！強鄰如虎，餓敵如鷹，牙齒淋熱血，利爪夾殘膚；中華的歷史啊，你也被腥臭血污所掩蓋了！痛苦啊痛苦，因為人自侮，所以被人侮，人自欺，所以被人欺，人自蔽，所以被人蔽，人自殺，所以被人殺！一國的人不講立人格，人格墮落，國家危亡。路上的人擾擾攘攘地，呼喊說：『我不是賊啊！我不是強盜土匪啊！我不得已而綁票啊！我不得已而賣國啊！外國的錢我已放在衣袋裏了，國却還沒有賣絕啊！』一片喊聲，要掩蔽的愈加彰顯，要彰顯的愈加掩蔽了！

靜！靜！惡不可掩，善亦不可掩。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鹽失所以然，尚有何用，便要撇在路上，踏在人的脚下。』人格是鹽，不能失却所以然。耶穌的意思是要人將善的光去破除惡的黑暗，將善的鹽，去保全人，不使人因惡而腐敗。假使有人站在基督徒面前說：『人生乏味，人生乏味，』基督徒豈不要說：『不然，人生有意義，耶穌的人生是善消滅惡的人生？』誠能以善勝惡，使惡人

因善而去惡，得善而爲善，基督徒豈不真正是鹽麼？又假使有人坐在基督徒面前說：『與基督徒交最乏味。不但乏味，有時還聞其惡臭。』那末基督徒要怎樣答覆呢？豈不是鹽失了所以然，被人踐踏在脚下麼？人格是鹽，鹽是人格的意義；有耶穌的門徒與人薰習幾何日，幾何月，幾何年，而所與的人，依然不見人生的意義，豈不是鹽失了鹽的所以然麼？鹽是人格的影響，人格所感，人必受其善影響，猶之鹽加入物中，物與鹽合，定然要含帶鹽滋味。鹽到物中，物得顯其本味，因爲鹽自有味，不但使物得鹽味，而且更使物得自顯其個體原有的滋味。如此，鹽能自顯，更能使物得之而自顯。人格感化人，亦如此；人能自啓，便能啓人；人能正大光明地自現人格，亦必能感動他人，使其自現人格。耶穌要門徒爲世上的鹽，因爲耶穌要門徒發展個性，實現人格，居住行動在一切人間，使同類得以薰染人生的意味。掛名教籍的，非必盡是耶穌的門徒，因爲洗禮聖餐禮拜謳歌不能使人成耶穌的門徒。有鹽味的是門徒，沒有鹽味的不是門徒。是鹽不怕世人嘗，

非鹽只怕世人知。人格發展，有鹽在焉；人格墮落，鹽失性焉。聽其言也，嘗其鹽味，人焉廋哉！

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人不燃燈於覆斗之下，乃要將燈放在燈臺上，光照一室的人們。』定遠近，明險夷，顯五色，陳美麗，分位置，決名分，燭照人事，區別關係，一切人世的進步，莫不有賴於光。有光然後人類可以就安離危，出死入生，轉夜爲晝，見幽知微。有光然後有文章，有經綸，有男女之別，長幼之序，人獸之隔，文化之進展。有光然後有生命。物有光則物性盡，人發光則人性顯。人的光是道德的光，人格的光。然而光自燭，鑽自煎，竭人自己的能力，奔赴高標，像臘燭的自己消融，燈油的自己枯涸，然後人格始能昭然，無所隱藏。人格是光，因爲人格是集力於中，散光於外的生命。人愈將自己給人，便愈因犧牲而發展自己。假使人但保藏自己，像燃燈放在覆斗底下，那末瞬息之頃，火必要熄，光必要滅了。做人是做人，必須要有清楚的宗旨，寧有膏火自煎的痛苦，決無支離其德

的道理。約翰福音書裏說：『因了他（耶穌）生命乃得有存在，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依然照燭在闇裏，因為黑闇從未將他滅熄了。』（註三）又說：『光到世上來，然而人因行惡，愛黑闇過於愛光明。因為行惡的人憎惡光，不要到光裏來，恐怕他的行為被揭露。但是以真理為生的人要到光裏來，顯明他是依賴上帝而行的』（註四）人格進展，生命乃擴大；生命擴大，光輝乃溢射。黑闇拒光，光決不受損失，因為黑闇愈拒光，光便愈炫耀。孔丘是光，他的同胞拒絕他，胡亂地解釋他，他却照耀着。他有人格，雖受攻擊，何傷於日月之明？墨翟是光，他的同胞拒絕他，直到如今纔有人看見他的光明。他有人格，摩頂放踵，百折不回，雖然隱匿在雲霧中二千餘年，亦何傷於日月之明？耶穌是奇麗的靈光，被逐於拿撒拉，被逮於耶路撒冷，被殺於各各他，雖然身體死，至今精神在，永久有榮耀的光輝。耶穌說：『你們是光。』光是永不磨滅的，有人格的光的人，因此赫煜炳灼，有無盡的生命。

耶穌說：『你們的光必要在人中間燃照着，使人見你們的善行，稱讚你們在天的父。』上帝有無，誰能知道呢？祇有努力行善，開拓人格的人能知道！他們努力直前，過一高峯，又有一高峯在面前的雲光裏矗立着，越一崇嶺，又有一崇嶺在面前煙霧裏橫亘着；他們便知道生命無盡藏，人格無盡藏，也便認識了無盡藏的生命人格之本原。人有光，乃知上帝是真光！上帝的善德，誰能了解呢？祇有努力行善，擴展人格的人能了解！雞犬不能表明人的道德文章，因為雞犬沒有人的道德文章。退後而返顧，人但能見已破的瓦甌，不能看見剛起的太陽；在人之下的禽獸裏，沒有上帝存在清楚的憑據；在惡人的心懷，也沒有上帝存在確切的見證。然而愛上帝的人努力向前，人必見他的善行；人見了他的善行，若亦奮起直追，便可將榮耀歸於上帝。人格燃燒着，愈燒愈明，火星亂迸，使旁觀的人，因受延燒，也發人格的光輝。人不能自己無善而見他人的善，不能自己無人格而欣賞他人的人格。見他人的善行而能稱讚上帝的人，是有希望的。世上

的人，人人是有希望的，人人可以爲上帝子女的。世上的惡，沒有世上的善，決無施行的力量。惡的本身，絕無勢力！強盜對於強盜不忠信，劫奪的惡，便不能生。

軍閥對於軍閥不互助，攘地爭權，殺人民，害國家的罪惡，便不能生。惡人無朋

友，安能移寸步？竊賊無助手，安能得躲藏？上帝的子女，誠能以善化人，使惡人

轉其忠信，不助惡而爲善，上帝豈不因此而益彰顯他的聖德麼？人格無言，其聲

嘹亮，善人不誇，其德莫隱。自誇的人，不有光輝，不過黑夜中夢囈罷了。自吹法

螺，自貼廣告，是做生意，不是做人；做生意用此種方法極正當，做人用此種方法便

是自己賣自己，頭上插標，祇能引起人的憐憫心罷了！教員某與他的學生開茶

話會，忽欲觀察學生的志向，便請他們各扮自己希望要得的銅像。學生欣然從

之，或作怒目狀，或作莊嚴狀，或作支頤思想狀，或立而按劍，作不可欺狀，或坐而垂

眉，作入空想狀。然而忸怩餒縮，都不入神。教員自起而爲狀，亦不滿意，便嘆息

道：『這是我的過失。我使你們未立正業而先思報酬，未建人格而便扮偉人，目

標既誤，心術復偏，安得有善果？』自誇的人，豈不也是不立功勳，先想爲自己造銅像的妄人麼？光自照，膏自煎，人自爲人。假使人舍開拓人格的努力，而別立宗旨，心術偏邪，他的光一定就消滅了！是光外射，非光內鑠，外射光明，內鑠光熄，是光是光，外射而已。

耶穌說：『你們是山上的城。山上的城，不能隱匿。耶穌生在伯利恆，在衆

山中。耶穌長在拿撒拉，十二歲就到耶路撒冷去守節，深知山上的城有什麼高出雲霞的氣概。拿撒拉城是建在山嶺陽面，東南傾的山坡上的。城市背山，山在其西，聳出海平線之一千五百呎，高過其南的伊斯戛倫平原足一千呎。出城而登山，可以撥遊雲，資曠望，看見巴勒斯登中部，古聖賢，古豪傑馳騁爭角的遺跡。山的西北，崇嶺縈帶，離拿撒拉五哩，隱約可見的是希律安提帕的都城散復里斯，也是加利利最有勢力的軍事中心。山的西方，是碧波無際，雲光蕩漾，希臘羅馬埃及腓尼基人民相遇相接，交戰通商蕩舟揚帆，相與駛逐的地中海。山與

海之間，有青青的奇峯聳起的是迦密山，山勢下崩而延入伊斯裏倫平原，崗嶺起伏，極盡雄偉。引領眺望，足以想見女先知底波拉及提比亞人以利亞的奇功偉蹟，浩然而仰瞻上帝的威嚴，民族的光榮。轉而向東南，一帶高原，拱呈吉破山，掃羅曾戰死於此，不過從前的煙塵血污，已經消滅於清澈的晴光之中了。過此則撒馬利亞的羣山，羣山中的伊勃耳山隱約可指。山的東面，波光灩灩的是加利利海，突拱而起，騰躍而上的是吉里與嘎倫的高原。山的東，高原的西，夾峙於其間而其頂圓，其頭童的是泰卜山，俯而下矚，便是埃及及巴比崙交通必經的康莊大道，直透巴勒斯頓的胸懷而為兩大古國必爭的要衝。拿撒拉的西南復有數路，為埃及與腓尼基中間的要道，沿地中海迤邐而旁出與拿撒拉相連。山的北面，巋然高矗，儼然橫亘，雪滿巔而勢巍峨的是加利利高原漸上漸禿的黑門山。耶穌說：『你們是山上的城』的時候，不是空口虛談，乃是發揮有親切的經驗為背景的深論。山上的城不可隱，山下的人不可欺。固然。然而山上的城，仰瞻

羣峯，俯矚大地，歷史的遺蹟，國家的思想，民族的文明，亦莫不歷歷在目，轉轉在心，足以使登臨的人，憂喜攻於中而感慨係之。人的人格，猶之山上的城，自己不能隱，必爲他人看見；他人亦不能隱，因爲凡經山下的路，與山上的城有關係的人，莫不因此畢現，無所逃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則山上的城，不是代表高尚的人格麼？『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山上的城，豈沒有廣覽博見，包羅廣大的可能麼？人格愈高愈難隱，人格愈上愈多見，有志的人，當詠杜甫詩以自期說：『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註五）

耶穌十二歲的時候，隨着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守節，當時他定然遠望山上的神京，發生很熱烈的愛國心。他隨父母離拿撒拉，先向東南行，經過巴勒斯頓中部的大路，西行而達約但河岸，轉向南行，共四日而到耶利哥。從耶利哥，他們背着約但河谷中的暖草晴花，蒼鬱黛綠的低壑，冒盜穴的危險，登禿頂的亂山，穿猶太的曠野，直上四千呎，以達耶路撒冷。他們經過伯大尼，度橄欖山的南坡，遙望

耶路撒冷，仰首而高瞻，低頭而祈禱，心中滿了悲喜憂樂混合的虔誠。進羊門，入聖殿，——山上有耶路撒冷，城中有上帝的廟堂！山上的城，是耶穌的家鄉；山上的城，是耶穌的國都；山上的城，是耶穌的上帝彰顯榮耀的中心。山上的城，在於耶穌，是愛家愛國愛同類的愛心示現。人應當做山上的城，而竟有時城崩牆塌，變為衰草斜陽，鼯鼠狐兔出沒的荒墟。耶穌對此乃有莫大的悲哀。他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殺先知，砍奉遣的人；我常要聚集你的子女，像母雞展翅覆蓋眾雛一樣，而你不願意。如今我不能管你了。』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山上城崩，其遺跡荒墟，銅駝荆棘，也是不能隱藏的。（註六）

耶穌自啓，所以能夠指示人的可能，上帝的慈愛。摩西在曠野裏舉銅蛇，人子也要如此被人舉起來；人子被人舉起來，然後能引許多人到他那裏去。（註七）耶穌的門徒亦當作自啓的生活，因為非此無以自全，無以啓發他人，無以為同胞的先覺，無以創造人的信仰，無以表彰無量愛的上帝。人到自啓，方能自盡其性。

發展其人格；人格得發展，那末，事事都可發展了。中庸裏說：『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大學裏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人能自盡其性，然後能幫他人盡其性；人能自明其明德，然後能助他人明其明德；人能自啓，然後能以上帝示於人，能助他人自啓其人性。我不信人，人怎能信我？我寧信人而受虧損，永不失望，那末人羣裏纔有信用發生。我寧將自己託付同胞，雖然失敗，亦不失望，那末社會纔會有交相託付的生活。中國人不皆是敗類，而人人相觸，必生疑忌；因此善人惡人莫不各作人格表顯的保留。一人猜忌，一國人猜忌，日積月累，國必爲此而滅亡。甲遇乙，假裝陰詐；乙遇丙，僞作苛刻；一人如此，人人如此，中國之大，幾乎兩人相遇，便是虛文。中國的罪惡，果然是這樣滿溢麼？還是善人惡人，雜沓紛紛，都帶上了可怕的面具，而彼此恫嚇麼？爲今之計，要救同胞，要救國家，莫如有人決志自啓，努力相信人，努力交託人。不信同胞，無人能信上帝，不信上帝，無人能信自己。上帝信人，信人，然後人能認識上帝。

上帝自啓，啓於耶穌，啓於先知聖賢，啓於人，啓於我，我乃必須自啓而自全。存心深刻的人是最愚，最淺陋，最卑狹的人，因爲他萬不能得良友，萬不能啓發他人的信心。人的生命不能透射到他人格裏，他的人格也不能透射到人的生命裏。人我隔絕，性靈枯涸，雖自詡爲高明，而其實已是卑鄙了！直如矢，可貫的，曲如鈎，但自刺，上帝的子女，應知何去何從，直前而不疑了。

第四章 創新主義

經訓……不要設想我來廢棄成法或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棄，乃是要實

行。因爲我告訴你們，天地悠久，法必有待於遵行，一點一橫都不能撇棄。因此無論何人輕視誠律中最小一條，且教他人亦如此行，他在天國裏的地位是最低的；但是無論何人遵行誠律，且教他人亦如此行，他必在天國裏佔高位。因爲我告訴你們，你們的正義若不遠超於文士

與法利賽人的正義，你們終且不能進天國。馬太福音書第五章
十七至二十節

耶穌認識自己，認識人，所以希望人爲鹽，爲光，爲山上的危城。他知道人人有通性；有快樂，不能自容，必要去告訴他人；有憂愁，亦不能自寂，必要去告訴他人。牧人得亡羊，擗在肩頭，歡喜歌唱，要他的鄰人和他樂一番。婦人得亡銀，告訴左右鄰，要人與她同快樂。父得蕩子，使他洗刷而衣華衣，蹈彩履，戴指環，盛筵而爲樂，希望守成之子同快愉，不能得，父於是乎傷心了。耶穌有重憂，門徒不能共

此憂他就責門徒說：『那末你們不能與我一同做醒片刻麼？』（註一）又自顧孤零，慨然嘆息說：『時辰到了——現在已經到了！你們要散歸家鄉，遺我獨在。但是我並不孤獨，因為父是與我同在的。』（註二）耶穌知道人有什麼便要將什麼與他人共受而同享，因為如此做，人的痛苦可以減，人的快樂可以增，人的艱難可以容易擔當，人的事業可以容易建立，人的人格可以進展，人的生活可以得到滿意的函義。耶穌如此認識人，故稱門徒為朋友，并且更為朋友舍生命。人不認識耶穌，所以分為黨派，裂為家數，隔為階級，祇求自己團體的欣賞，不管團體以外的抗拒。人有小團體，使自己實現特殊的個體，使社會建立各類的事業，是應當的，必要的；然而將小團體為自己的牢獄，禁錮自己使不得與人類全體相往還，相呼應，是最不應當的。人在小團體中有懇切的自啓，因為人人如此自啓，個人便更易自啓了。為此，人必須有家，必須有國，必須有種種的團體。不過人性不可量，萬不可以固定其限制；人的自啓，不但是對於朋友呈露此心，亦且對於寇讎，呈露此

心，使寇讎看透彼我之間，同有可貴而不能磨滅的通性，轉而變憎惡爲戀愛。耶蘇問門徒說：『人說人子是誰？』門徒說：『或說是施洗的約翰，或說是以利亞，或說是耶利米，或說是先知之一。』耶蘇說：『但你們說我是誰？』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永生上帝之子。』如此，耶蘇的小團體，把他認得最親切，耶蘇的大團體，雖不免畸側之病，亦未嘗不有親切的見解。因爲耶蘇的人格，包容廣大，像約翰，也像以利亞，像耶利米，也像任何一位先知。他有約翰的剛毅，以利亞的膽識，耶利米的熱情，以賽亞的尊嚴，包容衆聖，自爲上帝之子。人能自啓，他人究能審斷，雖不中，亦離鵠不遠，真正的人格，萬無可隱。

耶蘇認識人，故主張自啓。同樣，耶蘇認識人，故主張創新。息息的自啓，卽是息息的創新。人有好奇好新的本性；好奇是愛異，好新亦是愛異。日日饜梁肉，則見園蔬而好之；日日居宮室，則見草廬而樂之；日日入市廛，則見山林而戀之。舊物無論如何美，終不如新物的醒目而悅心。人的所以愛冒險，亦因此故。

大凡性情體魄健全的人，情有所激蕩，志有所奔躍，必要背舊取新，舍恆就奇。這等人是人類的光，人類的希望，也是人類的禍，人類的危險。人愛自新，所以每進一步，必自以為奇，因為從前所未知，今乃知其在此，從前所未有，今乃見其有。李廣黑夜疑虎而發矢，箭羽沒石，自以為大奇，因為他從沒有知道自已竟會達到箭穿磐石的本領。門徒奉名宣揚天國，居然能驅鬼治病，以為大奇，因為他們從來不知自己能做耶穌所做的偉蹟。人的自奇在於進，不在於退。不但如此，人對同類亦好奇，對異性亦好奇，對萬物亦好奇。人好奇，然後有問題，有問題，然後有創作，有創作，然後有人格，有家國，有文化，有世界。然而好奇的意義，是在於自見自啓，好奇的危險，是在於越境而入死亡。好奇心所要求的是平淡中有新異，日常生活中有兔起鶻落的變化。有好奇心的人，不會做僧侶，做僧侶，必做嗜葷縱酒的魯智深！有好奇心的人，不會做天神，做天神，必做偷蟠桃，鬧天宮，打翻八卦爐的孫悟空。然而魯智深殺人，孫悟空放心，必非人類的幸事。人類必須戒殺人，

必須收放心。今日愛學詩，明日棄詩而學律；今日愛學律，明日棄律而學書；今日愛學書，明日棄書學劍；日日換新事，尙有新事可成麼？因此好奇心，必要有方向，必要有恆志，必要像江河的夾在兩岸之中，奔流到海而入無量的波濤。今日愛一女，明日棄而另愛一女；今日從一夫，明日撇而另從一夫，忠信失墜，人格墮落，新則新了，尙有新生活深切濃厚的真情麼？因此好奇心，必要輔之以忠，持之以德，不自殺而殺人，不殺人而自殺，萬不能潰堤塘，衝壩岸，而爲洪水的泛濫。人有好新好奇的性子，必有好新好奇的意義。在耶穌看來，好新好奇的意義是在人格直前的創新，不是旁潰側溢，毀壞價值的棄舊。創新是創新，不是棄舊；棄舊是棄舊，不是創新。創新棄舊是截然的兩件事。創新的生命，在現在一息中，包含一切舊，翻騰而前，以致一切舊的價值，應得保存的，都在行程之內，與從未曾有的新並陳而同現。永存的現在，包藏數千萬年的歷史，也湧起數千萬年所未有的新生命。漸演漸進，舊而不適於生的元素，猶之紅鱸點雪，自會在新而適於生的元

素裏消滅了。

因此耶穌說：『不要設想我來廢棄成法或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棄，乃是要實行。因為我告訴你們，天長地久，法必有待於遵行，果是法，則一點一橫都不能撇棄。』人類演進，好似建大廈，堂基是已經奠定了。人類數千年的經驗，聖賢數千年教訓，豈不能立定人的脚跟麼？先知先覺奠堂構的根基，以忠信爲礎石，以貞孝爲牆基，以誠實爲基地，以仁義爲『水門汀』，以禮讓廉恥爲鐵榦，以知勇恭毅爲磚土。假使到了我們手裏，人變了猢猻，衣冠翩翩然，更有聰明，言語囂囂然，更有妙悟，一定要把一塊一塊的舊方磚掘起來，一根一根的舊鐵骨取出來，重新造過，那末請問人生安心立命的境界，到幾時纔能建立呢？假使把破門窗，舊雕梁除去還不夠，定要澆上洋油，一把火將祖宗的遺產燒乾淨，那末試問建造新堂構的材料在那裏，奠立新根基的磐石在那裏呢？世界上沒有新生命，不是從舊道德裏生出來的！祖宗教我們不要做賊，不要偷東西，我們說不然，偷偷東西

亦無妨，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人羣裏還有規則麼？還有生活麼？不會人人做偷兒麼？祖宗教我們孝，我們偏要非孝；因為獼猴不會，因要兒子而有兒子，所以求神拜佛延醫服藥，要求生命自延的人們，都被獼猴一手遮掩了。因為獼猴不會感激淋漓地孝順老獼猴，所以從古以來的孝子，都變了知識，不能望獼猴項背的愚夫了。天演進化，變了人演退化，人人愛國而儘力傾覆國家，人人愛同胞而儘力教同胞做禽獸。可憐的人啊，獼猴不要四足爬，纔能得了做獼猴的資格；人類不要做獼猴，纔能得了做人的資格……你倒竟羨豔那些一絲不挂，赤裸裸的禽獸，是具什麼心腸的啊！在創新的永存現在中，忠義節孝，都有擴大意義的必要，斷無消滅價值的可能。忠義節孝是人生的表演，人生達到更高的人格，當然要使忠義節孝得擴大的意義，使這意義與人生不相背而相全。忠是合理的忠，義是合理的義，節孝是合理的節孝。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啊！

創新是生命息息新。生命息息新的能力，是繼續前進的能力。古人發揮

的是這個力量，今人發揮的也是這個力量。天演是人的訓練，人爲也是人的訓練。生命受訓練，然後乃能有進步。未婚夫死，女子決志爲貞女，或殉節，或守節，視死如歸，至死不變，是古人發揮的力量。今人決不應當爲貞女，却不能夠失掉貞女人格的精神。父母有病，兒子持刀割股，煎湯而進，看父母像天神，看自己像庶物，視死如歸，至死不變，是古之庸人發揮的力量。今人決不應當做這樣的孝子，却不該失却這樣的孝子人格的精神。要自全的是人，而有時不肯自全；求社會自全的是人，而有時因此舍性命。貞女不足學，然而貞女明知快樂的福不願享，明知痛苦的事決意做；在平時何常不樂其樂，而利其利，一到人格上發生問題，乃能依照她最高的見解而擇應走的道路。現在的人能這樣做麼？愚孝不足道；然而愚孝的人，明知自衛而不衛，明知自苦而受苦；在平時未嘗不嬉笑晏樂，而一到人格上發生問題的時候，乃能依照最高的見解而擇應盡的本分。現在的人能這樣做麼？禮教，儘可打得如齋粉，道德，儘可看得像糟粕。塵垢粃糠，儘可

以陶鑄堯舜。然而沒有這種見利不趨，見難不避，見生不欲，見死不懼的精神，國家決不能存，社會決不能安，人生決不能得意義，生命決不能得創新！生命息新，生力息息前；天長地久，悠遠無疆，道德的精神是永遠不廢的江河。

耶穌說：『無論何人輕視誠律中最小的一條，且教他人亦如此行，他在天國裏的地位是最低的；但是無論何人遵行誠律，且教他人亦如此行，他必在天國裏佔高位。』人格的容量大，可以載着舊道德，舊歷史而前，所載愈多，那末所創亦愈多，亦愈新。這樣的人在天國裏佔高位，因為容量大。人格的容量小，所載的小，或當載的不載，或不當載的載，於是不足以創新。這樣的人在天國裏佔卑位，因為容量小。天地一大積蓄，人類亦一大積蓄，積蓄厚，然後創新易。時代有轉向的新紀元，然而所轉的是向，所不改的是力。向轉得好，力便愈大愈澎漲；向轉得不好，力便受窒礙了。今我中國積數千年的力量，奔流直下，外遇強鄰，如突兀崛起的橫山，內有罪惡，如低沉淹落的沙堤，乃有不得不轉向之勢，以求正當的出

路；當此之時，豈不應該人人自奮，不但開鑿當路的橫山，亦且建築移向的壩岸麼？能開鑿，能建築，那末五千年的歷史便可進入新歷史了！四萬萬的人民便可

進入新生命了！天地一大積蓄，就是人的積蓄，所以人要把天地裝到知識的口

袋裏，以便一件一件的拿出來創造新生命。人類一大積蓄，所以人要學通中外，

識貫古今，將人類發現的寶藏，抱在懷間，種在血裏，以致在前進行程中，得以循序

而創造新生命。「水之積也愈厚，則其載舟也愈力；人之積也愈多，則其創新

也愈廣。如此，假使人不努力而為科學家，哲學家，政治家，美術家，商業家，工藝家，

宗教家，得深經驗，深學術，深道德，使人格擴展其容量，而徒囂囂然，逞情感的所至

而虛言救國救國，就能濟事了麼？情感是可寶的，未嘗不可用，然而徒逞情感，猶

之淺水的泥鱗，豈能便致雷霆煙雨麼？除舊易，創新難；除舊是破壞，創新是建設；

破壞的人，盈千而累萬，建設的人，正是鳳的毛，麟的角，真不容易見呢！輕視誠律

而教人亦如此行的人，天國裏果然也有他的地位，不過地位是卑的。佔卑位，不

免濟濟踏踏地，人太多了！然而佔卑位尙好，無位可佔，却不好了！耶穌說：『有的人更要加給他，使他所有的豐足而贏餘；沒有的人，連他所有的，且要被奪去了。』（註三）

耶穌說：『我告訴你們，你們的正義，若不遠超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正義，你們終且不能進天國。』法利賽人的正義是靜的；耶穌的正義是動的。法利賽人的正義是固守的；耶穌的正義是力行的。法利賽人的正義是注重滯定的儀式的；耶穌的正義是注重前進的人生的。法利賽人的正義是自是而輕人的；耶穌的正義是自啓而尊人的。法利賽人的正義，面向背後的摩西，是退後的；耶穌的正義，面向前行的上帝，是進步的。法利賽人的正義是載在經典上的；耶穌的正義是顯於人格裏的。法利賽人的正義是建造在威權上的；耶穌的正義是發於理性中的。法利賽人的正義必須解釋上作解釋，人猶且不能了解；耶穌的正義祇須經驗上得意義，無論何人，都可以了解。法利賽人的正義是遺傳的結習，

耶穌的正義是生命的開展。法利賽人的正義是先天的虛想，耶穌的正義是當前的事實。總而言之，法利賽人的正義是頑舊的，耶穌的正義是創新的。頑舊者殫而絕，創新者變而生。天國是發展的人格，是前行的精神生活，是努力創新的人神合作；因此人的「正義，若不遠超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正義，你們終且不能進天國。」歷史所載，法利賽人未嘗不愛國，未嘗不愛上帝，未嘗不竭智殫力遵守一字一句的誠律。如此循規蹈矩，畫地爲牢的苦行，耶穌爲什麼要反對呢？無他，祇因他們藉此壓迫人生。耶穌在自己人格開展的進程裏，發明上帝的意義，也發明人生的意義；深覺古時的成法，雖表示人格前傾的能力，却已狹窄不復適宜，必須由創新而得成全。又深覺得創新的中心在於人格，便慷慨激昂地說：「古人如此說，古人如彼說，皆不足，皆不全，……但是我告訴你們，當如此，當如此。」人能動而前，那末雖然載着數千年的歷史不爲重，因爲歷史是生命的活元素，不是背在肩頭的擔負。人若靜而固守，那末雖祇短期的舊史蹟，亦必要變爲

壓在肩上的重軛。人能動而前，那末從前未有的新經驗，新觀念，新學問，新能力可以一一湧起來。人生因此有所加。人而不前，那末不但無所加，甚且有所減，所減的不是形式，乃是前人創業的精神。有所加，則創新，有新生命；無所加，甚且減而削，生命受窒礙，人生便失却意義。在今日的世界，國家歸然自立的人民，莫不有新發明，新貢獻。有新發明者適而存，無新貢獻者退而危。中國有識的人，莫不要對世界作一番貢獻，使東西各國有以知中國文化勢力的雄偉，成蹟的渾厚。然而單有舊文化，沒有新發明，則非但不能激起各國的尊敬，而且無以表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希臘古代哲學家，藝術家，政治家，人才輩出，卓犖奇偉，而今祇有拜倫唱着哀希臘歌，子孫們好像再也超不過祖宗的陳蹟了。子孫不爭氣，祖宗不足誇，因為祇有好子孫，纔能榮宗耀祖，為祖國的光華。子孫有高潔的人格，有無畏的進取，有努力的新發明，纔不愧祖宗發見的人生的意義。祖宗的文化，賴子孫而光昌，子孫不創新，祖宗的文化也便白白的糟塌了！法利賽人是侮辱

祖宗文化的；人的正義，若不遠超於他們的正義，終且不能進天國。

創新一切，必先創新人。人自創，所以能創造文化。上帝自創而創造宇宙，

人類自創而創造文化。從人的心窩裏，浩浩蕩蕩地流出科學，哲學，美藝，宗教，政

治，工商，倫常，禮樂，一切真善美來。人的事沒有一件不在變遷中。人所持而變

如不變者，僅人的愛變性而已；人所拓而新如未新者，僅人的創新力而已！守舊

者，不易創新；頑固者，不能創新。所以耶穌說：『沒有人將未縮的布補舊衣服；若

或補之，新布縮而綻裂，衣服的破碎必更甚。沒有人傾新酒在舊的皮酒囊裏的；

若或傾之，酒力猛，皮囊裂，囊碎而酒亦迸流了。新酒必須傾注於新皮囊裏的。』

（註四）這樣看來，人必先有新容量，而後可以事創新；不然，轉瞬之間，手未舉而力

已疲，足未投而氣已竭，未免太勞苦了！保羅說：『你們必須取一個新態度，穿上

依上帝形像而造的新自我。』（註五）又說：『你們不當互相欺誑。因為你們已經

撇棄舊我與他（舊我）的方法，穿上依照創造者的形像而新造的新我，以致可以

充分地認識他。」（註六）有新人，然後有新世界。先知的啓示說：「其時我見新天新地，因爲原有的天地過去了，海也沒有了。我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上上帝那裏降下來。……我聽見寶座上有大聲說，看啊！上帝與人同居住，他的廬舍在人間。人要做上帝的子民，上帝要與他們同在，爲他們拭乾了眼淚。那時節更沒有死亡，沒有憂傷，哭泣，與痛苦。舊的世界過去了。坐在寶座上的他就說，看哪，我使一切更新了。」（註七）

第五章 同胞主義

經訓……你們聽見人向古人說：『你不可殺人，』『殺人的必要受刑審。』

但是我告訴你們，人向弟兄震怒，必要受刑審，人輕蔑詆毀他的弟兄，必要受議會的庭審，人稱弟兄『受詛的下愚，』必要不免於火坑。因此你獻禮物在祭壇上的時候，若記憶你有弟兄結怨於你，你就當遺留禮物在壇上，去與弟兄修好，然後回來再獻你的禮物。你和你的對敵走到法庭裏去的時候，在路上就要趕緊與他和息，否則他要將你交給法官，法官將你交給役隸，你就下了牢獄了。我告訴你，若有釐毫未償清，

你終不得釋出來。

馬太福音書第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六節

本題未啓之前，請注意登山寶訓的分章。馬太福音書第五章一至二十節，

可說是耶穌人生哲學的總論；第五章二十一節至四十八節，可說是耶穌的倫理學，第六章全可說是耶穌的宗教學，第七章全可說是耶穌處世的實踐論，就是他

人生哲學的結論。耶穌倫理學的要綱，祇有一點，就是尊重人格。將這一點推放到人人的關係上，則人對於同胞當尊敬，當和睦；男女之間當有忠貞，當有節義；言行當符，當用善意志戰勝惡，當愛國，愛同類，愛仇敵，當希聖，希賢，希上帝。耶穌宗教學的要綱，也祇有一點，就是尊重上帝。尊重上帝，就是尊重上帝的人格。堆放這箇意思，那末從博施濟衆的虔誠起，到要求天國的虔誠止，其間潛修，祈禱，禁食，獻身，與精神自由的發展，莫不顯出人神正義的關係。至於耶穌處世的教訓，也祇有一點，就是人爲着發展而努力直前。努力直前的人，知忠，知恕，知進取，知進窄門。如此，好樹便結善果，屋子便建在磐石上了。這樣看來，耶穌的人生哲學不過是布帛菽粟的議論，並沒有艱深文飾的奇談。人可以一世不嘗人蔭的滋味，却不可以一日不飲水而飯蔬。孔子的道理與耶穌的道理，所有的同點，即在此平淡實踐，重人倫，尊德性的淺顯上。其實至淺易的事，至不易爲，至平淡的事，至要努力！天地的現象最繁複，宇宙的方法最整齊，萬物的形態最雜沓，天

然的律令最簡單。中庸裏的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說：『仁者人也。』從人而推，所以先聖與耶穌教主做的都是本諸身的工夫，都能夠『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而人類的需要，正不過是言，行，動而已。

倫理學上講行爲，或重動機，或重效率，或二者並重。中國的儒家側重動機，墨家側重效率。大學、中庸都講『誠』的意義，因爲『其心正，則不令而行。』『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視的是動機，指的是動機，是從客觀方面看動機的精闢之論。『相爾在室，尙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敬是動機的汽制，信是動機的槓杆，是從主觀方面看動機的獨見之言。這不是說儒家不重效率，特因儒家側重動機，所以儒家皆從正心誠意，尊德性，致良知等事上做工夫。并且因此容易與老佛雜居，而不受過大的損失。墨家持客觀態度，所以墨子言利。孔子罕言利，孟子說：『何必曰利，』儒家大概以爲『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然而墨子要從客觀方面看事實，動機好不好，並沒有證據；因此人祇好從兼相愛，交相利，有效率的行爲去推想動機的好不好。（註一）在墨子看，義與利毫無分別，所以說，『義，利也；』政與利，也沒有分別，所以說，『義者，政也。』孔墨都尚賢，而墨子取人，全仗利，亦全仗行爲的效果。尚賢上篇裏說：『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爲政要『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人要富貴親近，高位而居，厚爵而顯，就先要有義。義就是利，要有義，先要有兼相愛，交相利的行爲。有愛利的行爲者，舉而賞之，不然者，黜而罰之。這樣看來，墨家的客觀態度，幾乎與動機主義完全脫離了關係。耶穌則有異乎儒墨，亦正同乎儒墨。耶穌與儒異，與墨同，因爲他極注重效果。見果知樹，是耶穌的倫理標準。（註二）耶穌的實驗主義，在本書第十七章中詳細論列，茲不重提。至於耶穌與儒同，與墨異的地方，就是他的主觀的動機觀念。儒主誠意，耶穌亦主誠意，儒主正心，耶穌也主正心。（註三）大

學裏說：『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耶穌說：『心中對於弟兄懷忿的人，必要受刑審。』中庸裏說：『誠於中，形於外；』耶穌說：『充諸心，溢諸口。』（註四）人看自己，有直接的主觀的判斷，自當謹慎，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看他人，人當取客觀態度，察言觀色，從行爲的效果而判斷是非。動機是直接經驗到的，效果是間接經驗到的；側重一端，則二者便不容易發生延續的關係，因此人的審斷自己，當由動機而定效率對於自己的價值；審斷他人，當由效率而決動機對於事實的關係。動機正，效率不必正；效率正，動機不必正。假使二者之間沒有延綿互貫的同性，善惡的判斷，便極不易公平了。側重動機的判斷，必然以動機可以測爲立論之點，而側重效率的判斷，必然以效率可以恃爲立足之地。若說動機可知，效率不可知；效率可計，動機不可計，或專持主觀態度，或專持客觀態度，那末判斷就不免倚毗之病了。常人觀察人，並不專持客觀態度，亦並不專持主觀態度。聽其言，觀其行，察其眸子，就說此人胸中正，彼人胸中不正，難道必然差訛

的麼？若能十不失一二，也可算得好的觀察法了。若說但看效率，不論動機，就足斷定人的行爲，那末鮑叔不該薦管仲，耶穌不當信三次否認他的彼得了。理知不足，輔之以識鑑，觀察不足，佐之以直覺，理知識鑑，觀察直覺，都是人心上事，萬不可以偏廢。其實偏廢者皆係理想家，並用者皆係實行家，理想家而行事，亦未嘗不合主觀客觀的指示而兼用。可是觀察效率，平易妥當，常人都能做。推求動機，艱難危險，祇有識鑑高明的人，纔可下比較公平的評斷。所以耶穌教人自察動機，以致可以慎其所發。更教人用效率的標準測量他人，審度他人。足履聖地，自當步步恭慎而寬恕，與其失之苛刻，毋甯失之恢宏。不過審判他人，終帶着冒險性質，或以不平加於人，或招禍害加於己。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人當持耶穌的自啓主義，心廣胸曠，冒險地將赤心推到他人腹中去說，人是具同性的，一人能善，人人能善，祇要有信就是了！

古時希伯來人的成法，是宗教，也是習俗；是道德，也是法律。此種成法，藉宗

教的威權，作社會的裁判，由外鑠而限制人的行爲。古時社會祇有以法律習俗制裁行爲的方法，沒有人人以理想道德管理自心的方法。由前一法，則人皆受制於外力，由後一法，則人可以超外力而自制，由自制而自治，由自治其心而自治其國，由自治其國而得身體精神雙方的真自由。前一法持客觀的標準定效率，是人判人的方法；後一法是持主觀的覺悟，反射的理論，以定自我動機的當否，是自判的方法。人必達到自擇動機的覺悟，然後乃能自由實現人格，所以察動機，知自治，減少人羣外鑠的管理，加重個人內制的責任，乃是人類進化史上一大轉機。上古之世，人如童穉，但識驚外逐物，被物所制，不知內發舉心，因心造法。人漸進展，乃如成人，作反覆的思考，有自制的覺悟，於是乎人乃有清楚獨立的人格。耶穌從自己的經驗，深知人格的偉大，欲其進展，非有強固的自制不可。因此他說：『你們聽見人向古人說，『你不可殺人』，『殺人的必要受刑審』。但是我告訴你們，人向弟兄震怒，便必要受刑審。』『不可殺人』是外鑠的法律；『不向

弟兄含怒』是超法律的內心自定律。人若但受法律的限制，而不知自制，那末法律即無演進的可能，因為法律是人造作的，人不自進於自制自治自由之域，法律亦斷不能得更高的意義。耶穌自進，所以知道舊律有當除的必要，新律有產生的當然。摩西的時代過去了，耶穌的時代興起了。在耶穌的登山寶訓中，人清晰地聽見他說，『摩西的法律如此，是外壓的重軛，我的原理如此，是自啓的道路。』耶穌的倫理學以尊重人格爲總綱；耶穌的尊重人格，以人格由內心自啓自拓爲理由。

在此處，我要重言申明，耶穌來不是要廢除外鑱的法律，乃是要實行。實行的力，是人格中的自制力。人要進步，必先要自立行爲的原理，使法律與之不相背，然後依理而行，超乎繩墨之外。人的程度到了，一切古法，必須受人理性的審定，合者留，不合者去。當這時候，人便逢事立法，範圍自己的行爲，依法廢法，解放自己的行爲。法已存在，則雖爲人立，人必謹守之，如天經地義，凜凜不可犯。法

若當廢，則盡力持議，發正論，立正理，必由正路而達鵠的。有守法的人，然後有法治的國。人事龐雜，法治必須代人治；法律由人，法律必須得人民道德的維持。

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的本意，不是要人做機器，乃是要善人依道路而直行，惡人也依道路而直行，使一在法律之上，一在法律之下，不相妨礙。法律的本意，是使人可以有爲，不是使人因此而清靜無爲。善人立法，國有善法，法因此有賴於善人；善人守法，國乃法治，治因此有賴於善人；善人更法，國必更強，強因此有賴於善人！反是一國之中，立法的人壞法，執法的人枉法，守法的人犯法；法網破裂，人惡滔天，國本就搖撼了。

法律不足，人必要以精神生活補救之。法律所供給人的是一箇秩序，一個規則，一個懲例。簡單的社會，祇要有簡單的法律，複雜的社會，不免於複雜的法律。中國本是政簡民安的農國，民有法律，而不常越出法律範圍之外；治國只要刑法，不大要民法。譬如一部前清律例，已足應用，其餘的事，全賴民人的道德，社

會的習尚，士大夫的風節，聖賢人的教訓，去維繫護持。如今則不然，人事加繁了，法律也必須要加繁而更進了。不過無論如何，法律斷不能維持人格，必要人格去維持法律。法律及不到動機，而一切善惡無不從動機裏轉出來。祇有人自覺，自挺其力，自收其心，纔能有正直的動機，發正直的行爲。法律是機械的，祇有一個模型；能治惡人於犯罪之後，不能助善人於爲善之先。法律的應用是遲慢的，離動機至少須幾何日，至多要數十年。法律的網，無論如何密，總有漏洞可逃的，作惡的人，若不能圖逃於入網之後，仍可圖逃於網未下水之前。希伯來人的法律，是與宗教并合不分的，猶之剪刀一樣，雙鋒對合，當其衝的人，無不受其制裁。然而這種法律的宗教，宗教的法律，若不能助人發展人格，若不能在人的經驗上理性上通過，在耶穌看來，依舊是外鑠的，而不是人自定的。真正的法律與宗教，已成的必要由人重新估定而接納，未成的必要由人直接創造而遵行。單說不殺人，不能啓發人愛人的宏願，必要人自己因人格進展的指示，而肯定愛人的

事業，然後乃能不憎惡，不忿怒，而將自己開啓着，將生命分給人。

法律若不受人的估價與創立，人便不能肯定自己的人格；宗教到了時期若不受人的批評攻擊，闡發解釋；祇是一種迷信的制裁，人在其下，也不能夠肯定自己的人格。在宗教不受批評的國家裏，有識之士，都打破宗教的黑獄逃出來，詡詡然以無上帝無宗教爲榮譽。宗教不在人裏面作前傾的勢力，却要人在宗教的硬壳裏討氣悶的生活，其本身不但因此而消滅，即其外罩亦必漸自銷鑠。當此種宗教無可挽救之時，有識的人，必要先倡無宗教生活，繼尋主義理想等物來代替宗教生活。一國如此，鄰國或且受牠的影響。但看俄國怎樣影響中國，法國怎樣影響中國，就可證明此論的不謬了。從古迄今，宗教所持以制人的工具，不外乎神蹟，儀式，信念，祭司的神權等等物，都是舊時必需的標幟，今代不必需的徵象。祖宗死，子孫要檢點遺產，金珠可以保存着，朽木碎璧，應當燒燬的燒燬，拋棄的拋棄。宗教的本性，決然不是守舊的，宗教的形式，變了舊的皮酒囊，方纔帶

着守舊性。宗教是日日新的生活，是文化中獨一無二的創新精神！談宗教的人，往往說宗教與法律是不能常變的，變則價值不易於保存，人的信仰心不易於維繫。其實這種見解很有缺點。世上沒有一事一物不變的；也沒有一事一物截然粹然完全變新，一絲不帶舊元素的。人所以曉得有變，是因爲人常有新經驗；人所以曉得有新，是因爲所經驗的新與所經驗的舊有比較。人曉得變而新，也曉得不變而舊，並非因爲天地之間有不變者在，乃是因爲變化有程序，有軌道，有新起於前，舊托於後，舊的範圍積而大的緣故。宗教的變，是漸進有序的變，不是顛倒是非的搗亂。所謂守舊，實在是偏頗之論。不但如此，一到人覺悟後的文化，皆由人自啓自創，法律在其內，宗教在其內，一切都在其內，人便不肯讓法律宗教穩定不移，而法律宗教便欲守舊而不可得了。英國的憲法，漸起於成法，比較後進國的憲法爲鞏固；美國的憲法，發原於人民的製作，比較英國的國憲，便爲不鞏固。即此可見法可造，可改，可廢。宗教亦如此。不過人原有前趨的至誠

忠懇，本諸性，不可造。若說此卽宗教，那末宗教出於上帝，實無可造；若說宗教是信念，崇拜，禮儀，組織，神學，僧級等物的總結集，那末非人可造，便太奇了。在前古之世，法律宗教皆是習慣，可謂人羣在無意中，在必要時，努力的肯定。至於今世，人可清楚地創造了。人能肯定宗教上的信念與形式，然後可以脫出宗教的專制。人能脫出宗教的專制，然後乃能真切實在地有宗教。人能真切實在地有宗教，然後宗教方是內發的生命。宗教是內發的生命，然後人爲善，不是因爲愛得外入的賞賜，乃是因爲自啓的創新；人不爲惡，不是因爲懼當外入的刑罰，乃是因爲自由的努力。天堂地獄無所用，金門珠街無所施。人的人格於是乎乃見爲可貴。耶穌所以得爲創教的救主者，是因爲他尊重同類的人格。人格的意義全在於人的自覺，自決，自啓，自制，自治，自由，自創，自定生活的趨向。凡爲人的，有人格發展的可能，作人格創新的工作，都是人的弟兄，都是耶穌的同胞。人都是耶穌的同胞，人的人格爲耶穌所尊重，……這就是耶穌的同胞主

義。然則耶穌的倫理有等次先後麼？有，也是沒有。這不是模稜兩可之談，因為有是特別觀，無是普遍觀，兩箇觀點，在耶穌的思想裏，有人格上的統一。儒家的倫理，有等次，有先後；然而弟子入則孝，出則弟，盡人之本，却一直要達到平天下，參贊天地化育的鵠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孔子的時候，四海之外，尚有人否，更無人知。這樣，在儒家思想裏，倫理不但是一國的倫理，實乃是全世界的倫理。倫理而限於國境之內，罪惡而推於國境之外，其國雖暫時強大，終究必無真幸。孟子闢墨，以爲無倫次，是禽獸也，是偏激之論。因爲墨子兼愛交利，並沒有教人舍棄君父，不過教人將愛君父的心去其別而行其兼，擴而充之，推而廣之罷了。在耶穌傳道當傳於以色列人中，從耶路撒冷起，次猶大，次撒馬利亞，次加利利與巴勒斯坦，一直擴張以至於地之極。這是特別觀，本諸身，行諸其家國，而後推行於天下。然而耶穌認識上帝爲人類的父，在人神合作的精神生活中，在天國國境中，人能經驗到我統一的生命的。因此，在特殊的生活中，人有普遍的

生活，在普遍的生活中，人有特殊的生活。從人實行方面觀，人的事功大概限於齊家治國；從人的意義方面觀，齊家治國，即是平天下，因為齊家是同胞主義的實現，治國亦然，平天下亦然。

同胞主義，既是建在尊重人格的磐石上；反同胞主義，那末必定是起於輕蔑人格了。耶穌說：『人輕蔑詆毀他的弟兄，必要受議會的審判，人稱弟兄為受詛的下愚，必將不免於火坑。』在這幾句話裏，摩西的法律，變了道德的原理。國家的刑審，變了人格的自己審判。在猶太的法律上，忿怒，輕視弟兄，稱人為下愚，三事，皆沒有明文，沒有指實的懲罰。所謂『刑審』，『議會』，『火坑』，乃是人向弟兄忿怒，輕蔑弟兄，詛罵弟兄的時候，經驗中同時連帶的人格墮落。這種懲罰，實最公平確當而直截簡明。在耶穌看，沒有輕人而不自輕，欺人而不自欺，殺人而不自殺的事。人我一性，尊己抑人，即為人的大患，抑己尊人，亦即為人的大患。古時野蠻的民族，人格窄隘，知識卑薄，為自為計，不知不覺地尊重自己，輕蔑他人，於

是滅族亡種，殺人盈野。古時的文章，類多尊己抑人的表示，古時的宗教亦然。後來先知出來，聖人出來，宣講獨神，教人綏遠方，德化民的道理。人類便漸漸地進步了。至於今日，人類不復能各閉窗牖，各掩荆扉，科學不肯自立界限，美藝不肯自別種族，商業不肯自守畛域，宗教不肯自畫區疆，因為界牌立，一切都便變爲墳土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道德決不能有兩個標準，一個行於國內，一個行於國外。民族決不能受限於自己的成績，而不借重於他國的文明。道德二元論，部落中心論，在今日國際生活中，不期然而然的消滅了。然而人的知識進步速，人的人格進步遲，至於今日，人尚借着科學中含蘊的同胞主義，宗教中彰顯的同胞主義，而爲尊己抑人的方法。歐戰之時，英美諸國，盛傳德軍的殘酷，刀割人腹，鎗挑孩童，幾乎無惡不作，好像羅得馬丁，雷詢康德，哥特皮托文的同胞，一朝夕間，人都變了豺狼虎豹，橫出而噬人！報章於是乎宣傳，人民於是乎大憤，憤怒之下，報之以殺人之道。報以殺人之道，必藉科學，於是乎天下人共的學術，便變了人

類殘殺的利器。其實呢，德軍之惡，不如是之甚。宣傳的話，泰半含帶謠言性質。

不過人格發展到如此程度，非盛傳敵人的罪惡，無以激動人民道德上的憤怒；

非激起人民道德上的憤怒，無以為戰而自衛，則亦可見今昔爭戰之異點了。歐

美宣教人，足跡遍五洲。他們所傳載他族的文明，往往表示輕蔑人類的意思。

他們談中國，總不外乎人民纏足，垂辮，吸鴉片，賭博，拜偶像，虛詐矯僞等事，絕不能

見中國的優點。如今雖已改革態度，却仍有人專講輕蔑中國人民的謠言。這

種方法，是將耶穌的同胞主義踐踏在脚下，是將他們所傳揚的耶穌顛倒地釘在

十字架上！其實呢，中國的惡劣，不如是之甚。這就是借藉宗教的同胞主義，作

尊己抑人的事。這樣做的人，是耶穌的罪人。用牙箸玉盃的人，不必文明，用銀

叉金碟的人，不必野蠻；互相非笑，適以自輕。輕蔑他人的人格，是殺人的起點，所

以耶穌說，不免於刑審，不免於火坑。輕蔑他國的人格，是國際生活破裂的起點，

所以耶穌說，這樣做有禍，操刀者必死於刀。

一切道德起於尊重人格，一切不道德起於輕蔑人格。人類前途的有幸無幸，有希望無希望，全在人能否尊重他人的人格，國能否尊重他國的主權。尊重人格，必須重經驗理性。凡能使人尊重人格的事，合經驗，有理性，便得爲善事。否則，雖爲極高尚的宗教，亦於人類無裨益，卽遺而棄之，自無不可。『爲此』耶穌說：『你獻禮物在祭壇上的時候，若記憶你有弟兄結怨於你，你就當遺留禮物在壇上，去與弟兄修好，然後再轉來獻你的禮物。』耶穌手裏拿着人格的大槌，總是這麼擊，擊，直到把上帝爲尊，人格爲貴的信仰，打到人心坎兒裏。人總想物比人要緊，耶穌說：『世上沒有物比人更貴。』宇宙之內，除了原料之外，人所有的全是人格裏的創新力，在直前的行路中造出來的。人是鵠的，是歸宿，不是工具。除了人自願爲工具，因此使人我更進爲高明，沒有人應當強迫誰人做工具。這樣，人格與祭物比較，當然是人格貴重，祭物不貴重。若然人格有虧損，人雖用了千山的牛羊，萬山的森林，放在與天齊高的祭壇上，做燔祭，燒到天地的末

期，也是無用的。以賽亞說：『主說：……你們來朝見我，誰向你們索取這些（禮物）呢？你們不過糟蹋我的殿宇！你們不要再獻無益的祭禮，馨香我憎嫌，月朔安息日，大節期，我不喜悅。既守節期，又復行惡，我難忍受。……你們舉手呼籲，我掩目不能看，……因為你們殺戮無辜，手滿血污。你們須洗濯自潔，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註五）亞摩斯說：『主的日子是黑暗，沒有光明，是幽冥，毫無光輝。……你們所獻的燔祭，素祭，我不喜悅；你們用肥犢獻作平安祭，我不垂顧；你們不必在我面前謳歌，彈琴，鼓瑟的音樂，我不愛聽。你們應當有公平，像清溪的長流，行仁義，像不竭的江河！』（註六）迦迦說：『我到主前，……當獻頭生的嬰兒，贖我的罪麼？當獻親生的骨肉，贖我的愆尤麼？世人啊！主曾曉諭你什麼是善，主所要求於你的無他，即是要你行公義，好寬恕，謙卑地與你的上帝同行。』（註七）舊約裏的詩人說：『你所要的祭禮，是憂傷懺悔的精神。上帝啊，悔罪的心，你必不輕視。』（註八）人若有罪惡，一切宗教儀式皆無用，祇有一件事可做，就是把毀壞的修理好，把剪

斷的關係重新連續起來。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獲罪於天，是與天斷絕了關係，獲罪於人，是與人斷絕了關係，獲罪的人，那裏還可以把祭禮放在壇上，從容閒逸地做禱告呢？他第一件事，就是要去與天講和，與弟兄講和。他不必求天，也不必求人；他第一要懇求的，就是他自己回心轉意。自己不回心轉意，反而禱天求人，要天改變天意去俯就他，要人改變關係去適應他，他雖禱告了億萬年，也不過像要削平了須彌山去造自己的茆屋罷了！誰得罪弟兄，就當對弟兄請罪。誰被弟兄得罪，就當設法感化弟兄，使他自願請罪。禮物，聖壇，祈禱，神殿，種種事情，都不及尊重人格的重要。請罪修好是難事麼？固然。然而不爲難事，怎能發展人格，尊重人格呢？欺侮弟兄是易事麼？不要看得太容易了。一指之缺，可以涸千里的江河呢！一嚮之肉，可以敗一生的行誼呢！

再進一層，耶穌說：『你和你的對敵走到法庭裏去的時候，在路上就要趕緊與他和息，否則他要將你交給法官，法官將你交給役隸，你就下了牢獄了。我告

訴你，若有釐毫未曾償清，你終不被釋出來。」入訟的話是「能近取譬，不是實事。耶穌教訓人，往往說具體的話，借人事喻原理。人的法官就是上帝，人的役隸就是自己，人的牢獄就是墮落的人格。這一段經的要旨，是人與人斷絕了關係，應當緊急地修好。從心理上講，憎惡的心，久而彌堅，惡習既成，移改甚難。人當憎惡之際，若能覺悟到憎惡像險症一樣，要損害人格的健全，致人格的死亡，就當立刻醫治，或打血清，或服良藥，不使這個險症蔓延難圖。病在初起的時候，往往易治；若因循而不經心，則轉入膏肓，雖有人格的盧扁像耶穌一樣，也難施他的技巧了。傷人的情，猶之傷人的肢體，傷愈大，疤亦愈大。中國人，不肯傷人家的感情，也是爲此。然而人有誠意，無惡意，雖面責他人，或震怒，或流涕，都無妨礙。有妨礙的不是誠心待人的責謫，乃是譏諷刻骨的欺凌。人的感情，少傷在正直人手裏，多傷在苛刻，險峻，妒嫉，冷酷，刁詐，陰譎的人手裏。父母打子女，子女暫時雖不甘心，過後依舊愛他們。弟兄迫弟兄，或欲奪地位，或欲吞財產，或欲攬權

勢，或欲損名譽，或欲敗隱私，或欲傷體面，弟兄雖然受之怡然，寵辱不驚，而其心肝腦絡上，已必深鏤沉痛的路痕，若不是操刀的人，舍刀傳藥，將自己的心血，傾出來醫治着，那末他們到永遠要爲精神的寇讎了。若有人將痛苦的深紋，一鏤一鏤的雕鑿在他人的情感上，他就一步一步的跟隨那人去到上帝的法庭上去了。傷害弟兄是人自由可做的事情；判決刑懲是上帝自定必做的事情。弟兄的關係破裂之後，弟兄心裏的憎惡，自己心裏的忿憤，弟兄心裏的傷痕，自己心裏的懊傷，必要密密層層地織成羅網，將人格禁在裏面，永不釋放出來。在那時要將一絲一毫，完全償清，只怕就像乞丐欠了萬千金，將襤褸的衣裳，破碎的盂鉢，一齊交出來也沒有用了！

耶穌的教訓並沒有要人循面情。他的真意是人當用真心待弟兄。耶穌若然怕喪感情，他就不會到十字架上去；馬太福音書第二十三章也不會有了。弟兄有過，當然要懇切責備他。弟兄須懲戒，執懲戒權的，當然要誠實無私的。

懲戒他。弟兄的人格墮傷了，并且存留着，必與其餘千萬的弟兄有妨害，執法的人，當然要執法禁錮他，誅滅他。狗情枉法，國必破壞。耶穌的同胞主義，是建在義理上人格上的。同胞之間，有種種衝突。耶穌的指示，乃是要人以善意志勝過惡意志，使邪的消滅在正的裏，憎惡融化在慈愛裏。爲了這個緣故，有志的人應當竭力藉人格力與他人和睦，一方面絕對不容納惡，一方面絕對愛同胞。大冒險，大創新，大作爲，大犧牲，就在於此。山的絕頂上有觀看日出的地方，在那裏看得見人類的前途，國家的希望；然而立志的人，努力奮勉，纔得上去！努力的人胸懷漸行而漸開，登一山頭則憎惡同胞的心破除了；再登一山頭則輕蔑人格的偏見遺忘了。仰天喘息，胸羅上帝的博愛。不循情而情益深，不縱情而情益熱。不枉法而立在法律之上，不亂法而遊於法律之外。受同胞的虐待，不懷忿怒，怨憎的心；受同胞的凌辱，不起陰謀報復的心。人格日以擴大，始則愛一家，人格與一家等大；繼而愛一鄉，人格與一鄉等大；繼而愛一國，人格與一國等大；終而愛

一世界，一宇宙，一上帝，人格就與一世界，一宇宙等大，浩瀚蒼茫而與上帝同前了。人須了解人格，而後可以尊重人格。了解的方法，不外乎自啓與創新。能自啓，就能有所見，能創新，就能有所成。耶穌自啓，因此曉得人的真相，自創，因此曉得人的成功。世上祇有人格高尚的人，方始能夠認識人。人格高，包容廣，既高明，又廣大，然後翳蔽去，朗日出，看見他人，如見肺腑。善人有識量，不但可以知善人，亦且可以知惡人。大可函小，小不容大，知人知物，往往如此。在這擾攘的世界上，囂囂然自謂有知人之明的人，不過能夠說，某人有才，某人有識，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罷了。至於其心，往往交臂而失之。所謂豪雋卓犖的人，不過會籠絡人，駕馭人，借着權勢驅策人罷了。至於人的隱痛，人的希望，人的精神，人的將來，離却勢力，更無可言。人所以要認識人，爲的是要利用人，依賴人，駕馭人，籠絡人，往往人爲工具而不爲鵠的，所以刁而狠者佔權位，陰而險者得利祿。善人無立足之地，國家有傾覆之禍。次一等的人，自己邪淫，以爲人人皆要邪淫，像自己

一樣。自己卑窄，以爲人人皆與自己一樣卑窄。在強盜眼中男子人人是強盜，在娼妓心裏女子人人是娼妓。曾經努力爲善而墮落的人，見善人便遮掩蔽飾，益彰其惡。同胞之中，此等人最苦。因爲他們明白善的爲善，惡的爲惡，仍舊淪溺在罪惡之中。耶穌最憐憫這等人，最和這等人爲誠實的朋友。耶穌認識人，是認識人的真我，真我或現而爲靈光，或隱而埋葬於冷酷殘忍的罪惡中。耶穌能夠看透人，不以外觀爲真人，不以破碎零落的行爲爲真人，乃以人格中向前爲善的潛在力，不問其大小，爲無論何人的真人。曉得這一點，纔能真正尊重他人的人格；不然，則一切恭敬外貌而已。

可是耶穌不但要人認識人，像自己認識人一樣。認識人的目標是人與人和睦。人格廣大的的人能夠認識人，所以人格廣大的人，必要創造人與人和睦的生活。野蠻人斷髮文身，網魚而臘禽獸，程度甚低，文明人遇見他們，扮起騙子來，利用他們的稚氣賣他們，做起強盜來，劫奪他們的天產滅他們。文明人的程度

比他們高，能自卑與他們和麼？祖宗販黑奴，子孫流人血，黑奴究竟是釋放了，黑人的演進速率究竟加高了。從前不主和，今日不能不主和，和則生，不和則死。然而不和易，和甚困難；欲速其死易，欲善其生甚困難。人的本分就是要擇其難，以致至終易，去其易，不致到底難。人非有大勇猛，大敢膽，決不能超然而言和！國非有大能力，大識鑑，決不能毅然而提倡和平。大國吞小國，不是和；強國滅弱國，不是和；持利器殺徒手的同類，同類不能禦，死而散，寂然廓然，不是和！上官壓小民，小民愚，不能自衛，泣血吞聲，城市黑闇如地獄，數十里不見煙火，不是和！軍閥勢均而不殺平民，不是和！伏火線，藏魚雷，危機滿地，笑語盈天，不是和！大國放手，小國更亂，一則垂涎而旁觀，一則掉尾而狂嘯，不是和！強國造亂因，弱國結亂果，虛則衣冠相見，實則禽獸相噬，人家不聞聲，而所死益衆，絕對的不是和！和是尊重人格的結果！尊重人格是無條件的！此種和纔是耶穌的和，纔是今日人人非笑，以爲永久達不到目的的。此種和要強國竭力助弱國，而不侵犯其

主權。要有權勢，有人格的人，拯拔弱而墮落的人，而不侵犯其自由。此種和是弱者勝，強者似敗而不敗，劣者存，優者似亡而不亡。此種和要求英雄豪傑爲軟弱委頓的同胞舍生，要求蘇格拉底飲毒藥，孔丘絕糧，墨翟胼手胝足，摩頂放踵，耶穌救主，睜着雙眼走到骷髏地的十字架上！然而聖賢不敗，救主不死，人類因他們却得了光明。

人至不齊，國亦至不齊。耶穌的同胞主義，沒有強不齊以爲齊。中國人立刻要進步，不能站着等待滇省的蠻苗與他齊，然後再前行。美國人立刻要進步，不能立定不動，讓菲利濱人與他齊，然後再去緩步向前行。聖賢不待人，豪傑不待人，學者不待人，先知先覺不待人。若待人，聖賢豪傑不出世，先知先覺不生，學者不發明，人類不自全。不過前者呼嘯，後者追躡，相和而前，永無止息，就是至不齊，也可至和睦了！耶穌說：『要謹慎，不要輕視一個小孩子，因爲我告訴你們，他們的天使常在天上朝覲我的天父。你們怎樣想？若有人有一百頭羊，走失

一頭，他不要離開那九十九頭在山坡上，去尋那失去的一頭麼？若他尋見了，我告訴你們，他要爲這頭羊快樂過於未曾遺失的那九十九頭。照樣，我天父的旨意是不願小子中一個人失了。」（註九）耶穌又對門徒說：「障礙的設置是不能免的事；可是設置障礙的人有禍了！他不如將磨子石挂在頸上，投入海中，免得做了一個卑微的人的障礙。」（註十）耶穌的造詣與一個小子比起來，高下爲何如？然而他却覺得人將一盃冷水給一個小子，就是尊重他，他看弟兄的寶貴，與上帝看他自己一樣寶貴。（註十二）耶穌不被同胞拖到罪惡裏面去，却把同胞從罪惡裏救出來。耶穌對於同胞從來不失却希望。先知先覺有可能，稅吏妓女也有可能，祇有虛驕的法利賽人自視高，視人低，便將自己的可能縮小了。

耶穌的同胞主義，是人性交流的主義，沒有外壓的法律，祇以內心自啓自創的愛爲法律。人格愈高，責任愈大；耶穌怎樣服事人，他的門徒也要怎樣服事人；耶穌怎樣拯救人，他的門徒也要怎樣拯救人；耶穌怎樣爲人舍生命，他的門徒也

要怎樣在必不得已的時候爲同胞舍生命。在於耶穌，愛是個人對於同類正確，有力的熱情，可以使不和的人和，使不善的人善，不愛的人愛。愛他人的人格，愛便是敬，有了愛，便不必講敬。愛他人的德能才識，有思齊的志向，自擴的努力，愛便是謙卑，有了愛，謙卑乃得有意義，因爲沒有愛，謙虛最容易變嫉妒。愛他人的可能，深願輔助他們現實這可能，愛對於幼童便是慈，對於老耄便是尊，對於同輩便是惠。愛人不受報，愛便是廉；愛人不爭執，愛便是讓。愛人而爲人謀利益，百折不撓，愛便是忠。愛父母而推愛以及人，愛便是孝。愛人而自潔，愛便是節。愛人而不二，愛便是義。愛人而努力，愛便是服務；愛人而將自己交託人，愛便是犧牲；愛人而侵入不可知的境界，愛便是信仰；愛人而直前，創新人生，愛便是宗教。愛人的不憎人，愛人的饒恕人。愛上帝，便是愛同類，愛同類，便是愛上帝。愛同胞，便是愛自己，愛自己，便是愛同胞。人在上帝的愛中，上帝在人的愛中；同胞在我的愛中，我在同胞的愛中。上帝愛，上帝的子女愛，以致愛力直前，使生命合

爲一大潮流，將個人更顯爲個人，上帝更顯爲上帝，更將生命中一切的痛苦，悲哀，矛盾，衝突統一了。

第六章 節義主義

經訓……你們聽見有向人說的話道：「你不要犯淫。」但是我告訴你們無論何人見女子而起慾情，他在心裏已經與她行淫了。但是若然你的右眼使你傾覆，你就把牠挖出來拋棄了，因為與其全身墮落在坑裏，毋甯失去身上的一部分！若然你的右手使你傾跌，你就把牠斷下來拋棄了！因為與其全身墮落在坑裏，不如失去身上的一部分！

人曾聞說：『人要與妻子離婚，必須將離婚的證書付與她。』

但是我告訴你們，無論何人與妻子離婚，除非爲了不貞的緣故，便是使她犯淫；無論何人娶已離婚的女子爲婦，這人也便是犯淫。

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至三

十二節

前章已立耶穌倫理學的要點，本章與以下數章，便要將這要點推放應用。尊重人格是一個普遍原理。男子的人格，應受尊敬，女子的人格，應當同樣受尊

敬。在耶穌的倫理學裏，男女的人格關係問題，佔一極重要的位置。但是研究這問題，與研究耶穌一切教訓一樣，不但要察其言，而且要觀其行。耶穌若然能說不能行，那末言辭雖動聽，價值則大爲減削了。前章曾提『小子』二字。所謂小子，不但是指幼童，亦且指懦弱愚魯卑微下賤的人。耶穌尊重人格的訓言，自己很清楚地在這等人身上行出來。稅關上坐守的馬太，耶穌收容他做使徒。耶利哥的瞽丐，耶穌在百忙中醫治他。爬在樹上看耶穌的稅吏，人所不齒的賣國奴撒該，耶穌與他爲知己，住宿在他家裏，飲食與他共，生命與他分，沒有責謫他一句話而感化了他。仇敵說：『他是稅吏罪人的朋友。』他說：『健康的人不須請醫生，有疾病的人纔要用醫生。我來是尋求拯救罪人。』（註一）仇敵說：『他救他人，却不能救他自己啊！』（註二）他說：『父啊，饒恕他們，因爲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註三）耶穌尊重同胞的人格，反而被同胞交在外國人手裏釘死，事業的失敗，再沒有比比爲甚的了。不過耶穌知道，舍此更無他法，祇有尊敬人，纔

能使人覺悟到自尊，祇有愛護人，纔能使人覺悟到自愛。世上的人，不盡有自知之明。很有許多人自己不明白自己，假使沒有人識得他們裏面包藏着的才能。勢力，用激勵的愛和希望，把包裹解放開，只怕他們一生一世祇好將自己的寶庫埋葬在黑暗裏。人有自信，亦極沒有自信。若有人向他同胞說：『你們壞極了，……你們腐敗極了，……你們永無超昇之日了，』他的同胞，天天聽見這些話，即使將信將疑，也要受着極大的障礙。客觀易，主觀難，知人易，自知難。王衍總角的時候，那裏自知將來要亂天下，要用清談誤蒼生，却有山濤將他看出來說：『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郭子儀受難的時候，那裏知道有救唐朝的日子，却被李白認識了，得了解放。人無大小，雖可自知，仍非他人認識不可。沒有人認識馬太，馬太能免終身做稅吏的賤事麼？沒有人了解撒該，撒該會舍棄家產，拋撇舊業，懺悔罪惡，慷慨淋漓地把他原有英雋豪邁的真性，交給耶穌，立志做他的門徒麼？人無所求；人所求的是他人的認識，他人的激勵，

他人的期望，他人的摯愛，他人的友誼。水滸是不經之談，然而施耐菴敘述，吳用說三阮撞籌一節內，阮小七說：「這腔熱血祇要賣與識貨的，」真要使千古英雄，涕淚沾襟。人是萬事識貨的，獨對於同胞，却往往不識貨。耶穌識貨，所以低首下心，做罪人的朋友；耶穌的國人不識貨，所以將人類中造詣最高，魄力最大的首領，釘死在十字架上！

人以婦女爲玩物，飾以珠寶，描以粉黛，薰以沉檀，削其肩，縛其腰，塗其臉，纏其足，使其音嬌脆而唱纖巧靡曼的淫歌，使其身苗條而作春燕晴蝶的妖舞，使其人格墮落到十八層地獄的獸慾裏去，而使一切男子做她的兒孫！人以婦女爲玩物，耶穌以婦女爲同胞。婦女自己甘居卑賤玩物的地位，耶穌却要高舉她們，使她們知道人格無盡藏。耶穌以一切男女爲同胞，要一切同胞遵行上帝的旨意，發展自己的人格。他說：「誰是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呢？」他看着圍坐聽他宣教的人，心中有感觸，回答自己的問題說：「這裏的人，就是我的母親，我的弟兄了！」

凡係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與母親！』（註四）在他的天國裏，男女一律平等。女子的人格墮落，女子自己負責任，男子更要爲她負責任。他的同胞說：『摩西的法律吩咐我們，把犯淫的婦人用石塊擊死，你說應該怎樣對付她呢？』耶穌俯首畫地，不抬頭看捕婦人的男子們，也不抬頭看被捕而出醜的女子，鎮靜地回答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誰就可以先取石頭打她。』誰不使女子墮落，誰就可以審判墮落的女子；誰曾使女子墮落，誰就應當將墮落的女子救起來！聽了耶穌的說話，從老年到少年的人，都站不定腳跟，便去退避了。耶穌的同胞，不算太壞，因爲他們還有可以啓發的天良。在沒有天良的人中間，善女子，就有墮落的危險，惡女子，已經墮落的，就要被同胞踐踏在腳底下了。因爲使好女子墮落的人，就是踏死墮落的女子的人！人退避了，耶穌纔站起來，對被捕的女子說：『那些人沒有定你的罪麼！』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註五）能夠定女子的罪而不下判

斷，非但不定罪，并且不輕蔑她的人格，既已顧全了她的廉恥，又復拯救了她的性命……耶穌對於女子的態度，在願意愛人的人看來，可謂至善至美了。

耶穌與婦女的關係，是極深切的。因此耶穌對於男女關係的教訓，有極懇切的經驗做背景。男女兩性，不但有爲夫爲婦的要求，更有友誼的要求。耶穌與他的母親馬利亞，在家裏共作虔誠的宗教生活，他深知他母親純粹美溢的慈愛，他母親也知他深厚廣博的信仰。耶穌有姊妹。安息日，他們回到會堂裏；山坡上太陽西沉的時候，他們靜默着一同敬拜上帝。耶穌從清潔的家庭裏出來，深深地知寒苦勞碌的生活裏，若有清潔的家庭維持他，他就有力量做清潔的善人。有清潔的家庭生活做背景，然後知道女子的人格是可敬的，男女的關係是必須清潔的。從妻妾婢女隊裏出來的少年，那裏知道女同胞有無價的人格？自願投身入火坑做妓做妾，藉不可恃的姿色而取一時物質快樂，誤將秋月春花等閒度過的女子們，那裏知道自己人格的尊貴？在舊家庭壓迫之下的男女，一

且防範拆除，便狂放獸欲，作踐人格，這等人那裏知道解放於此，即是束縛於彼，並未會做得一日自由人？受惡言的影響，被淫詞的挑撥，便相信放縱肉慾是新人物，男女誑騙是新事業，自由戀愛是新思想，這等人以爲新就是反天演而爲禽獸，棄禮節而作初人，正合自己的邪念罪性，便一聽就迷，一迷就胡行，豈不可憐而又可憐麼？問道於盲，呼嘯而盲行，在危巖之上，下臨萬丈不測的幽淵，猶然奔躍飛舞，不知自殺就在目前，豈不可惜麼？人的道理，斷非禽獸所能教訓指點。善人的道理，斷非不知自制，不肯自制，沒有從自制而得自尊的經驗的盲人所能言，所能行。若問賣國賊，什麼是愛國的方法，他就要說愛國的方法，是將錦繡的山河送給外國人！若問妓女什麼是戀愛，她就要說嬌媚諂脅，放縱獸性是戀愛的方法！若問盜賊軍閥什麼是生財之道，他們必要說殺人，放火，綁票，擄掠，攫奪，搜刮，吸取同胞的脂膏。有什麼經驗，說什麼話，做什麼事。病則就醫，不就醫而求偶像，不但是愚得可憐，亦且是險得可憐。人是必須解放的，要從舊家庭，舊禮教裏

解放出來。毒蛇猛獸是斷不可以解放出來的。要解放人而解放了禽獸，要制伏禽獸而制伏了人，有什麼事，比這種事情還要顛倒？人必須要戀愛。人亦必須要斬除侵蝕剝奪戀愛的罪惡。要戀愛而得了忘恩負義的結果，做了殺人害己的事情，忠也忘了，節也沒有了，人也變得不是人了，有什麼事情，比這種事情還要顛倒呢？人要依着經驗行，然而有所擇：妓女的經驗，祇有獸性的痕跡，沒有忠貞廉潔的健康，好女的經驗，既有生理上的健康，復有道德上的能力，可以開將來人類光明之路，爲今日人生美滿之樂，豈不同是經驗麼？要得廣大的經驗，擴展的人格，而反將自己在惡經驗裏禁錮，使人格漸漸地銷融燬滅在罪惡裏，以致不能從小經驗而達大經驗，而竟轉瞬之際，連禽獸的小經驗都淹沒了，——這豈不是自戕其心麼？溺於糞污之中的，確是經驗，然而必欲得此經驗，以使其其他的經驗不可能，是爲什麼呢？

耶穌重經驗。在耶穌所重的經驗裏，男女可得生理心理上一切的經驗，可

以因此種經驗而達高尚的人格，不會因此種經驗而毀壞高尚的人格。法律是人與人中間的規則，道德則不但是人與人中間的規則，更是人格發展必經的道路。因此，道德不可以隨意要則留，不要則廢。人要廢道德，道德是與人同消長的，於是乎廢道德的人，也要把人廢除了！什麼是道德呢？無他，外能使人與人中間的關係進於完善美好的，內能使人本性進於調和組織而各部分得以充分發展的，便是道德。因此，有道德，人能享受人所應享的種種快樂，能獲得人所應得的種種經驗，萬事備而不缺，衆欲達而不失。沒有道德，人不全死，也得半死，烏足以言美，烏可以言情？耶穌從清潔的家庭中出來，知道至美的家庭生活是什麼。耶穌與高尚的女子有深誼，知道男女的友愛是什麼。耶穌有很忠誠的女弟子，有親密的女朋友。（註六）耶穌要人得圓滿的生活，（註七）並不要人不嫁，像後人所教訓的一樣。在耶穌的教訓，找不到人做獨身僧侶的所以然。他自己早死，未曾娶妻，生前却沒有終身不娶的表示。他赴喜筵，與人同樂。他

因樂世，不重苦修，曾經以快樂的新郎自喻，而向法利賽人說：『新郎與客同在，客能禁食麼？』（註八）馬太福音書中有一段說：『門徒對他說：「人若與妻子有如此（必須離婚的）關係，那末還是不娶好！」他說：「此非人人所能接受，獨有特稟的人纔能接受。因為有些人人生來不能有婚娶，有些人被人使得不能婚娶，有些人爲了天國的緣故不能婚娶。』（註九）這一段書指意不明瞭，且與上文無連續的關係，因上文講離婚，並不講人當婚娶與否的問題。著書的人要對付當時萌芽的教會，使不婚娶的人在耶穌的教訓中，得到許可的言論，藉以安心而爲教會盡全力，亦未可知。這一段書與耶穌的家庭觀似乎也有出入。不過無論如何，耶穌以家庭夫婦爲上帝旨意所規定的觀念是常態的，耶穌以人爲天國之故，不婚娶的觀念是變態的。在這一點上，毫無可疑。耶穌重人生，所以重道德，重道德，所以重男女的關係；因爲人的事，人格的進展，生命的向前，莫不造端乎夫婦。男女若要有正當的客觀關係，必先應當有正當的主觀關係。心不清潔，不

能有真戀愛，亦不能有男女相互的尊敬。所以耶穌說：『你們聽見有向人說的話道：「你不要犯淫。」但是我告訴你們，無論何人見女子而起淫心，他在自己心裏已經與她行淫了。』人類的向前端賴於人生的交流，人生的交流，端賴於男女夫婦的生命交流爲泉源。泉源濁，則江河亦因之而濁；泉源含污穢隱毒，則江河亦因之而含污穢毒垢。這樣，夫婦之道，不但有關於個人的發展與墮落，實有關於種族的強弱，羣德的隆替，國家的存亡，人類的進退。在這樣人生泉源的要事上，人自當有極大洶湧的勢力，亦當使此洶湧的勢力入於向前的正道，而不泛濫潰溢。人類至寶貴的價值，沒有一件不可顛倒用之而使人自殺。盲人，不願自制，但欲放縱，竟公然倡言『百善淫爲先』之說；毒蛇猛獸，爲害莫甚於此！

人有情，必須達其情，有欲，必須遂其欲，有生，必須擴其生。然而達情不是淫，遂欲不是淫，擴生命不是淫，男女合而子女生，不是淫！什麼是淫？淫是不忠於夫，不忠於婦，既有夫，還要以他人爲夫，既有婦，還要想他人爲婦。淫是以女子爲玩

具，以男子爲玩玩具的人。淫是禽獸的雜交，因爲淫便是濫。淫是男女關係的無限制。淫是男女不負相互的責任。淫是男女過界的意思。夫婦之間，縱欲無節也是淫；夫婦之間，彼此不以人格相尙，情愛相結，而徒以肉慾爲唯一的結合，也是淫！人不自制，決無自由，無自由，決無擴大的生命。國不自制，決無主權，無主權，決無獨立的存在。男女不自制，決無戀愛的真情，無戀愛的真情，則欲興則合，興盡則衰，久衰而竭，男卽須易女，女或須易男。男女的忠愛節義，變易無常，那末世上便沒有可持可賴的事了！所以耶穌要人正動機，有自制。人類數千年的經驗，指示着萬惡淫爲首，也指示着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豈沒有極深的意義麼？

人類中男女的生率死率，幾於相等，一夫可得一婦，人人可得婦；一婦可得一夫，人人可得夫；豈沒有甚深的意義麼？人的經驗，天的創造，豈皆偶然的麼？有爭戰，女多而男少；有荒歉，男多而女少；兩不得平，是因惡成惡，不是常態，人當除其惡因，不當受其惡果。

男女的情是最美最樂的情；男女的愛，是一切愛的本源。人愛子女，起於男女的愛；人愛弟兄，起於男女的愛；人愛父母，起於男女的愛；人愛同胞，起於男女的愛；人愛國家，起於男女的愛；人愛世界，起於男女的愛；人愛上帝，起於男女的愛。男女的愛，是一切善，一切和的根源。是一切生命在人格裏交流的起點。人以男女的愛爲私隱，不知此是人生的至聖所！人以男女的愛爲不潔，不知男有義而不忘義，女有節而守持節，此愛卽是清潔善美的基礎！誰亂其源，誰卽自殺；誰舍其本，誰卽殺人；自殺者滅種，殺人者亡國。世上無縱淫的人而爲人類造真福，無縱淫之國而能不銷鑠其民族的精神。所以耶穌說：『若然你的右眼使你傾覆，你就把牠挖出來拋撇了；因爲與其全身墮落在坑裏，毋寧失身上的一部分！』若然你的右手使你傾跌，你就將牠斷下來丟棄了！因爲與其全身墮落在坑裏，不如失去身上的一部分！』人的情欲是必須要遂達的，是不應該壓制的；因爲情欲的衝動，是生命直前的推行力。然而情欲必須受訓練，得養育，不得任意而胡

行。男子人人有母親，大都有姊妹；女子人人有父親，大都有弟兄；若無訓練，祇會自放，不會自制，豈不將母親姊妹爲縱淫的工具，父親兄弟爲雜偶的野獸麼？淫是惡根，若眼淫，那末挖而去之，勝於自殺！若手使人淫，那末斷而棄之，亦勝於自殺！非洲有毒蛇，被咬的人，必立挖其傷肉，立吸其毒血以自救，否則毒注於心而人死。淫的害人相若，不過淫不但使一人的人格墮落，直可使人羣因之而人格墮落。天然的勢力難制，然而不依其性而制之，則益人的勢力瞬息而可爲害人的勢力。然而天然容易制伏的，因天然是機械的，客觀的，是在人外的人，得用他的智力，轉移之而取勝利。人情的勢力更難制，然而不依其性而制之，則益人的勢力，亦轉眼而可爲殺人的勢力。西諺說：『自克的人，勝於克城；』因爲克城雖難，尙不如自克的爲難。孔子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所以人要戒慎恐懼，使視聽言動，各有節制。人的情欲，與天然的勢力一樣，必要受羈絡而後可以直前，爲人作自啓創新的生活。節制的方法無他，就是男子自決爲義夫，

女子自決爲節婦而已。男子忘義猶之人違逆電性而觸電；女子不節猶之人不操篷舵而入海；危險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種思想，引起了耶穌的家庭觀念，請略論之。（註十）耶穌說：『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爲一體。……既然如此，夫妻不復是二人，乃是一體了。因此上帝所配合，人不可分離。』（註十一）這段議論，以爲家庭是上帝的旨意所建立，是神聖的。一夫婦有生理心理的結合，有因戀愛而生的平等，足以成立爲一小家庭，與父母的家庭離立，以致夫婦可以自由發展人格。婚姻是自由的，自擇的，獨立的，永久的，不是隨毀隨建的。這種家庭是社會制度的礎石，是人羣生活的單位。耶穌的天國，實不過此種家庭的精神生活，推廣而言之。在耶穌意中，以爲男女成爲夫婦，實在是人生最大最重要的一件事。男若要與女發生關係，便當謹慎選擇，屢試而後決定，決定之後，乃可結婚，結婚之後，更無改移，因爲關係定了。女子擇夫，也是如此。『上帝所

結合，人不可折離；』人格所選擇，人不可反悔。一生大事，責任攸歸；不負責任，必致損害。人生不能作反覆的思考之前，絕對的沒爲夫爲婦的權利；若必爭此權利，那末自誤誤人，自當擔任其結果。人生痛苦，往往在事實已成之時。青年最樂，未必能欣賞這快樂，及到壯年老年，使能欣賞，却已青春逝去，來不及了。人有病，然後知健康的寶貴，可惜健康已失却了；人失產，然後知金錢的勢力，可惜金錢已失却了；人到夫妻反目，男無義，女不節時候，然後知機會的錯過，選擇的不當，可惜爲時已遲了。因此，男女不但要慎所擇，實當悉心研究，讀書會友，請教有經驗道德的人，指點而介紹。無論如何，貌德才學，門戶產業，皆要與人格發展不有障礙，而有輔助，而後可以爲擇偶的因數；體材氏族，名譽職業，亦皆要與人格發展無有妨害，而有貢獻，而後可以爲決志的原由。

然則男女既爲夫婦，決不可再娶再嫁麼？夫死，婦願守則守，願嫁則嫁，有完全的自由。婦是人，人自己佔有的，沒有別人可以代替作主。翁姑無權，父母

無權，子女無權，任何他人無權，阻止寡婦嫁人。寡婦再嫁，猶之鰥夫續絃，一樣是名譽的事，是快樂的事，是與個人社會有益的事。人娶寡婦，若出於戀愛，也與初婚一樣，是名譽的事，快樂的事，有益的事。耶穌的教訓中雖沒有明言，保羅的書函中，則明有此意。（註十二）不過男子失偶，骨肉既寒，心仍未寒，不忍再娶，以為對於亡婦，矢忠靡他，於心方纔可安，於人格方纔可得進展，那末即不再娶，亦不為惡。女子寡居，或立意守節，不嫁二夫，然後心安而人格得有進展；或為子女計，立志撫育，不存他想，使一己的快樂與子女的快乐，合為一事；那末雖不再醮，亦屬美舉。男不忘義，義是夫對於妻的忠貞，女不失節，節是妻對於夫的忠貞。夫妻忠貞，家道乃成。不過此忠貞，此節義，不限於鰥寡的娶嫁，因為鰥夫續絃，不為不義，寡婦再嫁，不為失節。節義二德，夫婦並存乃得存，夫婦死一即不存。夫在，妻不能與他人發生夫婦的關係，妻在，夫不得納妾寵婢而不忠於妻。男子走遍天涯，找着了一箇心愛的女子，將身體靈魂都交託她，一定要對她有不一的忠貞；女子歷

偏苦辛，得着了一個心愛的男子，將人格心肝都交託他，一定也要對他有二一的忠貞。若夫妻不能彼此完全信託，世上還能有可賴的人麼？夫不義，妻不節，生於其心，害於其事，天下還有忠信麼？還有可恃的人格麼？人不能不對人矢全忠，矢全忠，必須以密切的關係，親信的經驗，彼此毫無隱藏的憂樂做根基。這樣，節義主義，實為忠信的根本。所貴於夫婦者，在於同樂其樂，同憂其憂。若夫樂而妻憂，夫憂而妻樂，所志不同，所欲不同，所努力不同，人格如何發展呢？所以男子若要為夫，當先決志以妻的樂為樂，憂為憂，女子若要嫁，亦當有同樣的決心。人皆不能感化夫，妻子必能感化他；人皆不能感化妻，丈夫必能感化她。成人的夫是冒險，成人的妻也是冒險，而冒險的責任，為夫妻的人，必須自己去擔負！在小家庭中，有夫婦，有子女，有快樂，有犧牲，有互助，有協作，有分職，有同樂。人在其中得最深切的訓練，最懇切的陶養。人的人格，非家庭生活，不能建立而進展。人類進化，用千萬年的試驗，而後乃知一夫一婦制於個人社會最有裨益，節義主

義於人格生命最有善影響，近世的人，決不能將千萬年試驗的結果，推翻於一朝夕之間。家庭生活的試驗，正像物理化學的試驗，屢試屢中，就成立爲律，不可逞人的愛欲與否而轉變了！近世社會學者以家庭爲社會生活的根基，不爲過言。我人若不能全用法律以維繫保護家庭的團結，就當以內心的制裁去維繫保護。我人若不能在現有的大家庭，專制家庭裏發展人格，那末補救的方法是創立小家庭，創立一夫一婦，彼此相持以義，相守以節的快樂家庭，絕對的不是將家庭完全打破，以致人可以不爲自己負責任，不爲子女負責任，不爲社會國家負責任。父母之命不必聽；媒妁之言不必從；不過已娶的婦不可不敬重，已嫁的夫不可不尊愛。人的快樂在於家庭；打破家庭，人便沒有快樂了！人的權能，在於節義，棄絕節義，人便沒有權能了！

然則已爲夫婦，決不可以離婚麼？耶穌說：「人曾聞說，一人要與妻子離婚，必須要把離婚的證書付與她。」但是我告你們無論何人與妻子離婚，除非爲

了不真的緣故，便是使她犯淫；無論何人娶被離的女子爲婦，這人也便犯了淫。」
耶穌的時候，男子休妻，是較易較多的離婚現象；女子則不容易休夫。馬太福音因此祇載「人要與妻子離婚，『不載』人要與丈夫離婚。」其次，「除非爲了不真的緣故」一語，馬可路加兩福音書中皆不載述。馬可說：「無論何人與妻子離婚，另娶他婦，便是犯淫得罪前妻。若然女子與她的丈夫離婚，另嫁一個男子，她便是淫婦了。」（註十三）路加說：「無論何人與他的妻子離婚，另娶他婦，便是行淫；無論何人娶那被丈夫離婚的女子，便是行淫。」（註十四）馬可福音與耶穌語錄是馬太路加的藍本，然而馬可路加兩書，既不載離婚的唯一條件，「除非不貞」一語，大約語錄中並無此語的載紀。馬太福音書中，則此語兩見，一見於登山寶訓，一見於十九章九節。揣探其意，此一語當爲著馬太書的人杜撰加入，藉耶穌的教訓以對付當日教會的情形。這樣說起來，耶穌是絕斷不贊成離婚的事情了。耶穌教人，但講原理，不講規律，因爲他深信生命是前進蕩漾的，可以用原理

去引導，不可以用法律去壓迫。然而在夫婦家庭的問題上，他清清楚楚地確定了一個不可離婚的規則，說：『上帝所偶，人不得離散，』足見耶穌對於這個問題有極鄭重的指示。在耶穌看，婚姻是神聖的，人要進入夫婦的關係，就當自由的將爲夫婦的永久責任放在自己身上。從此以後，無論爲禍爲福，爲喜爲悲，絕對的不能卸責了。

我人今日仍當遵守耶穌的教訓麼？這個問題，非常重要，萬不可以截然回答是，斬然回答非。馬太福音的著述者，已經不得不在耶穌的教訓中加一個條件，我人今日豈不因了生活複雜的緣故，也加上些條件麼？若以耶穌的教訓爲經，以我人的條件爲權，經權並用，使因婚姻而受痛苦，絕對不能發展人格，不能努力前行的人，從家庭的束縛裏解放出來，豈不旣全人格，復除罪惡麼？中國今日在過渡時代，舊制度已不能成立，新生命尙未受訓練，爲暫時過渡計，愛同胞的人，對於惡劣殺人的婚姻應當怎樣辦呢？耶穌所主張的夫婦關係，是理想的，最高

尙的關係。人的程度現狀，若未到界，只恐未必能立即實行耶穌的教訓。不過在耶穌的教訓中，有幾個原則，不能不推用到現在的男女夫婦的問題上去。第一：強者應當爲弱者擔任憂苦；有識者應當爲無識者分挑重負；有道德者應當爲道德程度較淺者共受艱難。這樣，人已結婚，雖夫不德，婦不才，也祇好努力去鍛鍊戀愛。直到更無可爲，那末心已不貞，祇得離婚。男子要離婚，常有充分的理由，依國家的法律，使離棄的女子可以在社會上存活，不因經濟的壓迫而自尋死路。倘使離婚是可行的，殺人是絕對不可行的。離婚的本意是撥開障礙，使生命得以發展，絕對不是加上障礙，使生命完全消滅了！第二：人當制克情欲，使得其正。倘使人無他故，徒因別的女子，別的男子，貌較姣好，才較豐富，便起離二的意思，這個人便是罪人，絕對沒有離婚的理由。無論誰人，皆不得因金錢利祿權位名譽的緣故而離婚，再娶，再嫁。這種不義不節的行爲，人類決然不能容，因爲這種行爲是蠱傷人生的罪惡。第三：人不當專爲自己一代的生活而生活，也當爲

將來的後代的生活而生活。夫婦既有子女，子女端賴父母，就不該起離婚的欲念。夫婦相離，子女必要到或無父，或無母，或兼無的痛苦中去。家庭是天國的雛形，父母的家庭，是子女的天國，今日的家庭，是將來的天國。第四：愛不是儻忽之間之事。上帝愛不可愛的人，使不可愛的人成爲美麗可愛的上帝之裔。人若能鍛鍊愛，以愛的意志，事事感動終身的伴侶，他或者漸漸地深自警悟人格的無量美。在人愛中，媒母可以揚溢美麗的光華，癡女可以發揮知識的明輝！人愈憎則心愈難堪，愈被憎則愈醜愈惡，而心愈閉塞。愛是自啓的，啓人的；愛人可以不離婚，不愛人雖離婚亦無裨益！人若能在家庭之內，行耶穌救人的聖訓，離婚的問題，幾乎可以不成問題了。

男女相就是人生最美最樂的事。未成婚的人，應當毅然決然實行自擇配偶的權利。祇有如此辦法，人生可免家庭的痛苦，可減終身的煩惱，可負最大的責任。若有少年男女，一時懦弱，懼父母的威權，貪祖宗的財產勉強進入夫婦的

關係，等到自立的時候，便將從前不負責而發生的痛苦煩惱，一切加在妻子或丈夫身上，自己則另娶別嫁，逍遙快樂，這等人是人類的蝨賊，同胞必要以法律，輿論，社會的反對，誅滅他們。這等少年男女心術不正；動機惡劣，只求暫時的享受肉體的滿意，不知自己有人格，更不知尊重男子的人格與女子的人格。心術不正，決不能義，動機不當，決不能節，不義不節，爲人類賊！義是男子對於妻子的忠貞，將清潔的身體與人格完全交託妻子；節是女子對於丈夫的忠貞，將清潔的身體與人格完全託付丈夫。國人能如此，國家便能興，國人不如此，國家則將亡。生的泉源，當像清澄見底的溪流，流出來要爲生命的江河！

第七章 信實主義

經訓……復次，你們曾聞人對古人說：『你不要設虛誓，但要對於你的主遵守所立的誓。』但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設誓，不要指天，因為天是上帝的神座，不要指地，因為地是他的足墊，不要指耶路撒冷，因為這是大王的城。你們不應當指自己的頭設誓，因你們不能使一莖頭髮變白變黑。但是你們說話的方法，必須要『是則是』，『非則非』。事過於此，

便是從惡者那裏來的了。馬太福音書五章三十三至三十七節

人與他人發生關係，與上帝發生關係，必以信實為要義。人沒有信，就不能在人路上行，不能在社會上做事。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耶穌以為人若有信，第一應當自信，第二應當在同胞中間行為是則是，非則非，不作虛矯詐匿的事，以致立定自己的信用。馬太福音的作者，將耶穌的教訓排列次第，以毋立誓一節，夾在節義主義與超抵抗主義之

間，似有深意，不是隨意排定的。上文論尊重人格的同胞主義與節義主義，是倫理學的根基與礎石，下文論尊重人格的超抵抗主義，國家主義與超國家主義，是倫理學的堂階與庭院。中間論信實，有似乎立棟柱，非此則文化的大廈無以建立而構築。至於層樓高聳，屋頂則層層而上，當在信仰上帝的烟光中；人的肉眼，不可得而仰瞻。人若不自啓，使他人覺得人最自由，亦最可信託，那末人的事情，一切須得他人合作輔助而成的，尙有那一件可以有成就，有好結果呢？人心不可見，可見的是行爲；行爲是自啓，自啓的不當僞。自啓無僞，人便可相信同胞，託賴同胞，被同胞所相信，被同胞所託賴。互信互賴，人羣生活方纔有鞏固的根基，社會事業方纔有發達的可能。反是，一人當事，羣疑滿腹，數人創業，彼此離心。有金錢的人甯掘地爲窖，埋葬金錢，甯惡食惡衣，詐飾貧寒，借虛假的誑騙，保護銹澀的阿堵物。有子女的人不敢信託教育家；有身家的人不敢信託工商家，有權利的人不敢信託政治家。人一舉目，所見皆是盜賊。在這種情形之下，契券僅

能收半效，條約僅能作虛文，要國家不衰弱而有進步，人類不退轉而有希望，亦莫
戛乎其難矣哉！然而不信在人，人心虛而不實，僞而不誠，舍棄風節，崇尚綺靡，以
矯飾爲美，不以公正開啓爲美，以巧笑爲功，不以實事求是爲功，以圖私利爲事，不
以謀求公益爲事，人羣之中那裏會有信實呢？今日任事，明日即須發大財；清晨
管庫，黑夜便要造虛賬。一人管金錢，則一人自肥而公衆瘦，十百人管公賬，則十
百人發財而國家窮乏；這種情形，若長此終古，即是陸沉，亦可計日而待！只要錢，
不要命；只要發財，不要同胞國家學術文化；只要有今日，不管將來要不要做牛做
馬做奴隸；只要其他人的產，不管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當此事境，尙有什麼
同胞主義？所以愛人愛國的志士，爲自身計，爲同胞國家計，必先立信實的人格，
而後爲社會立信實的公共人格。

人的善惡，彰然不可掩，設誓賭咒，不但不足以增加信實，且適足以彰顯人的
不信實，不但不足以仰事上帝，且適足以證明人與上帝的關係，是薄往而厚來，應

酬而交易的關係。人向上帝說：『你使我如此如此，我必尊顯你如彼如彼，』乃立誓立願，或待上帝先做而後還願，或先自還願而後等待上帝的酬謝。商業是人生必須的事，是清高良善的事。然而人若使生命完全商業化，將全部的生活強而納諸一部生活之中，以商業爲宗教，人便入乎計算的牢籠，猶之西牢的囚犯，只以數目爲名字，而代表人格的名字消滅了！信實比契約爲重，因爲契約的根基是信實，信實的根基不是契約，乃是人格。契約是人羣公共生活的方法，雖君子同事，亦必須有，然而契約不造成信實，是信實造成契約，因爲契約是人做的，而人不是契約做的。人人之間，若辦公事，當有契約，若爲友誼，不當有契約。可是人與上帝之間，以心印心，以人格見人格，更無隔閡，誓言毫無用處，所以毫無意義。

耶穌說：『你們曾聞人對古人說，『你不要設虛誓，但要對於你的主遵守所立的誓，』但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設誓。』舊約利未記十九章十二節，民數記三十章，申命記二十三章，二十二三節，皆指明古時的宗教對於設誓的見解。當耶

耶穌的時代，猶太教實行此訓，以爲誓言是人與上帝所立的契約。此種立誓，指上帝名，既將宗教當作商業化的生活，復使人格墮落到畏懼的生活裏去。人已立誓，不遵行，那末上帝要震怒，禍患要臨頭。若遵行，那末人爲上帝做一事，上帝因此也報還一事。這種思想範圍內，絕無道德責任的觀念。猶太人常常立誓，幾乎要造成一種風尚，有誓則人可信，無誓則人便不可信了。人的可信與否，全視乎有誓無誓以爲斷。此種風氣，爲害甚烈，不但使人以上帝爲業主店東，而且自己將心胸閉塞，不自啓，不自信，亦不啓人，不信人。人心因之而窄隘，眼界因之而凡近。不但如此，人若常須立誓，誓言的本身，也要變爲無意義，上帝的名，也要變爲喜笑怒罵的口頭語。人不自尊，於是乎連上帝也不被尊敬了。爲了這個緣故，便賽拉說：『毋使你口慣立誓，毋使你習用聖者的名，因爲常受責打的奴僕，身上不會無傷痕，同樣常用上帝的名，設誓的人，也不會沒有罪孽。』法羅說：『言語當正直，使每一字得有誓言的價值。』（註一）若言語字字皆出於信實，誓言便

沒有意義了。

這樣設誓不但是得罪上帝，並且是埋沒自己的真心。其差誤有兩點。一，我是不可信託的人。平時不設誓，自己卽如無羈絆的野馬一般，沒有方法可以自制而自信。遇人不設誓，自己便像毫無信義的敗類，他人不能直截爽快地理賴我，責任我。二，我將決定行爲的權力，放在我不能轉移的非我裏，要求此不可轉移的非我用其權力來轉移自己能爲轉移的我。這種辦法，在耶穌看，更是在現代知識較高的人看，簡直是迷信。人覺悟自己與同類與上帝有同一生命，這覺悟是耶穌的教訓，卽我人所謂基督教。人覺悟自己人格裏有力量足以自啓，自創，自制，自治，而爲一切行爲的轉移，——這覺悟是耶穌的教訓，與中國古聖賢的教訓，若合符節，與保羅的見解頗有出入。不過耶穌的教訓，非保羅全部的教訓，足以爲現時代的基督教。現代的人，特別是現代的中國人，非有耶穌對於人深切的信仰心，不可以有爲。耶穌深知自己有能爲，故有是則是，非則非，是非不

外求，但須求諸己的道理。保羅深知自己內心的衝突，故有人不能自救的見解，即看一篇致羅馬人的書函，就可以知道此意了。人不自信而迷信，以誓言自縛，實在不合理。所以耶穌說：『不要設誓，不要指天，因為天是上帝的神座，不要指地，因為地是他的足榻，不要指耶路撒冷，因為這是大王的城。你們不應當指自己的頭設誓，因為你們不能使一莖頭髮變白變黑。』人不應當用上帝的名，證明自己行爲或善或惡，因為上帝不能遷易他的人格來俯就人的行爲。人爲不善，上帝的名不能使不善爲善；人不爲不善，就不用起誓了。誓，所以不信上帝，不信自己，不信人也！誓是褻瀆。指天爲誓，天不因誓而變，指地爲誓，地不因誓而變，指耶路撒冷爲誓，耶路撒冷不能爲見證，指自己的頭爲誓，自己的頭髮皆依事物之理，不爲人的惡欲所遷易。一人爲善，天地不須因他而變易；一人爲惡，天地不必變，耶路撒冷與自己的頭髮不必變，只須爲惡的人自變其心，轉而向善就是了。宗教不是魔術，亦不是巫師龜著的卜祝。宗教的指示是人自能，人自能；苟

有不能，人與上帝同行必能之，人與同胞合作必能之。

人的見證是自己，自己之外，更無見證。耶穌說：『你們說話是則是，非則非。事過於此，便是從惡者那裏來的了。』誠實的人，獨立而不遺，自持而不疑，雖舉世疑，不得行其志，而其自處，依然確信，無變無易。中庸裏說：『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又說：『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耶穌站在彼拉多面前，是因為他的同胞做顛倒的事，使善人受惡人的審判，大人受小人的審判。耶穌默無一言，不爲自己辯護，因爲他的人格有無聲之聲，作最清澈的見證，人還不見，他那有更好更動聽的辯護呢？彼拉多在真理面前，還問得出『什麼是真理？』耶穌尙有何言呢？人人疑，耶穌無疑；人人設誓，耶穌不設誓。

此心無門，願觀瞻的人儘可觀瞻，不願觀瞻的人，無人可以勉強他們觀瞻。設

誓的人本於無誠；所以做顛倒的事，使天地萬物爲自己做見證。信實的人，自己獨立，一方面自己爲自己的見證，一方面質鬼神，俟聖人，考三王，建天地，將自己的人證爲天地，上帝，他人的見證。我不證於人，人乃證於我，我不證於物，物乃證於我，舍我更無所謂證！以物證我，謂之迷信，以我證物，謂之信實。我自有理，理自不亂，理有常行，我證乃實。我有人格，人格不虛詐，故說，『誠者，自成也。』有人格，一切皆有；無人格，一切皆無；宇宙出於上帝的人格，文化出於人類的人格，故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人格是常動而直前的，先則成己，繼則成物，故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在人自證，人格昭然，無微不顯，無幽不明，不須立誓，而誓自立，故說，『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人不該專斷，然而人當自知，尤當準確。是自己知道是，非，自己知道非。是不因人的喜怒哀樂而更是，不因人的忿懣詆誹而爲非。非不因人情而變是，不

因怨憎而更非。我不自疑，而人却疑我，我能自信，而人不信我；不疑，依然是不疑，自信，依然是自信。以不是爲是，便不準確，以不非爲非，也便不準確。有意不準確，卽謂之過，過起於惡心，便是從惡者那裏來的了。今日中國社會所急需的是有膽量，以是爲是，以非爲非的人。立言不易，立德更不易。欲立言，祇有與惡言並進，同胞不能辨，善言惡言的勝負不能立刻決。善言未必行，惡言未必止。創惡言者亂朱紫，混是非，滿口發鼓動情感的言論，滿紙布激起搗亂的主張，玩國於掌股之上，好像人祇有情感，毫無理知，絕對不會做反覆自照的思想。不使人看見各方面而自作思考，自定去取的言論，大都皆可謂之惡言，因爲這種言論不以是爲是，非爲非，更不以尊重人格爲宗旨。同胞的知識薄弱，易爲倡亂的人所利用；同胞的道德衰微，易爲作僞的人所玩弄。國家在過渡的狀態中，風濤險惡；同胞若乘着不繫之舟，聽其所至，豈沒有傾覆的危險麼？因此，愛國志士，發言持論，應當出於至誠，是也不隱，非也不隱。說是而國人非之，非之不會不是；說非而

國人是之，是之不會不非。不爲時代的濤浪聲所掩蓋，方纔是超乎時代的聲音；是超乎時代的聲音，方纔足以引導時代向前行。隨聲附人謂之諂，隨聲附時謂之竊；諂竊的言論，不足以救同胞，救國家。有膽量說是以敵舉世的非，說非以敵舉世的是，準備着十字架自己負，纔得爲時代的領袖。拳頭不會講理性，猶之誓言不會表明是非；然而立誓是有所忌憚，揮拳是無所忌憚。森林之中，絕壑之內，虎嘯猿啼，梟獍嚼血，是人背後的天演勝景，祇有殘殺，毫無講理性的可能！人到應持理性的時期，仍欲舍理性的長途與平坦，而取情感的捷徑與危道，終不免誤入歧途，走到荆棘蒺藜叢中去，黑壓壓地將人生命與污穢齷齪拚，人卽不死，亦將大受損失了！

耶穌提倡信實，要人有率真的生命。社會學者告訴人說，羣治的方法，往往借重虛假，羣衆運動的方法，亦往往借重虛假。人與人遇，雖滿心憂鬱，亦必強作笑容，雖所遇的人不值一錢，亦必尊揚稱頌，使其快愉。要作事祇要說假話，要殺

人也祇要說假話。然而耶穌不是社會心理學家，因為社會心理學家祇做敘述社會的心理現象的事功，而不為社會立標準，耶穌則為社會立標準，引導出虛偽的狀況，所以不惟不以虛假為羣治羣生的必要方法，而且以為虛假是蠱傷人格的罪惡。現在的社會，濁浪排空，人溺其中，天真盡失。耶穌說：「文士與法利賽人啊，你們可憐啊！你們在人面前封鎖了天國的門，你們自己不進去，也不許要進去的人走進去。你們偽善的文士與法利賽人，你們可憐啊，你們走遍山海使人奉教，等到人奉教之後，你們却使他們還要加倍地墮落……」（註二）約翰福音的作者述耶穌的話說：「惡鬼是你們的父親，你們要達到你們父親所要求的。他本來是凶手，與真理無關，因為他裏面沒有真理。他誑騙，是出於本性，因為他是欺誑者，是欺誑者的父親。」（註三）耶穌憎惡虛偽的原故，是因為虛偽戕賊人的本性。虛偽的人，心必空虛；心而空虛，人格便沒有中堅力，人格沒有中堅力，人就死了。做事情就是騙飯喫，那裏還有真事情做出來！交朋友是騙利祿，那

裏還有真友誼！小孩子哭，大家說『老虎來了；』人心裏的老虎真箇來了，人却沒有知道呢！

人羣的結合莫不有根本觀念爲鏈鎖。在兩種文化或多種文化初相交流的時期，一種歷史的潮流要與他種歷史的潮流衝激翻涌，迴漩澎湃而俱前。這兩種潮流各有其源，各不能與本源相截斷。因此，此文化的觀念，必要與彼文化的觀念相接相觸而相攜。兩流合進，不是調和，不是折衷，乃是創新。文化合進，也不是勉強的調和折衷，而是創新。不過創新是人的工作，人有因勢利導的責任。人羣結合的根本觀念，應當在文化交流的行程中，漸得新意義。不適的觀念，應當因其不適的緣故，漸形消滅了。社會有平衡，這種基要觀念的統系是平衡。每一觀念，與他觀念有相當的關係。打破一個觀念，即是打破一切與此觀念發生密切關係的觀念；所以打破一個觀念，即是打破平衡。打破平衡，社會便即破裂，社會破裂，羣治便有阻礙，人的路途上便一切都是迷霧了。所以打破平

衡，須要有另一平衡起而代之。打破是五尺之童所能爲之事，建設是飽學之人所難能的事；因爲打破絕對不須細商量，建設定然須要慎選擇。而選擇路途，決定方向，不是社會聽天由命的事情，不是活幾日，睡幾夜，便會有方向，如春筍帶露生長出來的事情。路途方向是英雋遠見的人，審慎考慮，努力而決定的。現在國內的人，誰不會打破平衡，誰會得建設平衡？搬幾個洋觀念過來，決不會在中國變作社會的平衡。保存着舊文化的一部分，也不會使一部分就變作社會的平衡。社會在最險惡的狀態中，最忌窮凶極惡的人，手執鋼刀跑到人羣裏去，亂砍亂劈。亂砍亂劈是不能幸免的事情。然而有志有力的人，應當阻擋亂砍亂劈的人，使他們不將人性命都砍壞了。新是人所最愛的寶貝。但是盜名譽不是新，因爲舊史冊上的大墨漬，大都是這些事。放肆，縱欲，報仇，討飯，標竊，攘奪，做政客，騙金錢，發宣言，快郵代電，等等事，沒有一樁不是舊史冊上墨漬裏顯出來的舊事情，那裏算得新？人若假用一個新字，做殺人自殺，欺人自欺的事情，他所做

的是虛詐的虛詐！有新觀念，新人格，新能力，灌注到社會裏去，使社會得有新信念，新平衡！——這纔是新！愛國的人，倘使知道虛詐狂妄不足以救國，立刻低首下心去用理性找救國方法，正確的方法，豈遂不能找到了麼？新中國是新中國人自創的；沒有可靠的人，斷沒有可靠的國創出來的！

是則是，非則非，沒有假借人羣，方能有互信，有互信，方能有進展的人生。信實是倫理的實現力。信實能使人自啓，能將自己交託人，也能使人交託我。信實是一切人發生相互關係的起點。學者把自己的信實去應付事物，事物的理於是乎發明，人的知識於是乎愈擴愈大，愈進愈速；然而沒有學者走了捷徑，用了詐僞的法子，去把物的信實找出來。他們不問自己愛不愛，只問事實是不是，所持的完全是客觀態度。人與人發生關係，雖不能放棄主觀態度，而不去問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却也要以信實去發明信實，以信實去創造信實。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將這段議論換了本書的術語，我人就可以說人有澈底的信實，他就能發展自己的人格，能發展自己的人格，他就能發展他人的人格，他就能通曉物理，能通曉物理，他就能贊助自然作化育的工作，能贊助自然作化育的工作，他就能與上帝一同努力向前了。這樣看來，信實的重要，也就顯然了。耶穌說：「你們若照我的教訓行，你們便真是我的門徒；你們要認識真理，真理要解放你們。」（註四）耶穌又說：「我是真理。」（註五）人而祇知是則是，非則非，人即真是人，而真是人，人即是真理，即有自由。

第八章 超抵抗主義

經訓……你們聽見人對他們說，『一眼還一眼，一齒報一齒』。但是我告訴你們不要抵抗損害；若有人打你們右臉，將左臉也轉過來給他；若有人與你們爭訟，要得你們的襯衣，連外衣也給他。若有強迫你們走一哩，就與他偕行兩哩。若有人求你們，就給他；向你們借貸，不要辭却他

『馬太福音書五章三十八至四十二節』

復仇是人類進展行程中的一個步驟。禽獸皆須自衛，或生爪牙，或帶鱗甲，或長蹄角，或含毒液，或隱利刺，做自衛的戰具。一受外界的欺凌，虎必張牙舞爪，直撲而前以爲自衛，以爲報復。自衛報復，實爲一件事。在這種報復的血戰中，強者勝，弱者敗，凶者存，懦者亡，無優劣可言，但有膽力，體力，適應力大小之分罷了。優劣是道德關係上的形容詞，不是自然天演界的敘述語，不可亂用。亂用言詞，有言不順，事不成的弊病，且有將應持道德生活的人驅而納諸野獸隊中的弊

病。禽獸自衛，乃有報復，乃有殘殺；報復是消極的自衛，殘殺是積極的自衛。報復的意義是掃除害己的仇敵，殘殺的意義是攫奪益己的食物。禽獸如此，人類也是如此。初民無冠裳，無禮樂，所有的戰爭，不外乎消極積極的自衛。初民的社會，無法律，無政治，常有爭，則一人與一人，一家族與一家族作自衛的報復，自存的攘掠。此種情形不可久，久則社會亂，亂則生活塞，塞則人人都受艱險。有力的人，或持己功，或賴神力，倡立法度，以爲人民的仲裁。『一眼還一眼，一齒還一齒』的法律於是乎成立。法律的成立，並沒有破除復仇報怨的本能，因爲這個本能，深入人的血液骨髓，決不能在人類創造文化的初步中，立刻便因打擊而破裂消滅。不但是數千年前不能將復仇報怨的心打破，卽在今日文明大國，尙把達爾文所倡的天演論，誤解亂釋，自己退走而入於虎豹獅象的範疇。所以帝國主義，但壓弱國，專欺他族，祇表明人類退步而已！人類如此，個人亦如此。孩提之童，一受欺侮，卽怒目握拳，舍命很鬪，得其平尙不甘，必欲佔優勝，纔得甘心。愚

昧之民，一受欺凌，不能忍，則拔刀而起，挺拳而鬪，舍死忘生，以期佔勝籌，然後得其平。爭戰方劇，則情感衝動如潮湧，如浪翻，如野虎離山而遇犯虎的野豹。然而當此之時，在於盛怒的人，情感背後，未嘗不是理性，好像理性說：『仇敵犯我，損害我生，我當自衛，制服仇敵。我制伏他，必須力勝於他，他的痛苦必須比我的痛苦多，而後方得謂之公平。』因此，個人的報復，在於今日，往往比古法律還要凶猛，幾乎有『兩眼還一眼，二齒償一齒』的意思。然而此種本能，在前古爲必要之具，在今日爲危險之物，人類不當自超而主張超抵抗主義麼？

耶穌說：『你們聽見人對他們說，「一眼還一眼，一齒報一齒。」但是我告訴你們，不要抵抗損害。』耶穌所指的報復律，在舊約中間，明文詳載，說：『若有損害，就當以命償命，以眼償眼，以牙償牙，以手償手，以腳償腳，以烙償烙，以傷償傷，以打擊償打擊。』（註一）在紀元前一千九百年成立的罕牟賴俾律例中，報償的法律有十五條之多，例如『人若擊出貴族的眼，他的眼也要被擊出』之類。（註二）

這種法律，在當初頒行的時代，實在是人類進展行程上一塊道里碑。有這法律，人便不敢任意將勝人的力量去壓在可勝的人們，因為執法的人是强有力的。三者，比任何個人，或竟任何家族為強，必要為受損害的人報仇伸冤。因此，強者不敢欺弱者，弱者可以不受欺於強者，而社會的平衡，便比較穩固了。個人的仇敵，變了社會的仇敵，個人的怨毒，變了社會的怨毒。不過怨毒依舊是怨毒，報償依舊是報償。法律中所載的懲罰刑律，不以社會受害的深淺而定刑懲的輕重，不以囚犯為禍的大小而定刑懲的多寡，乃以民衆憤怒的程度為衡度。殺夫則凌遲處死，殺妻則罪較輕，然殺夫殺妻，其罪相當，刑亦應相當。所以不相當的緣故，因為社會的心理以為殺夫之惡甚於殺妻。同樣，父殺子，則罪薄，子殺父，則罪重，然而對公衆，父亦一人，子亦一人，為害相同。這樣看起來舊時的法律，倚於主觀的情，而不倚於客觀的理。情是保守的，理是開創的；情於舊倫理合，則罪罰視舊倫理所激的情而定輕重。此種法律，依舊含報復的意義，因為犯人得罪社會，

社會受損害，乃大動公憤而誅滅之！

近來文明之國，雖不能全超乎報復的公憤，却已早入於客觀的刑法。國家不必視囚犯如寇讎，執法的人不必與囚犯有個人的情感關係。法律的宗旨，不是一人受損害，必須第二人受同樣的損害，然後損害可以除而人心可以平。雙倍的痛苦，不能消除一倍的痛苦，雙倍的罪惡，不能剷除一倍的罪惡，祇能使痛苦與罪惡更甚而已。法律要防亂於未然，使未犯罪的人，知所趨避而不為損害他人的事情；要定亂於既作，使已犯罪的人受懲罰，未犯罪的人受警戒，使社會可以脫離害羣的惡人，亦使害羣的惡人，可以在一定的範圍中作苦工，成勞績，將功補過，以償社會的損失。西方之國，已開始有廢止死刑的實行。人以耶穌的超抵抗主義為無抵抗主義，以為此種夢想，萬不能在人羣中實現；殊不知一家之內，不能有抵抗惡的行爲，一國之內，不能有抵抗惡的行爲，有識的人，已經提倡着，并且已有成績了。將來必有一日，兄弟不復閱於牆，各國不復有外侮。人類若沒有

這種標準，那末強者，決無永久強盛的道理，弱者，決無日漸轉強的希望。人類若沒有信心，在此等事，沒有實現的時候，不確信此等事，必要實現，好像看見牠實現了一樣，此等事即無實現的希望。奇蹟，靈蹟，都是人做的，祇要人有自信心，有信人類的大信心！一家之內，事事凡近，事事切己，所以夫婦彼此可諒，父子彼此可恕，母女彼此可得了解，報復的事情，就沒有了。一國之內，法律可以漸入理性的路徑，亦可不以惡報惡，忿怒報忿怒，而同胸報復的事情，也就可以銳減了。

人類進展，人漸會作反覆的思想。每有一種行爲，必要估訂牠的價值。估價的方法，必要分析行爲可能的影響與效果。若人殺了仇敵，僅能逞快一時，僅能將仇敵的財寶等遺物，享受一短時期，而後或身受其惡影響，或子孫受其惡影響，或同胞受其惡影響，累世不盡，豈非得不償失麼？人選擇一種行爲，當不背於合理的熱情，不當徒從不合理的衝動，以致一時爲樂，十世受痛苦。人的進步，端在於能舍一時的快樂，而得更長的快樂，能忍一時的痛苦，而免更久的痛苦。父

母犧牲自己，積蓄金錢，自己嚼菜根，以使子女可以得教育，這父母暫時的痛苦，豈不便是父母將來快樂，子女將來造就的根本麼？人無積儲，則文化無進步，然而

積蓄，舍現在以求更大的將來，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文化進步，則將來的人生必

較現在為美滿，然而現在若不籌備使文化得直前的開展，更無籌備之時了。小

之則個人的行為，大之則人類的前途，莫不有依於現在的，我能否擔負重大的責

任。人生路上有許多障礙。造就這個障礙的是人，掃除這個障礙的也是人。

造就障礙的唯一方法，是逞情縱欲，只圖目前快樂的行為。掃除障礙的唯一方

法，便是人考察行為可生的影響與效果，預造善因，使將來得善果，預棄惡因，使將

來無惡果。造善因的是好行為，造惡因的是惡行為；行為的善惡，在目前，可以看

其造因而估定其價值，在將來可以看其結果而估定其價值。造善因是合理的

行為，造惡因是不合理的行為。耶穌教人不抵抗惡，無他故，不過要人不造惡因

而造善因，不要有不合理的行為，而要有合理的行為罷了。人有罪惡，我亦以同

樣的罪惡對付他，人殺我，我殺他，人奪取我，我奪取他，把惡做成一個沒有斷痕的連環，人類必要受這惡的束縛，而人格的進展，必要大受打擊。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豈不然麼？

然而耶穌說：『人打你們的右臉，將左臉也轉過來給他；人與你們爭訟，要得你們的襯衣，連外衣也給他。人強迫你們走一哩，就與他偕行二哩。人求你們就給他；向你們借貸，不要辭却他。』這一段話豈不是過分麼？豈有他人打擊人而人轉左臉之理麼？其實這一段話並沒過分，也沒有不合理的地方，祇是讀這段話的人不得其解，咬文嚼字，往往把合理的教訓變為極不合理的教訓。誤解的原由，不外二點：一，解經的人沒有知道耶穌教訓人的方法；二，解經的人沒有了解耶穌說此話的宗旨。耶穌說話往往用過實的喻言，使他的意義嶄然特出，以致聽他的人，一聞其訓，即不遺忘。他說：『若你的眼使你傾覆，你就將眼挖出來撇棄了。…你的手使你傾跌，你就將手斷下來拋棄了。』難道他教訓人挖自

己的眼珠，斷自己的手臂麼？耶穌的教訓，並不是一字一字可以拏來崇拜的庶物，乃是字句所含的宏大偉厚的精神。挖眼睛，斷手足，是表明決志忍痛，切切實實的痛悔；是表明懇切誠摯的真志向。假使沒有真志氣，那末挖出了兩隻眼做瞎子，斷落了雙手雙足做滾地的人瓜，也沒有絲毫的裨益！耶穌又曾說過，『若有人使小子中一人犯罪，倒不如自拴磨子石在頸項上，投海而死。』難道他教人這樣辦麼？他的意義是人萬不可使他人人格墮落；兩相比較，使人墮落的罪惡，像比自投於海的罪惡爲重大。人當決志不引人墮落人格，好像要對自己說，與其害人，毋甯自害。同樣，耶穌說轉左臉，他的門徒就必要轉左臉，非門徒就可以借着一字一字地去嘲笑他，與他的們徒了麼？門徒轉左臉，是門徒糊塗；非門徒嘲笑耶穌，是非門徒無理性。所謂轉左臉，送外衣，走二哩，應要求，從借貸，種種話，都是表明人格精神，都不是立定行爲細則。人要打右臉，善人不能抵抗，轉左臉，就是以善勝惡，爲善有餘力的精神。人要得襯衣，強迫走一哩，要求借貸，善人

不肯抵抗，反而給外衣，走二哩，應要求，供借貸；這不是善人自願做奴隸，乃是善人表示決心愛人，愛人有餘閒，有餘力的精神。

有一動，卽有一反動。以惡應惡則惡加，以善應惡則惡減。耶穌的宗旨是要以善意志戰勝惡意志，以高尚強毅的人格，提拔卑下狹窄的人格，使惡人因此而爲善人。如此，那末不但罪惡消除，而且人格提高了。惡來，人不能不抵抗。耶穌並不要人不抵抗，乃是要人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去抵抗。惡來，人要用善去抵抗牠，使牠消滅！因此，祇有人格偉大，魄力雄偉的人，纔能制勝惡；滿有奴性，背無力，肩無骨的人，絕對不能作超抵抗的神蹟！不用惡方法抵抗惡，乃用超於惡，終必勝惡的方法抵抗惡，這教訓就是超抵抗主義！假使人爲惡人打右臉，人也打還他，打來打去，結果豈不是兩人大家墮落麼？假使人爲惡人打右臉，將左臉勉強轉過來，心中忿怒而愧怍，卽使左臉打得腫起來，有什麼意義呢？又假使有人打右臉，被打的人有誠懇的對付，不但使他不願再打左臉，而且使他惶愧自憎。

而懺悔，一旦成爲愛同胞的善人，這不是超乎抵抗的抵抗麼？宗旨可以說，方法不能教，耶穌的門徒應當擡起頭來，天天靜默地望着骷髏地的十字架，或者能夠有覺悟，有方法。有人格，方法不難得，不必咬文嚼字，泥守章句；無人格，方法不能得，雖然尋章摘句，拘牽翰墨，亦毫無用處！三歲的童子，在街上亂跑，見長者便罵禿髮賊，長者便捉住他，也罵還他麼？還他一句罵，殊覺細小的事，不過使長者降到三尺野童子的程度，與他一般見識，那未免太可憐了。同樣，程度僅到以惡抵惡，以惡犯善的人，對着耶穌的門徒既罵而且嘲，又嘲而復殺，耶穌的門徒難道就可以被他把心肝，思想，人格，信仰，都攆掠了去，洵洵然便與他絜短量長，一刀來一鎗去，玩天演舊歷程中的舊把戲麼？不過抵抗是抵抗，自衛是自衛，三尺的童子，持刀奔人，長者無法，童子的刀，豈不要到童子自己的頭頸上去麼？人格是人格，價值是價值，保存價值，開展人格是超抵抗的宗旨，這個宗旨是用主動的方法達到的，不是用被動的方法達到的！人格而果超，意志而果善，方法是人自定的，豈

真不能切切實實的對付惡麼？上帝惡惡，而愛罪人，罪人終不悔過，害及同羣，上帝豈無公義的對付麼？超抵抗主義，是大能力主義，非是奴隸主義，愛上帝的人豈不知道麼？

耶穌的超抵抗主義，沒有使人做低首下心的奴隸，乃是要人做拯救同胞的健卒。奴隸抵抗惡的方法，不是超抵抗的方法，乃是陰抵抗的方法。超抵抗是光明正大的，不誑騙，不諂媚，不陰損，不私謀。陰抵抗則不然；奴隸無權勢，無威力，欲求主人不責打，不苛待，非用柔軟的，狡獪的方法不可。於是巧言令色，揣測人意，或作脅肩諂笑的行爲，或作陰惡欺蒙的誑騙。主人所是，奴隸陰非之；主人所貴，奴隸陰賤之。一得機會，就毀壞主人的名譽，損傷主人的物件。每逢怒罵，則視若無事，恥辱之心毫不動。每逢責打，則咬牙切齒，默然忍受，積怨毒於心；責打之後，還要以為傷疤的衆多傲同輩。這樣，奴隸的抵抗，乃是陰險的抵抗，其宗旨便是使主人事事不能達目的，事事不能得滿意，完全是消極的。中國從前雖有奴

隸制度，然而主奴之間，有君臣的關係，頗有主人慈惠，奴隸忠義的情誼。所以中國歷史上並沒有解放奴隸的運動，也沒有開釋奴隸的爭戰。本節所述的奴隸抵抗，乃是古羅馬奴隸制度下所發見的現象。人或以為耶穌的超抵抗主義，是與歐洲奴隸制度下所發見的奴隸抵抗主義，同為一物，以積極為善的事與消極為惡的事，以善意志戰勝惡意志的奮鬥，與善意志反抗惡意志的殘殺，併為一談，甯非盲瞽之談麼？現在則奴隸制度，完全消除了；若再有以卑下齷齪的心術，陰詐譎詭使無辜的人，無罪的國，受人格上主權上的損失，那末存這樣心術的人或國，所有的侵略主義，都是奴隸的陰抵抗主義！

耶穌的道德觀念中，有三要義：一，是人是最可貴的，因為他有無止境的發展可能性；二，是有力的人要負拯拔無力的人的責任，強救弱，智救愚，賢救不肖，善人救惡人；三，是心術要正，方法也要正，若不澈底地用正當的方法，發表正當的動機，而達到正當的目標，人間斷沒有正當的建設。耶穌絕對的相信，祇有善可以勝

惡，祇有澈底的善方法，可以造成澈底的好成績。有善目標不足，有德的人必須要有善方法去實現這個善目標，務使行為發生好影響，不發生惡影響。目光不遠，不能見此，心胸不廣，不克臻此。耶穌獨處曠野，與自己的心惡奮鬥，並非要決定目標，因為他受洗施約翰的洗禮，是爲了有目標的緣故。約翰所宣傳的天國，就是他的目標。四十晝夜的臥薪嘗膽，是決定方法的精神血戰！要顧自己的衣食麼？要用不正常的方法得餅麼？他簡簡截截地回答說：『不！』人不單因飲食而生的，乃是爲上帝的旨意，——發展人格，開拓天國——而生的！要榮顯自己麼？要使同胞尊敬我，獨以我爲大麼？他直截爽快地回答說：『不！』人不可以試探上帝，不可以不尊重上帝的人格，亦不可以不尊重人的人格！要遷就這個惡濁的社會，用取巧便捷的方法，達到拯救人類的目的麼？要向惡俯首麼？這是最難的問題；然而耶穌斬釘截鐵地說：『不！』人當崇拜上帝。俯就惡是人格墮落，是不尊重上帝！耶穌戰勝了，方法決定了。從此以後，人類行程的

方向也定了。他就直向耶路撒冷各各他一步一步地走到十字架上。人哪，超抵抗是唯一的救世法，是愛的方法，非恨的方法，決非卑污而無志爲善的人所能了解，也決非軟弱疲頓，沉溺在罪惡中的人所能實行！然而匹夫爲萬世師，一言爲天法；耶穌的方法，則人類有希望，不行，則人類無希望。百年後的中國人，千年後的萬國人，運命全在我們掌握中，必要起來審判我們啊！

但是如今，軍閥抵抗人民，人民索然懸頸而聽命。這一黨抵抗那一黨，而人民受塗毒。勞働者與資本者互爲抵抗，資本主義未成立，而童工婦工，已經轉輾於泥犁之下。救國的人愚魯，齷齪，搗毀有餘而建設毫無，根本蠱傷而枝葉凋殘，舉全國的明燈，而全國的黑闇籠罩同胞，更甚於從前。嬰粟遍國，都是同胞血淚的空花！哀鴻遍野，都是同胞號救的悲聲！世界的罪惡滔天！中國的罪惡，濁的涌，穢的翻，齷齪的鼓盪，也在陰霾中，奔騰澎湃而接天！天的慈光隱在烏雲裏了！然而超抵抗主義是愛國愛同胞的人，在惡社會裏獨抱的大能力主義。擾

攘的中國，豈沒有七千愛心廣大，人格猶存的，以忠愛的力量救國的大力士麼？
有！信罷，有！中國人除却把愛將同胞愛好了，把國愛強了，把文化愛高了，還有別的方法麼？沒有！所以我們此刻要懇求上帝。

『……………開我們倦眼，

認識天壤間實在的知心，
那未曾向巴力折腰屈膝，
你愛惜保留的七千選民。

更要懇求上帝

賜我們不畏強禦的魄力，

加倍賜我們提斯比列人

先知以利亞百折不回的精神！

加倍賜我們拿撒拉耶穌

用善意志戰勝罪惡的精神！

第九章 國家主義與超國家主義

經訓……你們聽見人向他們說：『你要愛你的鄰人，恨你的仇敵。』但是我告訴你們，愛你們的仇敵，爲逼害你們的人祈禱，以致你們可以顯明自己是你們在天的父的真兒子；因爲他使太陽同樣地照着惡人與善人，使雨降在正直人與邪僻人（田裏）。若然你們單愛愛你們的人，你們能希望什麼報酬呢？收稅的人豈不也這樣做麼？若然你們祇尊敬你們的弟兄，不尊敬其他的人，那末有什麼可稱呢？異邦人豈不是這樣行麼？因此你們要成爲完全，像你們的天父一樣。

馬太福音書
五章四十三

至四十
八節

尊敬人格是愛的所以然，愛是道德的總律，道德律是普遍的律。理性不能受限制，亦且不肯受限制。物的動律在歐美如此，在中國也是如此；天演進化律，在英法如此，在中國也是如此；人類的道德律，在以賽亞，康德，孔丘，墨翟，耶穌，保羅

如此，在現代的中國人也不能不如此。人在不講理性的時期，茫茫然尊己而抑人，自稱爲開化的天民，稱他族爲化外的蠻夷。一說蠻夷，便生輕蔑心，一生輕蔑心，便容易生侮辱心，一生侮辱心，便容易時時因交觸，因獨私，因攘掠的欲念而啓殺人心。情感有限制，理性無限制；一到理性爲引導人的光明，情感與理性交爲影響，而情感亦不肯自作限制了。哥白尼倡日系說，繼續他的人如勃羅諾，蓋立利阿牛頓，皆隨而主張天統無限制，因此有限的宇宙，一變而爲無量的宇宙。以色列的先知亞摩斯等倡獨神論，救主耶穌乃推展這個觀念，拓大這個信仰，教訓人，使人知道上帝愛一切人類，因此有限的道德生活，一變而爲無限量的道德生活。以色列的先知如此說，中國的聖賢也如此說，孔丘的仁，可以推行，墨翟的愛，必須兼包。可是道德律的無限制，雖爲文明國的聖賢學者所公認，却不是人不可違背而破壞的。自然律是機械的，無論誰人不能違背而無切身之患；道德律是人格的，起於人格交觸，見於人格開展，乃必須人自由去實行。人不實行，爲害

甚烈，然而爲害愈烈，其害愈不彰明而顯著。觸電的人，無論是東方人，西方人，一觸卽死，死則無可回。犯道德律的人，雖殺人亦可逃，雖滅國亦自存。因此人知遵守自然律，不知遵守道德律。然而文化日進，理性日明，疇昔受限制，於今不能再受限制，疇昔賊人或無害，於今賊人不能更免於危害。道德律在人類進展的直前中，愈因人格的組織高尚而愈彰著不可犯。宇宙在上帝人格中得創造，有組織，有統系，故自然律確然不可犯。人類在自己進展中得人格的創造，組織不易，故道德律雖久已著明，而人仍不能遵行。物是人格做主的，所以上帝既有旨意，物律便順行不滯，流轉通運。人格是自己做主的，所以道德律雖愈久而愈著，愈因人類的進步而愈必遵行，人終不失却願守與不願守的自由。不過人格進展，新元素湧起與舊元素結合而爲更高的人格，理性日益透澈，情感日益廣大，意志日益堅強，必致不遵道德律，不復能得更高生活的可能。出門殺人，回家殺父母妻子；出國門滅他國，回國自相殘殺。施諸人，必將復諸己。殺人者，人亦殺之。

自亦殺之。沉淪於今日的侵略主義與狹窄的國家主義者，那裏知道這個道理；然而他們不能審斷人類，人類將來要審斷他們！有理性的人，以愛人爲合理，卽不能以不愛人爲合理。倘使不能舍棄理性，復受欺騙，而作不愛人的生活；那末殺人便見爲滅理性，害人便見爲害理性，滅理性，害理性，便見爲自殺，不肯自殺，便沒有人能以愛仇敵爲不合理，像今日小器小識的人所想到的了。

耶穌的道德律是愛。他說：『你們聽見人向他們說，「你要愛你的鄰人，恨你的仇敵。」但是我告訴你們，愛你們的仇敵，爲逼害你們的人祈禱，以致你們可以顯明自己是你們在天的父的真子。』愛鄰人，恨仇敵，是兩個道德律，一個行在家裏，一個行在國外。在家裏人要愛，要犧牲，要表顯人的光華。在他人中間，在國門之外，人便可以做強盜，奸僞邪淫，無所不爲。賊性子不許帶到家內，國內來，人性子不許帶到家外，國外去，於是乎一人有兩個人格了。兩個人格在一人之內，不相鬪麼？若不相鬪，人格永無統一的一日，若相鬪則勝負不許分，優劣

不能明，人格亦無統一的一日。若賊性子必要帶到家內國內來，家國之中，豈非變了賊巢麼？衆賊相鬪，家國將何以自存而進展呢？若人性子必要帶出家門國門去，他國之人，豈非佔了便宜去麼？然而人要飲食男女，飲食不足必須爭，廬舍不足必須爭，人口衆多必須爭。爭則攘奪，攘奪則殘殺，殘殺則強者勝，弱者敗，人口雙方皆銳減，人口銳減，行有空餘，人又可以相親愛。如此則愛之極，殺機生，殺之極，愛心生；愛憎相替，以成世界。若單重愛而輕殺，殺固禍事，難道愛便不是禍事麼？這種議論，實在不合理。因愛與殺絕對不相容，愛決不能生憎，憎決不能生殺。不但如此，人口問題，決非殺人可以解決的；若然，殺人可以解決，人口問題，那末無論何族，必有消滅，剷除的一日。一家之人，可佔全地，全地滿盈，依舊自殘。人若爲一時計，而行攘奪，那末存亡不可知，爲萬世計，而行攘奪，那末存亡亦不可知。在愛之中，一切可以有限制，唯愛之行無限制；愛能限制一切，不能自爲限制。因此，怨憎攘奪，不能解決問題，愛乃可以解決問題。愛如何解決問題？

愛必用理性解決問題，因為問題雖然極其複雜，理性一定有道路，現在見其端，將來廣其行，至終必有好成績。現在則澈底的人愛人就是了。

愛仇敵，不是恨鄰人，愛異族，不是恨祖國，愛國與愛他國，愛家與愛國，國家主義與超國家主義，儘可並行而不悖。耶穌是愛國的，愛國的人，不但能夠保存祖國的國粹，並且能夠發展祖國的國魂。保存國粹，發展國魂，使祖國成爲有道德人格的主張，乃可謂之偉大正直的國家主義。耶穌是愛國的，愛國的人，不但能夠了解祖國的歷史，並且盡力地爲祖國立目標，使現在軟弱委頓，愚魯惡劣的祖國，可有美麗強盛富饒快樂，人人相愛的將來。愛國的人，莫不知道現在的祖國有未可愛的地方，須要創一理想之國爲將來的祖國；因此愛國的意義，是愛將來的國，是在永存的現在中，刻刻努力輔助同胞，拯救同胞，開同胞的知識，進同胞的人格，使他們都能互助協作，以達到將來的樂國。愛國的人，不但圖目前，其心長，已愛未曾出世的同胞，其眼遠，已見百千年後的文化。耶穌愛國，所以儘力發展

猶太的宗教，開拓猶太的精神生活，與罪人爲朋友，與平民爲伴侶，務使他們與自己同工，爲祖國建立天國，也爲世界人類建立天國。耶穌是愛國的，愛國的人愛在現在爲祖國建鞏固的事業。舊歷史與新紀元的環子，是現在的事功。愛國的人心抱舊歷史，努力衝入新生活，當能覺得現在立定方針，現在努力向前的重要。耶穌愛國，不虛言，不妄想，切切實實地愛同胞，爲他們舍生命。同胞無論怎樣愚，祖國是他們的；沒有他們，雖有我智，也不能成爲祖國；同胞無論怎樣惡，祖國是他們的；沒有他們，雖有我善，也不能成爲祖國。所以愛國是人對於愚惡同胞所存的大信仰，大期望，是人對於同胞人格的尊敬。不尊敬同胞的人格，雖積破敵之功，亦不得謂之愛國！不努力輔助同胞，轉使同胞流離顛沛而疾病苦死於泥犂之下，這等人不但不愛國，而且是自滅其國。一國之內，愛國者少，自滅者多，其國必危，久危不安，其國必亡。耶穌是愛國的，愛國的人必自愛；自愛的人，不爲惡，不欺人，有今天下舍我其誰的浩氣。一人之力有限，然而有限的力量可以成

無限的事業，積有限的力量，而千倍之，萬倍之，億兆倍之，國家就強且富了。自愛的人必務正業，自己生利，與人分利，對於國家有切實的貢獻。愛於己必愛於人；人已有所同，故愛亦有所同。愛國如此，推此愛國的觀念而主張之，便是耶穌的國家主義。（註一）

民族有特性，國家亦有特性，個人有自由，國家亦有自由，人民有人格，國家亦有人格。特性發展，然後國家自身可以創新，可以對於世界有貢獻。個人的自由，是個人自有的選擇權，決定權，行爲權；國家的自由，或謂之獨立，或謂之主權，亦包含選擇權，決定權，行爲權。有此三權，方得爲人，方得爲國。個人不能因選擇而妨礙他人的選擇，國家亦不能因選擇而妨礙他國的選擇。個人不能因自決自行，而妨礙他人的自決自行；國家亦不能因自決自行，而妨礙他國的自決自行。個人的自由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因爲個人之外有同性同欲的他人。國家的主權也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因爲國家之外，尚有他國，操有同等同樣的主

權。絕對主權說是歐洲國家主義的凶器，既已妨礙他國，復屢自害其國。提倡國家主義的人，若尤而效之，以爲一國對於他國絕對的不負道德上的責任，那末這等人是要毀滅國家的人格。國家無人格，人民亦不得保持其人格。國家是人民團結的總人格，若拋而棄之，不講倫理關係，不重理性，團體中的個人也就不能講理性，不能重倫理關係了。國家欲侵略他國，人民便各個人含帶賊氣，含帶強盜，土匪，豺狼虎豹的惡氣。國家因侵掠而開釁，人民便去做賊做強盜，死在做賊做強盜的行動中。人有人格，因爲有他人；無他人，人便無以成爲人。國有人格，因爲有他國；無他國，國即無以成爲國。人必處於人羣之中，國必列於諸國之間。一人奮進，他人不與之俱進；奮進的人，久必疲而停頓。聖人的痛苦就是他走得太遠，而庸衆跟不上，然而聖人不停頓，是因爲尚有門徒奮力去追隨他。一國奮進，沒有他國與之俱進；奮進的國，久亦必自足而停頓。中國本是極有進步的國，徒因奔走太遠，遺世獨立，乃有停滯緩進的危險。然而中國亦決不停頓，因

爲東西通關，互相爭勝，她便不能不努力直行。人非一人，必讓他人俱進；國非一國，必讓他國俱進。人有新發明，新貢獻，他人皆得享受之，皆得繼續之，而得更新的發明與貢獻。國家亦然。人必有貢獻，然而社會有進步；國必有進步，然後世界有幸福。摩西，柏拉圖，耶穌，保羅，哥白尼，康德，達爾文，不是任何一國所得私有的人物，中國亦得受其貢獻的賞賜。孔丘，李贽，墨翟，孟軻，劉向，鄭康成，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等，不是中國所得私有的人物，各國亦得受其人格思想的影響。提倡國貨，不能完全用國貨，抵制外貨，不能抵制外國的文明。因此國家主義，並非是非國際主義，乃是與國際主義並行的主義。處於今世，一國的人，不能不與他國的人相往還，相酬酢，相交遊，相協作；一國的政府，不能不與他國的政府相周旋，相結交，相了解，相提攜。人人相處，便不能永久彼此爲仇敵；國國相接，便不能永久彼此開釁端。有一人不讓他人爲人，不讓的人，便不得自己爲善人，必有輿論逼促之。有一國不讓他國爲國，不讓之國，久之，亦不能立於天地之間。這樣看來，

國家主義不可無，在乎選擇一種比較有利益，有善影響，有道德人格的國家主義主張之。國際主義不可無，在乎選擇恨仇敵，或愛仇敵的國際主義行之罷了。

爲今日任何一國計，我以爲實行耶穌的主張爲最妥最澈底。爲弱國計，弱

國決不能因恨仇敵而轉爲強國。弱國所以弱，不外乎兩個原故，一是外侮，一是

內亂，互爲因果，愈盛而愈危。然而恨不足禦外侮，亦不足平內亂，雖因重重的凌

辱，可使全國的人民爭一時之氣，但單是氣憤，決不能增進同胞的人格，國家的地

位。外侮頻仍，忿怒是也，不忿怒非也！有人格的忿怒，方是真忿怒，一方面於己

無損，一方於敵有益。（註二）弱國一忿，不以兵戈，不以火礮，乃以理性與道德，對賊

與盜宣說凜然不可犯的民衆人格，國家人格。弱國不能用兵，却有比兵更利厲

的武器，就是超抵抗的抵抗，就是普遍的道德律。弱國講道德，講公理，強國必要

非笑之，然而強國終能非笑之麼？強國非笑弱國講道德，講公理，是強國祇怕弱

國講道德，講公理，於己有損害？強國的政府，亦最怕己國的人民講道德，講公理；

弱國若儼然，毅然，直言而告之，使強國的人民聽清楚，強國豈不要無所措手足了麼？而弱國反以強國的非笑爲恥辱，乃將血肉之軀與不講理性的鎗礮相周旋，自以爲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殊不知旣不合算，復傷國家的人格，使強國藉口而怙惡不悛，豈不愚之又愚麼？強弱相見，其法必二。強者鬪，弱者鬪愛；若同鬪，弱者必受巨創。然而愛非弱於道德，弱於人格的人民所能有。這一點就是難之又難的事啊！爲強國計，強國決不會在今日的文化程度下，因恨而佔勝籌。世界上的虎豹，並不是祇有一兩隻。老虎之旁有獅，有豹，有狐狸。一塊肉不夠搶，十塊肉也不夠搶。并且世界上的肉，不但多硬骨，而且含毒汁；野獸不食則已，食則必病，病甚必且疲而無可如何。獅用全力搏野兔，野兔或者無救法；不過強國若要併吞弱國，弱國固不免大受損害，強國亦必永久受其害；因爲以國滅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以弱敵強，使強者不強的程度已經到了。所以在今日強國當有澈底的覺悟，可以讓弱國修戰具，不可以自去修戰具，可以自去講道德。

不可以專讓弱國講道德。一國以誠待他國，而後各國以誠相待遇，強者必依舊強有力，弱者亦必轉而強有力。

國家被壓於強國的時候，全國人民，應當臥薪嘗膽，作兩種反覆的考慮，澈底的預備。第一，人民應當知道外國如何侵犯，欺凌，輕蔑，壓迫，損喪我國家的人格。知道了，就要預備對付而抵抗。第二，人民應當知道自己有什麼可欺的原由。知道自己有可欺的原由，便要盡力自去破壞這個原由，使他國不可藉此以相欺蔑。醫家之理，治標較易，治本較難。治國亦然。所以治標之時，不忘治本；抵禦外侮的時候，不忘收拾內患，恢復本原。國家積弱，所以要受欺凌；國家妄為，所以要被輕視；國家無知識，所以要喪失主權；國家無道德，所以要賠金錢與割疆土。國家有罪惡，他國趁其罪惡侵蝕的機會，而來犯他們的罪惡。兩惡相激，遂成惡果。從內外兩方面觀，人民要抵禦外侮，舍持堅強的善意志外無他法；人民要收拾內患，舍訓練堅強的善意志亦無他法。外侮內患，令人憂痛，然而愛國的人

深知現在切身的痛苦，亦深信將來可有富強的國家。憂苦時期，是國家自強的良機。當此之時，真正愛國的人，要除去奢靡的習慣，懶怠的性情，邪淫的思想，不使病菌侵入人格，而消蝕人擔負艱難，開展人格的精神。要訓練衝動，組織情緒，不使惡政客得有利用的機會。要清廉，不因愛國而受金錢的報償；要建設，不因愛國而作搗亂的毀壞。要盡力讀書，學者則因讀書而有新見解，學生則因讀書而自能辦事。總而言之，要立人格；有人格，可以禦外侮，平內亂，沒有人格，侮必愈甚，亂必愈甚。

耶穌教人愛仇敵，是對人格強健的人所發的教訓。愛仇敵就決無戰爭了麼？我愛仇敵，仇敵不愛我，便怎樣？我有的人格，且以人格爲重；仇敵不愛人格，且將人格撇去了，便怎樣？愛仇敵是耶穌的明訓，超抵抗也是耶穌的明訓。然而耶穌的教訓中，找不出愛仇敵就無爭戰的意思，超抵抗就是不抵抗的意思。耶穌曾說過：『操刀者，死於刀。』（註三）門徒曾尊耶穌爲和平的君王。（註四）但是

耶穌教訓人，除了家庭問題之外，祇爲人類說原理，沒有爲人類立細則，因爲有原理可以應用在複雜的人生上，立細則便要生不適於變遷的阻障。譬如愛是原理，愛童子必須引導他，愛師長必須被引導，愛父母必須有供養，愛朋友必須有忠信，愛子女有過不改，要責打他們，愛同輩有過不改，要規勸他們，事事隨情形而變，豈能千端萬緒，盡立規則麼？同樣，愛仇敵是原理，不是對付仇敵的規則。仇敵

不害我，或害我，而我有法可使仇敵變態度，可使自己得保護，我便沒有理由宣戰。不宣戰而盡力消弭災禍，是愛自己，亦是愛仇敵。仇敵必對我宣戰，操刀挺戈，尋釁於我，我有人格是上帝所尊重的，我有國家是上帝所愛護的，我有家室是上帝交託於我，社會供給於我，而我用自己的人生格所發展所維繫的，我必自衛衛國，挺身而戰！我戰是保護國家的人格，是保護同胞的人格，是保護自己的人格，也是保護墮落人格的仇敵國尚有餘賸的人格。我戰不出於憎毒，是出於服從道德律，未始不是愛仇敵。我不能愛仇敵而讓仇敵殺我；難道我愛仇敵，就不能自

愛了麼？

不過國與國戰，祇有一個理由，就是國家在無法的時候，受迫而宣戰滅除罪惡。除了國家不得已而宣戰伐罪，若挾持侵略政策，欺凌他國，發生戰禍，這個國家是絕對的無理，絕對的有罪。不得已而宣戰伐罪，也是危險的事情，因為不得已的程度難定，視國家的人格程度如何而定。中國的聖賢都反對爭城奪地的爭戰，所以在爭戰問題上，中國有特別清楚的見解。孟子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然而孟子亦說：『湯始征，自葛載，……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依孟子的話，侵略而戰是不應該的，救同胞而戰是應該的。墨子的意思與孟子略同。墨子說：『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義滋甚，罪益厚。……今至大

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誠不知其不義也。〔註五〕

然而墨子救宋備戰守之具，是主張非攻，不主張非守。中國人愛和平，不是不會守，乃是不肯攻。若然中國果然會守衛，就可以不怕他國來攻擊了！

可是世界和平是各國應有的目標。這不但因爲爭戰是危險的事情，實在是反天演的事情。兵器愈凶，殺人愈多而愈易，毀壞文化愈快而愈不可制。愛國的優秀分子死於戰，疲弱的劣敗分子安於家，優亡而劣存，強死而弱生。高尚的人格爲此而消滅，衰頹的人格爲此而增加。憂愁加增，債款加增，怨憎加增，將來的戰禍，亦不減削而加增。所以人民的領袖對於爭戰，必要忍之又忍，慎之又慎，至於無可如何，然後踏到死的影子裏去。輕於言戰的人，決非愛國之士！昧

於求和的人，決非愛國之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聖人不得已而出之。古代尙且要如此鄭重，何況現代麼？國家不能一日就救好，人民必須要忍耐而有恆。人民不能一日不努力，努力不是走近路，乃是建國家在人格的磐石上。負大希望的人，雖在痛苦之中，仍舊看得見將來的光華燦爛的中國，莊嚴榮耀的世界。先知米迦和以賽亞同唱着和平之歌，在猶大危難之際，遙遙地希望說：『主殿的山，必巋然聳立於雲間，高出萬山，高出萬山！萬民奔趨而仰瞻……法從郇山出，主的聖諭要從耶路撒冷傳出去。主必審判列國，平治諸邦；使他們將刀劍造作犁鋤，將戈矛改作鎌刀。國與國不復相見以兵戎，不復學習守與攻！』（註六）

在於今日，有人格的中國人應當與抱負廣大的日本人、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等，相交以信，相尙以德，在我們必須共居的地球上，在我們大家逃不出的世界上，建造永久相愛的生命。這些人以人格相見，要以上帝爲標準，主張用愛解決一切問題。這個主張，是超國家主義！這些人是烏雲中一大道金光！這個主

義，是人類演進的前程中，一盞明燈！超國家，不是無國家，乃是要使一切國家得有共同的事業，友誼的關係，統一的標準。上帝的人格，上帝的愛是這個統一的標準。此言可笑麼？可笑的事情正多呢？『若然你們單愛愛你們的人，你們能希望什麼報酬呢？』新國家就能因此而實現麼？新人類就能因此而產生，作為現代人類的報酬麼？『單愛愛你們的人』……『稅吏豈不也這樣做麼？』做稅吏就算得做人麼？『若然你們祇尊敬你們的弟兄，不尊敬其他的人，你們有什新的貢獻呢？』『異邦人豈不也是這樣做的麼？』日本會給人家二十一條至不平的條件，也值得你們去學樣麼？英捕殺人，也必要你們將他們墮落的方法來使用着，照樣去自己墮落麼？你們不當比異邦人較勝一籌麼？聽！耶穌說：『上帝使太陽同樣照燭惡人與善人，降雨水臨到正直人與邪僻人……因此你們要成為完全，像你們的天父一樣。』

第十章 潛修主義(上篇)

經訓……要謹慎，不要在公衆面前行善事，使人們看見；因爲若然你們如此做，你們在天父那裏就沒有賞賜了。所以你們施捨的時候，不要像僞善的人一樣，在會堂裏和通衢上吹號筒，要人來稱讚他們。我告訴你們，那個就是他們要得的一切報酬了！但是你們施捨的時候，決不可使左手知道右手做的是什麼，這樣，你們在隱密中行善，你們的父在隱密中觀察着，要賞賜你們了。

你們祈禱的時候，你們不應當像僞善的人，因爲他們歡喜站在會堂裏和通衢四隅祈禱，叫人們看見他們。我告訴你們，那個就是他們要得的一切報酬了。但是你們祈禱的時候，要走進密室，關上門，向你們無形的父祈禱，你們的父在隱密裏監察着，必要賞賜你們。你們祈禱的時候，不要像異邦人用重複的空言，因爲他們想言語多了，他們的

祈禱必蒙垂聽。你們決不可以學他們。因為上帝，你們的父，在你們

求他以前，已經知道你們的需要。

馬太福音書第六章一至八節

人有重大的事業，重大的責任，應當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精神，任怨任勞，百折不回的毅力，奮勇當先，直入將來的權能去對付他的工作。人要尊重人類的人格，要做愛同胞的人，要做義夫節婦，忠實的國民，愛國愛世界的先導，自己當然要有強毅果敢，不屈不撓的人格。要有此種人格，人便不能像不繫之舟，放乎中流而聽其浮沉了。人格不是放弛的結果，乃是收束的效驗。信上帝的人，自

當天天朝見上帝，聚精會神，預備擔負責任；這就是耶穌的潛修主義。本書第五

至第九章論及耶穌倫理觀念的大綱。本章至第十四章，共五章專論耶穌的宗

教，而以潛修主義為耶穌宗教觀念中一重要部分。耶穌的倫理綱領在尊重人

格；耶穌的宗教要素是尊敬上帝。因為尊敬上帝是人與上帝發生精神的關係，

殷勤懇切地作人的人格與上帝的人格，人的精神勢力與上帝的精神勢力，合化

同流，會集上前的感通。潛修不是靜，乃是動，不是離，乃是合，好像支流入大江，在寂寥曠闊的荒壑曠野中，發出奔騰澎湃的濤聲。靜中的動，是謂劇動。潛修不是止，乃是前，不是休養，乃是努力，好像探險的人登攀萬仞的巉巖，在日出的時候，看見人所難見的奇景。出而人人羣，奮力勞作，是人與人共同努力而前行。入而獨對上帝，如巨魚縱大壑，壯士歸故鄉，既見天心，復見自己的本來面目，是人與上帝共同努力而前行。清晨山石上的祈禱，不聞祈禱的聲音，但聞清風颯颯，幽鳥嚶嚶，清水潺潺，清光淡淡；然而祈禱中有一日奮鬪的精神。客西馬尼園中的靜默，草頭滴露，人頭滴汗，心頭滴血，祈禱中有視死如歸，舍生救世的精神！

潛修的宗旨是建立自己的人格，是在上帝面前訓練自己。禽獸是不須受訓練的；蜂不受訓練而釀蜜，蠶不受訓練而吐絲。然而禽獸亦有時能受教育而爲其素所不能爲。鸚鵡受教育，能學人言語。獼猴受教育，能爲人出把戲。牛耕田，馬拖車，犬守夜出獵，都因受訓練而爲其素所不爲，素所不欲爲，素所不能爲。

然而禽獸尚不能自己訓練自己，不能自制，也不能自由。人則不然，不能有爪牙毛羽以適應天然，則訓練其智力，使能闡探宇宙的奧祕，而使宇宙順應其要求。到現在，沒有人不讀書而能得大學問，不受深切的教育而能有大發展。做文明人，必以訓練。所以人在能訓練能教育之列，而不肯學，非但不肯學，而且要推翻學習的程序，教員祇要拿薪金，學生祇要拿文憑，好像教育界中混幾年，就可以算文明人；是反常，反天演。人非大癡愚，莫不知道教育自己的重要。然而知道訓練智力的人衆，知道訓練人格的人寡。其實訓練智力，可以使人有飯喫；訓練人格，可以使人有飯喫；教授科學，可以使人享幸福；栽培宗教生活，可以使人享幸福。一國之中，人人有高深的學識，而無高深的人格，國家便能強固豐足麼？人人知道科學，應用科學，而人人心胸散弛，信實不存，社會豈不變了陰森森的亂峯絕壑，古木長林麼？祇有幾年的知識教育，真是萬金不換的良機，而人猶然輕視玩弄，虛擲光陰，何況沒有章程的潛修，無人督促的人格訓練，豈不更受玩

忽麼？國家啊，國家！人啊，人！上帝在埃田園裏問道：『人啊，你在那裏？』（註一）人到今日難道祇有少數人作答覆麼？

人格訓練必從自制始，必從收放心始。制是受應當的限制；收是收散漫的衝動。有制有收，然後人格乃得集中。人格集中，精神聚合，然後有不能搖撼，奮勇直前的善意志。意志不能搖撼，外界沒有什麼事足以使人爲惡而不爲善，那末人就自由了。因此，能自制，然後能自由。任意妄行，衝動向東則東行，衝動向西則西行，人的自己全無主張，決非自由，決是束縛。若然在罪惡的束縛之中，做罪惡的奴隸，而詭詭然自以爲自由，豈不是可憐人麼？（註二）放縱絕對的不是自由！爲不善絕對不是自由！自由是發展人格的選擇權，祇可以擇善中之善，不可以擇惡中之惡。一擇惡行，人便離了道路，愈行而人格愈墮落，人格愈墮落，自由愈消滅了。今日要喫飯，或喫麵，讀書，或寫字，我可以自擇，祇要與更重要的事無妨礙。今日要救人，或要殺人，我不能自擇，因爲我祇能擇救人，不能擇殺人。

一擇殺人，我便不自由了。同樣，我要作正當的觀念，或作邪淫的思想，我也不能擇，因為我祇有本分擇正念，沒有權利擇邪念；若擇邪念，我的人格當時就縮小了力量，就墮落了一層。若說自由是發展人格的權能，那末人絕對的沒自由擇惡事，作惡事。（註三）擇惡事是濫用自由，濫用自由是剝奪自由，久而久之，自由便完全消滅，因為到了時候，人祇會做惡，不會行善了。祇會作惡，則人格墮落，因為作惡的人，同情心，公平心，清潔心，等等都不能存在人格中間；這樣，應當憑恃以發展人格的自由，濫用之而自絕了。明知不可為惡而為惡；若因不得不為，那便是沒自由；若因能不為而仍為之，那便是濫用自由。沒有自由是束縛，濫用自由是自絕。二者都不可為；所以人沒有自由為不善。

潛修是收集，也是條達。孟子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說：『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

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自暴自棄的人，將自己的人格失散了，這是最可痛的事情！人格發展，有一定的方向，有直前的道路。孟子以爲仁義是安宅與正路。中庸說：『仁者人也；』孟子說：『仁，人心也；』人之安宅也。』可見人格本身是仁，不是不仁；不仁是放棄人格，是放失其心。換了我們的話，人格便是人自己因愛而創新的有組織的生命；人格是愛，是善意志。人格是息息努力向前的善意志，息息創新的愛。這個善意志是可以收集爲大愛力，也可以放失而消滅於放失中。收集愛力，可以有言，亦可以有爲。有言因爲這是最有理性的事；有爲因爲這是最有能力的事。譬如爲熱，我書室中有壁爐，日燒硬煤數十斤，依然不甚煖；因爲煖氣入牆壁散失了。我臥室中有小爐，烟突曲而長者五六丈，雖不大耗煤力，而一室生春，爲什麼呢？熱力不散失罷了。又譬如爲饌，一團茅草，以蒸豚蹄，一日而不爛。取而納瓦罐於小鐵桶中，下集文火，外圍草欄，所費火力僅值十五文錢，而豚蹄大爛，足供一家一日之需，爲什麼呢？

火力收集罷了。同樣，人的人格能收集，雖下愚亦可以有爲，不收集，雖有賢聖之資亦不過做得一個自暴自棄的人。

收集心力，不是壓迫，乃是條達。水從深山頂上來，勢力漸下而漸大，忽至淺草亂礫之間，橫枝死本，隕石崩崖，攔截去路，水就激揚而流散。天大旱，那末尺寸的水，千縷萬縷的泥壑，都乾涸了。爲什麼呢？有阻礙罷了。若水就下，入於深淵，集於飛瀑奔流騰躍而赴海，雖然水是收集了，而其勢力亦順遂條達，可以得所歸了。人性塞，則人鬱結而憂悲；人性達，則人舒展而快樂。牧集人格，不是鬱結悲愁的事情，乃是歡喜快樂的事情，因爲收集人格是發展人格。童子初讀書，疾首蹙額，手足無所措，園庭中風吹草動，皆足以動其心。數年之後，童子在書籍之中，學校之內，見了一個美麗的廣大的世界，鷄燈勤讀，人呼其名而不聞，釋卷而嘆笑數年前的自己真是癡童子，祇知以鑼鼓喧天的鬧熱爲樂，而不知認識日月星辰，天地，人物爲樂。童子初讀，不舍其遊嬉之樂；既學，有時作遊嬉之樂，而時時得

學問之樂，絕非疇昔的「吳下阿蒙」了。十六年前，我在學舍中讀書，立志書不熟，不起立。剛坐定而牆外鑼聲作，是城中的迎神賽會路過；門外呼喚聲，喧嚷聲，奔走聲，開鑼喝道聲，同學開窗戶聲，諸聲雜作，聲聲好像要我立起來。我說：「不！執卷如故，不久而功課熟，晚飯的時候到了，我的人格有了路了！人格是奮鬥中產出的；有奮鬥然後勢力集；勢力集，然後所向得自由，然後有勝利之樂。人格勝利的快樂，是清潔純粹的快樂。孟子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潛修是慎獨，是正動機。因為要人正動機，所以耶穌說：『要謹慎，不要在公衆面前行善事，使人們看見；因為你們若如此做，你們在天父那裏就沒有賞賜了。』行善事的動機是博施濟衆，不是釣名沽譽；今若以是易非，人格墮落，天父的賞賜——創新的愛善意志——就得不到了。『所以你們施捨的時候，不要像偽善

的人一樣，在會堂裏通衢上吹號筒，要人來稱讚他們。」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吹號筒，可以不吹號筒，吹號筒便是釣名沽譽，太滑稽了！所以「我告訴你們，那個就是他們要得的一切報酬了。」他們要虛榮，就得虛榮，不要人格，就不得人格，豈不是絲毫沒有錯麼？他們算得準，難道得的不準麼？「可是你們施捨的時候，決不可使左手知道右手的作爲，以致你們在隱密中行善，你們的父在隱密中觀察着，就要賞賜你們了。」耶穌不是要他的門徒做光，顯出善行來，使人榮歸上帝麼？爲什麼又教訓隱密行善呢？有分別。人格要發光，要自啓，絕對不能以假混真，以無爲有，自欺而欺人。人格絕對不是吹號筒能夠吹得出來的！耶穌要人自啓，是說明善行自然的流露，並不是揠苗助長的意思；耶穌要人正動機，是說明善行是非賣品，並不藏頭露尾的意思。右手怎能瞞過右手呢？這句話，與轉左臉，挖眼珠，捨石投海等喻，同一用意，言之懇切而已。十手所指，十目所視，有什麼賞賜呢？有上帝自己做慎獨慎微，正心術，正動機的人的賞賜！

這種賞賜必須出於上帝。

偽善的人沒有潛修。未曾自得，先想自誇，妄想癡情，愚駭如何。譬如青年決志愛國，閉目想像，絕不見人民如何由貧而富，由弱而強，由愚而智，由不肖而賢，絕不見國家如何由分離而統一，由紛擾而平安，由委頓而強固，却祇見人頭擠擁，聽他一人大演講，鼓掌如雷，稱讚他一人大演講，眼睛都哭腫了，將花圈放在他棺材上，金錢都化盡了，爲他造銅像！一切是他，他，他，並沒有國，更沒有人；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孝子順孫，這個人算得愛國志士麼？在這等人心頭銅像最好生前造，也讓他看上一看開開心。這等人尙好麼？尙有人連夢想都沒有呢！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我們中國人，真的祇好做反天演的倒行生活了！偽善的人不能潛修，因爲他們樣樣要，祇有人格不要。他們動機不正，觀念尤其不正。觀念不正，是動機不正的根。第一，他們以爲同胞是比較價值低，他們是施主，同胞是乞丐。號筒一吹，觀者滿街，豈不顯出富的人何等慷慨豪爽，貧

的人何等搖尾乞憐。原來愛同胞的人如此待同胞。第二，他們以爲銅幣可混充銀幣，自己求空名可以當作同胞得實惠。假公濟私，欺人欺心，欺己欺上帝！他們尙有其他不正當的觀念；然而卽看這兩個觀念，僞善的人就已經罪惡滔天了！誠是潛修的起點，僞善的人，不將僞善除去，痛心疾首，把血都哭出來，絕對的不能潛修。然而觀念錯，雖屬險事，也有區別。有些人道聽塗說，得了許多不準確的觀念。耶穌堂裏的洋人都要挖孩子的眼睛，是十幾年二十幾年前的公衆信念。有些人造謠說謊，鼓吹宣傳，特意造出許多不準確觀念來，騙血氣未定的青年。他們說忠孝節義是舊倫理，有新知識的人不必被這觀念束縛了。他們的話半真半假，因爲有半真，所以能使半假闖大禍。其實眼睛是舊家伙，最好把牠挖出來換一個新的；人是舊父母生的，最好把他殺却了，找一對新父母，用一個新法生出一個新的，不知什麼來！這個時代是一個淹沒在錯誤觀念裏的時代，是一個說對就對，說不對就不對的詭譎時代。錯誤的觀念是迷信。拜偶像的

人有忌憚，迷信還能使他知道善的當爲，惡的當不爲。不識字的人，未必無常識，抱錯誤觀念而不痛下批評的人，比較不識字的人還愚駘，因爲他乃無常識！錯誤觀念變爲迷信，便是應時下界的天殺星！一切正確的觀念與信念，都要在他刀光之下逃過來。真理不死，不過許多人却受害無窮了！

關於潛修的行爲，登山寶訓中提出三種，都是耶穌當時猶太人所作的宗教生活。一是布施，二是祈禱，三是禁食。布施是行爲的潛修；在人與人關係上發展出來。祈禱禁食，都是人與上帝交通，而發展的精神生活。三事雖異，動機正當，是一樣的。耶穌說：『你們祈禱的時候，不要像僞善的人，因爲他們歡喜站在會堂裏和通衢四隅祈禱，叫人看見他們。我告訴你們，那個就是他們要得的一切報酬了。但是你們祈禱的時候，要走進密室，關上門，向你們無形的父祈禱，你們的父能隱密裏鑑察着，必要賞賜你們。』這一段教訓，指明靜默獨省的重要。

斯畢諾沙離羣索居，作哲學家靜慮的工作，覺得有時『真理有一個安靜的胸

臆。』哥特曾說：『若非離羣索居，沒有人能夠成功重要的事功。』『定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大凡立大業，成大功的人，莫不深悉靜默潛省的重要。救世的事業是曠野裏決定的；四十晝夜的惡奮，汗血，祇有曠野裏的亂石能知道。先知的聲音，是從曠野裏發出來的。流泉咽危石，咽不下超乎衆流的聲音！人人有密室，是上帝的至聖所，是朝見上帝的地方。清晨，太陽光從窗縫裏射進來，人在那裏朝見上帝。當時上帝在，人在；人的心，踴躍在上帝面前。心裏黑闇的人，在那時候見光明；心裏憂的人，在那時候得安慰。痛心懺悔罪惡的人，在那時候得了罪惡的饒恕。穿上甲冑，挺劍持鎗，整備與惡勢力廝殺的聖徒，低着頭在至聖的上帝座前，面受了機宜，然後開了密室長揚地去了。世界的命運，人類的前途，都在密室裏決定了！

潛修的起點是誠。耶穌說：『你們祈禱的時候，不要像異邦人用重複的空言；因為他們言語多，祈禱必見聽。你們決不可像他們。因為上帝，你們的父，在

你們求他以前，已經知道你們的需要。」 祈禱的意義是人在上帝面前集結人格的勢力，不是人向上帝作乞丐的懇求。上帝是人的標準，猶之車站的時鐘，最準確，帶時計的人，可以對這時鐘定時計的針指。祈禱是人的性格與上帝的人格作一番確切的對照。上帝的心，好像春日的太陽，冷酷的人生可以在上帝愛裏挺出嫩芽來。祈禱是人對於上帝懇摯誠切的戀慕。上帝的光，可以燭照一切隱微。祈禱是人將一切心事，和盤托出，完全交託與上帝。上帝的生命好像溫暖純潔的清池，在池中洗濯的，都可以健康而歡樂。祈禱是人在上帝面前得獲清心滌穢，罪惡全除的新生命。上帝是父親，人是子女。祈禱是父與子女，女與父密切的靈交。祈禱是人將一切獻上帝，是人將愛的根本，枝葉，花果，一切獻上帝。祈禱是能力集中，不是求什麼，乞什麼，隨着私心想什麼，說什麼。祈禱不是求免禍，因為這是上帝知道的；不是求得福，因為這是上帝知道的；不是要求卸擔負，輕責任，因為這是上帝知道的。祈禱是人仰瞻上帝，忻慕敬羨，見自己的

所由，知自己的所向，懽喜踴躍思索上帝的旨意。祈禱是要我遵行上帝的旨意，不是要上帝爲我個人改變轉移他的旨意。祈禱是肯定上帝的旨意，是我的旨意，我的事功是上帝的事功，是認識我是上帝的子女，所以上帝的權能就是我的權能。所求者大，我因此更無可求的言詞。人所要求的是上帝。因此祈禱是移人就上帝，使人與上帝同作造化的奇工！重複的空言無意義，適足以蒙蔽人的靈光！通衢四隅的呼籲無意義，因爲這是插標自售的愚獸！昂首自誇的頌揚，不及拊膺嘆息的懺悔，因爲誠實是崇拜上帝的精神。法利賽人無可誇，稅吏罪人無可憂，因爲上帝面前，階級不能有一刹那的存在。頌揚的虛言，是輕蔑上帝人格的褻慢。讚美的空文，是毀謗聖神的妄瀆。去虛言，撇空文，真心祈禱，迷信因此除，本性因此見，人格因此集，信仰因此堅。上帝巍巍，榮光四溢，在他中間，一切問題得解決，一切艱難得消滅，人生得意義，生人得歸宿。這樣，人就得了上帝的賞賜了。

第十一章 潛修主義(下篇)

經訓……因此你們應當如此祈禱：

「我們在天之父，願你的名爲尊！

你的國降臨，你的旨意，成在地上與在天上一樣！

供應我們今天一日的飯糧，

饒恕我們的債負，像我們饒恕向我們負債的人一樣。

不要使我受制於試誘，但要救我們離惡者。」

你們若饒恕得罪你們的人，你們天父也要饒恕你們。但是你們若不

饒恕得罪你們的人，你們的天父也不饒恕你們的罪愆。

馬太福音第六章九至十五節

上篇論祈禱，說明祈禱的真義，不是要求上帝改易天然的順序，更不是要求上帝更變他的旨意，以順應人的需欲。人不能強求上帝降卑，適應反對他人格，他旨意的要求；人所當爲的是自己向前，遵行上帝的旨意。人遵行上帝旨意，就

是上帝垂聽人的祈禱。祈禱是人學上帝，不是上帝學人；是人改變自己的態度，觀念，以求明白上帝無量的愛，不是人改變上帝的工程計畫，以遂人暫時而不正確的希冀。耶穌祈禱說：『父啊，若你願意，使這一盃離開我。但不是我的主意，乃是你的旨意要成全！』（註一）耶穌是人，深深地覺得這一盃的痛苦；但是耶穌不求上帝遷就他，乃是求自己仰順上帝。他是人的模範。他教人祈禱說：『你們要祈禱，免得受制於試誘。』（註二）此語的意義，指明祈禱是免於人格墮落的潛修方法，是從消極方面說的。他也說：『你們必要以他的國與在他面前的正義為你們最大的要求。』（註三）這句話的意義，指明祈禱是進展個人人格，同類人格的潛修方法，是從積極方面說的。從消極積極兩方看，祈禱是努力肯定人的人格當直湧而前，追趨上帝的人格，絕非停滯萎靡的懶惰與自滅。這種肯定的第一義是了解上帝。人若了解上帝，知道他怎樣行，然後乃能依順他，將一切身心交託於他，與他攜手同前。上篇有兩義，未曾暢述，茲重論之。一，祈禱不是

虛飾的空文。二、祈禱是實際與上帝同工的潛修生活。印度有西克教，崇奉聖

經，聖經名叫葛蘭史，有絕對的宗教威權。每日早晨，這本聖經要起身，着上華麗

寶飾的經套，安放在低的檯上，上覆翠蓋，飾以珠寶，極爲尊貴。每日遲暮，這本聖

經要退入聖室，臥在金牀上，安然過夜。聖室有欄，可以封鎖，沒有人敢侵犯直入。

在廟的一隅，另有一經。司廟的僧，要將這本經輪流轉讀，一日讀畢。（註四）這

種一日誦一遍經的崇拜，是虛飾的空文。上帝的子女，不能如此祈禱他，因爲上

帝是人格，崇拜他的人要用人格誠心崇拜他。（註五）人要了解上帝，一定要將人

能想得到的最高人格作爲上帝觀；人要得到這最高人格觀念，一定要愛己愛人，

尊敬人的人格；人要尊敬人的人格，更一定要將自己施舍給同胞，以一切階級作

爲平等。所以人與人發生正當關係，不欺人，不欺心，實在是潛修的基礎。

潛修是大澈大悟的經驗。潛修而不努力，不得謂之潛修。潛修是靜中的

動，好像天體旋轉，其動愈速，其聲愈滅，其行愈確，其響愈消。動是人格前行，祇有

前行是悟澈，沒有前行，便不悟澈；祇有前行是了解，沒有前行便不了解。悟澈自己即是悟澈同類，悟澈上帝。了解上帝，即是了解同類，了解自己。潛修是工作，是奮鬪的工作。在這種工作中，人與人協作，與上帝協作；因為不協作，決沒有了解，不願意協作，決沒有自生的了解。在這種工作中，人有痛苦，固然，然而亦有不可言喻的快樂。真快樂是奮鬪進取的結果，決不是休息無為的結果。潛修使人從意義不明瞭，衝突不調劑的人生，直向前程，而走入從前未知未驗的新生命，由這新生命而得更明瞭的人生意義，更調劑的精神生活。人在潛修的活動中看見的真理，莫非是：(一)人格最尊貴；(二)自由最重要；(三)上帝為模範。凡輕蔑同胞，欺辱同類的人，絕對的不能了解上帝，不能了解上帝，絕對的不能作潛修生活。凡凌辱同類，壓制同胞的人，絕對的不能了解自己，不能了解自己，也絕對的不能作潛修生活。凡將心門封鎖了，不自啓，不將自己贈給人，不將生命贈給人，這等人，絕對的不能作潛修生活，因為潛修是靜默中，生命在愛潮裏翻騰而外

溢。凡器量徧窄，心胸卑狹，未與人接，先逆料惡，未與上帝接，先要求幸福的人，絕對的不能作潛修生活，因為潛修是擴大心胸，開拓精神，讓一切人的憂愁，畏懼，希望，快樂，在潛修的人格中佔地位。潛修人的心裏修養，使人得與宇宙同前，與天地同久，與同類共憂樂，與上帝同工作。

行善是倫理生活，與人發生明確的關係，以尊敬人格為宗旨。尊敬人格，不是空言，乃是實事；所以尊敬人格，必要以輔助他人發展人格的效果為憑證。潛修是宗教生活，與上帝發生明確的關係，而以尊敬上帝為宗旨。尊敬上帝，也不是空言，乃是事實；所以尊敬上帝，必要以發展自己人格的效果為憑證。惡人不能榮顯上帝，罪人不能表彰上帝。（註六）從古以來，以崇高，巍大，清潔，良善的上帝表示於世人的，都是先知先覺。歷史上從沒有心術偏邪，動機詭譎的人，將聖善上帝的人格示演於同類。有善心，善經驗，善意志，然後人可以得到聖善的上帝觀。有熱烈的愛，偉大的胸臆，擴張的人格，然後人可以將聖善的上帝介紹於同類。

使同類與上帝發生直接的關係。人必須要走上帝的道路而後見上帝；上帝亦必須走人的道路而後見於人。人是逐漸認識上帝的；好像三歲的童子認識父親愛父親，十七八歲的青年也認識父親愛父親。父親依然是父親，而兒子的認識有差別了。三歲之童祇知其聲音笑貌，不知其道德文章；十七八歲的青年則漸知父親生命的所寄，交游的所結，道德文章的所由，人格志向的所往了。稚子愛父，以牙牙學語的狀態與父親作朋友；青年愛父，以經濟事業的意義與父親討論切磋而為朋友。若父親是善人，必能使稚子發展他自己，也必使青年發展他自己，而為稚子青年各時代的良範。在現代認識上帝的人，程度亦至不齊，有的人如三歲童子，有的人如十七八歲的青年。程度不齊，其向前直行則一。人或旁觀，以三歲程度的信仰為迷信，以十七八歲程度的信仰為正確；其實則二者皆不完全，不過順一個方向，勇進罷了。人的程度各有限，人的前程各無限，以有限逐無限，前者呼嘯而踴躍，後者應響而追奔就是了。

人以全身衝入上帝，上帝以全心湧現於人，就是潛修，就是宗教。耶穌教訓門徒說：「你們祈禱的時候要說，『我們在天的父，願你的名爲尊。』」希伯來教禁止人妄稱上帝的名，因爲上帝的名代表上帝的品德，上帝的人格。亦禁止人用上帝的名起誓，因爲妄稱聖名，是褻瀆，褻瀆不得謂之無罪。耶穌的禱文與猶太會堂用的禱文，頗有同點。在會堂通用的十八禱文中，「父」字互見。第三個禱文中，有一句說：『我們在此世尊你的名爲聖，像你的名在天上尊聖一樣。』還有一個禱文中有一句說：『但願你的大名，在此世，被尊敬，被稱聖。他依他的旨意創造世界。但願他在你一生中，在你的世代中，在以色列全家的一世中，建立他的國，使此事速速地早成，以致你等說：亞孟。』主禱文中『願你的名爲尊』一語，亦是舊約中常見之語。以西結說：『我（上帝）要使我的大名爲聖』（註七）以賽亞書中也有『他們要尊我的大名爲聖』之言（註八）從此數語看來，耶穌的禱語本於先知的教訓，足見耶穌保存他民族的貢獻，擇其至美善者擴充之。『願

你名尊」之上，加一「父」字，又加「吾們在天的父」，耶穌便將舊式公禱，創而新之，把個人的，普遍的，殊特的虔敬灌注進去，以爲潛修生活懇切的表示。耶穌所禱的第一語即指明宗教的意義。在耶穌宗教不是人對於上帝的畏懼，也不是人對於上帝離隔。宗教是人以人格的全體，努力肯定上帝最尊的虔敬。此外更無宗教，亦更無潛修的意義。真的崇拜出於敬，不出於恐懼。所謂敬，人知上帝的聖善，用莊嚴恭肅的態度羨慕他。所謂恐懼，人因測度不到上帝的旨意，但知上帝有大權能，可以作威作福罷了。上帝的旨意並不幽邃奧妙，遠不可測，因爲照耶穌所教訓的，照人類所經驗的，上帝的旨意祇要人愛同類愛上帝。若然上帝旨意不可測，那末人爲善不必是，爲惡不必非，善惡是非不分明，人就不能祈禱說「願你的名，你的人格爲尊」了。復次，這一句話，是人親近上帝的表示。人見人神有同德，所尊於自己的，百倍之，千倍之，億萬倍而更尊於上帝的人格中；人便覺得上帝雖高，可以包函世人，世人雖卑，足以仰瞻慈容。上帝與人乃有友

誼；因爲友誼無他，尊敬而已。無敬則無友。敬，友誼所由生，所由成也。因敬而有友誼，那末宗教是友誼！因宗教而人生得以開擴，因友誼而人生得有意義，那末人生亦是友誼！在友誼深處，人格交流；人衝入上帝，是細流入洋海，上帝容納人是大海吞細流。不過人格交流，上帝不失爲上帝，人不失爲人，猶之朋友交感，志願相同，好尚相同，事事可同，而依然爲兩個個性特峙的個人。友誼深，人格流；所以宗教的意義是友誼，宗教的事功是發生友誼。耶穌尊敬上帝，所以與人爲朋友，與人爲朋友，所爲尊敬上帝。上帝近在密邇，因爲人近在密邇。人能努力了解人，尊敬人，便能努力與一切世界的精神勢力——上帝——同參化工了。倫理起於敬人，宗教起於敬上帝；敬哉！敬哉！

主禱文的第二語是「你的國降臨；你的旨意成在地上，與在天上一樣。」此語顯然分兩截；上截說明人因尊敬上帝之故，所以努力肯定上帝所要的天國，也是人所要求的天國。「你國降臨」一語，不但表明人的願意，乃且表明人將自

已獻奉，決志與上帝同工，使天國得以趕快地實現。因此下截說明天國降臨的歷程。若然人皆遵行上帝的旨意，那末天國就可實現，好像現在已經清楚地實現現在上帝人格裏一樣。『你旨得成』是人人遵守上帝旨意的意思。人人之中，我爲一人；我既先覺，自然就當努力遵行上帝要我與人爲朋友，助人達人人格的旨意了。因此主禱文第二語含有人向上帝努力矢忠的深意。若將此語擴而充之，卽此含義更可演繹爲一禱文，說：『上帝啊，我因尊敬你的人格，真心羨慕，懇切追求。我知道我是父的，父也是我的。父的精神生活至善至美；父要使此生活分給人類，我也要如此做。父要因此生活的開拓普及而成天國，我也要如此做。父要天國降臨，我也要如此做。父啊！我們怎樣做，天國纔得降臨呢？父啊，我曉得了；你與我們做朋友，使我們有擴大的人格，得廣博的自由，使我們因愛而愛你，不因勉強而愛你。我也要如此做。我也要與同胞做朋友。我要學你，像耶穌學你，與稅吏罪人，貧賤卑微的同胞做朋友。我要輔助勸導，使他們得擴展

人格，發展自由的機會，使他因愛而愛你，不因勉強壓迫而愛你。父啊，是的；因為這樣做，纔是遵行你的旨意；這樣做，你的旨意纔得行在地上，像在天上一樣。父啊，你怎樣做，我雖力弱心微，也願意懽忻踴躍，跟隨着你怎樣做。你是我的，是你自己舍給我，所以我的一切都要獻奉在你跟前，做清潔聖善的祭物。倘使前途危難，我必須負十字架；那末你侵入危難，你背負十字架，聖的人格爲不聖的人格犧牲着，以致可以救惡人，我雖力弱心微，畏縮勉強，也要依舊努力跟隨你。你在那裏，我也要在那裏。父啊，我今立志，矢志靡他，一點耿忠，求你發揚而張大之，亞孟。」

主禱文的第三語是『供應我們今天一日的飯糧。』這句話中，沒有求乞的意思。耶穌說：『你們的天父，在你們祈求以前，早已知道你們的需欲。』上帝知道，安有不爲他的子女按照他的旨意預備麼？世上不求他的人，上帝尙且爲他們預備飯糧，何況對於愛他求他的人，豈不同樣地供應他們麼？上帝的太

陽光照燭善人與惡人，雨露降及正直人與邪僻人，難道反要愛他的人做乞丐的懇祈麼？耶穌又說：「你們必要以他的國和在他面前的正義，爲你們最大的要求，那末其餘的物你們都要得了。」在這句話裏，明明表示人的人格發展了，精神生活進步了，然後一切物欲的需求，都可以得到供應。人對人有善意志，豈不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供應一切物欲上的需求麼？人對人沒有善意志，自己搶奪攫掠，飽足的人太飽足，凍餒的人太凍餒，上帝難道就把人的自由消滅了，不待人自己改造社會，而自來供應人，叫人因此而大家做仰給上帝的奴虜麼？不過爲善的人，努力奮鬥，應當依賴上帝的人格，因爲祇有人自絕，決沒有上帝絕人生路的。主禱文第三語不是求乞，乃是表明信賴，表明交託。路加中則說：「爲了明日求你逐日給我們飯糧。」給希伯來人的福音書中說：「求你今天給我們明天的飯糧。」（註九）此二語與馬太福音所載不同。但其意義是相同的，便是「求上帝照我們的需要供給我們，正像你常常因愛而供給我們一樣。」這句話

中顯出上帝的父德，人的子德，彼此有深信托賴的關係。

主禱文的第四語說：「饒恕我們的債負，像我們饒恕向我們負債的人一樣。」這一語，猶太會堂的公禱中未有載紀，是耶穌獨見之言。路加福音作「赦免罪孽」，恐是耶穌原語。（註十）耶穌將上帝赦人罪，人赦人罪，連在一起講，且以人赦人罪爲上帝赦人罪的條件。不但如此，主禱文共祇五語，四語無解釋，亦不重言聲明，獨第四語不然。耶穌加數語說：「你們若饒恕得罪你們的人，你們天父也要饒恕你們。但是你們若不饒恕得罪你們的人，你們天父也不饒恕你們的罪愆。」上帝赦人與人赦人，態度是一樣的，心術是一樣的，所忍受的性質是一樣的，所發生的效果也是一樣的。人得罪上帝，上帝受痛苦；得罪弟兄，弟兄受痛苦。人得罪上帝是與上帝斷絕關係，得罪弟兄是與弟兄斷絕關係。上帝受痛苦，還不失望，還是愛人，還要感化人，饒赦人，使人與自己和睦，恢復應有的關係。人要上帝對他如此做，便當如此對於弟兄如此做。耶穌說：「人子在地上有

赦罪的權柄。」（註十一）同樣，人在地上，有赦免弟兄的權柄。耶穌行善的權能，都是人的，他不霸佔，更沒有他人可以霸佔。耶穌怎樣醫病逐鬼，他的門徒也怎樣醫病逐鬼，他饒恕人的罪，他的門徒，無論爲誰，皆可以饒恕人的罪。耶穌代替上帝宣傳赦人的福音，他的門徒也代替上帝宣傳赦人的福音。彼得問耶穌說：「主啊，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七次夠麼？」耶穌回答說：「我告訴你，不是七次，是七十個七次。」（註十二）人有權恕罪，應當將心胸擴大到無限量，將恕罪權也擴大到無限量。要饒恕而又饒恕，直到弟兄中心悅服，痛心悔過，不但將已斷的關係恢復，而且將自己墮落的人格同時拯救起來。耶穌因彼得的問題，就說了一個譬喻；說有一個人，他的主人赦免了他一千萬元的巨債；出去見同僚，同僚欠他僅二十元，他不聽同僚的懇求，扼其咽喉，追逼萬端。主人知道了，大怒，把他收禁起來。（註十三）人的心胸是應當羅星斗，列泰岱，作上帝的聖殿，爲宇宙的廬舍的；而乃不能容納同僚迫切的，有理的請求，耶穌的譬喻，真足以令人欲

笑不得而號啕大哭啊！人情大概不易求饒恕，亦不易饒恕人。求饒恕是一件羞恥的事情，而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饒恕人不是一件羞恥的事，而人心卑狹，往往不爲。二難相形，反而求恕易，恕人難；因爲求恕者要自得，恕人者，往往覺得自失而不見其自得，實較大於被恕者的自得。然而不想的人，不知自己，不知他人，不知上帝；上帝怎能饒恕他呢？（註十四）

主禱文的第五語說：『不要使我們受制於試誘，但要救我們離惡者。』路加福音所載的話，與此語又略異，因爲路加說：『不要引我們入試誘。』（註十五）馬太福音的著者將此語擴充，使其意義更爲明晰，指明人要自覺小弱，不能當擔當不住的試誘，所以應當懇求上帝的輔助與救援。雅各書的作者說：『上帝自己不爲惡所試誘，也不試誘人。人被自己的情欲所誤，受了迷惑，是人爲惡所引誘了。』（註十六）『不要引我們入試誘』這句話，或者使人誤會，所以雅各書著者特意指明上帝不被誘，亦不引誘人，以致縱欲的人，無所藉口。其實試誘一語，包含

幾個很清楚的意思。在耶穌意中，上帝是救人脫離惡勢力專制的救主。人果然能自救，但是人受制於惡，猶如受束縛一樣，非有人爲他釋縛不可。上帝是釋人束縛的主。復次人的奮鬥，是劇烈的奮鬥。四面敵攻，腹背受敵；在這種狀況之中，人仰首呼籲說：「父啊，不要使我們受制於試誘，要救我們脫離惡者。」一則表明人自己的怯弱，一則表明上帝的大能。這種祈禱是心的呼聲；沒有奮鬥，不肯奮鬥，不曾身入重圍，已作劇烈奮鬥的人，斷不能如此大聲疾呼。客西馬尼的汗與血，各各他的「上帝啊，上帝啊，爲甚麼離開我。」在於沒有奮鬥經驗，犧牲精神，刻骨切心痛苦的人，皆不可解！

綜以上的研究，耶穌的潛修生活，實在是人與上帝人格的有意識，有協作的努力生活。人與上帝努力前行！「我們在天之父，願你的名爲聖」……這是敬。「你國降臨，你的旨意成在地上，像在天上一樣」……這是忠。「供應我們日用的飯糧」……這是信託。「饒恕我們的債負，像我們饒恕向我們負債的人」

∴這是恕，又是懺悔。『不要使我們受制於試誘，但要救我們脫離惡者，』∴這
是小弱的人憑恃上帝無量的尊威能力，衝鋒陷陣的呼聲！

第十二章 樂世主義

經訓……你們禁食的時候，不要裝出憂鬱的容貌來，像偽善的人一樣，因為他們不修飾，是要人看見他們在那裏禁食。我告訴你們，那就是他們要得的一切酬報了。但是你們禁食，要櫛要鬻，以致除了你們無形的父，沒有人看見你們禁食；你們的父在隱密中監察着，必要賞賜你們。

馬太福音書第六章
十六至十八節

世上的事往往顛倒。求快樂反而得痛苦，受痛苦反而得快樂。人禁食而

裝腔做勢，顛頓憂鬱，並非真有痛苦，實不過要他人受欺蒙，稱讚他，使他得快樂。

禁食之前，偽善的人大約不知不覺地自問：『我這樣做，那樣做，自餒自餓，有什麼報酬呢？』據我看來，倒有兩種利益，其一是他人的稱讚，那麼我這一餓，既省却飲食，復得到名譽，豈不是便宜的精算麼？其二是積宗教的功德，那末我這一餓，現在略受些痛苦，將來却不得飽足，豈不又是便宜貨到門來麼？』這種計算，純出

於自私，但計我外的虛酬，不計人格的進展；至其極，要求快樂，反而墮落，事情顛倒，莫此爲甚。沒有做事先講報酬，是做買賣，不是做人。況且做買賣，也要貨真價值，以信實爲基礎，豈可做人而反畫了圈子就算有麼？所以耶穌說：『你們禁食，不要裝出憂鬱的容貌來，像僞善的人一樣，因爲他們不修飾，是要人見他們在那裏禁食。我告訴你們，那就是他們要得的一切酬報了。』用憂鬱的腔勢，竊快樂的實在，像潑皮乞丐假裝血流滿臉，邀人憐惜，真是妙不可言，醜不可言！而人或效之，得一夕朝的虛譽，大蝕老本，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耶穌惡之深，醜之深，痛疾之深，所以說：『你們禁食，要膏你們的髮，洗你們的臉，除了你們無形的父，沒有人見你們禁食；那末你們隱密中監察的父，必要賞賜你們。』門徒不盥而食，耶穌爲他們辯護，難道憂鬱禁食，反要他們既盥既沐，復膏復飾，裝出快樂的容貌麼？不。裝腔作勢，無論是裝憂愁而囚首喪臉，傷心病狂，裝快樂而整衣彈冠，曳裾垂紳，都是假，都是耶穌所反對的。耶穌所主張的是率真的人生；率真的人

生，即是快樂，充諸內而後形諸外，求諸己不必求諸人。

人爲什麼要講報酬呢？因爲要得利益，得快樂。然而人最有的誤點是將

人與樂分作兩截，好像沒有人格，便可有快樂的。人格是人格，快樂是快樂，那末所謂快樂不過是他人的虛譽，自身的肉欲滿足罷了。一旦虛譽盡，肉欲變痛苦，

人就轉而爲垂斃的老獸。人的恆情總想不勞而得，不耕而穫，殊不知「君子深

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當耶穌的時代，猶太人崇奉宗教，出於消極積極兩

種動機：消極是怕恐上帝的威刑，積極是希望今世來世物質上的報酬。因此轉

鵠的爲工具，變方法爲歸宿；人爲善所以得酬報，尊上帝所以修積福，絕不知道爲

善的善即是報酬，尊上帝的上帝即是報酬。「人得了全世界而失却生命有什

麼利益呢？」（註一）生之報酬，是更大的生命，人之報酬，是更高的人格。生之快

樂，是生命的增長，人之快樂，是人格的進展。而人縱酒色，吸鴉片，晝夜濫淫賭博，

事事戕賊其生，使生命開拓不得，免損不得，而反以爲樂；其所謂樂，不是苦海中的

沉淪麼？因爲用死的方法尋生命，生命沒有尋到而人已奄奄一息，病且入於膏盲了。用墮落人的方法做人，人沒有做而得了做鬼做禽獸的機會，豈不可憐麼？

有兩種報酬是耶穌絕對不講的，一是計算的報酬，一是來世的報酬。科學必須計算，計算可以知物理；商業必須計算，計算可以知贏蝕；人事必須計算，計算可以有公平的關係，人格的保障。看輕計算，實不合理，其結果必致籠統糊塗，擾亂而紛紜。不過爲善爲人是超乎計算，因爲這不是量的問題，是質的問題。人格無價，賣人格的人，即是沒有人格可賣的人！快樂無量，計量快樂的人，即是沒有快樂的人！生命無盡藏，自拓自啓，自展自新，一旦計量之，生命就大受限制了。我是直前的，回顧捕我，我無有焉；自由是動而進的，回顧而分析之，自由無見焉。所以耶穌不講計算的人格報酬。晏嬰解驂而贖越石父，歸而久不出，越石父不但感謝他，反而責備他，因爲人格的報酬是人格，既重人格而復輕之，所以晏嬰應當受責備。中國人深知此種高尚生活的價值，而今放棄之而取人格的計

算，豈不是適越而向秦麼？耶穌招門徒，沒有用酬報的飾辭誘他們，對捕魚的人說：「來，跟我，我要使你們得人如捕魚。」（註二）得人是跟隨耶穌的報酬。門徒因跟耶穌而能得人，這就是自得。自得是跟隨耶穌的報酬。既能自得，復能得人，一舉而雙方同得，即是報酬，更無他酬，即是快樂，更無他樂。硜硜然銖錙必算的人，耶穌所深惡，所以常用譬喻責備他們，勸導他們。浪子回家，長子大不樂，心中計算，口中怨忿，不期然而發表惱怒說：「我服事父如許年，不曾違逆他，他沒有給我羔羊，使我款賓客。如今那個兒子回來，浪費了產業，敗壞了名譽，他到宰牛而作樂，豈不毫無公平麼？我爲善，應得報酬；一善一報，家產就當歸於我了。浪子尙有什麼可得的呢？」這種精神，卑狹而徧窄，是潮打空城寂寞回的淒涼景！

這種人那裏知道父所有的盡是他的呢？（註三）葡萄園裏作工的人，早到的也得一錢銀子的酬金，遲到的也得一錢銀子的酬金；因爲天國裏的酬金，不計量，祇計質，不計工作時間的短長，祇計工作存心的是非。所以園主說：「朋友，我不虧

負你，我給那遲到的人與給你一樣，是我自決的。」（註四）耶穌說：「你們設席，不要請朋友，弟兄，親屬，和富足的鄰人；恐怕他們也請你，你得了酬報。你設席，倒要請那些貧窮的，殘廢的，癩腿的，瞽目的，你就快樂了；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你。」（註五）據耶穌的意思，人將自己白白的贈給人，在贈送自己的時候，自己擴大了，這贈送的努力與開展，就是酬報，就是快樂。集一羣類於乞丐的同胞，將生命分給他們，使他們也嘗到我所嘗到的，以致在我人格擴大的時候，他們也得人格的擴大，在他們生命增高的時候，我的生命也增高，這就是酬報，就是快樂；此外更沒有酬報與快樂。財主擴其倉庫，收藏稻糧，計量一生用不盡，而豈知上帝要收還他的靈魂。倉庫似乎充盈了，而靈魂不在，豈不太無意義麼？（註六）

耶穌沒有教人希望來世的報酬。他的永生，是人格的永生，現在就是。彼得說：「看啊，我們拋棄了一切跟隨你。」這句話的含義似乎說：「人跟着耶穌，依着他的法子思想行動，有什麼利益，以致人要舍棄一切而追求呢？」在彼得

那時，如此辦法，損失很大，所以不免有得不償失的疑問。第一世紀的末葉，教會受逼害，信眾被難者多，不得不問將來的希望如何。困難如愁雲苦雨，信眾在黑暗之中，急切希望死後的報酬，像人希望雲開雨霽一樣。基督教會借着猶太教的來世報償論，互相安慰，因此耶穌的教訓便與當時末世觀默啓觀相結合，以爲當時的信條。修道主義，苦行主義，漸漸地在教會裏通行起來，人就轉移注意力，不顧社會而專顧自己，不顧今世而顧他世界。耶穌屬地屬靈，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觀念也便因此而另得解釋，變爲今世與他世的比觀。其實耶穌並沒有此種比較含蘊在他教訓之中。他的天國，不但是將來的天國，乃是現在已開始已進展的天國。他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者活人的上帝。永生是此際，是此間。所謂死亡，乃是生命歷程中一步驟，並不是生命的盡期。在於他，生命的進展是在永存的現在中，息息前流；人與上帝努力進行。人與上帝攜手前行，使人得豐美充溢的生命，使人的人格日益擴大；人格擴大，便是人至高至厚的快樂與

報酬。人生是天國，也是進天國。路加福音書十四章十四節載耶穌之言說：「在義人復活的時候，你要得報酬。」這句話大約是適時的話，是後人解釋耶穌教訓的話。十五節便連上說：「同席的一人聽見了便對他說：『在上帝國裏坐席的人有快樂了。』」此二語好像以義人復活與進上帝國併爲一談。其實統覽耶穌教訓的全部，卽能覺察早先記載中，耶穌不講來世，卽講亦是現在向前直趨的意思，後來教會紀載中，耶穌乃極注重來世。但是無論如何看法，耶穌的報酬觀是毫無疑的，便是人格是人格的報酬。

凡事能達目的則快樂，而快樂則在欲達目的努力進行中；因此快樂與報酬有連帶關係。自私自利的人，決不能得報酬，因爲自私自利是與同胞斷絕關係，與上帝斷絕交通。自私自利便是自閉自塞，自閉自塞便是自暴自棄。自私以得爲得，故必失；自利以利爲利，故必害。彼得說：「我們在此，違棄家鄉來跟從你。」耶穌說：「我告訴你們，沒有人爲了上帝國之故，舍家棄妻子，離別弟兄父母

子女，而在此時不得許多倍（生命），在將來不得永生的。」又說：「人若要與我同行，他必須克己，帶着他的十字架，跟我。因為凡要保全自己生命的，要失生命，爲我舍生命的，要找見生命。」（註七） 潢汗濁，行潦清，濁因無出路，清因能通流。

生命在動，動在開擴，開擴在分舍，愈分舍則愈有擴大的生命。耶穌睜着眼睛走到十字架上，去是舍生命，生命舍棄，耶穌得永生，我們也得永生。一粒麥子浸在酒精裏，麥子保存了；麥子的生命失掉了。一粒麥子撒在適宜的土的，麥子失掉了腐化了；麥子的生命却擴大了。耶穌看死亡好像麥子入土一樣，人那裏知道死亡不是像麥子入土一樣。麥子自知而自展，人旁觀，見焉而取以爲喻，人亦自知而自展，無經驗的人不知焉，只有經驗的人自知焉。人觀麥子，以麥子爲人所種；上帝觀人，亦猶人觀麥子，而人之旁觀者不見不知焉。生命橫溢，然後生命愈充，而生命的正鵠可達，報酬也得了，快樂也得了。自私的人將心門封鎖，專將東西收進來，利祿收進來，名譽收進來，把人格塞得像載貨的棧房一樣。等到他人

來，將心交託他，他就沒有餘地放置這樣的大寶貝，祇好把牠放在心門之外，風吹雨淋，不久便把牠糟蹋了！愛人的人不然，大開心門，打掃了窩子，裝飾了廳堂，開拓了庭院，自己站在大街上，將朋友一個一個引進來，等到疾風驟雨，人的心在他心裏都得着蔭庇，并且都把自己認識了！人的心大聲嚷着說：「除了將自己交給人，與人做朋友，把朋友的心得過來，與我連結起來，一同努力向前，……除了這個，沒有樂事了！」

耶穌的樂觀，不是盲目的樂觀。人有疾病痛苦，他知道的，因為他居住在有疾病痛苦的人中間。他要設法醫治人。人有憂苦悲憤，為衣食住的奮鬥，他是知道的，因為他經驗過木工的生活，嘗試着鳥有巢，狐狸有洞，人子沒有枕首處的艱難。他要設法布施人，要人人將生命分給人。人有罪惡，法利賽人的偽善，稅吏的凶詐，妓女的淫惑，其餘的人的自私自利，他都看見的，因為他與他們做朋友。他來特為要拯救這些人。世上可痛可泣的事他都知道。人格愈高，知覺愈

利，他人感受不到的痛苦，他便深深地感受到了。人類的進化可以用人民感受痛苦的能力來衡度，正像可以用人民享受快樂的程度來測量一樣。耶穌的痛苦深切，因為他的感受力比常人為細膩，為浩大，為迅速，為長久。「他被藐視，他被厭棄，備嘗痛苦，熟諳病痛，在我們面前猶如掩面的人……他却承攬我們的病患，擔當我們的憂傷。……他身受刑懲，使我們得平康，受鞭撻，使我們得全愈。」（註八）

耶穌果然是傷心人！在於傷心人，悲苦罪惡是一個最大的問題。（註九）然而一切悲苦憂鬱，罪惡污穢，祇能鼓厲耶穌的救世心，不能打破耶穌的快樂與希望。因為在他心裏最確實不過的一件事，是上帝是愛，是人的父親。上帝是愛，人亦是愛，是可以因愛而拯救，因愛而改善的。他有這個根本信仰，又有努力的經驗，如何與上帝同行，做朋友，又如何與人同行，做朋友。天摧地裂，石爛海枯，上帝的愛無窮盡，人的前途亦無窮盡。人不肯講理性，耶穌因此必得死。人不肯去罪惡，耶穌因此必得死。人把心門關起來，把生命驅逐出去；巴拉巴是要的，耶穌

是不須有的；耶穌因此必得死。人要尋死，耶穌是求生；尋死的人殺耶穌，求生的耶穌救死人，耶穌因此又必得死！死是幽黑深險的山洞，穿過了纔有永不落山的太陽；耶穌向着死路走，因為他知道短短的死路盡頭，有毫無影子的生命！

耶穌是樂世的，不是怨世的。登山寶訓的開端就是，八福八福就是樂世主義。自啓創新是進展的生活，所以是快樂的生活。不滿意是得滿意的因，所以

不滿意的人應當快樂！悲慟是安慰的第一步，所以悲慟在先，快樂在後！謙卑的人見遠象，知道現在能力低，生命薄，將來却能高而生廣，所以應當大快樂！

飢渴求義，義卽在心得之於心，快樂無窮！寬恕則客觀關係正，清潔則主觀關係正，創造和平則同類的關係皆入於正，而生命可有強大的湧流；生命直前，是謂快樂！入死路，到生命，痛苦爲之因，快樂爲之果，快樂就永無窮了！登山寶訓字字是樂世的教訓。『你們禁食，要膏你們的髮，洗你們的臉；』痛苦是一方面，快樂又是一方面。但是你們實在不須得禁食！『新郎在，赴筵的客人能夠禁食麼？』

「(註十) 你們不要爲生命憂慮，打算你們要喫什麼，飲什麼；不要爲身體憂慮，計較你們要穿什麼。生命豈不比飯糧爲重要，身體豈不比衣服爲重要？」憂慮是東縛人生，壓迫人生的，上帝的子女可以籌畫綢繆，不可以憂慮。上帝的子女應當出於幽谷，遷於喬木，在光天化日之中，做快樂人。『你們不要恐懼，是我』

「愛已驅逐了恐懼。」(註十一) 恐懼是專制的，是使人做奴隸的暴主。然而上帝的子女是從恐懼裏解放出來的了。前途不可知，固然；上帝的愛却是彰明昭著的；人在愛中行，尙有什麼恐懼呢？『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註十二)

「人爲朋友舍生命，比這更大的愛沒有了。」(註十三) 愛是犧牲的，犧牲是快樂的，因爲「施比受更爲快樂。」(註十四) 「上帝作工，我亦作工，直到如今；」我告訴你們，凡信我的要做我所作的事，并且要作更大的事，因爲我到父那裏去。(註十五)

作工是努力向前，努力向前是與上帝攜手同行，與上帝攜手同行是了解上帝，了解上帝是人格發展，人格發展無限量，人的快樂也無限量。動是快樂！與上帝

同動而擴大愛的生命，是不可言喻的快樂！『你們要得人如得魚。』與人同工，然後可人爲朋友，與人爲朋友，然後可以了解人，了解人然後可以勸化人，使人自己發展人格，使人自己發展人格，是人與我努力而向前。因此人的快樂，深且長，美而善，可以使人手舞而足蹈了。山在煙雲中，烟雲縹緲，山勢巍峨，足以彰顯上帝的尊威。水在窮壑中，窮壑鳴春雷，幽花開而落，幽鳥去復回，一切是美，一切是動，一切是在上帝的愛中。麥苗青而秀，遍種山南北，牛羊隴上眠，林邊有野鹿；天地的懷裏，是上帝的懷裏！空中有鳥，不織不耕，上帝大慈悲，養活他們。田裏有花，當風搖姿，花香撲鼻，誰知暫時，暫時的花，尙蒙恩惠，美如斯；何況於人，豈可遑遑無所之？人能忻賞天然的美，安能不快樂？星辰之外有星辰，天統之內有天統，說無量，無量不可說，窮有物，有物莫能窮；……這都是上帝的廬舍，人類的家庭！清歌遏白雲，人的聲音悲壯潦亮，輕脆婉轉而堪聽。人是爲了這種聲音而生存的！一顰一笑，顧盼而溫存，可歌可泣，豪放而悽愴；有志向，欲上青天攬日月，有抱

負，欲登泰山小；天下人是最可愛的；人是爲着愛人而生存的！『你們的眼睛是快樂的，因爲看見了；你們的耳朵是快樂的，因爲你們聽見了。我告訴你們，從前

許多先知和義人要看見你們所看見的，却沒有看見，要聽聞你們所聽聞的，却没有聽得啊！』（註十六）耶穌的快樂，在於能欣賞。人的快樂，亦在於欣賞美啊！

耶穌的快樂在人事。加拏的喜筵，法利賽人家裏的酬酢，聖殿中的祈禱，伯大尼的退休，耶穌都是享受的。睚魯家中的哭泣，拿因老婦的悲傷，耶利哥瞎丐的哀呼，西羅腓尼基婦人的苦求，耶穌都是動心的。巍巍耶穌，峻極於天；是世界上第一個傷心人，是世界上第一個多情人，是世界上第一個與人同憂樂的人！失羊的牧人尋見了羊，擗在肩頭，呼嘯回家，樂不可支，向親戚朋友說，『賀我罷，賀我罷，迷失的羊已經在這裏了！』失錢的女子點上鐙，翻箱倒篋，打掃窩子，找尋所失的錢，找到了，開荆扉，叩鄰家，呼嘯說：『快樂啊，你們賀我罷，賀我罷，我的錢已經找到了！』浪子未歸，父親朝也望，夕也望；及到家，快樂極了。父親吩咐快將

兒子的襁褓衣脫去，使他洗浴薰飾，穿上新衣服，踏上新鞋襪，戴上新指環。備盛筵，奏雅樂；父親說：「這個兒子真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的了！」人有快樂，必須告訴人，猶之鐙心燃着必發光，風吹樹枝必有聲。無他人，有名譽何足貴？無他人，有金錢利祿何足貴，有道德文章何足貴？假使世上的人都變了乾枯的骸骨，誰有文章向他們發揮，誰有音樂向他們彈吹呢？假使高一層而同胞皆如牛馬羊豕，蠢蠢然不能了解人，祇能服從人，誰有名譽而要他們稱讚呢？誰有美觀而要他們欣賞呢？假使再高一層而同胞皆目不識丁，胸無點墨，但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不知其他；那末，誰有科學，哲學，美術，宗教，而能應在他們身上呢？人有快樂，因爲人能共此快樂；不能共，快樂二字更無意義。然而人的同胞竟有願使國人爲骸骨，爲牛馬羊豕，爲愚民蠢夫婦，是爲了甚麼緣故呢？有諸已然後求諸人，無諸已然後非諸人，豈不然麼？豈不然麼？

第十三章 無貳心主義

經訓……不要儲藏你們的財產在地上，地上有蛀蟲鐵鏽來消蝕，竊賊破壁來偷取；但當儲藏你們的財產在天上，天上蛀蟲鐵鏽不能消蝕，賊亦不能破壁來偷取。因為你們的寶藏在那裏，你們的心亦在那裏。身體的鏗是眼睛。若然你們的眼無恙，你們的全身就有光，若然你們的眼不健全，你們的全身就要黑暗。因此，若然你們的光明變了黑暗，這個黑暗是何等深啊！沒有人能屬兩個主人，因為他要恨這個，愛那個，尊重這個，看輕那個。你們也不能事奉上帝，又事奉金錢。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節至廿四節

古詩說：『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這無貳心三個字，是人對於上帝矢忠的必然行爲。人生既須自集，不能散弛，當然就要有生命的正鵠。雲從海上來，飄流深山曠壑，遇冷爲驟雨，飛烟滿古木，無心而起，無心而逝，悠悠蕩蕩，毫無宗旨；人要學雲麼？可惜人不是雲，雲是沒有人格的！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

回；人倒有些像黃河，奔流到上帝裏去，不能復回的。人也不能回顧而爲禽獸，成人不能回顧而爲童子，兩鬢如霜的不能回顧而爲少年。但是童子高於禽獸，青年高於童子，遲暮老年應當高於青年。不復回是進步，並非退步，是快樂，不是悲傷。可是黃河是沒有人格的，人是有人格的。無人格的無宗旨，無正鵠；卽有宗旨，有正鵠，則其宗旨正鵠，皆在其外，不在其內。人則不然。人有人格，因此有宗旨，有正鵠，并且能自定宗旨，自決正鵠。宗旨在人格中，正鵠亦在人格中。人格漸進，宗旨亦漸明，正鵠亦漸達到。所以要達正鵠的意義謂之宗旨，所以成全宗旨的境界謂之正鵠。大凡深思遠識的人，仰觀星日，俯察庶物，若然尋不到一個滿意的意義，找不到一個正確的止境，一定要廢然長嘆，悲從中來。因爲他們自己是滿有浩然之氣的，以爲忠則感激而涕零，以爲孝則恭順而溫和，以爲節義則矢志不貳，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凜凜然如神明的不可犯。一旦回顧而事事無意義，豈不要灰心喪氣麼？爲了這個緣故，陶潛要說，「富貴非吾願，帝鄉

不可期……胡爲乎遑遑欲何之，『把』千里雖遙孰敢不至』的志向消滅了！李白要說，『但願長醉不願醒』，杜甫要說，『細推物理須行樂』了！讀中國才人傑士的書，每有這種思想發現，聲音淒切而偉大的精神，猶之堵塞的瀑布，依舊作翻騰的雷鳴，令人淒然以悲，喟然而嘆，不知怎樣纔好。卑鄙的人，決然不能有如此的深憂與深情。豪傑之士，懷鬱結而不得展，不能如長江大河，一瀉而入於海，與上帝攜手同行，努力而前，豈不痛心麼？不得宗旨，人志無以伸，不得正鵠，人情無以達；清醒的人痛苦較甚，快樂亦較甚。

人的正鵠是上帝。有上帝則萬事正，無上帝則萬事不得其正。人已經達到了人格高潔，意志良善的程度，深知天地的勢力，集於人而爲人格；那末，這大勢力與人發生關係，便必須是人格，是上帝。上帝與人有關係是人格，是父親，與其他有關係，而我人不能揣擬逆測的，是超人格，是本體。我們所見的事物關係是零碎的，零碎駢拇，謂之科學。我們所見的零碎事物，有的，有直接的關係，有的，有

間接的關係，有的，與其他的許多現象好像沒有什麼關係。我們看不出關係來，所以我們知識的成績，給我們一個不全。知識不幸而給我們一個不全，以致我們中間有些人把知識當作了一切的一切，就將人生的正鵠剷除了。知識幸而給我們一個不全，以致我們中間有信仰，有志向的人，可以勇往直前，踏在知識的跳板上，誇到不知界裏去，將自己託付給那在永存的現在裏最完全，最滿足的生命，人的正鵠，人的上帝。知識給人一個截斷成片的理想，就停止了；因為求知識的人有方法，有限制，不肯，并且不能將人格放到現象裏去，說這是有意義的，這是沒有意義的。知識的貢獻是好的，『好的』是我們人的話，人的稱讚，因為知識變了人的權能。若然知識是知識，人是人，永遠分隔，沒有關係，那末，知識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是『權能』，不是『權能』，我們就不能說了。知識是好的，知識的方法是好的，限制是好的。求知識的人要按着方法，按着限制，不執着，不偏黨地去觀察而敘述，將萬物整理出頭緒來。但是知識是跳板，是必須的跳板，是跳

板而有不是比跳板還過的跳板！我們要跨過去信仰上帝。

有上帝則萬事正，無上帝則萬事不正。人與上帝同性，有上帝則自己的意義清楚而顯著，有自己則上帝的意義亦清楚而彰明。人與上帝為第一價值，那末，一切價值可以得到調劑與存在。所以耶穌說：『不要儲藏你們的財產在地上，地上有蛀蟲鐵銹來消蝕毀傷，竊賊破壁來偷取。你們要儲藏財產在天上，天上則蛀蟲鐵銹不能消蝕而毀傷，亦沒有竊賊破壁來偷取。』地上的財產自有地上財產的價值，與天上的財產比，則一為暫時的財產，一為永存的財產。地上的財產，是物；天上的財產，是人。物與人比較，孰輕孰重，孰貴孰賤，顯然自明。物的價值，不在自身，必須人為之規定；能使人得滿意，並使人得之而不妨礙人格的發展，那種物方得為有價值。人則自身有價值，並且自己決定其價值。物的價值求於外，人的價值定於內。金珠，寶玉，鑽石，珊瑚，古玩，書畫，都是最有價值的，然而都是地上的財產；因為人有患難，或為旱災，或為水災，米穀不登，牛羊斃絕，這種

寶貝就沒有價值了。人死，物便失價值。人又不然。旱災時，人依舊是人，水災時，人依舊是人，價值不減不滅。因爲人自己是價值，是鵠的，不是工具。錢是好的，所以購買物件；錢的價值在於做工具。以物成物，所以的物，是簡接的價值，所成的物，是直接的價值。所成的物，譬如飯與肉，果然是直接就可享受的。在於享受是直接的價值；在於因飯與肉而維護人身康健，飯與肉便爲間接的價值。凡是物，無論其爲直接價值，間接價值，皆是工具，皆不是究竟，皆不是正鵠。所謂地上的財產，皆屬於這一類。人則不然。人因人而達一事的目的，儘可用人；所用的人果然是工具，可是同時亦是究竟。人因人格而舍生命，而服事人，以他人爲究竟的價值，以自己爲介物的價值。這樣，人可自己爲介物，亦可將人當介物。自爲介物，則人爲究竟，我爲究竟，則人爲介物。如此，康德的道德律，所謂『行而使人不僅爲介物亦且爲究竟』，在耶穌的教訓已經含蘊函藏了。人乃是究竟的價值，因此宗旨自發，正鵠自定。耶穌所謂天上的財產，皆屬於人格。物的

價值，儘可轉移而變遷，像地上積財，蟲可蛀，鐵可銹，盜賊可以攫奪而竊取。這種價值，能於人有益則佳，否則卽不佳，在於使人有利時則佳，利盡而害生則不佳。因此物的價值爲暫時的，因人而生的。人的價值，與物不同，既能伸展，復能統一，用之不能盡，擴之自能大，成於自己，盜賊不能竊奪，蛀蟲不能消蝕，鐵銹不能侵害，可謂永存永展，自創自啓的價值。如此看來，物當供人類的使用，使人盡其性，物亦盡其性，人不當爲物的奴虜，使物失其性，人亦失其性。

人的大患是輕人尊物，心爲形役，人爲物奴。人的罪惡，也是如此。法利賽人立在聖殿中，高聲祈禱說：『上帝啊，我謝你，因爲我不像他人，貪酷，虛詐，淫穢。我不像那邊這個稅吏。每禮拜我禁食二日。我每有進益，必抽什一以爲獻。』

稅吏則遠遠站立，不敢舉目抬頭，拊膺而悲哀，祈禱說：『上帝啊，可憐我一個有罪的人。』（註一）法利賽人所爲未嘗不善，耶穌責備他；稅吏所爲未嘗不惡，耶穌稱許他，爲什麼呢？無他，法利賽人重物輕人，以爲禁食與什一獻比稅吏的人格更

寶貴，又以爲有所不爲足以稱善行。耶穌的人生觀，却重人而輕物，重有爲而輕無爲。因爲重人則物必得其當，重有爲則人定有所不爲。稅吏並無禁食獻禮的誇示，或有貪詐邪蕩的行爲，而却自知以人格爲重，不以外物爲重。稅吏所得，法利賽人竟未曾得，所以稅吏有可取，法利賽人竟無可取！價值的次第顛倒，人便無立足境了。耶穌的仇敵試探他，問他說：『夫子，我們知道你傳真理，誠心宣講上帝的方法的。你不顧影響如何，因爲你是不偏倚的。』這幾句話是惡人證明善人的善，是最凶險的導言，因爲惡人能藉善人的善殺善人！他們繼續說：『因此請你發表你的意見，賦稅給皇帝應該不應該？』他們做了圈套要耶穌自己投入。耶穌若說應該賦稅，付給外國皇帝，便立刻做了賣國賊。耶穌若說不應該賦稅，付給猶太所隸屬的皇帝，也便立刻做了賣國賊。應該賦稅，耶穌便是猶太人的賣國賊；不應該賦稅，耶穌便是羅馬人的賣國賊。所以耶穌說：『你們僞善的人啊，爲何試誘我？』這一句話，可謂一語破的。惡人往往想善人是

忠厚的，忠厚就是愚笨，那裏知道君子見小人的肺肝而不願自卑與小人一般見識；小人於是愈加得勢了。耶穌續說：『將稅錢給我看。』他們給他一個『提拿流』看。他說：『錢上的像與號是誰的？』他們說：『皇帝的。』那末，耶穌怒目環視，忿然而說道：『皇帝之物歸皇帝，上帝的物歸上帝。』深味此語，耶穌好像說：『你們平日愛此錢，衣袋裏惟恐沒有此錢，與人接物，則又擾擾攘攘的奪此錢，豈真不知道此錢的來歷麼？豈真不知道猶太人愛羅馬錢麼？你們都是熱心愛國的！你們既然願意有此錢，就不能將此錢歸給此錢的主人；因為沒有他，那有你們愛得的此錢呢？可是我警戒你們，我規勸你們，上帝的物要歸於上帝。』（註二）

上帝的物歸上帝，是價值估定，價值組織的第一義。

價值是不能不如此組織的。耶穌說：『你們的寶藏在那裏，你們的心也在那裏。』心所嚮往，人格必受影響；所謂志於聖賢，則為聖賢，志於禽獸，則為禽獸；又所謂不為聖賢，即為禽獸，或為聖賢，或為禽獸。人不能有兩個趣向的中心，亦

不能有兩個行爲的歸宿。耶穌設一譬喻說：『或人設筵，邀請已定的賓客甚衆。……差僕人敦促他們。』第一人說：『我新買田，必須去察看，請原諒我罷。』又有
一人說：『我新購五對牛，必得去試牠們。請恕諒我罷。』又有一人說：『我適
新婚，不能往。』僕回家報告，主人動了怒，吩咐僕人說：『快到通衢大街上去引貧
苦的，跛足，瞽目，殘廢的人來。……從前邀請的那些人，決不能再入我的席！』心在
田產的人，平日未嘗不表示赴筵是與人往還的美事，一旦要辦真事了，心就被牽
制着不得自由了。心以牛爲重，即不能同時以赴筵爲重，一心無二用，價值的次
第就很清楚地顯明了。心以婚姻爲重，即不能同時以赴筵爲重，重於此，必輕於
彼；心無二向，價值的次第也顯明了。耶穌所教訓人的是心，不能有兩個趨向中
心，並不是看輕世上的錢財。耶穌是最重人格的，所以最重人事，決不以買田地，
置牛羊，娶嫁婚姻爲小事。養生送死，人的大事，耶穌以盡禮爲志，豈有輕蔑之理。
不過耶穌要人將皇帝的物歸皇帝，將上帝的物歸上帝。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心無二用，然而心嚮上帝，則一切得調劑，心嚮庶物，則一切失所在。所以耶穌說：『身體的燈是眼睛。若然你們的眼無恙，你們全身就有光；若然你們的眼不健全，你們的全身就黑闇。因此，若然你們的光明變了黑暗，這個黑暗是何等深啊！』人若專求物質上的滿足，鄙吝而私蓄，他就好像有眼病的人，一切遠象都不見了。在舊約裏，惡眼是表明貪婪的意思，健眼是表明慷慨的意思。（註三）

眼睛不健全，全身就黑闇，還是自己受痛苦。若然人格不健全，則非但自己受損害，亦且要使他人受損害。眼睛光明，那末，手足都能自由活動；若手足無恙而眼有恙，那末，雖有手足，亦不能有爲。有眼睛，全身明；沒有眼睛，全身闇。同樣，有上帝，人的人格可得各部分的開展；沒有上帝，人的人格，便不能得各部分的開展。人若不能得各部分的開展，人的限制，就足使人受極大的損失了。這樣以上帝爲正鵠，忠心嚮往，正可以因着愛上帝而營業，愛上帝而儲藏財產，愛上帝而得名。

譽，受榮祿，登高位，立功勳。一切所爲，皆有意義，皆有歸宿。福來亦順受，禍來亦順受；得則喜樂，歸榮耀於上帝；失不悲惱，亦歸榮耀於上帝。有福幸，人格嶄然；有禍患，人格亦嶄然；得名譽利祿，人格有光輝，失地位權勢，人格亦有光輝。一切得失禍福，以人格爲意義，人格不因得失禍福而有意義。人格存雖飯蔬飲水曲肱而枕之，富貴如浮雲，亦是快樂。人格亡，雖坐高堂，擁厚貲，金銀珠玉堆於前車馬，玩好積於後，亦是憂愁，亦是深幽蒙密的黑暗。人格存於上帝，則上帝奮而前，人亦奮而前，上帝的所有，天地爲家庭，萬物爲廬舍，山川河嶽花鳥林木爲裝飾，一切真善美，出於上帝的愛，而發於上帝的人格，亦都是人積藏在天的財產了！

耶穌說：『沒有人能屬兩個主人，因爲他要恨這個，愛那個，尊重這個，看輕那個。你們也不能事奉上帝，又事奉金錢。』這一句話指明人不但不能有兩個人格中心，并且兩個必有愛憎輕重的區別。耶穌所用的字是極懇切，極深刻的。『愛』與『恨』，人不能愛其所憎，憎其所愛。人不能半事上帝，半事金錢。耶

耶穌的誠律是一個『全』字，是一個無貳心主義。他回答一個律師說：『你應當用你的全副心，全副精神，全副意識敬愛你的上帝。』能這樣用全人格愛上帝，人就能夠全心愛同胞了。（註四）耶穌要門徒全心跟隨他，全心走上他所自走，他所指示的那條路。做人是澈底地做人，並不是順勢則做人，逆勢則不做人。所以耶穌說：『不要想我來使地上有平安。我來不是給平安，乃是帶來一柄劍。』因為我來使人與父爭，使女與母爭，使媳與婆爭；人的仇敵就在他自己家裏。』耶穌說這些話，不是教訓不孝敬父母，不尊敬翁姑；他的意義是父母若阻擋子女最高的正鵠，為正鵠，子女不當順隨父母而做較低的生活；翁姑若輕視媳婦，禁止媳婦發展人格，依着最高標準的要求而做人，媳婦不當跟從翁姑而做較卑的生活。子女媳婦雖屬小輩，却有獨立的人格。他們的運命決非父母翁姑可以勉強專斷而決定的。人尊敬上帝，以為至善，以為正鵠，當無貳心。家庭之內有仇敵，是人生最痛苦的事；然而人不應當因了這深切的痛苦而改易其操守，變更其

趨向。耶穌懇摯真切，所以作透入骨髓的教訓說：「沒有人愛父母過於愛我，而配做我的門徒的，沒有人愛子女過於愛我，而配做我們徒的，沒有人不負他的十字架而跟我，而配做我們徒的。凡要得生命的，必要失生命，凡爲我而舍生命的，必要得生命。」（註五）

有上帝爲正鵠，一切皆得其正。有耶穌那樣的生活爲生活，一切生活皆可得其正。因此耶穌要求「全」，要求無貳心。全，然後人可以孝父母，睦弟兄，和妻子，信朋友，愛同胞。不全，則父母可以不必孝，弟兄可以不必睦，妻子可以不必和，朋友可以不必信，同胞可以不必愛。因爲人心爲物的奴虜，受物的驅使，必要利於得物則爲，不利於得物則不爲，於物無礙則愛，於物有礙則不愛。爲父母的，往往愛進益豐厚的子女，過於愛進益薄弱的子女，以物的多寡，定愛的深淺；因爲他們的正鵠是物，不是人，更不是上帝。子女亦然。父母有財產則多敬重，無財產少敬重，以家傳的厚薄衡度敬的多少。這也是因爲他們的正鵠是物，不是人，更不是上帝。以此類推，可知夫妻以利相結，則家庭無根基，朋

友以物相交，則友誼無根基。非物有罪惡，乃是人有做物奴虜的罪惡。衣有領，提其領，則衣的各部得其所；網有綱舉其綱，則網的四隅得其所。人有上帝，以爲正鵠，則人事莫不正，而物性莫不盡。所以耶穌要求「全」，要求無貳心。

耶穌所用的字是「主人」，是「憎」與「愛」，是「尊重」與「輕忽」。天地是人的家鄉，萬物是人的庫藏，觸手投足，皆可爲人使用。這樣，人是物的主人，人必須自居爲主人。然而榮耀美麗的人，埋沒了本性，穿上奴虜的容貌，畏縮懦怯而屈服於物質之下，豈不是至可痛的事麼？牛與馬，猶之金錢一樣，是人的奴虜。若有人不崇拜金錢，而崇拜牛與馬，披以錦繡，食以珍饈，牽以金絡索，飾以珠瓔珞，供諸堂階之上，叩首而焚香，祝禱說，「牛與馬啊，你是我的正鵠。我的快樂全賴你供給，我的性命全賴你保存，我的將來全賴你引導，我的禍福失得，憂喜愛憎，全賴你得意義。你是我最高的朋友，至善的標準。我要爲你犧牲一切，一切的一切，正像那些爲金錢舍生命的人一樣。」試問爲金錢而做人的，看見了要怎樣呢？

若說他迷信，則亦五十步笑百步，實不百步耳！人是萬物的主人翁，是上帝的子女，祇可以上帝爲正鵠，絕對不可以物爲正鵠。乃現在逐物的人多，一人如此，許多人如此，弄得做物的奴虜，變了不足怪的常事；做物的主人，變了大可駭怪，愚魯的奇事！獼猴看人穿衣服，脫鞋襪，費光陰，耗精神，乃大笑道：「愚哉人也！事不及獼猴爲便捷也！」獼猴果然比人聰明麼？上帝愛人，將自己完全贈給人，要人與他爲朋友，努力向前，攜手同行。上帝愛人，自己努力，亦要人努力，因爲生命是一件努力用物，努力愛人的大事。人弄錯了，全心交給物，使物爲主人，以爲人既要努力發展物，得物何等難，既得何等樂，豈不應當遂因此而爲物的奴虜麼？人弄錯了，上帝藉耶穌的聲音，一切聖賢的聲音，教訓人說：『回轉來。人啊，你當以上帝爲主人。你若以上帝，天地間的人格勢力，爲主人，你便自己爲主人。你是上帝的子女，有上帝的形像，有上帝同性的人格。人啊，回轉來罷！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第十四章 浪漫主義

經訓……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爲生命憂慮，計算你們要喫什麼，喝什麼？不要爲身體憂慮，計算你們要穿什麼？生命豈不比飲食重要麼？身體豈不比衣服重要麼？且看那野鳥。不播種，不收割，也不積糧在倉房裏，你們天父尚且喂他們。你們豈不比他們更爲重要麼？你們中間誰能因了一切的憂慮多活一刻性命呢？你們爲什麼因衣服而憂慮呢？且看野花如何長起來。他們不勞苦，不紡績，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沙羅門一切的繁華，不及此花一朵的裝飾。但是若然今日生，明日投入火爐的野草，上帝尚且裝飾得如此美麗，他豈不更要衣被你們，你們這些信心絕小的人呢？所以不要憂慮說，「我們要喫什麼？我們要喝什麼？我們要穿什麼？」因爲這些是異邦人所求的；你們的天父深知你們的需要。但是你們要以他的國以及在他面前的正義，

爲你們最大的要求，那末，其餘的事你們也就得獲了。所以不要爲明天憂慮，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日有一日的艱難，也可夠足了。

馬太福音書六章二
十五至三十四節

廬山有三疊泉爲宋代一個樵夫所發見。李白廬山謠中所謂『銀河倒挂三石梁』或不是指三疊泉。朱熹守南康，既離去而聞有此瀑布，不及歸遊。此瀑出九疊谷，直下三峯，連成三個瀑布。遠遠望去，好像三層素簾，因風飄蕩，所以又名素簾泉。遊人攀藤捫葛，可達第二瀑的水池，池水靜止，清瑩可鑑，斷處上去咫尺，但見急湍罷了。人坐第二瀑的池邊，但聽得高峯中有鳴雷聲，幽壑中亦有鳴雷聲，砰訇上下，絕不見瀑布，而洗濯手足，實恰在瀑流之中。有時朗日在天，人影在池，碧玉盤空，春綺水澈，不曉得第一瀑之上有驟雨，但覺得轉瞬之間，池水泛漲。人當其景，見其靜是何等靜，察其動是何等動啊！人的宗教生活亦若是。人的生命好像第二瀑，上接上帝第一瀑完全的傾注，下連同胞第三瀑的同流，

而自已則奮勉努力，涵養清澄，流轉不已。『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人的心與

上帝息息相通，有無窮的平安快樂，覺得一切是安甯，一切是長流。人生是奔騰

踴躍，冒險前行，將自己分贈給同胞麼？是。人生是上帝直注我心，使我滿滿地

充盈他的愛與美，真與善麼？是。人生是簡單的信仰，承接上帝之恩寵，是滿

溢的喜樂，傾注到同胞的生命裏去麼？是。人生是深山巔上的石潭，澄清靜止，

幽鳥鳴於上，叢枝覆其旁，閒花搖曳於其外，圓礫盤旋於其中，而不自憂其所來，自

慮其所往，依然常注入，常傾出，而常常泛漲充盈麼？甚是。人生是應當如此的，

不如此，便損失了人生的意義了！

這樣，人生必要與上帝的生命合流，亦必要與同類的生命合流。人生不但

要與上帝合流，并且不是寂然不動，漠然不知，杳然不聞，茫然不識。耶穌認識上

帝，並不超意識，亦並不超理性，乃是從經驗中自己肯定意義而覺得這意義是極

有理解的。人與上帝交感亦然。人是人格，上帝亦是人格，人格相感，互相認識，

並非是人格與非人格交感，也並非是人格中有什麼非人格性與宇宙的非人格性互相交感。假使人格中有非人格性與宇宙中非人格性果然有交感，那末，人用什麼來肯定這件事實？若用人格的意識來肯定這交感，那末，這個交感是人格的，絕對非非人格的，所肯定的事實便絕對與所肯定的意義相舐觸。若用非人格肯定的，那末，這個是什麼肯定？這個非肯定的無理肯定，在經驗理性兩方面完全通不過，因為這種胡想既不入理性的範疇，復不得經驗的歷程。兩端俱塞，而說有物如，有真如，真不知如什麼，不如不如的爲妙！不如不是不有，當作癡心夢想，顛倒逆施的爲妙！上帝是人格，與人交感，是人格的交感。在永存的現在，中最高的生命是人格，祇見人格愈前愈清楚，不見人格愈進愈消滅。人向前行，努力衝入不知的境界，化將來爲現在，創未有爲新生，便知有人格，決不能退而消散放失，弛而爲非人格。那至大至剛的精神勢力，既能流入我人而爲人格，爲崇高巍尊的人格如耶穌等，那末，這精神勢力必然含有人格。他與人交感，當然

是人格與人格的交感。他可以超人格，亦可以爲人格，好像人的現在超乎人的過去一樣。不過超人格，絕對的不是人格放弛，乃是一切人格集合在他裏面，他猶有餘閒，超乎人所已得與已知。因此上帝是人格，人與他可以有父子的關係；上帝超人格，人與他交感，遂有永久進展的可能。人所以能知上帝是人格，因爲人有人格的肯定。人所以能信上帝是超人格，因爲人有自超的經驗。既然如此，人不但覺得上帝的密近，更覺得人與他有人格的意識的關係。人的動是與上帝同動；人的工作是與上帝同工作；人的憂樂是與上帝同憂樂；人的奮鬪，是與上帝同奮鬪；人的生命，是與上帝共有的生命。人在人格進展能漸漸地了解上帝；愈進展，愈了解；不是愈進展，亦不能了解上帝。人格愈高，爲了這個緣故，人的信仰愈簡單，愈明瞭，愈如澄潭的水，晶瑩見底，如奔騰的瀑，雷鳴而前。耶穌的人格，真是仰之彌高，而耶穌的信仰，却是布帛菽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也。』『清心的人有福，因爲他們要見上帝。』誠哉是言也！

人格自由，意志堅強而直前，情感洶湧而嚮往，有簡單的信仰，有滿溢的快樂，在靜默中決奮鬥的勝利，在潛修中知上帝的同工，這種愛與美的生活，是浪漫生活，這種美與愛的主義，是浪漫主義。在這種生活中人有喜樂；好像人在高山巔上看風雲飛翻，雷雨交作，莫不起於足前，而身的四周依然山鳥幽鳴，山花搖姿，晴光朗澈地照滿胸懷！與人同憂苦而不失其樂，因為這是精神的快樂，超乎憂患，出乎憂患，是憂患的材料造成的！在這種生活中，人有勇敢；好像深林窮壑之中，下設陷穽，安上羅網，鼓噪而逐猛獸，猛獸起於當前，騰躍而鬪毒蛇，毒蛇捲於身後，但見一切凶惡的物自投羅網，自落陷穽，而自己則拭衣甲的鮮血漬污，唱凱旋的高歌，歸入上帝的大本營！與人同奮鬥而逞勇當先，因為精神的勇敢，超乎畏懼，是上帝藉懦夫的信仰而造成的！在這種浪漫生活中，受束縛的人得解放，得了精神的自由；人因與上帝同工，而自覺有凜然不可犯，浩然不可窮的氣概。在荆棘叢中，肌膚盡裂，耳目俱障。漸行而漸高，一直達於山巔，瀑布的聲音好像從心

胸裏流出來，松間的烟雲好像從懷抱裏生出來。下界的炊烟市塵，隱隱可見，面前的洋海風濤，歷歷俱陳。當此之時，人幾乎不能自信，亦幾乎不能信天地，不知天地的供我瀏覽，還是我供天地提攜，不知天地由我自生，還是我與天地同由上帝人格裏湧起來！

然而自由的人有許多不自由的痛苦，有許多問題時時要求急速的解決。

人生第一個急不待緩的問題，是麵包問題，衣服問題。既飽，則又有適口不適口，的問題，既煖，則又有華美不華美的問題。衣食住，是多數人的牢籠，在牠檻穽之中，人的同胞都是傷心病狂，奄奄如泉下人。應當自由開朗的人，既爲衣食勞碌，復爲衣食憂慮，過勞傷身體，重憂損精神，正像雙斧斬孤樹，豈不危險麼？人的境遇是急需改造的，然而在改造的歷程中，人當勞碌而仰賴上帝，不當憂愁而耗損精神。所以耶穌說：『我告訴你們，不要爲生命憂慮，計算你們要喫什麼，呷什麼。不要……憂慮穿什麼。生命豈不比飲食重要麼？……且看那野鳥，不播種，不收

割，也不積糧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們。你們豈不比野鳥更重要麼？誰能因着憂慮而多活一小時呢？『皇帝的物歸皇帝，上帝的物歸上帝，』事有輕重，不可顛倒。耶穌這一番教訓，有六個意見，可供玩索。（一）生命最貴重。（二）憂慮全無益。（三）上帝愛一切，愛及野鳥，豈不愛及人？（四）人比野鳥爲尊貴，比一切可愛的更可愛。（五）因此上帝必要維持人的生命。（六）人因此應當信賴上帝，如嬰孩信賴父母一般。耶穌教人不要爲衣服憂慮，用意也是這樣。他說：『且看野花如何長起來。他們不勞苦，不紡績，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沙羅門一切的榮華，及不上此花一朵的裝飾。若然今日生，明日投於爐火的野草，上帝尚且美麗地修飾，他豈不更要修飾你們，你們這些信心絕小的人呢？』

耶穌但以野鳥野花野草做證據，沒有說上帝如何將飲食賜給富貴人，衣服寵錫富貴人，足見耶穌充分的浪漫精神。耶穌曾聽施洗約翰的宣講而大受感動。約翰說：『斧斤已在樹根子上了。不結善果的樹，必要斬伐了，拋在猛火裏。』

……有兩件衣服的要分給沒有衣服的人；飲食有餘的，也當如此做。（註一）耶穌的人生觀是立在一個『分』字，一個『共』字上的，也是立在人格自由，自由的『分』與『共』上的。他說：『我來是將生命舍給人，使人乃得豐盛盈溢的生命。』

（註二）

他教人將裏衣贈給要求外衣的人，足以表他分共生命，永有餘力的精神。

他知道人的競爭如何劇烈，人的生活何等艱難；他自己木工的兒子，是不名一錢的福音宣傳者。因此他以野花野鳥做引證，並不是教人學野花野鳥，不去作未雨的綢繆。人的文化是偉大的儲蓄，人的將來必須建立於今日的儲蓄。

耶穌是主張天國實現的，豈不要人有精細的籌畫，準確的盤算，做將來成功的根基麼？他說：『你們中間誰要建塔而不坐下籌算，討論經費，要切實地知道自己

有力量造完全沒有呢？只恐基礎既成，不能立塔，人見所虧的工程要嘲笑他說，

「此人始則奠其基，終不成其塔啊！」（註三）

能籌算，謂之能，不能籌算，謂之愚。

愚拙的童女，心中何嘗不快活，在黑夜中等待新郎來；然而不計量有燈無油，徒

然辛苦。(註四) 人已貧苦，若復不經意籌畫，豈不要雪上加霜麼？所以耶穌不反對豫謀，却教訓人豫謀，因為『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耶穌所反對的是無意義的，耗損精神，荒廢時日，放弛人格的憂愁。人不能像野花野鳥一樣地不計畫，人却能像野鳥野花一樣地有優游自在的快樂。

耶穌有欣賞自然美的能力。耶穌不教人回到天然境界裏，做初民的生活；但是創造文的人可以欣賞加利利海的碧波，可以欣賞葡萄園裏拳曲籐上纍纍下垂的紫葡萄，可以欣賞山林幽雅的流程，萬峯攢矗的危巖，清朗陰鬱的雲樹，自由飄零的野草花，無憂無慮的野飛禽。耶穌不教人回到天然，耶穌教人進入上帝。耶穌愛自然，愛自然美，愛作野外的生活。在自然美中他能看見次序與律令，看見上帝的作爲。人格愈偉大，好尚愈簡單，而萬物對於他，愈呈露簡單活潑，流蕩旋轉，忻忻有生意的華美。野鳥的嚶嚶，上帝保護着；若非上帝的旨意，沒有一隻小鳥遭矰矢而垂下。野花紅如火，野草青於翠，爛漫紛陳，莫非是上帝的奇

工。巴勒司登曠山裏，滿坡的花草，邨民斬伐去曬乾作枯柴；今日搖幽姿，明日遭爐火，上帝尙且修飾牠們。耶穌的上帝是純粹美的上帝。他的化工，人工不能與之較比。沙羅門的繁華是世上人工絕藝所結構的繁華。耶穌當時希律所建的聖殿不能望其項背。當時新建的地比利亞城，該撒利亞腓利比城不能與沙羅門的宮殿相軒輊。然而沙羅門一切的繁華，及不上野草的一枝，野花的一朶，野鳥的一頭！耶穌估計美的價值，不曾看輕雕梁畫棟，不曾看輕黼黻文章。他祇覺得一花一草，一鳥一禽的美麗，不是人工所能造的，乃是從上帝至善美的胸懷裏流露出來的。人生是自然的，開朗的，明澈的；人在自然美麗的懷裏，聽流泉咽危石，好像撥動他自己的心絃，看盪胸生層雲，好像引起了他自己的生命。然而一草一禽，一花一石果然奇妙了，美麗了；尙不及人的美！人的眼睛美於澄清的秋水，人的聲音，美於幽抑的鳴泉。人在慈母的懷裏，勝在千峯萬壑的雲林裏，人在朋友的愛裏，勝在晴莎細草的海灘頭。耶穌攀躋登嶺入郇城，復度橄欖

山間步而入伯大尼。上帝化工，既美且偉！耶穌入伯大尼，寄頓在馬大與馬利亞的廬舍中。當時

小雀子歸巢去了。

幾點星掛在中天。

勞倦的主靜坐着，

馬利亞坐在他腳前。

.....

小燈盞裊着微烟，

馬利亞坐在主的影裏，

主低聲說『馬利亞，』

她回答說，『我在這裏，拉波尼。』

一石的峻嶒，一鳥的嚶嚶，那裏及得上人的美，人情的美，人愛的美，人生友誼交流。

的美。上帝修飾花草與野鳥，豈不更要衣被你們，修飾你們，你們這些信心絕小的人呢？

『所以不要憂慮說，「我們要喫什麼？我們要喝什麼？我們要穿什麼？」因為這些是不明白的人所求的；你們的天父，深知你們的需要。』人的本分是勤作工，是信賴上帝。人的要求是天父知道的，人當有嬰孩戀母那般簡單的信仰。人的憂慮是毫無能爲的，人當知道不能因憂慮而多延一刻的生命。人在痛苦艱難之間，日日要創造新價值，日日要擔荷重責任，不去尋煩惱，煩惱已經不少了，豈可以再作毫無意義的憂慮呢？『所以不要爲明天憂慮，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日有一日艱難，也可以足夠了。』若有人清夜捫心，計算自己的癡心妄想，豈不能知道人生一大部精神是爲無益的思慮而消耗的麼？人格要集中，豈可任其放弛而不收束麼？明日要出門，今日計算着車馬擁擠應當避，行李堆積應當管，同舟的人應當防，隨帶的錢應當藏，清晨想起想到夜，夜裏就眠，又

將憂慮帶到夢裏去，如此憂勞，對於行旅有什麼利益呢？今日患咳嗽，就憂懼着，只怕犯癆瘵。明日愛克光一照，毫無癆瘵的現象，豈不空勞神思麼？今日患癆瘵，不免深憂，憂愁無益，且有損害，不如仰賴上帝，以致在無可如何的境況中，自己開拓一個機會，知道自然有律令，不可回，人心有律令，我自爲，人身終有死，精神永不滅，但讓上帝美麗溫愛的光照到心裏來，豈不比較有益麼？人要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中，與種種勢力戰，與種種罪惡戰，既戰而復將憂苦的重軛壓在心頭，豈不自速其死麼？人是必勝的，必不能認輸認敗的；今日不勝，明日必能勝，今年不勝，明年必能勝，今代不勝，後代必能勝，直到一切有爲的人在精神生活裏與上帝同唱凱旋歌。何等歡樂啊！人歸到上帝那裏去，上帝要拭淨他的血淚，爲他解血污的戰袍！上帝要將自己的甲冑交給他，使他勝之又勝，有餘贏的勝利！保羅說：「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離呢？患難禍害逼迫飢寒窮乏危險刀劍能夠麼？經上說，『爲着你我們終日在死中，我們好像將受屠宰的羔羊。』」但是一

切事上，從他的愛，我們有餘贏的勝利。我確知或死或生，或天軍，或威權，或現在，或將來，或爲高處，或爲深處，超自然的勢力，都不能使我們與上帝顯示於耶穌基督裏的愛隔離了！〔註五〕

耶穌教訓人是要人走合理的道路。用野花野鳥，證明上帝的愛，說明憂愁的無益，是耶穌的理解。然而耶穌尙有更深的理解。他說：『你們要以他的國，以及在他面前的正義爲你們最大的要求，那末其餘的物你們也就得有了。』這一句話，不但是將人生的目標重新認定，將人生的意義重新解釋，乃是垂示一個超絕憂慮的唯一法門。在耶穌意中，第一個見解是人人求天國，相愛而攜手，相共而努力，彼此信任，彼此了解，那末，人可以創新生命；非但是衣食問題，可以得當有的解決，卽精神生活亦可得更廣大的擴張。第二個見解是人有大事，然後可以遺忘小事，有擴大的遠慮，然後一切無足重輕的近憂都可以不介於懷了。普通的事，有不普通的意義。衣食住，是很普通的事，很難解的問題；然而衣食住，

與野花野鳥有關係。人若被衣食住所壓迫而不能愛花鳥，愛山林，愛秋天的雲，春天的水，冬天的皓月，這豈不是一件最可痛的事麼？耶穌是宗教家，不是社會學家，不是政治學家，所以祇給我們一個宗教的解決法：就是精神向前，將自己交託上帝，交託同類，一面盡力做人的工作，一面快樂而忻賞所存的生命。我有憂慮，人亦有憂慮；我將自己的憂慮放了手，盡力去安慰他人，破除他人的憂慮。這樣做，不但是我的憂減了，人的憂愁減了，就是天國也漸漸地實現，而人所要求的大家，都可得獲了。人有痛苦，我亦有痛苦，我忘了痛苦，忍了痛苦，去破除人的痛苦，念念在此，刻刻在此；那末不但是人我之間的痛苦減少了，便是天國也近了些，人所急切需求的，也漸漸地大家都得獲了。易卜生說：『沒有受過痛苦的人，不會創造；他們寫幾本書罷了。』我們可以加一句說：『自己沒有受過痛苦，并且沒有與受痛苦的人同受過痛苦的人，不會創造天國；他們買田地，購牛羊，娶親成室罷了！』人有憂愁痛苦麼？憂愁痛苦有永久的害處麼？有憂愁痛苦而轉輾

流離在其中的人，最可憐；有憂愁痛苦而舉目曠覺，得見廣大無量的痛苦憂愁的人，努力自超而助人自超；這等人纔是創造天國的偉人！自己的痛苦見其大，他人的痛苦見其小；自己的憂愁想像其深，他人的憂愁想像其淺，因此入乎憂苦的檻穽，不能出乎愁慘的境，豈不痛苦上又加苦痛麼？自私的人眼光淺，但能想像自己的不幸，不能推己以及人；所以自私的人不能創天國，不能進天國。廣大的人能想像，能從自己的牢籠飛出去，高瞻遠矚，看見他人的患難，較深較劇於自己的患難，於是自己的患難不成問題，而他人的患難成問題了。耶穌說：『勞苦負重的人啊，到我這裏來，我要給你們安息。背我的軛，學習我，因為我是柔和而謙卑的，你們的心就要得安息了，因為我給的軛是易負的，我要你們挑的擔子是輕的。』（註六）

兩牛負一軛，不是沒有軛，乃是有軛而樂負；耶穌的軛是與人同負的！人面前有偉大的事功。人啊，你要信託上帝。你若以天國爲事，你所要求的你必要得獲了。

第十五章 忠恕主義

經訓……不要判斷人以致你們不受判斷。因為你用什麼標準判斷人，

人亦用什麼標準判斷你；你如何衡度人，人亦同樣衡度你。你們爲什

麼看見弟兄眼中的木屑而不注意自己眼中的屋梁呢？你們自己眼

中常有屋梁，怎樣可對弟兄說，『讓我除去你眼中的木屑呢？』你們

偽善的人啊！先將自己眼中的屋梁取出，然後你們可以去取出弟兄

眼中的木屑。不要將聖物給狗子，不要向豕投明珠，牠們要將這些踐

踏在脚下，轉過身來撕碎你們。馬太福音七章一至六節

所以你要他人怎樣待你，你應當時常怎樣待他人；這便是法律與先知

的大體。馬太福音六章十二節

孔子的教訓以忠恕二字一以貫之。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

願，亦勿欲施於人。』儒家以正心誠意爲行爲的起點，所以釋『忠』就說『盡己』，

釋「恕」就說「推己」，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己推己，人事就全備了。而忠恕之道，又可以一貫之以仁，因為忠恕是人事，仁亦是人事，所謂「仁者，人也。」孟子在仁字之下，加一義字，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若然以「安宅」爲「盡己」，則「仁」等於「忠」，以「正路」爲「推己」，則「義」等於「恕」；孔子的「忠恕」這樣看起來就是孟子的「仁義」。忠恕二字，概括人與人的關係，不但是中國的聖賢講這個道理，即古代的猶太學者，近代的歐西學者，也講這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在韜別德書裏說：「你所自惡，勿欲諸人。」（註一）猶太學者，希里耳以這個道理爲法律的總結。（註二）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的政治哲學中，亦有己所不欲，不施於人的話，不過他的意思是人都自私自利，若要他不害他人，最好使他將不欲人加諸己者，不加諸人。有人說，這是消極的說法，祇教人什麼不可做，不教人什麼應該做。耶穌的黃金規律，「你要人如何待你，你就當如何待人」，是積極的，高出於消極的規律萬倍。有人說不然，人的知識是日進日益的，

前人要人不爲惡，後人要人能爲善。知識程度，與道德同時進步，自當離棄消極的不爲，而侵入於積極的當爲。其實消極律出世的時候，積極律在人的經驗中行爲中久已出世的了。最近莫如本諸身，誰爲兄弟，見弟溺而不救，見兄仆而不扶的呢？吾溺須人救，那末，弟溺，兄還要問救他是不是侵犯他的自由麼？吾仆須人扶，那末，兄仆，弟還要問扶他是不是侵犯他的人格麼？我溺不要人熟視而不救，我仆不要人旁觀而不扶；我不要人怎樣待我，我也不必要怎樣待人，和我人怎樣待我，也要怎樣待人，豈不是反正兩面還是一樣麼？其實孔子也並不是祇立一個消極的律。孔子自己是完全積極力行的，所以『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所謂』違道，『所謂』不遠，『正足使人深思呢！』下文便接着說君子之道，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一連串的積極語，也正足使人深思呢！忠恕而至於己所不欲，不施於人，那末，這種忠恕可謂違道不遠，不

過尙不得謂不違道。忠恕就是道，有積極的忠恕，就有積極的道，有什麼違不違？
『夫子之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既是『夫子之道』，尙有什麼違『道』不違道？己所欲施於人，便是不違道；己所不欲，不施於人便是違道。誰說孔子祇有消極律呢？所求於他人的是什麼，所作在他人身上的也是什麼，誰說孔子沒有積極律呢？人是一性，是一向的；外國人找到的，中國人也找得到；中國人找見的，外國人也找得見。若說中國有精神文化，外國沒有，是錯了；若說外國要物質文化，中國不要，也是錯了。

耶穌是實行積極的忠恕主義的，更是實行超忠恕主義的。他說：『不要判斷人以致你們不受判斷。因為你們用什麼標準判斷人，人亦用什麼標準判斷你；你如何衡度人，人亦同樣衡度你。……你們要人怎樣待你們，你們應當時常怎樣待他人；這是法律與先知的總意。』這是耶穌的忠恕主義。這主義的根本含義是人人同性；我所喜愛，人亦喜愛；我所怨憎，人亦怨憎。人格既係極尊貴，人

對於人祇有行善的責任。人對他人可以作設身處地，易地而居的想像；非有他與我爲對等，我便無以衡度我自己；非我與他爲對等，他亦便不能衡度他自己。我愈清楚地有意識，他亦就清楚地有意識；我愈顯著地有人格，他亦顯著地有人格。我量人的標準，即是我自量的標準。人與我，我與人同居在一個標準之下；因爲人是對等的，可以互易地位而不失其權衡的輕重。路加福音中所用之字，與馬太福音略異。路加中說：『不要定人的罪，人亦不定你們的罪。原諒人，人亦原諒你們。給人，人亦給你們；寬其量，足其器，壓之搖之，使其盈溢，人亦要傾倒你衣兜裏來。』（註三）路加所載比馬太所言似更清晰，因爲耶穌並不教人不審斷，乃是教人不要逆測人的惡意。耶穌教人寬柔敦厚，不教人苛峭峻刻，專向他吹毛求疵。人不識人，不能有爲；人存惡心，亦不能有爲。爲人的要道是睜開眼睛看他人，深知某也賢，某也愚，某也譎，某也忠，某也才，某也不肖；又是洗刷心術待他人，深願賢者因我而更賢，愚者因我而不復愚，譎者因我而存其知，去其詐，忠

者才者因我而更顯其忠，著其才，不肖者因我而不復不肖。估量人，不必定人罪；衡度人，儘可原諒人。不但如此，人皆愛競爭，一人作惡，人便與他競惡，惡甚者勝；一人爲善，人即與他爭善，善著者勝。一人器量大，人亦用大器相待；一人將自己傾注到他人心中去，他人亦要滿滿地傾注到他的心中去。人是愛作善事的，作善則心曠神怡；人的所以作惡，若非出於遺傳教育的不良，大都出於不得已。所以人爲惡，心輻輳不得安。若有人『寬其量，充其器，壓之搖之，滿溢其器以待人，』將善傾注到他人衣兜裏，他人決不願讓他一人爲善，亦必爭爲善，將善傾注到他的衣兜裏來。擴大這種善行，人間世豈不變了天國麼？『寬恕的人有福，因爲他們要得寬恕的待遇。』

耶穌積極的忠恕主義，純粹是爲善的主義，非但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亦且拯救人的生命。良善撒馬利亞人的譬喻，可以表明耶穌的忠恕，是甚麼樣的忠恕。人離耶路撒冷，穿賊巢，度石嶺，向耶利哥走。遇見強盜，取其衣，奪其財，把他打

得半死，棄在山道上。祭司來，見這垂斃的人，走過了。利未人來，走上去看了一看，也過去了。獨有一個猶太人的仇敵，視同稅吏罪人的撒馬利亞人經過，憐恤他，裹他的傷，傅以油酒，將他扶在自己的牲口上，牽了牲口，帶他到客寓裏，爲他付旅費，要澈底地拯救他。若然祭司也過去，利未人也過去，撒馬利亞人心裏說，他是我的寇讎，輕蔑我民族的猶太人，他的同胞祭司與利未人尙且不救他，何況我，我不逞此機會送他的命也就罷了，難道還要救他麼？……這個垂斃的人要怎麼樣？

忠恕二字表明關係，不表明界限；耶穌推擴之，使在猶太人撒馬利亞人中間積極地表顯出來，他的忠恕，豈不是澈底的忠恕麼？在這點上我們已經看見耶穌的超忠恕主義了。耶穌以他自己積極的忠恕主義爲法律先知的總意，他自己却有超乎法律先知的精神。他教訓門徒說：『你們應當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註四）又說：『人子來不是要人伺候，乃是要伺候人，并且舍生命爲多人的贖價。』（註五）這樣的教訓，並沒有函蘊己所欲施於人，要人施，我先施的意義，乃直

截痛快地說：『無論他人怎樣看待我，或送我雙明珠，或送我十字架，或與我爲朋友，或與我爲仇敵，我終是盡心盡力地服事他，將我的心血生命交託他！』我有十分力，我盡十分力。他人還我二三分也好，不還我也無妨；我斷斷乎不計論，因爲我確信十分善，必收十分善效果，百分千萬億兆分善效果。忠恕之道存乎人，超忠恕之道存乎神。誰能仰首注視十字架而不見上帝降到人間來麼？耶穌是人，耶穌存乎人者全而爲神！

世上的人至不齊，有智愚，有忠譎，有誠僞，有賢不肖。若在人的關係上銖銜必算，投木桃，報木桃，投瓊瑤，報瓊瑤，這個世界還有進步的希望麼？人人齊，則人人等，人人等，則人人的中間有公平。有齊與等，可談公平，無齊與等，不可談公平。人爲一分，我作三分；不是公平，乃是人生！人爲三分，我爲一分，我猶自足於己，不足於人，也是人生！爲善過人，常常如不及，虛心容物，是應有的人生。爲善不及人，常常如過人，驕盈傲慢，是不應有的人生。耶穌說：『你們爲什麼看見弟兄

眼中的木屑而不注意自己眼中的屋梁呢？自己眼中常常有屋梁，怎樣可對弟兄說：「讓我除去你眼中的木屑呢？爲善的人啊，先將自己眼中的屋梁取出來，然後你們再去取出弟兄眼中的木屑。」屋梁木屑的比喻，最易動聽。屋梁入眼，眼豈不見，而竟不見，木屑入眼，眼豈易見，而竟了然，爲什麼呢？他人的過失，雖小亦易見，自己的過失，雖大若不見，這是人的常情。爲甚麼他人小過我易見，我的大過反不見呢？因爲注意力集在他的過失上，不集在自己的過失上。注意力爲甚麼這樣集呢？有緣故。一，器量窄，嫉妒的心勝。嫉妒的心勝，那末，他人的才藝道德功勳名譽莫不因此而減色，他人的過失罪惡恥辱醜態莫不因此而放大，於是乎木屑變梁木，屋梁變木屑了！二，驕氣盛，好勝的心勝。好勝的心勝，那末，他人的才德功名不足彰自己的榮譽，必須減色而後自己得高舉，他人的罪過恥辱，大足顯自己的行誼，必須放大而後自己得開擴，於是乎蟬翼爲重，千鈞爲輕的事發現了。三，想像枯涸，自私自利的心勝。自私自利的心勝，那末，他人有

苦痛適足以加增自己的快樂，他人有幸福適足加增自己的憂愁，喃喃自語，以他人勞苦的成績爲時運，咄咄書空，以他人奮鬪的結果爲兒戲，他人無論如何不及我，即使及我也不信，於是乎飛搶榆枋的細翼，仰天嘲笑雲中的鵬翮了。其實則事有大謬不然者。他人的善足以成我的善；他人的惡絕對不能證明我的善。牢騷加多，並不是志向加多。隱惡揚善，我雖自私，也可以因隱人之惡而亦隱我之惡，因揚人之善而亦揚我之善。揚惡隱善，我豈自己沒有惡可被人家揚，沒有善可被人家隱麼？保羅說：『無論你是誰，若然你自居審判官，你卽無可推諉，因爲你判斷他人的時候，你便判決自己的罪案，因爲你高坐判斷，自己就是犯罪的人。』（註六）

人有驕傲，必不容他人有驕傲；人懷嫉妒，必不容他人懷嫉妒。州官儘放火，百姓莫點燈！

人的責任是忻賞人。耶穌對捕魚的彼得雅各約翰說：『來，跟我，我要使你們得人如捕魚。』加利利海的漁人有什麼才能，足以傳福音，設天國，爲天下萬

世的先導呢？耶穌認識他們，知道他的缺點，也知道他們的可能，只要有深切懇摯的訓練，即可以成爲天國的偉人。耶穌好像說：『我能變化你們的氣質，開啓你們的儲能，用奇妙的愛，把你們愛成功我的使徒。』耶穌成功了，因爲耶穌能見善，能訓練善。若然耶穌但見加利利海濱的少年漁人，日日撒網在海裏，而不見其他，天國的種子，豈不便遺棄在路上麼？加利利的漁人尙不失爲正人。至於撒該，欺詐而凶狠，爲他人所不齒的，耶穌怎樣認識他呢？耶穌說：『你從樹上下來罷。今夜我要止宿在你家裏。』那有法利賽人肯到撒該家裏去的呢？那有以色列的拉比到稅吏家裏去住宿飲食的呢？撒該祇要有知己，如今耶穌做了他的知己，他就舍家產，跟耶穌，得了安心立命的境地了。然而忻賞人，做要求朋友者的朋友，非得除去眼中的屋梁不可。眼中有屋梁，人便不見他人的美與善，不見自己的過與惡。不見他人的美善，決不能使他人知道自己的美善有何等浩瀚的前程。不見自己的過失，決不能遷善改過，使自己推擴應有的生命。

因爲不曉得他人的善，卽不能成全他人的善，不曉得自己的惡，亦不能成全自己的善。不忠於己，決不能恕，忠是恕的本，恕是忠的末。依樣，不取出自己眼中的屋梁，亦決不能取出弟兄眼中的木屑。盡己，自己的人格伸展，推己，他人的人格也伸展；除去自己眼中的屋梁，自己就能見遠象，人格得伸展，除去屋梁而助弟兄，弟兄眼中的木屑不爲我除去而自去，那末，他人的人格也得伸展了。

耶穌講解忠恕，忽發兩句話，初聽極難解。他說：『不要將聖物給狗子，不要

向豬仔投明珠，牠們要把這些物踐踏在脚下，轉過身來扯碎你們。』我們若留

意三件事，這兩句奇特語，未嘗不可得清楚的解釋。第一，無論這兩句話與上下

有關與否，是耶穌自己說過與否，話中的意義在耶穌的忠恕主義上通得過通不過？第二，耶穌自己是講理性的，所教訓門徒的種種話，雖從熱烈的情感中湧出

來，却事事有意義，言言合理性。耶穌要門徒在不照理性做人的同胞中間，做跟

隨理性做人的先導。第三，耶穌最尊重的是上帝的人格與同類的人格。人固

然應當將自己無隱藏地，無保留地贈給他人，使他人得生命；然而人的程度至不齊，有的人已經入聖域，有的人還在禽獸隊裏。便是清清楚楚，毫無隱諱地說，作禽獸生活的人，像不識聖物的狗，不知明珠的豬，表明事實是如此，有什麼不可呢？

這些人對於人格較高的人，完全不負道德上的責任；而人格較高的人，對於他們則負很重大的責任。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所以耶穌的門徒對於他們應當設法化度，不應當將自己最寶貴的生命虛擲給他們。他們不忠，不能盡己，不恕，不能推己，因為他們的知識道德程度低。忠恕之道，是一來一往的道理。忠恕因此即是黃金規律，我既有求於人，當依所求供應人，我所供應人的即是我所求於人的。在求與供之間，有一個等號。然而在愛人的人與不識人愛的人中間，絕對的沒有等號。耶穌知道人心，雖有至美的友誼，像聖物明珠欲贈給人，却不能不因人的墮落凶惡殘忍狠毒，有受極悲慘，極痛苦的限制。懷聖物的人，時時願獻出此寶，懷明珠的人，時時願以贈給同類，奈何同類不能受；非但不

能受，且要踏聖物珠寶於脚下，非但要踐踏寶物，且要轉過身來損傷懷寶的善人。耶穌自己知道要走到十字架上，也知道門徒皆要受苦難，自顧而顧門徒，深深惋惜。聖人度同胞，救主拯同類，莫不自愛自惜，拊膺嘆息而不能自己，乃慨然說：『不要將聖物給狗，明珠給豬，』真是千古的傷心語啊！耶穌在耶路撒冷守逾越節，衆人信從他，『他却將自己交託給他們，因為他深知他們：深知他們的心事。』這真是千古的傷心事啊！（註八）友誼是相互的關係，忠恕也是相互的關係。理性生活是鑑別的生活，忠恕的生活是理性的生活。做理性的生活，在不講理性的時代，不講理性的人間，是艱難的事。做理性生活的人，受不理性的壓制，須得大犧牲，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上帝受罪人的限制，耶穌受罪人的限制，善人亦受罪人的限制。受限制而犧牲，忠恕主義不足恃，乃要有超忠恕主義。看啊，各各他血漬模糊的十字架！

第十六章 努力主義

經訓……求，你所求的要給你。尋，你所尋的要得獲。敲門，門必要爲你

開。因爲事往往是如此的，求的人要接收（他所要求的），尋的人要

尋着，敲門的見門爲他開。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而將石子給他呢？

求魚，要將蛇給他麼？你們雖惡劣，尙且知道將好物給子女，你們在

天的父，豈不更要將好物賜給求他的人麼？因此你們要人怎樣待你

們，你們必要時常怎樣待人，因爲這是法律先知的總意。

要進窄門。因爲通滅亡的路是闊而大的，許多人走入這條路。

但是引到生命的門是窄的路是狹的，進去的人是少的。馬太福音書七章七至十四節

耶穌的人生哲學是實行的人生哲學，不但是一種滿意的思想統系。本書

五至十四章，論耶穌的倫理觀及宗教觀。十五章至十八章是耶穌努力

實行的人生哲學。忠恕主義及超忠恕主義指明人與人中間切實的行爲，應當

有什麼意義，應當如何轉而注此意義在生命中。可以說是立行爲實施的標準。

本章論努力爲生命及其所以然。十七章則論行爲的效果，末章則論建設人

事，奠定天國的基礎。耶穌雖不是哲學家，他的思想教訓，却有頭緒統系可以尋。

耶穌是宗教家，抱熱烈懇切的深情，要求天國在人的行爲生活中迅速的實現，所以注重向着標準，與上帝攜手同行，努力實施愛人的生命。

耶穌的軛，果然不難負；耶穌的事功，確然是難的。天國非一朝夕的事。若

讀人類演進史，我人就能知道人類初則機體遞變，經過億萬年而後成人身，組織結構，始能表顯美中的美。機體美善，而後復數千年，數萬年，始有文化的萌茁，道

德文章於是出，宮室衣冠於是制。人當起立向前的時候，天國已經奠了頭一塊

基石，到如今滄桑之變有好幾次了。自從科學昌明，三四百年內，人對於宇宙的

推敲，得了準確的知識。藉算數的衡量，邏輯的整理，人能指定萬物進行的程序。

孰爲在前的物，孰爲在後的物，前後有定程，無前則後物莫可興，無後則前物莫

可變。人知其緒，識其序，因其已然，推其未然，因其已知，想其未知，籠天地於自心，檻宇宙於我見，而超然無我執，達物性，簡述而爲律，組織而爲學，乃能截其前物，使後物不得生，蓄其後物，使將來盛其果。至於今日，人能管理天然。每逢要人適應環境的時候，人必先使環境適應人，因爲物有準而無欺，機械而常然。然而人對於人事則不然。人能制裁萬物，而不能管理自己。這並不是人對於人事不作最深切的思考，最長久的觀察，最明確的敘述。孔孟在中國，蘇格拉底柏拉圖在希臘，釋迦牟尼在印度，羅得馬丁，康德在德國，亞摩斯以賽亞耶利米在古以色列，散奈加奧理里斯在古羅馬，耶穌保羅在猶太，在世界，未嘗不使人得見人的理，未嘗不要使人作合理的生活，制裁自己，未嘗不願使人有進步，如科學操縱天然一樣的有進步。然而這些人的成績，數千餘年來，乃不及三四百年科學的成績。列柏拉圖是達爾文之側，智力未必有軒輊。列孔丘孟軻於哥白尼赫胥理之側，智力未必有短長。列散奈加康德於蓋立利阿牛頓之側，智力未必有高低。

列耶穌於當代一切哲學家科學家之側，智力熱誠道德行爲，豈不有可超之勢麼？不但如此，研究人生的人較科學者爲衆多，研究人生的時較研究科學的時爲長久，事事超乎科學，而知識權能則似不能望其項背，豈不另有他故麼？

有。宗教哲學不能在人生得簡律，但能在人面前立標準，不能安放一律在心中，使人不能不受限制，但能在人的觀念意識中間，漸漸安放暗示與知識，使人自願照理性定行爲。物的理由人格定，人格的理由人格自定。物不自由，人皆自由。無論人的自由，有多少限制，在人向前的行程中，依然有一空缺，自己不能預定，他人不可預決的。一枝松樹與一林松樹，雖有姿勢之別，小大之別，遠近之別，千態萬狀之差別，人祇要知一枝便即知道一林了。一個人與一族人，言語相同，衣服相同，好尚頗相同，膚色頗相同，千態萬狀，盡是頗相同，而人知甲，決不能便算知乙，知乙決不能便算知丙，知甲乙丙，決不便算知一族人，決不能便算知一切人。爲什麼呢？因爲格物求其同，可以棄其異而不顧，簡律因此容易得。知

人求其同，亦須知其異，異同異較，異比同爲重要。知千萬人皆良民，安知中有一人將來爲盜跖，知億兆人皆平庸，安知中有一人將來爲孔丘？因此統計學的算數，僅能識其大，教育學的測驗，僅能得其如，人的將來究竟還須自創。百年後的事，統計學家不能料，教育學家不及知，能知能料的，祇有努力實行，實現天國者的信仰罷了！

有兩件事，努力的人不可不知；不知卽有礙於實行。第一人的行程上有莫大的障礙，人一部分的努力是破除這個障礙。障礙有內外之別，內則獸慾橫衝直撞，猶之土匪與潰兵，得了應得的供給猶不足，還要以殺人喫人爲事。獸慾之外，還有成見，或得之於遺傳，或受之於母教，或染之於同羣。這種成見組織起來，可以成爲法利賽人，可以成爲定耶穌死刑的猶太暴衆，可以成自己洗手永久洗不淨的彼拉多。一種新理想，新人生觀出世，必要取舊理想，舊人生觀而代之，因此守舊的人，必要羣起鳴鼓而攻之。好得殺金聖嘆的時代過去了，不復能回來！

一種新理想，新人生觀出來，又必要與他種人生觀爭，彼此俱新，欲佔優勢；然而維新的人，個個有守舊的根性，先得一種觀念，即以此種觀念爲一切他種觀念衡度的標準，保守自己的，攻擊他人的，做先入爲主的生活。茫茫坤軸，莽莽神州，誰是創新的人，誰不是守舊頑固，食新不化的人？世界上沒有一種人生觀念足以衡度他種人生觀念，而爲一切人生觀念的標準。人的標準是人，有至高至偉，至美善，至能爲人生開向前路途的人格，然後觀念，乃爲有標準。因此人生觀絕對不能以觀念本身爲標準，乃必須要以觀念背後的人格爲標準，以觀念前面的人格可能在實驗中，批評這個人格的標準。耶穌的人生觀是耶穌。信耶穌的人須努力，因爲行程中有重重疊疊的罪惡障，成見障！

第二件事是人雖不善，前程無量。努力的人，明明看見四圍的生老病死，罪惡痛苦；或爲天然的惡，因人的惡而加甚，或爲人爲的惡，因人的苦而增劇。一舉手即觸蛇蠍，一投足即履荆棘！然而努力的人，看見烏雲中的金光，黑夜裏的明

星，握拳睜目，踴躍向前。努力的人知道一件事，就是美麗榮耀的將來。他的向前，他的頭不回顧，他的手伸而盡力拖將來入現在，他的脚奔而盡力走入將來的現在！左側無道路，右傾無去向，背後的門已經封鎖了！當此之時，努力的人祇有信，信自己有偉大的將來，信民族國家必要起來進入偉大的將來，信一切同類，宇宙羣生皆有生命豐盈的將來。事已成，謂之知，事未然，謂之信；拏着知識，不知界謂之信，恃着信仰轉不知界爲人世界謂信的知！如此，勢力的人必須有宗教，必須有宗教的生命。有宗教，可以使弱者轉爲強，危者轉爲安，死者轉爲生，不可能的轉爲可能的。先知以西結在絕望之中，但見以色列人像曠壑中散遍的枯骸。『上帝亞畏如此說，生氣啊，你須從四方來，吹噓這些被殺的人們，使他們復生……遂有生氣入骸骨，骸骨復生，站立起來，是極大的羣衆。』這些骸骨，是以色列全家。生氣入他們，一大隊毫無希望的以色列民衆，好像枯骸得生命，在不可能的狀態中得了轉不可能爲可能的勢力。他們忍耐等待，不忘祖國，歷

鉅艱，冒萬難，乃有一隊遺民歸故鄉，建造新的耶路撒冷。（註一）高麗的民衆不失望；印度的民衆不失望。比他們自由，比他們更能努力，更能進取的民衆，豈不更當確信自己的能力而集合自己的能力，確信祖國的將來而集力創造這個將來麼？

人生須努力，因爲人生必須要冒險。懶怠的人怕懼冒險，老弱的人無力冒險，守舊的人不知道冒險。然而星系不變，星辰彼此的關係，而在靜中奮迅疾走，祇是走在空時裏，誰知道這是最危險的事，亦是最妥當的事！空間不是昨日的空間了，時間不是昨日的時間了，我們都不是昨日的人了。青蒼無路，上帝帶着我們在無路中行，行到那裏去呢？知識不是二千年前的知識了，人生不是三百年前的人生了，前面的呼聲喧嚷着，後面的睡人鼻息聲應答着，我們若清醒，還是聽見前面的呼聲隱隱地遠，後面的鼻息聲轟轟然近呢？還是踴躍爭先地呼嘯而前招呼同胞跟隨我們呢？不是全國嚇醒了麼？嚇醒了還是迤邐跌撞，有許

多人在路上打片刻的瞌睡麼？上帝萬能，不能改變一件已成的事；我們祇有有限的權能，可以使已成的事在未然的環境裏生這樣的效果，生那樣的效果。歷史的全部在現在人心裏湧現；若然人立志，人努力，就可以改變歷史的趨向。個人有衣服，藏在箱篋裏，有破爛的，有簇新的，他豈不可選擇穿那一件麼？他穿衣服，受習慣的限制，固然；然而他還當做習慣的主人翁。民族有文化，在活動生命裏，有美善的原素，有無可進展的古董，一國的人民，豈不可以自爲選擇，決定自己的將來麼？有限制麼？人的本分，就是超自立的限制！

宇宙是人的廬舍，固然。然而在這廬舍中，沒有一件不是要人努力創造，努力肯定的。飲食衣服是人創造的；人格自由是人肯定的。立在現在的文化石階上，躍入將來的美麗環境中，即是人日日的生命。舍此，人更沒有新生命。所以耶穌說：『求你所求的要給你；尋你所尋的要得獲；敲門，門必要爲你開。』因爲事是往往而然，求的人要得獲，尋的人要尋到，敲門的見門爲他開。——物理學家

講物學有簡律，等量力可發等量熱，等量熱可發等量力；生物學家釋生物，指明演進的簡律謂之天擇，謂之適存；耶穌垂示人生的意義，也清楚地給我們一個可以自己依違的簡律，說，努力發展我與人人格的人，得擴大無止境，息息湧起，刻刻創新的生命。路要人自走，法含蘊在人心裏，開展人心，人物各得其所，而生命實現了。求甚麼得甚麼。所求者小，所得者小。尋甚麼得甚麼。所尋者善，所得者亦善。敲甚麼門，開甚麼門。天門可以開，地獄也可以開！然而不求，不尋，不敲門；雖有物，近在目前，亦不能與人生發生關係。懶惰的人啊，饕餮之徒不張口，那裏有珍饈，宿膠走進去；貪鄙之人不張袋，那裏有金錢珠帛走進去。饕餮之徒知道張口，貪鄙之人知道張袋，奈何欲救人救國的志士，不將他的心胸擴張着，努力將生命湧出來！不看見蝸牛麼？蝸壳層轉而盤旋，不足以居擴大的蝸牛，蝸牛便努力離壳走。人難道及不上蝸牛麼？求石子變餅，不能得，因為石子已經是石子。尋死人挑菜擔，尋不着，因為死人已經是死人。敲門敲在石壁上，月光澄

照，萬籟俱寂，人在冷酷中，永久不能走到石壁裏面去，祇好面壁九萬年，因爲所敲的不是門！求之不得，求錯了。尋之不獲，尋錯了。敲門不得開，敲錯了！求神仙的皇帝腐爛而爲灰塵；尋點金術的方士窮餓而凍斃；敲後門的乞丐，想要不勞而獲，不思而得，祇喫些贖飯與殘羹。

小子四五人，各言所志。第一個人要做學者，竭力去求學，不數年而成學者，爲邦家之光。第二個人要興實業，竭力去辦事，事事自去經驗，虛心聽受，仔細推考，不數年而闢商場，開市塵，與他同工的人數千至數萬，爲國家的中堅。第三個人要爲教育家，耐辛勞，受艱苦，有成，得英才而教育之，使就學的人，就有道而正焉；大有成，爲人羣的導師。第四五個人無所求，無所爲，承繼祖業，每日消耗米二升，肉二斤，每年著衣數領，至數十領……他就是不求無所得，不尋無所獲，不敲門無門可入的快樂閒人！生一個，人羣多一個寄生蟲；死一個，社會少一個活殭尸；他但覺人生無意義而已。爲惡的人，清夜捫心，覺得人生無意義；不爲的人，清夜連心

都不肯捫，倒也覺得人生無意義！人間世祇有爲善的人知道人生的意義，愈努力，意義愈明顯，雖在十字架頭，且然，且更然！

耶穌教訓人有理性根基麼？有。生命是如此，是如此卽是理性。若使生

命不是如此，而必欲爲之作理解，那末雖講千萬年，也不能使非理變理解，他不能化矛盾爲正念。耶穌教人努力求前，有經驗根基麼？有。他說：「你們中間誰

有兒子求餅而將石子給他呢？求魚而將蛇給他呢？你們雖惡劣，尙且知道將

好物給子女，你們的天父豈不要將好物賜給求他的人麼？」人雖不知前面有

什麼，却知向前行是最危險，有最大的穩妥在危險中；因爲人信仰上帝，上帝向前，

人便在上帝中間行。上帝的人格是我們求生命的經驗根基。上帝是完全施

舍的生命之流，人若衝入上帝而毫無沾濡，那末，是人沒有赤裸裸地衝入去，是人

求錯了。上帝的人格是冒險的根基；同格的人格也同樣地是冒險的根基。假

使全世界祇有一人做耶穌，沒有孔孟墨釋彼得保羅等等共同努力的人，與耶穌

一塊做耶穌，雖有耶穌豈不要想冒險進取是沒有意義的事情麼？世界上可以行忠恕之道，然後乃可以行進取之道。耶穌所以說：『你們要人怎樣待你們，你們必要時常怎樣待人，因為這是法律先知的總意。』因為這是人生進取，人生冒險的經驗中，已經找到的意義。如此，人有衣食的需求，須努力，努力則上帝必有賜。人有知識學問友誼政治，一切從生理的需求以至於文化的需求，須努力，努力則上帝必有賜。將來的天國，現在的世界都是上帝的，因此都是屬於努力的人的。人有得獲上帝自己的要求，愈得獲，愈要得獲，須全身全心撲進去，努力執住他，我人的父親，便完全是屬於我們的了！人有上帝，人便無所不有了！

努力人走的路與懈怠人走的路截然不同。耶穌說：『要進窄門。』因為通到滅亡的路是闊而大的，許多人走入這條路。但是引到生命的門是窄的路是狹的，進去的人是少的。』所謂廣闊路，是容易的道路，容易的道路引到滅亡，是先易而後難。自私自利，不難得名譽，獲利祿，縱肉慾，享物質的生活，事事或順遂；

及至終，人心窄，人格卑，自我失，生命盡，不待身死而心先死，是謂滅亡。大多數人現在走這條路！所謂狹窄路，是艱難的道路，艱難的道路引到生命，是先難而後獲。舍己救人，必須費心血，耗金錢，披星而戴月，沐雨而櫛風，有摩頂放踵的勞苦，有足繭荒山的辛勞，或事事不遂，遺禍於己，貽笑於人，倒掛在十字架上；及至終人心擴大，人格伸張，自我實現，生命揚溢，在永存的現在得永無盡藏的生命，是謂生命。祇有少數人，現在進窄門，走狹路！事後小大善惡的區別。若以小爲大，以惡爲善，顛倒其程序，生命因此而變爲死亡，豈不可惜麼？先易而後難，非但不合理，而且殺人不見血，先難而後獲，非但有理性，而且日日見自成。所以努力的人以自制始。保羅是堅持努力主義的人，他說：「凡爲角力爭勝的，樣樣事情都要持守。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却要得不能壞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鬪拳不像打虛氣的。我攻克我自己的身體，使牠服我，免得我教訓他人之後，自己反被棄絕了。」（註二）

做人多少要用一些力。然而努力爲善，使善意志戰勝惡意志，高人格援救卑人格，由此而創造文化，在今日尙是少數人的事。這少數人當然要變爲多數人。少數人的政權漸漸地要變多數人的政權；少數人的財富漸漸地要變多數人的財富；少數人的知識漸漸地要變多數人的知識；少數人的幸福漸漸地要變多數人的幸福。同樣少數人的努力，要漸擴漸大而爲多數人共同的努力；少數人的人格，要漸推漸廣而爲多數人共有的人格。可是多數人的開拓，不是多數人自己的開拓，乃是少數人開拓他們。多數人現在所得獲，乃是少數人努力的結果，少數人嘔心血的成績，少數人將融化的生命所凝結的貢獻。特立獨行的少數人是世界的光。中國沒有許多孔丘、孟軻、墨翟、司馬遷、嚴光、諸葛亮、岳飛、文天祥、邵康節、張載、程灝、程頤、朱熹、王陽明等等人。然而中國沒有這些人，以及出類拔萃，或照耀簡冊，或湮沒無聞的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勇士，豪傑，文才，就不會有歷史上的中國。他們是中國最大的寶庫，最真的文化，最渾厚的生命，最炳煜的

榮耀，最偉大的貢獻。他們有成績是今日中國人的榮光。他們有差訛是今日中國人的機會。他們能夠特立獨行，各行其志，有大貢獻，若然今日中國人不能繩其祖武，擴其前程，今日的中國人便是他們的罪人。世界上沒有許多柏拉圖斯畢諾沙康德以賽亞保羅哥白尼牛頓達爾文。然而世界沒有他們，就不能成今日的世界。世界上沒有耶穌，世界不能有今日，更不能有將來。批評孔丘的人，人格在孔丘的水平線上麼？攻擊救主耶穌的，囂囂然不要就他的範圍，受他的束縛，究竟就了什麼範圍，就了什麼束縛？若然遠遠地在耶穌的生活水平線之下，淹溺而沈淪，這種囂囂然的聲音，豈不終要為萬流朝宗的濤聲所遮掩麼？少數人能特立獨行，能篤信好學，能努力進取，纔有多數人的世界！多數人的心胸裏沒有包蘊少數人，因為少數人是前行的，超同胞，救同胞。少數人的心胸裏却包羅多數人及多數人所依賴憑恃的生命。門窄走狹，進去的人少。開山鑿路，努力的人少。然而有志者，必努力，努力者，事竟成。保羅說：『弟兄們，我不算

自己已經奪到了，我不過忘記背後的，努力上前，直向標準，要得上帝從耶穌基督而召我們向前的賞賚。」（註三）

第十七章 實驗主義

經訓……謹防假先知，他們來外面裝得像綿羊，裏面隱藏着貪狼。你們

可以從他們的果子識他們。人在荆棘上摘葡萄麼？在蒺藜上採無

花果麼？依樣，好樹結善果，壞樹結惡果。好樹不結惡果，壞樹不結善

果，不結善果的樹要斬下來，燒了。這樣你們可以從果子識他們。不

是凡稱我『主啊，主啊！』的人要進天國，祇有遵行在天的父旨意的人

（纔能進天國。）那日子，許多人要對我說，『主啊，主啊！』豈不是

奉你的名我們說預言，奉你的名我們趕鬼，奉你的名我們做奇能的事

情？那時我要對他們明白說：『我從來沒有認識你們！離開我去，

你們作惡的人啊！』

馬太福音書七章
十五至二十三節

耶穌不是哲學家，更不是實驗主義哲學家。他的思想統系，是研究耶穌言

行的人，在新約前三福音中整理出來的。所最能引起人注意的是耶穌隨意教

訓，他的言語可以經過科學仔細的考訂估價而儼然成爲清楚的統系。其故不難尋索，因爲耶穌教訓人，言語莫不根基於幾個重要觀念，如上帝是父，人是同胞，善意志勝惡意志，人格最貴等等。本章論耶穌的實驗主義，注重耶穌試驗人格的方法，重效果，不重動機。從效果方面看，這個人格試驗，與近代哲學上的實驗主義頗有同點，所以本章竟以實驗主義命名。所謂同點：（一）實驗主義接納現在的人生，以視聽言動七情六欲，一切所感受所需要爲真確的生命。耶穌亦然。

在耶穌教訓中，找不到天堂地獄的描擬，來世他世的理解。他所注意的是永存的現在，流蕩變遷的現在，痛苦快樂相激衝，善意志惡意志相接觸的現在。養生送死是天國一部的事業。（註一）（二）實驗主義看生命是一個動蕩流遷的前行，在歷程中，所以生命是進取，是冒險。耶穌亦如此教訓。他的天國像放芽，挺苗，長榦，開花，結穗的麥黍。他的經驗是進展擴充的前行。十二歲的耶穌不是馬槽裏嬰兒狀態中的耶穌；決定上耶路撒冷的耶穌不是初聽約翰講天國的耶

耶穌。不但他自己是進取的，他要使社會的制度有進步，人的人格有進步。所以求，所求的可得；尋，所尋的必獲；敲門，所敲的門必開。 (三) 實驗主義是相信人的經驗的，以爲知覺所指示，觀念所貢獻，必有真對象。若無真對象，那末，觀念誤其所指，失了柄持，錯了功用，就無效了。觀念不是實際，乃是指定實際的工具；然而觀念必須與已經受過試驗的觀念能調劑而不衝突，然後乃得謂有真指。耶穌亦最重經驗，用實驗主義試驗觀念，估計知識的方法試驗人，估計人。『你們可以在荆棘上摘葡萄麼？在蒺藜上採無花果麼？』 繹其含義，可以換一句說，若然葡萄果然是葡萄，到了時候，必定有纍纍的葡萄，顆顆粒粒的生出來。若然無花果果然是無花果，當然不會生出蒺藜來。這樣人格也生了柄，拏了柄，就能曉得與柄相連的東西。若然荆榛上摘葡萄，蒺藜上採無花果，那末，豈不是不合適麼？ 不合適不得謂之真理！ (四) 實驗主義注重效果；人要知道什麼是真理，就當問這樣想，這樣信在環境裏，人事上，改變了什麼，發生了什麼與前不同的新異

點。耶穌在判斷人的行爲之時，亦這樣辦。他說：『好樹結好果，惡樹結惡果。好樹不結惡果，壞樹不結善果；不結善果的樹，要斬下來，燒了。』觀念的真否，要
有事實做證據；人格的善否，也要有事實做證據。（五）實驗主義講實在受用。
所謂實在受用，須要與其他證實法並行；若然信風水是很滿意的事情，亦是與科
學知識衝突的事情，那末，風水觀念雖屬滿意，決不得謂之真確，便當舍棄了。耶
穌亦如此講。舊法律與人生相衝突，那末，舊法律雖屬人心中生根的事情，也有
幾條要連根拔起來了。

耶穌的教訓與近代的實驗主義頗有不同的地方。（一）耶穌並沒有講認
識論；實驗主義的認識論是注重真理的測驗，耶穌的效果說是注重人格的判斷。
（二）耶穌沒有講多元論。有人說耶穌是二元論信從者。這一說也不然；因
爲耶穌重經驗，知道有善惡的爭鬪。用具體的言語說，上帝是善，魔鬼是惡，善惡
二元，上帝便變了魔鬼的敵對。殊不知在耶穌的信念中上帝是至高，至有權能

的，爲一切的主，人類的父。魔鬼安能在他跟前做敵對。因此耶穌沿襲時人的信念，醫病趕鬼，祇表示上帝是人當崇拜的，魔鬼是人當驅逐的，並沒有表示兩者有二元的關係。果是則惡決不能減少而消滅，而人便當對於魔鬼負責。耶穌是絕對不向魔鬼負責的。這樣，耶穌沒有多元論，也沒有二元論。若必要將近代的哲學名詞加在耶穌的言行上，藉以類別他的思想，那末，我們可說耶穌是有神一元論者。這句話比較穩妥些。(二)實驗主義是讓宗教在人生上佔地位的，因爲宗教在人生上有重要的影響。讓！爲什麼說「讓」宗教佔地位呢？因爲在實驗主義所憑恃的心理經驗中，但有上帝的觀念，而沒有觀念所指實的對象。所謂觀念像把柄，上帝觀念乃像一個把柄而沒把柄所連的對象。觀念又像一張匯票，隨時可以兌換現錢的，隨時可以從觀念達到認識所認定的對象的，便是實價的匯票，否則或跌價，或竟變爲廢紙了。上帝觀念也是一張匯票，要到他世界的銀行裏去兌換的，所以比衆不同。這個觀念並沒有實驗主義認識論

所指定的對象。沒有這種對象，上帝就在知識上沒有立足境了。若要實驗主義者也跟着康德費希台等注重實行理性；意志；而存一個上帝，那末，唯一的方法就是『讓』。耶穌則不然。在耶穌自己的意識覺悟，便是上帝；個人與上帝有同流的生命，正像個人與個人有同性。人因同性而指定他人的存在，人亦同樣指定上帝的存在。我是一個小的生命之流，上帝是一個大的生命之流。我必須努力肯定自己的存在，也必須同樣地努力肯定上帝的存在。在人生努力向前，冒險進取的時候，在永存的現在裏時刻覺得努力中有個我，我便因此努力肯定這個我是我。我的頭伸在現在的最外的外邊上，我這樣伸頭，便是努力肯定我。我也同時同樣指定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人格，更不用別的證據。若然我回顧，把手放在犁頭上也無用，因為這樣，我便不合進天國了！耶穌的實驗主義重經驗，經驗給他一個人的歸宿與父親，至高的上帝；近代的實驗主義也重經驗，同時重科學，要回顧，要在墳墓裏找復活的永生主，經驗便得不到上帝，要上帝

便祇好讓步了。(四)實驗主義有所謂『實用的假定』。做人是要做的；一種觀念有實用，便讓他儘量用，直到他種觀念起來，或者修改牠，或者推翻牠。耶穌當然不知道什麼叫『實用的假定』。耶穌祇有深邃切實，誠懇真確，顛撲不破的信仰。這種信仰與『實用的假定』亦同亦異。同因為假定與信仰都以實行爲宗旨。異因為在假定中有個疑字，清清楚楚地爬了進去，叫人實行的時候，事不自在。假定二字便帶可疑性。信仰則勇往直前，確知不疑，好像一切可疑，惟所信真確明晰，毫無可疑。有可疑則力薄而心分；無可疑則力集而心專。大凡成偉業，舍生命的人，皆確信，莫有疑懼。

耶穌所注重的是實行，要在這人間世用最短的時間成最大的事。成事在人，事旨在天！既然成事在人，人便在人中間做事，便要與人協作同勞，便要第一步識得人！識人無他，辨人的真假罷了。耶穌說：『謹防假先知，他們來表面扮得像綿羊，裏邊隱藏着貪狼。你們可以從他們的果子識他們』。耶穌第一個

是消極的觀察法，也是一個實驗法。人事範圍中，現象最容易騙人，人最容易被現象騙。人中間最可惡的事是假冒爲善，是陰險詐譎的惡人，喬扮化粧作善人。

如今戲學有了進步，要串戲的人，在家裏國裏各處都可隨時隨意地串戲了。

樹紅旗的人是串戲，串戲是做生意！樹白旗的人也是串戲，串戲是賣人格！郵電紛紛，大奸作大忠的激昂語，旗鼓重重，大拙爲大巧的糊塗戲，難道盡是假的麼？然而人知道托爾斯泰不是假先知，列寧孫文雖有許多短處，不是假先知，甘地不是假先知，泰谷爾雖執一偏之見，不是假先知。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沒有外面扮綿羊，裏面伏貪狼。騙人的是美貌，是金錢，是衣服，是言語，是手段，有時是盛譽。甜言蜜語，表明酸苦辣臭的奸心！和顏愉色，有時表明欺詐凶狠的殺心！然而善惡不並立，真僞不共存；若善不勝惡，必爲惡用。惡有明眼敏腕，知道善的可用，不利用善，無以濟其惡；不籠絡善，無以成其奸。所以青年無善導，惡人便得利用之，因爲青年之中，不乏純粹明潔的愛國志士。誰得其心，誰便有力。親愛

的青年同胞啊，你們的觀念，主義，哲學，黨派，全是別人家的東西麼？還得翻轉來看一看，綿羊底下，有貪狼躲避着沒有？若有貪狼，你們親愛的同胞便要受累無窮了。怎能知道有貪狼沒有呢？內藏殺機，而使同胞在沒有機會自由決定之前，不得引導而得殺身之禍的思想或政策，都是貪狼啊！

人與其不信託人，毋甯冒險信託人！然而冒險斷不是盲人引瞽叟的事。

信託人決不是將自己交給土匪與軍閥。所以信託人，必先試驗人。耶穌第二個是積極的方法。人心在人的胸懷裏，明眼人也不能見。但是看結果，大都的人就不能躲藏了。結果二字，意義很多，請分析言之。（一）容貌。容貌不是獨一的標準，有些人誠於中，形於外；有些人涵養周到，不動聲色。不過大多數人臉上必挂心的招牌。因此逢人之惡，阿媚取容，脅肩諂笑的人，大都能夠鑑貌辨色；鑑貌辨色，然後行其詭譎，往往可以制暴君，誘好人，借柔軟卑順的方法，抵禦百萬雄師，尚足以勢力操勝而有餘。東方朔能夠以一介辯士安身於漢武帝之側，就

是用這個方法。敏給的人早知道心可以勝力！孟子看人，看其眸子，眸子不隱惡，亦不隱善。其實眸子之外，氣色精神，肌肉的伸縮，手足的措置，都有人格的表示。（二）言語。言語與容貌相同，有時不但不能表明人格，或竟足以隱匿人格。然而多數人不知隱，不知隱，心胸便像開了天窗一樣，人的眼光就可以射進去了。孔子察言觀色，察言是知人的要法。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察邇言，便可知遠慮。察言是聖人的事；不過聖人知察言，亦知隱惡而揚善。聖人用察言的方法謀求人民的幸福，惡人同用此法，謀求人民的禍害；不是方法有善惡，乃是人有善惡。善人有善言，善言出於有意無意之間；惡人有惡言，惡言發於不知不覺之時。靜心察之，以求相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三）背景。人所已爲，雖不足執以爲據，但亦不可以不察。請用淺喻。誑騙素著的人，今日雖改善，事事腳踏實地，依舊不如一個素不誑騙的人。若二人才相等，取人的決然取第二人。（四）交遊。這個方法，比較準確。十試至少有九驗，百試至少有九十驗。人的交遊，可

分兩種，一是直接的交遊，一是間接的交遊。人愛讀書，與古人遊；古人有善惡，與善人遊爲善人，與惡人遊爲惡人。這樣從間接的交遊上，可以審察人的志向。然而人對書籍可以存大公無私之心，善惡之書，並皆瀏覽，亦無妨礙，祇在浮詞豔曲，略能看人的趣向而已。至於直接的交遊則不然。人與人爲朋友，有親有疎，察其所親，由所親而察其所以親之事，若能到眼而入耳，誰能逃遁呢？（五）影響。

一人的眼不足恃，十人之眼豈不足恃？十人之口不足憑，百人之口豈不足憑？借人的口眼，批判我的口眼，以我的口眼，修改他人的口眼，而再增益事實，從而嘗試之，雖不能全準，當亦有幾分準確了。所謂事實，無他，他所爲而在人身上發生影響的事實罷了。因他的言行，誰曾受切實的痛苦？因他的舉止，誰曾受及身的幸福？然而這種方法極不完全，惡人用之，不害人者幾希。鮑叔薦賢，知管仲雖懦怯而真勇未顯；管寧割席，知劉歆雖去金而真惡已成，當其境，當其時，非真有見地，豈不要冤枉殺人麼？

耶穌因此有第三個方法。人在平時善惡不易顯著；但是到了先知的地位，便容易觀察了。耶穌的方法是審斷先知的的方法；他如此審斷先知，也如此給人家審斷。約翰的門徒來問他是應來的人，還是要他們另外希望別人呢？耶穌說，祇要觀察他所作的事，所作的事是結果，是證據。（註二）腓力說：『求你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足了。』耶穌說：『人見我，就是見我父。……你們當信我，……卽或不信，也當因我所作的事信我。』（註三）所作的事是結果，是證據。門徒走近該撒利亞腓力比，耶穌問他們說：『人說人子是誰？』門徒說：『人說是像以利亞，以賽亞，耶利米，施洗約翰，無論如何，像先知中的一個。』耶穌說：『你們說人子是誰？』彼得說：『你是彌賽亞，永生上帝之子。』（註四）耶穌不爲自己作見證，他的事功，和他同胞門徒的承認是他的見證。這不是說耶穌自己內心無證，內心的無證，爲什麼有結果的證據呢？耶穌內心的證據，是他自己的人格經驗，是他與上帝人格在經驗上的關係。他說：『我是爲自己作見證，還有差我來的父，也是』

爲我作見證。』(註五) 可是耶穌很明白斷定先知孰真孰假的方法，是一個歷史的方法。在以色列歷史上，有許多先知，摩西、撒母耳、以利亞、以利沙、亞摩斯、何西亞、以賽亞、米迦、耶利米、以西結，以及他親眼看見穿駝毛衣、喫蝗蟲野蜜、舍棄一切的施洗約翰，他們有什麼同點而可以大家稱爲先知呢？若然人知道他們的同點，人便可得測量先知真偽的權衡了。他們各有個性，各有環境教育經驗見解的不同；但是他們有八個同點，所以皆得稱先知。沒有這幾點，誰也不配稱爲先知！

一，他們都是愛國，愛上帝，愛同胞的。二，他們都有不得不說的逆耳的忠言。

三，他們都有極深遂極明確的宗教經驗，覺得他們的言語是上帝差遣他們宣說的言語。四，他們的言論都是對症發藥，深中時弊的教訓，不是好爲高談清議，釣名沽譽，而取快於一時。五，他們都完全舍棄，都不爲自己留一絲的餘地。六，他們背負重軛，當大難，臨大節，至死不變，視死如歸。七，他們都竭力解決個人社會的人格道德問題，都以一切其他問題爲次要的。八，他們都有不能磨滅的感

力，不能搖動的信仰，不能失望的努力向前。他們都是見遠象，知道同胞決有偉大的將來。他們外面是綿羊，他們裏面也是被剪羊毛不發聲，被人屠宰不灰心的綿羊！

用看先知的的方法看先知，孰真孰偽，決不能隱。可是這個方法，也是從給果推動機的。假使這個方法，還有缺點，那末，耶穌祇有一個餘剩的指示了！他說：「不是凡稱我『主啊！主啊！』的人能進天國，祇有遵行在天的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天國）。」那日子，許多人要對我說，「主啊！主啊！豈不是奉你的名我們說預言，奉你的名我們趕鬼，奉你的名我們做有權能的事麼？」那時，我要對他們明白說：「我從來沒有認識你們！離開我去，你們作惡的人啊！」人審斷人，若然沒有絕對的準確，人審斷自己，自己與上帝比較，必然毫髮不能隱了。有宗派麼？會稱呼『主啊，主啊』麼？稱呼幾聲主，就算是主的門徒，主的朋友麼？進天國未免太容易了。進耶穌教，上天堂，好像有捷徑，未免太不識事了。進

天國的路十分狹，門十分窄，一步一喘息，一躍一痛苦，一棒一條痕，點點是汗，點點是血，一個人如此一世，纔戰戰兢兢，顛撲到耶穌足前啊！奉名麼？不奉名倒不要緊！說預言麼？不說預言，做一個小事情上忠心的人，也就行了！趕鬼做奇蹟麼？不趕一鬼，不做一件奇能的事，不有一點耀武揚威的聲譽，也就行了！天國裏預言沒有用，趕鬼行奇蹟也沒有用；天國裏沒有階級制度，沒有趨財奉勢的事。天國裏沒有人自誇自大的機會，所以將普通的玩意兒像嘉禾章，九獅刀，金章銀盾等物帶進去，用作分別高低的標準，那便太覺兒戲了！天國裏祇有一條章程，一個條件。在天國門前有一個大問號，問號之上有幾個字，寫着說：「人啊，上帝努力前行，奮勉爲善，你亦照樣行麼？」回答『是』，必然是心坎裏回答出來的聲音，回答了，回答的人自己看自己便已經在天國境內了。回答『非』的人，不能不說『非』；沒有啓口，自己却已不知去向！實驗主義，給人一個辨別真假的方法；人將這個方法去辨別，免去了羨慕上採無花果的艱難。實驗主義在社

會上求影響，求效率，求結果，社會更不必有他求。然而實驗主義不完善，個人尚有一個內心的實驗主義，必要將客觀的測驗變作主觀的測驗，自己觀察說：『我心裏爲什麼起這個現象，起那個現象？』若將心內的現象一個一個變作身外的現象，使大家看，有人要怎樣定這些現象的價值呢？人人心裏有個主，心象生，也像好樹結好果，惡樹結惡果，不過是主觀的罷了。心中有主觀察着，若說：『我從來沒有認識你。離開我去，你這惡人啊！』那時節還有希望麼？褻瀆聖神的能得饒恕麼？（註六）心內的主不可欺，若說：『好，良善忠信的僕人啊，你在小事上有忠信，我要將大事交託你；』那末，天國國籍上就有名了。（註七）

第十八章 建設主義

經訓……因此，凡聽了我這教訓而實行的，要像聰明人建屋子在磐石上。雨淋，江河漲，風打，衝撞這屋子，屋子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了我這教訓而不實行的，要像愚拙人建屋在沙堤上。雨淋，江河漲，風打，衝撞這屋子，屋子倒塌，并且是完全倒塌了。

馬太福音書七章二
十四至二十七節

耶穌入世不是要毀壞，乃是要建設。毀壞是孩童所能爲的事，建設則非有大願心，大毅力，大覺悟，大計畫不可。登山寶訓是馬太福音書著者集合耶穌教訓而成的，以耶穌建屋的譬喻爲結論，我們揣擬其意，實在深獲耶穌的本心。此段議論，分析起來，有三要點：（一）人的建設須有根基；這根基就是耶穌的教訓。（二）耶穌的教訓，不是空中的樓閣，乃是實驗的結果，從耶穌生命中流出來的，所以說『我的教訓』。（三）既有根基，復得模範，嘗試實驗，必須力行。本書第一章中已論及耶穌人生哲學的三大綱，以上帝爲根基，天國爲目標，耶穌建立人格

的方法爲歷程。這三大綱，與本章三要點殊無二致。因爲耶穌教訓人，全以上帝的人格爲基礎，所謂「聽我教訓而實行的」一語，卽有聽耶穌的教訓而尊崇上帝人格的意義。以耶穌的教訓爲基礎，卽是以上帝的人格爲基礎。耶穌所言，悉本於信仰上帝的經驗，一切以上帝爲中心。耶穌的人生哲學第二綱是天國，而力行的訓誨，卽是力行以建設天國的意義。所謂「我的教訓」包蘊我卽是路的教訓。不過登山寶訓結論中耶穌所說的「我的教訓」包含一切，由信仰上帝人格而發見的人生意義，包蘊人格進展的歷程，耶穌的倫理觀念，宗教觀念，及實行的觀念。耶穌要人了解，了解着，要人躬行實踐。虛文有害，空言無益，如無鞭辟入裏的精神，努力實行的決心，使知卽爲行，行以明知，雖高談闊論，艱澀深刻，亦不過文飾淺陋罷了。

耶穌看人生是真的，看此世是真的。因爲人生今世，事事是真的，所以要努力實現真人生，發展真自由，創造真人格。假使今生今世，莫非夢幻泡影，那末，做

夢的人既無釋夢的資格，更不必度人出夢幻。以幻救幻，以夢釋夢，雖奔走終朝，亦無咫尺的前進，徒然像牛牽磨罷了。耶穌深知痛是真痛，樂是真樂，身體是真身體，心靈是真心靈，罪惡是真罪惡，人格是真人格，所以耶穌教訓人要認真做人。

登山寶訓的結論顯明一個很清楚的道理，就是認真做人。人或以為在世之

時，事事虛偽，耳得之而成聲，是真聲麼？豈不同於耳鳴麼？目遇之而為色，是真

色麼？豈不即是幻象麼？世事俱幻，遂有藉幻而遂其私心的惡人，世界就永遠

改不善了。人的大患，就是自欺；嘴裏說人生是虛空的，心裏老想事事是真實的。

色是假的，誰不愛色呢？聲是假的，誰不願聞清亮悲壯幽雅莊肅的音韻呢？

這時代的大患，就是魚目混珠，炊沙為飯的假冒。人專想用假方法得真快樂，鎮

天的緣木求魚而沒有覺悟。誠是建設的原理，偽是破壞的原理；建設是建設人

格，破壞是破壞人心。人格立，事事可興；人心壞，端端難舉；因此耶穌最憎怒而痛

詈的是虛偽。試觀今日談主義的人，有幾個不金錢入袋，即改主義，地盤得據，噤

若寒蟬呢？今日此主義，明日彼主義，多見主義爲人死，少見人爲主義死。純粹清潔的青年做了被宰的羔羊，被這黨那黨的人用金錢，用空談，用誑騙，用裝腔作勢的假情感牽來牽去；因此有許多人死了，有許多人弄真成假了，復有許多較有知識才具的人失了希望了。信仰是毫無的了；宗教是更不必說了。要喫飯必須扮假人；要名譽必須扮假人，要地位利祿權勢以遂一切放縱的物欲，必須扮假人。率真的人，必須與假人相周旋，因而以真就假，往往失真；不失天真，無以有爲，弄得舉國昏僞，莫可如何。虛僞的同胞啊，今年毀家庭，明年壞風化，今日罵孔丘，明日詆基督，豈不應當有更清潔純粹的家庭，更淳厚良善的社會出現麼？豈不應當有聖於孔丘，神於耶穌的偉人出現麼？我告訴你們，蒺藜上不能採無花果，荆棘上不能摘葡萄，虛假詐僞裏，決不能夠生出誠實確鑿的人格來啊！不但如此，虛僞爲心，斷不能了解真理，斷不能明白自由，斷不能覺察志士仁人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唯有真的人纔能知，因爲他有經驗，因爲他的知是從行裏產出的，

他的行是知所成全的。聽了耶穌的教訓，一一明晰，既受感動，復有了了解，豈不是得知知識麼？不差。然而聽了不行，知識便沒有證據，沒有成就了。知識無實證，等於無知識；知識無成就，同於無知識；因為實證不得，成就未見，知識尙在可是可非，將信將疑之域。吾人並非沒有知識，所爲患者，乃是知識的無實證，無成就。無實證即無確信，無確信，則人無立足境，無意義。無成就即無主張，無主張，則人生猶之空山之雲，絕谷之水，渺渺茫茫而已。因此，聽教訓不足，必須輔之以力行，知識便成了人心的血，人身的肉，人格的精神，永永確信而不能磨滅了。

科學與人生相異之點在此。科學知識起於假定，成於實證，是以事證事，以物證物。人生的知識，在價值範圍內，起於行，成於行，以行證行，以行證知。人因愛人而得心胸的開展，人格的擴大，就想愛是生命的原理，由是而肯定之。這樣做是知識起於行，先有行而後有知識。既愛人而得人生的意義，人乃連續愛人，使愛心擴大而人格亦擴大，人格開展而愛心亦開展，證明於一己，復證明於他人，

愛是愛的原理的實據。這樣做是知識成於行，先有知識而後有行。在科學境內，行不必是知，知亦不必是行。科學的事事物物，都是抽象的，而非具體的，因為科學取一切現象而抽其同點，分析解剖之，推而納諸簡明的敘述方式之中。科學的對象是我外的對象，我外的對象，由我知，不由我行，我但用知識順遂物性促之使行罷了。所行者物，非我行也。所以說在科學境內，知識起於假定，成於實證，但以知證知，以物證物，並無知行合一的道理。假使人要舍抽象而入人生，在經驗中覺察心物一體，張之則爲心，弛之則爲物，而張之弛之，皆爲生命的動蕩奔流，我就不能不覺悟到知卽是行，行卽是知，知與行非二事，乃一生命的雙鋒。知是顧後，行是瞻前，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知是分化，行是集合，集合而前，分析在後。知是自覺，行是自動，自動在未成之際，自覺於既成之後，而自動自覺遂爲人格。人格廣函，知識足以決定行爲的向背，行爲足以證實知識的真假。這樣看來，科學有假定，由證實而假定得爲知識；人生亦有假定，假定在初行，亦有證實，證

實在常行。初行的假定是知識，常行的證實亦是知識，但有纖細廣大，有組織無組織的分別罷了。科學的證實易以應用，捷於影響，因為以知證知，以物證物，既不入乎人情本能的境域，復不反乎人類偏見的執著，在人之外，在物之中，試行有效，事便成立了。人生的意義，雖有證實的經驗為後盾，亦極不易應用，不易成立；因為人生向前，阻障至多。人有向善向惡的權能，有成見習慣的障礙，有利益禍福的衝突，有欲念感情的急迫，因此非大努力，人不能向前行；非向前行，人不能證實人生的意義。這樣，科學的進步速，人生的進展緩，理所宜然，更有何奇？

凡聽耶穌的教訓而實行的，能夠知道這教訓是與不是；凡聽而不聞，聞而不行的，不但沒有確鑿的知識，不但不知道耶穌的人生是怎樣的人生，而且不能下真切合理的批評。夏蟲不足以語冬，因為夏蟲沒有經過冬；井蛙不足以語天，因為井蛙沒有見過天。這樣說豈不是武斷麼？豈不是專橫麼？不是，人生之理固如是，與科學之理有分別。人生之理，意義在行為中，有行為則有知識，舍彼取

此舍此取彼，俱爲偏執。這是說明人生的意義；意義如此，所以言之如此，豈得謂之武斷專橫？耶穌所得的人生意義，自謂確鑿無疑，故毅然決然舍己與人分此生命。分生命在我，我爲之是因確信；依不依在人，人自由乃無專橫武斷可以寄留之地。耶穌的教訓，是他自己千辛萬苦的經驗，是他努力獲取的生命。這種生命發而爲言，指明生命是試驗過，證實過的。耶穌一生，從童年以至於舍生在十字架上，無日不在進展行程中。他的痛苦憂慮，窮困艱難，奮鬥勞碌，信仰勝利，事事證明他是上帝之子，他是當來的彌賽亞，因此一番試驗之後，他便自認爲彌賽亞，因爲他所希望於彌賽亞的德行事業，人格計畫，莫不湧起於他自己心中。耶穌的生命是試驗過的生命。此試驗過的生命，日益進展，而爲豐盛美溢的生命。耶穌既得此豐盛美溢的生命，便要分給同類，所以說，「聽了要實行。」

試驗人生的是人生的風潮。耶穌的人生，受過人生風潮的衝撞而巋然獨峙，超然爲崇高的人格。所謂人格必須由戰勝阻障而得建立，亦必須各個人自

已建立，雖親愛如父母兄弟，不可得而代庖。耶穌說：「凡聽了我這教訓而實行的，要像聰明人建屋子在磐石上。雨淋，江河泛漲，風打，衝撞這屋子，屋子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實行爲善，卽是建設人格；舍此更無建設人格的方法。

如其平素實行爲善，一旦試誘環興，攻擊合圍，像風雨洪水衝撞屋子一般地重重逼迫起來，人格依然不毀壞不傾覆，爲的是基礎鞏固，有抵禦風潮的定力。否則，聽了耶穌的教訓，而不去實行，「要像愚拙人建屋在沙堤上。雨淋，江河漲，風打，衝撞這屋子，屋子倒塌，并且是完全倒塌了。」人生有許多試誘，內而情欲衝動，外而色聲狗馬，莫不像風濤雷雨，衝撞人的自我。若無定力，風潮到，人格便墮落了。平時人皆以爲做人何必斤斤計量，祇要隨波逐流，得過且過就是了。一到艱難臨頭，亦如諺所謂「船到橋門自會直」，到那時再計量，亦不爲遲。這種意思最爲危險。生命所最忌的就是平日不努力，因爲平日不努力，一旦須努力，也就無力可用了。平日不奔走，一到賽跑之時，就會飛跑而奪獲錦標麼？平日

不讀書，一到行文立言，就會發華國的文章，經世的議論麼？平日不爲善，不正心，不努力向前，一旦遇誘惑，當艱難，就能堅持雅操，百折不回，爲英雄，爲志士，爲聖賢，爲仁人麼？人生的試驗是人生的風潮；而人生的建立是平素的力行。力行足以勝風潮，不力行則風潮淹沒人生，沙堤圯傾而屋子隨倒，所謂人格，便完全墮落了。

耶穌要建設天國，天國是人格的表現，故耶穌要建設天國，必要從建設人格始。簡言之，耶穌的計畫無他，乃要創設新人類而已。創造新人類是一件至偉至大的功業；然而耶穌所用的方法，乃極簡單，一言以蔽之，就是同志結合，舍己愛人而已。耶穌不藉政治兵戈的權勢，以遂達其目的，因爲新人類是自啓自創自由自新的人類，力由內發，不由外壓的。耶穌不用任何巧捷的方法，敏慧的手腕，因爲目標正，方法亦正，若有不正，建設中就要留下軟弱的地方。耶穌亦不藉組織的教會，因爲新人類要從友誼的，自由的生活中發展出來。耶穌不革命，因爲

革命是捷徑，不流血，因為流血是強迫；耶穌但持一小羣同志，結為師弟朋友，患難與共，休戚相關，攜手同前，將不合理的人生遺棄如敝屣，創合理的人生以爲一切社會的麵酵。因此耶穌的革命，乃一羣人自由的，宗教生活的發展，並不推翻什麼制度而新制度自然成立，並不流人血而被人流自己的血，以致血光中湧現了新耶路撒冷城。耶穌招集門徒，選定十二人，時時跟隨他，爲一小團體，專以愛上帝愛同類，實行新人類的工作爲事。這小團體以生命是重，不以方法爲重。他們彼此信任，互相推愛，衣服金錢，飲食憂喜，莫不相共，而相共是出於誠愛，不是共產主義。他們可以共，可以不共；共是出於自願，不共亦出於自主，因爲方法若不失於正，共亦好，不共亦好。他們結爲友誼的團體，愛上帝，愛同類，隨着耶穌宣傳福音。這團體是做基本工作的，要建立愛的人生。世人若能推擴愛的人生，那末，一切人與人中間，國與國中間，齟齬的問題，皆可以有解決的希望，否則利害衝突，若強弱懸殊，無論何事，皆無公平的結果。

耶穌一生最大的成績，不過建設了這個小小的新人類起點，這個友誼的互愛的團體而已。耶穌招集這少數的門徒，並未以聲色貨利，名譽爵祿激勵他們。耶穌應許他們有新生命，也應許他們各人一個十字架，因為新生命是以舍棄生命為條件的。他說：『凡要與我同行的，他必要克己，背負他的十字架而跟我。因為凡要保全自己生命的必要失掉生命，凡為我而失掉生命的必要尋着生命的。』(註一) 創造天國是一件至偉大的功業，若加入此種工程，而不以此為唯一的目標，安得有所成就？所以耶穌的門徒有應遵的條件。第一，他們要跟隨耶穌，聽從耶穌創造天國，使同類都知上帝的人格，都有上帝人格的生命。第二，他們要孜孜矻矻，對於上帝矢志無貳。第三，他們要得獲豐盛美備的生命，必要舍棄生命，日日背負十字架。第四，他們要遵守新約，就是彼此相愛，像耶穌愛他們。第五，他們要努力，不顧後，不退轉。第六，他們須要自己立人格，與耶穌有人格上精神上的聯合，而結良善的果子。(註二) 第七，他們要宣傳福音，從耶路撒冷起

直到地盡頭，爲耶穌作見證。(註三) 這些條件不是門徒獨遵的，耶穌先以身作則，如此行，然後由試驗而證爲可行，乃教門徒如此行。耶穌是愛戀母親，思念故鄉的，爲了上帝的國，便將一切捐棄。所以他說：「凡爲我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或是姊妹，或是父親，或是母親，或是兒女，或是田地的，必要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註四) 耶穌是顛困流離，飽嘗風霜的，所以有人要跟從他，他說：「狐狸有洞，空中的飛鳥有窠，只是人子沒有枕首之處。」(註五) 耶穌自己是勇往直前的，所以對一個人說：「跟我來。」那人要回鄉葬父，耶穌看他有迴避的意思，便悄然悲憤道：「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去；你只管去傳揚上帝的國。」又有一人要先去辭別家人，耶穌慨然說道：「手扶犁而首回顧的人，不配在上帝的國裏。」(註六) 耶穌自己所行的，也要門徒行。他所集合的團體，是集合的人格勢力；他所集合的人格勢力，是一團人的快樂與勇敢。有此精神的快樂與勇敢，方可以做人世最艱難，常人以爲萬不可能的事。

情；因爲創造天國是向上向前的難事，是先難而後獲的事情。

什麼是耶穌所要建設的天國？什麼是耶穌所要創造的新人類？無他，耶穌要人完全改變他的人生哲學，人生態度與行爲。人若改變人生觀與人生的態度，學耶穌的榜樣，他便是新人類的一分子。約翰所謂重生，保羅所謂穿上新人，就是這個意思。若然從前人以爲自己是天然的產物，雖與禽獸有等級的差別，却與牲畜無組織的殊致，如今的新人類要超乎獸性，使一切欲，一切情有人格所肯定的意義，要自覺人是上帝最寶愛的子女。若然從前人受制於天然，爲物所蔽，如此新人類要制勝天然，在萬物之上，與耶穌同爲天然的主人翁。（註七）若然從前人祇妄作妄爲，然後推諉解釋，使不合理的事受理性化，以致理性屈伏於威權之下，做情感衝動的奴虜；如今的新人類要反乎此法，要依理性而定行爲，以致行爲可以表明理性，要將行爲補足理性，以致理性可以指導行爲，雙方互轉，發而爲合理的生活。若然從前是物爲重，人爲輕，制度爲重，人生爲輕，以致人做了

物的奴隸，如今的新人類却要以上帝與人同性的人格爲最貴重，爲一切言行的中心。若然從前人以物質生活爲第一事，以致精神欲有暢發而不得其當，如今的新人類不是這樣了，却要以精神生活爲第一要義，以致物質生活因了精神生活的提高而得儘量的發展。若然從前的人生是以得爲事的，以自私自利爲生，活的常態，如今的新人類必要反此常態爲變態，以施比受更爲有福，以致生命外溢而爲更美備，更豐足的生命。若然從前人以爲同胞的主人爲榮耀，壓迫同胞，使他們爲奴虜僕役，如今的新人類要以同胞爲主人，要爲同胞服務，犧牲自己，以作拯救同胞的贖價。若然從前有階級制度，以貧富定人的等級，以強弱判人的高下，如今的新人類要廢棄階級，與稅吏罪人爲朋友，祇知道人格有高卑，不知道階級有上下。若然從前人以爵祿爲榮，以金錢爲榮，以身外一切爲自身的榮華，如今的新人類要有永不朽壞，天上的財寶爲榮耀；上帝能夠榮耀人，人亦能榮耀上帝。若然從前人在罪惡中，在忿怨中做罪惡的奴僕，事事或能有自由，而獨自

己受罪惡的細綁，將自己禁錮在無形的精神監獄中；如今的新人類要有澈底的人格解放，事雖有時不自由，心則乾淨，無時不自由。若然從前人的建設，僅限於自己的國家，使自己國家強，可以并吞他國，魚肉他國；如今的新人類散布在各國各族間，必要反乎此道，努力建設世上的天國，以求各國各遂其能，各貢其所有，以爲世界人類的文化與幸福。若然從前人類互相分離，在自己羣中有道德，在國門之外無公理；如今的新人類要實行遵守普遍的道德律，以人類爲同胞，以上帝爲人類的父。若然從前人要容易的事情而收危難的效果；如今的新人類要努力進窄門，專任做艱難的事情，以致由危嶂絕巘，羊腸鳥道而直上天城，因爲做百折不回，愛國愛人愛上帝愛同類的合理的事，必要經過極大的阻障。若然從前人的眼睛愛慕背後的事，要保守舊制，堅持舊習，如今的新人類却祇知道辨別誠僞，分清是非，從善而努力向前，侵入所信的榮耀的將來。若然從前的人生是卑狹窄隘的人生，如今的新人類面向將來，盡心服事上帝，服事同類，做永遠擴展

人生，永遠愛人的事功。愛的天國，在人心，人哪，你若能信能愛，努力做信而且愛的生活，你必要認識上帝是父，耶穌是人的師傅，人的救主。

「耶穌講畢，衆人希奇他的教訓，因爲他教訓人是像有權能的，不像他們的文士。」（註八）

耶穌的人生哲學（一名登山寶訓新解）

註釋

- 第一章 註一 路加二章 註二 馬太五章 註三 馬太七章 註四 馬太七章 註五 馬太五章
- 四十四節 註六 馬太六章 註七 馬太五章 註八 馬太六章 註九 馬太六章 註十 馬太六章
- 六章十七節 註十一 馬太六章 註十二 馬太七章 註十三 馬太六章四節 註十四 馬太七章
- 五廿二節 註十五 馬太六章 註十六 馬太六章十五節又五章七節，人若有廣大的胸懷，寬恕人，憐憫人不但上帝恕之，人亦必諒而憐之。
- 馬太七章 註十七 參觀著者的基督教哲學第三十至三十二章 註十八 馬太五章三節十節 註十九 馬太十三章三十二三節，馬可四章二十六七八節，註廿
- 廿 馬太五章十節 註廿一 馬太廿章廿一節 註廿二 馬太十三章廿九三十節 註廿三 馬可九章三十九四十節 註廿四 馬太六章四節 註廿五 馬太四章四十五六節 註廿六 讀亞摩斯書五章二十至二十七節，以賽亞書第一章全，米迦書六章全，註廿七 馬太廿三章十六至二十二節 註廿八 馬太廿六章六十一節，二十七 註廿九 馬可二章四節，又五章三十四五節 註三十 馬可二章十三至十七節。馬太廿三章全 註三十一 馬可十一章十五至十八節。約翰二章十九節 註三十二 馬太九章九章十節 註三十三 馬太九章九章十節

可至二章十三至十七節。路
加五章二十七至三十二節。

第一章

註一 約翰一三
章二節

註二 慎子，涵芬樓景印
本，附慎子逸文

註三 羅馬人書八章十九至二十三節。這
段聖經是依 *Goodspeed* 所譯的新約

而轉譯的。其中『萬物失敗』轉譯為『萬物退後』；其意蓋謂萬物本可前行，徒以人故不得前行，歸於失敗。失敗之意，似與退在後邊之意同。兩括弧中說明『萬物本身』及『上帝』，乃以使意義明晰之故。『等待着被宣布為上帝子』一語譯作『等待上帝宣布我們為上帝之子』，也是為了要使意義清楚的緣故。

註四 提後四章二節。
以弗所書四章十

八
十
九
節

註五

路加十四章十一節。登山寶訓中第三福舊譯『溫柔』，或『柔和』。本書譯作『謙卑』，表明不自足之意。『溫柔』二字在於耶穌思想中亦決沒有懦弱的意

思。在耶穌的力行主義範圍內，若『溫柔』二字不含強毅進取的意義，我們便不容易說為什麼『溫柔』的人要佔有地土了。*Goodspeed* 譯本作『謙心』，本書從之。有『謙心』然後有進取，有進取則人世皆必為其佔有。並非懦弱而得利益。人世與地土意義乃相同，殊不須另解。或說溫柔的人，不與人爭戰鬪狠，惟以溫柔待人。於是鬪狠的人自行滅絕，而溫柔的人反得佔有土地。這也是一說。然而這一說與天國進演的程序殊無關係，并且耶穌的時候，天演論社會學的研究，還未曾有，我們正不必將當時未有的思想加入耶穌的教訓中。

註

六 馬太十一章
二至六節

註七 『寬恕』舊譯『憐憫』，似失本意。中國人『恕』字之義，並不限於饒
恕之意。『恕』字從『如』從『心』乃是同情心的意思。是同情心，

方才有相互
的意思。

第三章

註一 路加八章十
六十七節

註二 路加十二
章二三節

註三 約翰福音一
章四五節

註四 約翰三章十九
至二十一節

第七節 註四 約翰八章三十二節 註五 約翰十四章六節

第八章 註一 出埃及記二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五節 註二 The Code of Hammurabi (about 1900 B. C.)

第九章 註一 見著者基督教哲學第三十九章 註二 關於耶穌的義忿，請看馬太第二十三章全 註三 馬太二十六章五十二節 註四 路

二章十四節十 註五 墨子非攻篇上所引末句『誠五章三十八節』字作『情』字。兩字通。 註六 以賽亞書二

第十章 註一 創世記三章九節，亞當二字即是『人』的意思 註二 約翰八章三十一至三十四節 註三 請仔細讀羅馬人書六章

第十一章 註一 路加二十二章四十二節 註二 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一節 註三 馬太六章三十三節 註四 R. E. Hume, The World's

Living Religions. on Sikhism, pg. 95. 註五 約翰四章第二十四節 註六 見本書第一章第五節 註七 以西結三十六二十三節 註八 以

亞二十九章 註九 Kent's Life and Teachings of Jesus pg. 149-150 註十 路加十一章四節 註十一 馬可兩

十二 馬太十九章二十二節 註十三 馬太十九章二十三節至三十五節 又見 Kent's Life and Teachings of Jesus. pg. 183. 註

十四 關於『恕』的解釋，請看本書第十五章『忠恕主義』 註十五 路加十一章四節 註十六 雅各書一章十三節

第十二章 註一 馬太十六章二十六節 註二 馬可二章二十七節 註三 路加十五章二十至二十七節 註四 馬太十章一至十

第十七章

註一 養生送死是社會生活。所謂在天上不嫁不娶是精神生活。在精神的蕩漾中，嫁娶不成問題。

註二 馬太十一章二至六節

註三

約翰十四章八至十一節

註四 馬太十六章十三至十六節

註五 約翰八章十八節

註六 馬可三章二十七二十八節

註七 馬太二十五章

二十一至二十三節

第十八章

註一 馬太十六章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節

註二 約翰十五章八節

註三 使徒行傳一章八節

註四 馬太十九章廿九三十節

註五 路加九章五十八節

註六 路加九章五十九至六十二節

註七 哥羅西一章十二至二十節，又哥林多前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三節

註八

馬太七章二十八二十九節

新書出版預告

中國歷史
的上帝觀

王治心

人類生存奮鬥
中宗教之功用

簡又文

倫理的基督教觀
簡又文

革命的基督教

簡又文

版權所有

民國十五年三月出版

耶穌的人生哲學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著者

趙紫宸

刊行者

中華基督教文社

發行者

中華基督教文社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

分售處

各埠教會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899B

F2114

88-240